

廣東文物

上冊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卷一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廣東文物

集國父遺墨

中央圖書館惠存

主編者蔣文敬贈

中國文化協進會刊行

民國三十三年元旦自香港寄

國家圖書館典藏

上冊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廣 東 文 物

編 輯 者 廣 東 文 物 展 覽 會
印 行 者 中 國 文 化 協 進 會
承 印 者 香 港 西 南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元 月 出 版

(初 版 壹 千 部)

本 集 內 文
字 及 攝 影
版 權 保 留

每 部 實 價 港 幣 陸 元

(外 埠 另 加 寄 費)

發 行 所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中 五 十 號 四 樓

中 國 文 化 協 進 會

67337
8276
1

謹獻此書紀念

廣東歷代保種衛國的民族英雄

120693

673.37
8296
2

序 一

蓋聞五嶺鍾靈，三江毓秀。俗成鄒魯，文章燭牛斗之光；天入滄溟，人物壯山川之色。陸生新語，治亂垂兩漢之宏謨；張氏鴻篇，興亡著千秋之金鑑。自斯以降，代有傳人。文信國之大節，詩紀零丁；陳恭尹之孤忠，集傳獨漉。彤廷抗疏，海忠介直節同欽；赤雅成書，鄺湛若高風共仰。鴻文無範，間氣長留。日月炳其聲華，乾坤彰其義烈。若夫經傳一代，甘泉之理學爭推；策獻萬言，邱濬之政聲卓著。黃茅風冷，人訪白沙之書；紅袖香添，客讀龍眠之畫。亦復絕俗超凡，震今燦古。況乎家慕風騷，俗耽文雅。曹倉鄴架之藏，夏鼎商彝之玩。恍如湧娜嬾於世上，現宛委於人間，炳炳琳琳，蔚爲國粹。吾粵文化，猗歟盛矣。

一自東島寇橫，南天雲黯。仙城夜警，鐵鳥晨飛。雷霆震而萬椽摧，風鶴驚而五羊陷。礫璠共盡，柏梁一夜之災；圖籍同焚，咸陽三月之火。慨洛下衣冠運息，荆棘銅駝；痛江陵文武道消，縹緲烟燼。吁其酷矣。則有王粲辭家，蘭成去國。管窺浮避世之槎；祖逖擊渡江之楫。鶯花依舊，望故國於江南；風景全非，霸萍踪於島上。俯仰江山，愴懷鄉國。發思古之幽情，據懷舊之蓄念。歎斯文之墜緒，理國故於淪胥。於是搦管潛思，燃脂冥索。競抒偉見，發爲翔學壽世之文；獨出新裁，搗成屹雅揚風之作。此「廣東文物」專集所由輯也。

爾其綱舉目張，門分類別。或方與研討，述疆域之叢談；或學術闡揚，補藝文之舊志。或蕭書倪畫，爲月旦之品評。或漢瓦秦甃，資滄桑之考證。或記鄉賢傳經之雅化，變俗移風，更宏國父建國之鴻規，經天緯地。或撫拾異聞，紀民族英雄之遺事；或網羅遺著，表詞林先哲之清芬。抽妍騁秘，分道揚鑣。綜集百家，彙爲一帙。聚八音之雅奏，曲叶雲韶；合

百川之波瀾，滙爲溟渤。洋洋乎，浩浩乎，洵藝林之鉅著也已。

吾知是集一出，匪獨輝增梓里，價重雞林。存國粹於山河破碎之餘，闡文化於兵火摧殘之後。而諒山却敵，馮劉之偉績猶存；秣陵建都，洪楊之遺風未泯。洵足以廉頑立懦，振頹靡之民風。見賢思齊，奮激昂之士氣。將見聞風以起，平倭不讓戚繼光；接跡而興，扶普自有謝安石。河山光復，待廢樂府鏡唱之歌。嶺海救平，喜賦杜陵鄉還之什。斯作者深意歟，吾將馨香祝之矣。是爲序。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國慶日孫科



序 二

民國二十九年春，中國文化協進會搜集吾粵文物，展覽於香江。開會後，所集者各有分歸，恐迹象不留，觀感難遠，因有「廣東文物」之刊；以所展覽者，製爲圖識，著成專章，都凡百萬言，垂諸永久。諸君子用力可謂至勤，豈徒隆一時之觀，發思古之情已也？

粵於中國爲最南。莽莽神州，幅員遼闊，西起葱嶺，東漸於海，北逾流沙，南臨滄溟。其間川原浩蕩，山岳亭峙，文化誕生，乃在崑崙山脈之東面斜坡，而北嶺南嶺爲主脊。北嶺以北，百川匯於黃河，所謂黃河流域者是也。北嶺之南，南嶺之北，百川匯於長江，所謂長江流域者是也。南嶺以南，百川匯於粵江，所謂粵江流域者是也。先民創化，實於黃河流域，始放光輝。殷周之際，聲名文物，典章制度，粲然大備，郁郁乎文。春秋戰國之際，文化東漸，齊魯稱盛，其時長江流域，猶屬蠻荆甌越之區，不得比於上國；五嶺以南，則未及齒數也。五胡憑陵，有晉南渡，中原人物，過江南徙。自是以還，長江流域，文化勃興。暨宋室偏安江左，文物流風，傳播益廣，長江文化，遂駕中原。而五嶺以南，仍寂寂無聞。瘴雨蠻烟，唐宋間之謫宦逐臣，所視爲危險之途者也。

迨夫海道大開，世運丕變，東西文化，交流嶺表，粵江文物，乃露光芒。讀近代百年史乘：太平天國，震撼清廷，戊戌政變，維新開始，領導之者皆嶺表人物也。及總理作而革命興，領導羣倫，創建民國，發揚我國數千年固有之文化，吸收歐美近代之思潮，一爐同冶，集爲大成，遺訓昭垂，萬流共仰。則百粵一隅，百年來之人物事業，風虎雲龍，跨越百代，何其盛也。吾國文化隨流域而先後迭興，亦各有其時會也耶？吾粵文物，由歷史，人

文，學術，文藝之研究，可以攷見吾粵文化之進展。由革命文獻之表揚，可以攷見最近嶺表
創化力量之偉大。展誦斯編，緬懷前哲，誠足以感召正氣，激發壯懷，是爲之序。中華民國
廿九年八月李漢魂



序 三

中國文化協進會於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後，編印「廣東文物」一書，既成，屬予爲之序。予忝爲協進會理事，且喜此書之成，爰書所感，而爲之序。

竊以古之言文物者，僅限於禮樂典章，不知民族意識所鍾，地方教育所繫。是以廣東文物展覽會特揭櫫「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二義；蓋所以景行維賢，而發闡幽光也。際正邦家多難，世變方亟，端賴上層智識份子，接承先民艱難締造之固有文化，從而發見保持繼往開來之光榮史料，整理研究而發揚光大之，使與國家民族生命維繫於不斷，自非好整以暇，甚而玩物喪志者所可同日而語。

廣東遠處南服，在昔交通梗塞，中原人士，目爲蠻貊之邦；實則得天獨厚，氣候調和，山川靈秀，土膏地腴，民康物阜。加以海道大通，中外互市所在，智誠易啓。從大體言，文物發達，肇於唐而昌於明清。自漢晉以迄陳隋，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兵連禍結，歲無寧日，獨南疆安靖，士庶相率南移，地方文化，逐漸滋長，所由來也。試一回溯當時盛況，五嶺以南，名賢輩出，曲江張九齡功業文章，風度長存；新興釋惠能傳五祖弘忍衣鉢，開南宗曹洞支脈。自茲以降，有明一代，百粵河山，承平日久，士林講學，書院制度，廣東特盛，菁英所萃，不乏名儒，美術工藝，尤形發達。影響所及，崇尚氣節，明清之交，忠臣義士報國之壯，死事之烈，指不勝屈；雖不能挽回頹勢，而名垂竹帛，亦足以彪炳千秋。至於遺民逸老，遁跡山林，或則以詩名世，或則隱身緇流，而書畫之多，蔚爲大觀，在廣東文物展覽會出品中，可窺一斑。遜清季世，粵人民族思想最強，用能發揮革命精神，雲集響應，引領景

從，卒賴以光復政體，還我河山，維繫數千年來民族血統于不墮，永保中國民族光榮史蹟，緬懷前哲，實此文物，有足多矣！

吾國整理國故之學，素鮮研究，是以明清文物，尤其是個人著述，成就雖多，惜乎保存不得其道，多已隨時代而湮沒。試一翻閱各州府縣志乘所載，廣東藝文目錄，琳瑯珠玉，美不勝收。徒以印刷術未臻昌明，雖家傳庭訓，後堂寫室，成一家言，代有傳人，終以流傳不廣，未免散失，至今存者，寥寥無幾。斯固關係整個廣東文獻之得失，拓拾叢殘，要非少數學士文人，嗜古情深，所能蒐羅殆遍，永守勿替。大抵整理文物之道，胥在作有系統或集體之研究。求諸已往，尙無前例，然則本書付梓，乃爲嚆矢。

或謂藝術且無國界，文化更何有於畛域之分？曾不思空間所限，一地有一地之特色，成因不同，滋長各異。由此而研究，而宣揚，而光大之，則整個國家民族之文化，未嘗不可因而融匯貫通。廣東爲中國之重要省份，二千年來，地理上，血統上，思想上，廣東文化無不與全國相一致；是以致力於廣東文物，實爲以局部所得，進而貢獻于全體。爲學之道，務求專精，由博及約，迥非固于一隅，側重地方色彩者也。

尤有進者：中國學術演變，以忽於運用科學方法，保存推廣，未能盡利。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侵略者摧殘毀滅吾國固有文化，不遺餘力。其在佔領區域，施行奴化策略，固不待言，其嫉視青年智識份子，麻醉意志薄弱迂儒，懷柔攻勢，不減于軍事措施；而劫奪書籍圖冊，無異于珍器瑰寶。吾人果將何以答覆之乎？是書之出，雖僅爲研究廣東文化之一輪廓，殊不足以言集廣東文物之大成；然而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所以砥礪廉隅，所以提挈觀感，其庶幾乎！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南海李應林序于嶺南大學

引言

「廣東文物」之出版，是廣東文物展覽會一年來的工作之最後的結束。籌備委員會同人，在末次會議時，議決刊行這專集，而推舉我們幾個人擔負編印的責任。集合六十多人的力量，經過十個月的時間，這書竟然出版了。

編印這專集的宗旨，有三大端：

第一，廣東文物展覽會費了四個月的籌備工夫，動員四百餘人努力合作，復得各方面熱心人士精神上和經濟上的贊助，卒徵集得陳列品約二千點，開會一連八天，觀衆數萬人，中西各報紀載和評論的文字十餘萬言，可謂南國空前的文化盛舉。若果開會完了便告結束，將何以留長久的紀念？本集內容，有會議紀錄，籌備經過，開會情形，各方評論，學生徵文，題詞及照像等，皆分卷編入，俾存永久的紀念，此其宗旨之一。

此次展覽出品二千點，共分十大門類，自然不能稱爲完備，但廣東文物之精華已徵集了不少，而且以初次舉辦，格於時勢與環境的種種困難，而竟有此成績，亦出乎籌備同仁意料之外的了。這專集將所有出品的目錄和大部份文物攝影，編印出來，使第一次展覽的成績得以留存，以供參考和研究。抑且這集無異是廣東文物之初次的登記，好使將來繼續辦理這種工作的人更得有所根據，則進行必甚便利，成績當比前偉大了。這是本集宗旨之二。

復次，展覽會的大宗旨之一，是「研究鄉邦文化」，蓋欲由展覽文物，而調查文物，而整理文物，而研究文物，終期對於中國文化和學術有所貢獻。所以籌備會中特有研究組之設，會邀請專家數十人分行擔任專門研究的文字，以評述，整理和闡揚廣東的文化。這種工作雖是初步的和集體的，而卻是系統

的和學術的。這專集之第三個宗旨便是彙編幾十位專家研究探討所得而發表出來，以作「研究鄉邦文化」之基礎工作，最低限度亦可作參考資料。深盼同心同工的邦人，由此引起興味和努力，廣事學術上研究探討的工作，增補本集內容之缺乏，商討所提出之問題，如是自可以促進文化長足的進步了。

全集共分兩部，釘裝三冊；上冊爲「圖錄之部」，中下冊爲「研究之部」。每部復分五卷。「研究之部」每卷自爲一門。另有卷首——序文、引言、總目——在全集之前，及跋文在全集之後編入卷十。這是全集的編輯計劃。

「圖錄之部」卷一是出品目錄，大致是由展覽會原印的一本目錄改編而成，將原目錄與出品表詳細校正而重新編排。惟目錄內志書之部，係照各人的出品表編入，其間多未列編修之年期，散會後又無從追查補入，這是一個小小的缺憾。其他各出品年代之編次，出品人與原作者之名號亦照出品表編成，恐或仍不免混亂與遺漏者，讀者及出品人諒之。

展覽會的出品物，除原料不宜於攝影者外，其在會場攝影者數達全部三份之一。但可惜沖洗出來，間有模糊不清楚的。閉幕後，出品發還，又不及分請出品人一一再拿出重攝，真是一宗憾事。計所餘能製版者僅約得全部四份之一，都在卷二印出，連其他附圖合算全集共有插圖約五百張，皆與廣東文物或史地有關而難得可珍者。

籌備委員及執行委員的會議紀錄，皆係根據紀錄簿而輯成的。大會紀事一篇則是參考各報紀載與筆者及同仁身歷目擊而敘述出來，皆可以爲在清廣東文物展覽會努力合作者的幾百人存留紀念，而會到場參觀者也可藉此而合其印象彌深彌遠。

學生徵文，只刊登得獎的頭十名，其餘佳卷尚多，因篇幅所限未能盡載集內。由這十篇文章，也可以看見展覽會內容的多方面及一般青年對本會的注意和感想。

各報章雜誌的紀載，有記事，有特寫，有評論，照我們收集所得不下十五萬言，今只將特寫和評論兩部及本會之特刊所載特約文字，一一彙編（惟英文略去）也是展覽會很好的紀念，亦可知社會輿論對此會之觀感如何。至于各執筆者和各報館雜誌的盛意，也可由此而答謝了。

「研究之部」是本集特別注意的，因為這是整個展覽會的宗旨所在——「研究鄉邦文化」。遠在開始籌備之時，我們即已預備題目，分清專家擔任。其照題目答應撰著者佔百分之九十，其自動投稿者，或我們知有專著而特別徵稿者，亦不少。結果：我們得有喜出望外的和意料不到的大收穫——文章共四十五篇，都一百萬言。因文章的內容性質，彙編為五門。執筆者都是研究各問題的專家，當大有可觀。「研究鄉邦文化」，範圍太大，其中所載雖未能盡包一切，但初步工作已得此成績，亦足以發揚廣東文化之光華，而作一小貢獻，並促進其向前邁進了。至於研究文章，雖作者各不相伴，而題目內容亦各異，但全部有一貫的作風，即是與展覽會「發揚民族精神」的大宗旨吻合無間，益有時代價值。

集內各人所寫的文章，責任均由其本人擔負，所以對同一事同一物，或者各持異見，自具結論，毫無劃一的限制。這正是學術上自由研究和自由發表的大原則，也是文化進展之要道。孰得孰失？何去何從？自有讀者和研究者，自由評論，繼續研究，以求真理與文化益能多收發揚光大之效。至于文字工具或用文言，或用語體，或文語兼用者，皆聽各人自便，亦不一致。惟全部標點符號，則不得不採統一辦法以便讀者。

我們覺得「研究之部」內容缺乏下列十項：（一）廣東民族英雄與有關文化學術的名人事蹟傳記太少。（二）華僑的事蹟和概況極缺。（三）鄉土史地，詳實的和系統的著述尚付缺如。（四）廣東特種民種，如種，僑，苗，黎，蠻之研究甚缺。（五）人文地理，如宗教，方言，風俗等，皆感不足。（六）藝術的研究，如音樂，治印，瓊州戲劇，皆缺。（七）製作方面的研究，如象牙，雕刻，葵扇等工業的美術皆缺。（八）考古學方面的著作亦不足，碑刻尤甚。（九）文藝學術方面，學術，詩文，及新學之提倡等記述甚少。（十）最後，廣東對於革命運動貢獻最大，成績亦最著，而研究及紀載皆感不足。此上不過舉犖大端，其他缺乏者尚多。我們明知因時勢與環境關繫，專門研究者不集中一處，資料與文物均四散各地，而參考書籍更不容易找到足用的，所以不能得到完備的貢獻，亦是莫可奈何的憾事。但是本集實是「廣東文物」初集，先行開闢一條整理，登記，說明，和研究廣東文物的道路，希望大家繼續工作，不斷發見，如有相當成績，當可再編「續集」「三集」以至無窮集。

為實現研究計，讀者如對於本集有所討論，或對於各種題目有所發明，希不吝惠稿，請郵寄中國文化協進會，俾在相當的刊物代為發表。

為本集作序文的孫院長哲生，李主席伯豪，和李校長應林及作跋的葉榮虎先生，謹向他們致誠懇的感謝。

末了，編印本集的同仁，分工合作，當分別敘述以明責任。葉恭綽先生任總評閱。黃慈博許地山兩先生任撰述兼徵稿。黃毅若先生任攝影，製版，編圖像，及總校對。李景康先生任改編出品目錄及撰述。陸丹林先生任印刷，紀事，及閱稿。而余則被推編輯全集悉綜其成焉。至于各撰述人之努力和貢獻更感謝不勝了。

廣東文物 全集總目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卷首

- 孫科序
- 李漢魂序
- 李應林序
- 編者引言
- 全集總目

上冊 圖錄之部

卷一 廣東文物展覽會出品目錄

葉序

- (子) 圖像類
- (丑) 金石類
- (寅) 書畫類
- (卯) 手蹟類
- (辰) 典籍類
- (巳) 志乘類
- (午) 文具類
- (未) 器用類

廣東文物 卷首 全集總目

一 四 五 七 九 二一 三二 三五 三七

- (申) 古蹟類
- (酉) 製作類
- (戌) 太平天國文物類
- (亥) 革命文獻類

卷二 廣東文物展覽會出品攝影

- (一) 圖像
- (二) 金石
- (三) 書法——手蹟
- (四) 繪畫
- (五) 典籍
- (六) 文具
- (七) 服玩用品——名人製品
- (八) 太平天國文物
- (九) 革命文獻

卷三 廣東文物展覽會紀錄

- (一) 發起

三九
三九
四一
四二

四九
六二
七三
一〇五
一四三
一五六
一六〇
一六九
一七七

一九〇

(二) 組織

(三) 文件

(四) 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五) 籌備委員會會議紀錄

(六) 會場攝影

(七) 題詞

(八) 廣東文物展覽會紀事(陸丹林)

(九) 對於廣東文物展覽會感想(吳鐵城演辭)

卷四 報章之紀載

(一) 本會之特刊

(二) 各報之特寫

(三) 各報之評論

卷五 學生徵文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一名 張聘渭 西南中學校

第二名 蘇肇鑾 私立嶺南大學

第三名 陳斯馨 聖保祿女子中學校

第四名 黃福海 知用中學校

第五名 王偉明 華南中學校

第六名 梁耀揚 漢文中學校

第七名 伍仕強 漢文男師範學校

一九〇

一九一

一九三

一九六

一九九

二〇五

二〇九

二一八

二二二

二二六

二四四

二九八

三〇四

三〇六

三一

三二二

三一五

三一九

第八名 辛桂成 私立南華大學

第九名 陳家佑 漢文男師範學校

第十名 胡漢輝 中國新聞學院

中冊 研究之部

卷六 史地交通門

李景康：廣東疆域沿革提要

李景新：廣東之國際交通史

程若驅：明清間中西文化溝通的樞紐——廣東〔附圖十六〕

王興瑞：海南島古代海上交通史略

麥應榮：廣州五縣遷海事略〔李履庵序跋〕

許地山：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略〔附圖七〕

簡又文：國民革命文獻叢錄〔附圖九〕

卷七 人物考證門

何格恩：張曲江詩文事蹟編年考

李健兒：陳子壯年譜〔附圖三〕

顏虛心：明史陳邦彥傳旁證

麥少麟：民族英雄張家玉

李履庵：關於何吾驥伍瑞隆史蹟之研究〔編者跋〕

李健兒：黑旗將軍劉永福〔附圖〕

三三二

三三七

三二八

—

三三二

三三九

三七七

三九五

四〇八

四一八

四三〇

四四四

五一六

五五一

五八八

六一二

六四五

下冊 研究之部〔續〕

卷八 人文藝術門

- 簡又文：廣東文化之研究〔附圖四〕
 任真漢：廣東的繪畫
 孫完璞：嶺南畫人黎二樵〔附圖二〕
 高劍父：居古泉先生的畫法
 李健兒：廣東兩畫人——黎簡與居廉
 李履庵：澗溪畫人小傳
 何勇仁：畫師高奇峯
 麥華三：嶺南書法叢譚
 羅香林：古代越俗方言攷
 金曾澄：廣東之教育
 麥梅生：基督教在廣東
 吳瀾陵：廣東之新聞事業〔附圖〕
 麥嘯霞：廣東戲劇史略
 王永載：潮州民間戲劇概觀
 羅明佑：廣東人與中國電影

卷九 學術文藝門

徐信符：廣東藏書記略

- 六五二
 六八六
 六九三
 六九六
 七〇〇
 七〇四
 七一—
 七一二
 七三二
 七四一
 七四七
 七五五
 七九一
 八三六
 八四六
 八五二

徐信符：廣東版片記略

黃慈博：廣東宋元明經籍版本紀略

陳德芸：廣東未刻之書籍

鮑宗頤：廣東之易學

孫完璞：粵風

陳融：論嶺南人詩絕句（卷上）

黃慶雲：民族詩人屈大均

李景新：廣東民族詩人黃公度〔附圖〕

卷十 鑑藏考古門

冼玉清：廣東之鑑藏家

容媛：廣東藏古銅器紀

馬小進：西漢黃腸木刻考

黃詠零：南越廣鐘考

黃詠零：廣州部曲將印考〔附圖〕

胡肇椿：廣州古物發掘追記〔附圖十三〕

李景康：石灣陶業考

簡又文：太平天國之文物〔附圖三〕

葉恭綽：跋

- 八五八
 八六一
 八七七
 八八七
 八九二
 九〇三
 九二一
 九六五
 九八二
 九九七
 一〇〇四
 一〇〇九
 一〇一〇
 一〇一二
 一〇一九
 一〇二八
 一〇七〇

圖

錄
之
部

鄧

尔正題



廣東文物 上冊

卷一 廣東文物展覽會出品目錄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序

中國文化協進會發起在香港組設廣東文物展覽會，所有宗旨及簡則，我已經在緣起上說得很明白。現在各方出品，業已陸續齊集，會中將編目，以便觀衆，因此要我再說幾句話。諸君看這目錄的時候，必是已經身到會中，而且一方面在參觀各出品，與以前僅在報紙上看見發起和籌備的經過，那感想必然兩樣，所以趁這機會我再供獻幾句話：

第一係諸位來到這會，千萬不要祇當一件玩賞或娛樂的事。這會所以組設的緣故，在簡則中已明明標出，係「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十二個大字，所以徵求收集出品，皆以此為標準，凡與此十二個字無干的，不論甚麼貴重希罕的東西，我們一概不要；凡合乎這十二個字的標準的東西，一草一木，片紙隻字，會中都極其歡迎。直到現在，會中所有的東西，敢說全都合乎這個標準的（至各出品之概略與批評，另詳下文。）會中承諸位出品人之熱心協力，星夜從事，不憚辛勞，其用意即係為到會觀衆服務，令觀衆可以根據各出品而達到十二個字的目標。在各職員個人毫無所圖，而且糜財費事，亦無非為完成本會的使命起見。如觀衆僅當為一種消遣娛樂，那

就大失本會的期望，而且辜負出品人及各職員的一番辛苦了。

因為上列的緣故，會中出品，毫無比賽競爭的性質。譬如黎二樵的畫，當然不少，我們並不要十分注重分別黎二樵的畫頂好的是那一家，稍次的是那一家，祇須知道黎二樵有這樣頂好次好的畫，黎二樵係那縣那時代的人，其作品在全國各時代各畫派中，可以占一個較高位置就夠了。因為這不是一個藝術展覽會，那過於專門的評判並非必要。而且陳列的目的，在表示全省暨某地某人文物的全貌與特色，而並不是為私人表示其鑑藏的美富。所以不論出品的多寡及精粗，我們都一律歡迎。但以本會所需要者為斷。那出品的聲價，亦全視關係人的歷史及文物的本身，在文化上的價值，而不是根據古玩商場的市價。

研究的工作，本不是匆促的期間和這樣沒有很好系統的資料可以着手的。又港地各種環境，當然尚有不少困難。但本會的希望，至少可以因此引起觀衆研究的興趣，和植立研究的基礎，直接間接使觀衆的精神思想，發生一種刺激與變化。第二步自然產生何項實際的研究計劃與行動，那時候這研究鄉邦文化的事業，便可逐漸大衆化了。（至少亦易得大衆助力。）所以本會很希望這個會，不但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若干次；

而且希望這類的會，還有第二個，第三個，以至於無數個。因為天下任何事物，任何組織，都是愈後愈細密，愈複雜的，或愈健全的。

至於民族精神的發揚，這是一種結果，而且關乎每一個人內心的演變的，可以無須細講。

這次徵集的時間，雖有兩月有餘，但因為環境的關係（尤其是交通不便），其成績實未能滿意。在縱的方面，近代的物品較多，而遠年古代的較少（尤其是宋元以前）在橫的方面，雖極力注意廣州府屬以外的各屬文物，而數量終不能相稱。在出品種類方面，各種之出品，亦多寡精粗不等，本會不敢說可以徵得之出品，僅止於此，而事實如此的緣故，概不外二種：（一）徵求的方法，尚未十分得當；（二）一般人對本會的宗旨與需要，尚未十分明瞭。關乎前者，本會今後自當積極改良；關乎後者，則不能不望旅港僑胞及閩省父老青年，共同努力，使此後這類的工作，得以日進無疆，這是我所急要附帶聲請的。

末了，我應該代本會向編這目錄的李景康先生及同人。特別致謝。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番禺葉恭綽序

陳列品分類目次

- (子) 圖像類 凡本省名人之畫像、石刻、木刻、攝影等像列入此類
- (丑) 金石類 凡金屬器、碑碣、神佛像、有關本省文獻者列入此類
 - 一、金屬器
 - 二、碑碣
 - 三、磚、瓦、木
- (寅) 書畫類
 - 一、書法
 - 二、繪畫
- (卯) 手蹟類 凡函牘文件等其原意不在鑑賞書法者列入此類
 - 一、函牘
 - 二、文件
 - 三、其他
- (辰) 典籍類 此類分為著述（本省名人著述）批校（經本省名人批校者）鈔刻（本省名人手鈔或刊刻之著述）典藏（經本省名人鑑藏之著述有文字印章為據者）
 - 一、著述
 - 二、批校
 - 三、鈔刻
 - 四、典藏
- (巳) 志乘類 凡本省之通志、府州志、縣廳志、鄉里志、書院志、寺觀志、山志、水道志、族譜、年譜、輿圖、及遠年報紙雜誌列入此類
 - 一、通志
 - 二、府州志

三、縣志

四、鄉里志

五、書院志

六、山志

七、水道志

八、寺觀志

九、族譜

十、年譜

十一、輿圖

十二、雜品

(午)文具類 凡墨硯、印章、臂閣、筆筒等列入此類

一、墨硯

二、印章

三、臂閣

四、筆筒

(未)器用類 凡冠服、玩品、及其他日用品、出自本省或屬本省名人遺物列入此類

一、玩品

二、日用品

(申)古蹟類 凡圖畫、刻本、照片之關係本省歷史名勝者列入此類

一、圖畫

二、刻本

三、照片

(酉)製作類 凡名人手製品及本省各地著名產品列入此類

一、名人製品

(戌)太平天國文物類 關於太平天國各種文物列入此類

一、書籍

二、文件

三、印璽

四、兵器

五、金石

六、錢幣

七、照片

(亥)革命文獻類 凡國父及已故革命黨人所遺文物列入此類

一、國父遺物

二、先烈遺物

三、其他

廣東文物展覽會出品目錄

子、圖像類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張九齡像
張九齡像
張九齡像
崔清猷像
邱潛像
海瑞像
陳獻章像
翁萬達像
薛中離像
霍子衡像
霍蒙揆像
黃公輔像
張家玉像
郭之奇像
釋大汕像
屈大均像
李果奇像
李悳像
伍瑞璜像
李孫宸像
何藻像

謝蘭生

宋刻
宋刻
宋刻
宋刻
石刻
石刻
石刻
明
以下同
清摹本

百壹山館
馮平山圖書館
李秩秋
學海書樓
甘容甫
甘容甫
鴻雪軒
翁鐸東
翁鐸東
霍寶材
霍寶材
黃焯南
蔣光鼐
翁鐸東
黃般若
屈柏雨
李履庵
李履庵
李履庵
李履庵
李履庵
李履庵
李履庵

鄭露像
鄭露像
梁佩蘭像
胡方像
陳國公像
阮元像(外省人而有功於廣東文化者)
陳瓊像
陳昌齊像
謝蘭生像
朱次琦像
朱次琦像
張維屏像
陳澧像
譚瑩像
清代學者像
葉英華像
溫汝道像
葉衍闈像
葉廷枬像
金錫齡像
丁惠康像
陶福祥像
廕廷相像
蘇廷魁像
葉天爵像

葉衍闈

清摹本
石刻本
清
以下同

將光緒
鄭燮和
葉遐庵
葉遐庵
葉遐庵
葉遐庵
葉遐庵
葉遐庵
葉次周
葉次周
葉次周
葉遐庵
葉遐庵
曾仲清
葉遐庵
葉遐庵
嘉樂園
嘉樂園
馮平山圖書館
葉遐庵

石炳樞像
李文田像
李文田像
李鼎芬像
汪 琬像
黃紹昌像
梁知鑑星巖石像
黎召棠像
羅惇胤像
桂 壇像
桂文燦像
桂文燦素服尋山圖像
桂文燦像
潘飛聲像
潘飛聲像
簡朝亮像
高奇峯像
居 廉像
蘇曼殊像

丑、金石類

(一)金屬器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居 廉
伍德彝
趙少昂等
關惠農

民國

商 漢
黃詠零
夢詩塵
潘 熙

葉次周
葉遐庵
李勁庵
葉次周
葉遐庵
馬小進
梁季典
黎季斐
葉遐庵
桂南屏
桂南屏
桂南屏
桂南屏
葉遐庵

廣州出土南越銅壺
廣州近郊出土銅鏡之一
廣州近郊出土銅鏡之二
廣州近郊出土銅鏡之三
永安銅鏡
廣州近郊出土銅鏡之四
後梁清泉禪院銅鑲拓本
鐵花盆全形
銅鑲
南華六祖銅像
廣州近郊出土銅鏡之五
延祐銅壺滴漏全形及題
記拓本四張

(二)碑碣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欽州分茅嶺刻石
欽州分茅嶺石刻印本
徐智疎碑初拓本
南海王夫人墓誌銘
王夫人墓志拓本
端州石室記
光天玉佛像
韶州匡真大師
碑明代拓本
韶州匡聖大師碑舊拓本

漢 隋

以下同
三國
六朝
五代
同上
同上
宋
元

李崑撰
邵十八娘
唐 五代

潘 熙
潘 熙
潘 熙
黃詠零
潘 熙
平寧瓷佛庵
黃仲琴
區夢良
平寧瓷佛庵
潘 熙
葉遐庵

葉遐庵
平寧瓷佛庵
王秋齋
葉遐庵
平寧瓷佛庵
己西山房
黃詠零
葉遐庵
同上

宋徽宗神霄玉清宮詔拓片
 瓷佛拓本
 石水寬記石刻拓本
 石水寬記石刻
 欽州靈山縣碑尉張景道墓誌銘拓本
 肇慶七星巖石刻
 赤符鑿金佛像
 張弘範殘石拓本
 太平橋刻字
 代汎亭記拓片
 李文介公神道碑詩刻
 元氣堂石刻拓本
 陳恭尹碑拓本
 屈大均墓誌拓本
 陳澧重刻居攝二年刻石拓本
 在掩禪師塔銘石刻
 花塚銘石刻
 梁佩蘭碑拓本
 梁佩蘭等
 彭泰來
 楊守敬
 馮喬森墓誌銘
 馮譽驥書李孟龍墓誌銘
 重摹黃佐達摩石詩刻
 海瑞草書拓本
 海瑞聯拓本

瓊州發現
 劉扶夫婦
 以下同
 傅二娘
 傅二娘
 周 湛
 朱光卿
 元 元
 陳恭尹
 黃公輔
 趙 琦
 何吾驥
 明 明
 以下同
 黃仲琴
 李履庵
 黃仲琴
 黃仲琴
 平寧瓷佛庵
 黃詠琴
 已西山房
 黃仲琴
 平寧瓷佛庵
 黃詠琴
 已西山房
 黃仲琴
 平寧瓷佛庵
 黃詠琴
 已西山房
 陳伯任
 馮蔚軒
 馮蔚軒
 黃仲琴
 中華書局
 嘉樂園

(三) 磚、瓦、木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黃節墓志拓本		民國	黃仲琴
彌勒佛題字拓本			葉選菴
阿彌陀佛題字拓本			同上
釋迦文佛題字拓本			同上
廣州南越王趙胡塚黃腸木刻三件		漢	葉選菴
南越殘瓦拓片三十一頁			黃仲琴
南越殘瓦拓片小幅			同上
南越殘瓦拓本一冊			同上
南越殘瓦拓本一冊			同上
永初草隸磚石印本		漢	潘熙
永嘉磚			潘熙
光孝寺出土六祖髮塔		六朝	馬小進
光孝寺出土六祖髮塔			平寧瓷佛菴
潮州鎮國寺經幢		唐	沈簡若
鎮像經幢		五代	黃般若
潮陽縣造潮州府城磚拓本		宋	黃仲琴
海陽縣造潮州府城磚拓本		以下同	同上
南宋行宮瓦當			百靈山館
南宋瓦			潘熙
慶曆六年造南華寺尊者木座			同上
慶曆七年造南華寺尊者木座			同上
東莞資禪寺			同上

慶曆丁亥造南華寺尊者木座

梁文康公琴磚

米元章書

木刻詩稿四屏

寅、書畫類

(一) 書法

品名

梅花詩卷

字卷

詩卷

草書詩軸

行草軸

行草軸

行書墨迹卷

行書軸

行書軸

金剛經

行書直軸

草書軸

詩軸

字卷

字軸

字軸

詩軸

詩扇

明

學木刻
簡朝亮

清

作者

陳獻章

陳獻章

陳獻章

陳獻章

陳獻章

陳獻章

黃佐

湛若水

湛若水

海瑞寫吳榮光補

海瑞

海瑞

海瑞

海瑞

袁崇煥

袁崇煥

袁崇煥

宋 嶽

時代

明
以下同

出品人

春雷閣

南海阮氏

鄭韶覺

李氏秋波琴館

鴻雪軒

鴻雪軒

黃慈博

古谿書屋

李氏秋波琴館

鄭韶覺

鄭韶覺

梁校芳

夢詩廬

周文治

霍炎昌

英普周

杜共章

平寧瓷佛菴

潘熙

黃氏勸學齋

葉選菴

簡又文

扇面

詩扇

行書手卷

扇面

詩扇

扇面

草書軸

字軸

行書卷

手札冊

扇面三件

行書軸

斗方

詩卷

字軸

草書詩冊

詩軸

字軸

扇面

行書軸

斗方

詩扇

字卷

扇面

行草軸

聯

梁元柱

梁元柱

梁元柱

歐必元

朱完

馬元震

馬元震

王應華

陳子壯

陳子壯

陳子壯

陳子壯

陳子壯

陳子壯

伍瑞隆

伍瑞隆

伍瑞隆

何吾翹

何吾翹

何吾翹

何吾翹

李孫宸

釋函是

釋函是

釋函是

釋函是

南海阮氏

黃子靜

冼氏琅玕館

黃子靜

平寧瓷佛菴

黃子靜

李履菴

南海阮氏

凌麗甫

李氏秋波琴館

黃氏勸學齋

南海阮氏

區袁公

鴻雪軒

陳著先

黃氏勸學齋

孫仲瑛

李履菴

鴻雪軒

南海阮氏

李氏秋波琴館

李履菴

黃子靜

黃子靜

嘉樂園

周文治

字軸	釋函是	南海阮氏	扇面	歐主遇	嘉樂園
冊頁	薛始亨	南海阮氏	綠綺琴琴歌卷	釋今釋	鄧爾雅
斗方	何準道	李履菴	行書軸	釋今釋	張菊生
詩扇	鄭露	黃氏幼學齋	戒食肉文卷	釋今釋	黃氏幼學齋
楷書詩軸	鄭露	簡又文	塔銘卷	釋今釋	嘉樂園
扇面三件	鄭露	南海阮氏	祭今錫卷	釋今釋	仝上
草書軸	高儼	南海阮氏	扇面	釋今釋	黃子靜
扇面	張穆	南海阮氏	行書手卷	釋今釋	南海阮氏
詩冊	古羅	凌麗甫	扇面	釋今釋	黃子靜
字軸	陳恭尹	屈浦霖	海雲六釋詩卷	釋今無	南海阮氏
隸書軸	陳恭尹	百靈山館	扇面	釋今無	南海阮氏
扇面	陳恭尹	南海阮氏	詩軸	釋今無	李氏秋波琴館
隸書詩軸	陳恭尹	周文治	詩軸	釋今無	李氏秋波琴館
隸書軸	陳恭尹	南海阮氏	字軸	釋今無	李氏秋波琴館
詩卷	陳恭尹	凌麗甫	詩軸	鄭一岳	黃子靜
隸書軸	陳恭尹	孫仲瑛	扇面	屈大均	南海阮氏
隸書軸	陳恭尹	黃氏幼學齋	壽意詩四屏	屈大均等	霍炎昌
行書詩冊	陳恭尹	黃殷若	行書扇	趙或	黃子靜
明遺民詩冊	張穆、陳恭尹等	黃殷若	千文卷	彭容壘	李氏秋波琴館
書扇	區懷瑞等	南海阮氏	冊頁	彭容壘	南海阮氏
書扇	李雲龍等	南海阮氏	字軸	彭容壘	孫仲瑛
行書軸	釋光鷲	南海阮氏	小幀	彭容壘	尹耀聲
草書卷	釋光鷲	孫仲瑛	詩軸	梁佩蘭	黃子靜
行書詩軸	釋光鷲	黃慈博	五言聯	梁佩蘭	吳曜西
字軸	釋光鷲	李氏秋波琴館	合軸	梁佩蘭	孫仲瑛
字合卷	黎民表、釋今釋	黃氏幼學齋	端楷扇	梁佩蘭、馮敏昌	俞叔文
		南海阮氏	行書軸	莊有恭	曾仲清

清
以下同

行書軸
楷聯
行書卷
書冊
楷書軸
楷書屏
行書軸
隸書軸
詩冊
隸書聯
行草軸
隸書屏
詩稿冊
聯
書軸
草書詩帖
字軸
草書軸
草書
行草軸
行草軸
字軸
書扇
字冊
聯
字軸

卞天龍
卞天龍
甘天龍
凌魚
陳昌齊
李梓琦
李青蓮
張錦芳
黎簡
黎簡
黎簡
黎簡
黎簡
黎簡
黎簡
黎簡
黎簡
黎簡
黎簡
黎簡
胡方
胡方
薛伯蒲
蘇珥
蘇珥
蘇珥
阮陵
馮敏昌
馮敏昌
馮敏昌
鄧劍剛

簡又文
黃子靜
英普周
凌麗甫
嘉樂園
嘉樂園
古谿書屋
孫仲瑛
黃氏幼學齋
鄒惠霖
鴻雪軒
簡又文
高劍父
尹耀聲
余佩文
六一山堂
南海阮氏
鴻雪軒
南海阮氏
英普周
朱隘園
陸丹林
黃子靜
黃少沅
曾仲清
鄧劍剛

行書聯
示論手札合卷
行書屏
臨蘭亭卷
琴條
詩扇
字軸
荷花神賦冊
字軸
聯
四屏
長笛賦軸
詩扇
行書立軸
行書軸
聯
字軸
長聯
斗方
行書軸
聯
隸書聯
隸書聯
篆書聯
篆書長聯
行書長聯
書軸

馮敏昌
馮敏昌
馮敏昌
黃丹書
黃丹書
黃丹書
黃丹書
黃丹書
宋湘
宋湘
宋湘
宋湘
宋湘
宋湘
黃丹書
黃丹書
黃子高
黃子高
陳澧
陳澧

孫仲瑛
簡又文
黃煒南
黃氏幼學齋
許友梅
平寧壹佛菴
尹耀聲
簡又文
夢詩廬
陳啓熹
劉體志
孫仲瑛
劉體志
黃偉伯
朱隘園
周文治
賈少沅
曾仲清
李履菴
簡又文
桂君直
孫仲瑛
朱隘園
朱隘園
孫仲瑛
孫仲瑛
孫仲瑛
孫仲瑛

廣東文物 卷一：廣東文物展覽會出品目錄

楹聯	陳澧	杜共章	隸書屏	李文田	黃氏幼學齋
隸書額	陳澧	黎季裝	橫披	李文田	鄧煦榆
行書軸	陳澧	簡又文	楹聯	潘有為	孫仲瑛
字軸	陳澧	六一山堂	楹聯	曾望淵	思甯室主
行書聯	羅天池	孫仲瑛	行書軸	黃培芳	桂君直
隸書聯	明炳麟	古谿書屋	行書軸	黃培芳	思甯室主
楷書扇面	馮譽駟	俞叔文	聯	鄧承脩	鄧仲果
楷書冊	馮譽駟	嘉樂園	行楷四屏	鄧承脩	黃氏幼學齋
臨臬甫君碑	馮譽駟	夢詩廬	聯	鄧承脩	許友梅
詩扇	潘存	馮蔚軒	聯	鄧承脩	黃氏幼學齋
行書	譚登	孫仲瑛	行書立軸	鄧承脩	守駿齋
詩稿冊	譚登	譚元博	聯	鄧承脩	鄧仲果
詩條	譚宗浚	譚元博	字軸	鄧承脩	鄧仲果
書扇	譚宗浚	黎季裝	聯	鄧承脩	鄧仲果
字軸	朱次琦	鄭韶覺	冊頁	鄧承脩	鄧仲果
手卷	朱次琦	黃子靜	行書四屏	鄧承脩	鄧仲果
手卷	朱次琦	陳子昭	字軸	鄧承脩	鄧仲果
行書條幅	朱次琦	鄭韶覺	隸書聯	鄧承脩	守駿齋
十四字長聯	朱次琦	葉健夫	五言聯	勞少蕪	譚元博
手卷	朱次琦	鴻雪軒	篆書聯	唐際虞	楊容聰
手卷	朱次琦	劉體志	草書四屏	葉仲鸞	葉次周
臨臬甫君碑卷	朱次琦	沈氏琅玕館	草書四屏	何長清	何尊樓
八言聯	李文田	順德李氏	詩軸	李貴陽	何尊樓
臨九成宮冊	李文田	潘士昭	書軸	龔章	不寧室佛菴
七言聯	李文田	順德李氏	扇面	馮龍官	平寧室佛菴
門聯	李文田	楊容聰	扇面	姜白駒	黃仲琴
	李文田	順德李氏	行書軸	唐廷珍	黃仲琴
				路秉章	尹耀聲

行書小軸

梁啓超

英音周

明金書扇扇面

張喬

孫仲瑛

字屏

廖道傳

杜其章

墨水牡丹軸

伍瑞隆

孫仲瑛

楹聯

梁士誥

杜其章

墨水花卉卷

伍瑞隆

黃氏幼學齋

行書直幅

梁士誥

梁季典

爲王鐸畫墨竹軸

伍瑞隆

陳維標

行書橫額

梁士誥

梁季典

墨竹小直幅

伍瑞隆

李履菴

行書聯

黃節

陸丹林

墨水牡丹扇面

伍瑞隆

李履菴

詩軸

黃節

簡又文

山水冊二頁

黎遂球

六一山堂

隸書軸

林直勉

陸丹林

山水冊二頁

黎遂球

葉遐菴

隸書四屏

林直勉

楊素影

山水卷有陳澧等題

黎遂球

潘熙

直幅

鄧夢湘

鄧仲果

山水卷

黎遂球

鴻雪軒

七言聯

梁欽香

楊素影

山水軸

釋深度

簡又文

字屏

梁欽香

楊素影

山水軸

釋深度

簡又文

(二) 繪畫

蘆雁軸

林良

以下同

思甯室主

花鳥小軸

屈驥

李履菴

雙鷹軸

林良

南海阮氏

海幢寺藏十六應真像冊

陳恭尹等題

潘熙

花鳥軸

林良

南海阮氏

山水扇面

區亦鈞

南海阮氏

花鳥軸

林良

梁勤利

元兵較獵卷

張穆

孫仲瑛

松鶴軸

林良

簡又文

枯樹雙馬直幅

張穆

孫仲瑛

水墨山水直幅

陳瑞

孫仲瑛

八駿圖軸

張穆

高劍父

秋江羣雁軸

李孔修

高劍父

獨踐圖

張穆

高劍父

畫貓軸

李孔修

綺雪草堂

牛軸

張穆

高劍父

萱草圖

鐘學

屈沛霖

白鷹軸

張穆

百壹仙館

山水軸

黎民表

春雷閣

臥馬軸

張穆

簡又文

山水卷

吳旦

黃氏幼學齋

演塵圖卷

張穆

簡又文

蘭軸

張喬

葉遐菴

馬斗方

張穆

簡又文

蘭石

張喬

黃子靜

飛鷹軸

張穆

簡又文

竹鳥扇面	張穆	洗氏瓊珩館	書卷	釋光鶯、汪後來	南海阮氏
山水大軸	高儼	高劍父	書畫集冊	明遺民	凌麗市
山水軸	高儼	高劍父	山水小軸	汪後來	孫仲瑛
山水軸	高儼	簡又文	山水軸	汪後來	鴻雪軒
山水軸	朱屺	鴻雪軒	詩畫合冊	汪後來	黃氏幼學齋
仕女軸	朱屺	古谿書屋	畫軸	吳章	南海阮氏
山水軸	袁登道	黃般若	甘竹灘小景	吳章	葉暹菴
墨竹軸	朱完	古谿書屋	竹石軸	吳章	高劍父
山水軸	梁鍾	嘉樂園	仕女軸	孔伯明	南海阮氏
山水扇面	葉芳	田谿書屋	山水軸	孔伯明	黃詠零
花卉軸	趙焯夫	南海阮氏	維摩說法圖軸	孔伯明	古谿書屋
梅花軸	趙焯夫	黃氏幼學齋	壽意仕女	陳士忠	黃石山房
花果扇面	趙焯夫	南海阮氏	蘭花軸	陳士忠	鴻雪軒
蘭竹石畫冊	薛始亨	馬武仲	蘭花卷	梁佩蘭、馮敏昌	黃氏幼學齋
竹石卷	薛始亨	師竹齋	行書畫蘭合軸	丁 洸	孫仲瑛
畫黃硯旅客海南	釋道濟(外省)	周文治	水墨花鳥	湯貽汾(外省)	孫仲瑛
畫王文治對題	釋道濟(外省)	周文治	墨浮圖扇	李果吉	春雷閣
詩意王文治對題	釋道濟(外省)	周文治	墨竹扇面	李果吉	李履菴
畫羅浮飛雲峯王文治對題	釋道濟(外省)	周文治	墨竹軸	李果吉	同上
畫波蘿浴日亭王文治對題	釋道濟(外省)	周文治	山水卷	李果吉	孫仲瑛
羅浮圖冊	釋道濟(外省)	春雷閣	雪景軸	黃璧	陳子昭
花鳥長卷	釋衣雲	綺雪草堂	山水軸	黃璧	王秋齋
海幢寺圖卷	魏之璜(外省)	嘉樂園	扇面	黃璧	閑雲閣
畫卷	趙 或	南海阮氏	設色山水軸	易君山	孫仲瑛
古木寒鴉軸	趙 或	簡又文	花鳥軸	甘天龍	簡又文
花鳥軸	趙廷璧	南海阮氏	墨荷軸	甘天龍	同上
山水斗方四頁	趙廷璧	簡又文	菊花	甘天龍	南海阮氏

花果軸	甘天寵	高劍父	梅花芍藥軸	何瑞熊	孫仲瑛
菊竹軸	張錦芳	芝蓮理館	菊花軸	何瑞熊	黃氏勛學齋
蘭花軸	張錦芳	鴻雪軒	桐石軸	文斗	孫仲瑛
梅花扇面	張錦芳	百靈山館	大鳥峯圖軸	黎簡	孫仲瑛
山水軸	黃增芳	思甯室主	小鳥峯圖軸	黎簡	同上
山水軸	黃增芳	簡又文	仿宋元山水軸	黎簡	潘梓彝
山水軸	黃增芳	孫仲瑛	暹浦歸帆軸	黎簡	六一山堂
枯木竹石軸	黃增芳	全上	山水大軸	黎簡	高劍父
水墨花卉軸	黃增芳	全上	山水軸	黎簡	同上
山水扇面	黃增芳	黃氏勛學齋	山水軸	黎簡	同上
蘭花軸	馮敏昌	鴻雪軒	敦子圖軸	黎簡	同上
蘭石軸	馮敏昌	孫仲瑛	新柳唱酬圖卷	黎簡	吳羅西
墨竹卷	馮敏昌	師竹齋	雲山度臘圖軸	黎簡	馮己千
蘭花	梁廷楠	洗氏琅玕館	鼎湖龍湫圖	黎簡	全上
山水軸	韓校	鴻雪軒	天池落翠圖軸	黎簡	全上
四芝圖	石賈田	洗氏琅玕館	墨山水水軸	黎簡	芝蓮理館
山水袖珍冊	陳瓊畫 薛伯蒲題	黃般若	設色山水軸	黎簡	全上
畫軸	郭適	南海阮氏	山水軸	黎簡	黃子靜
松石	郭適	孫仲瑛	人物軸	黎簡	鴻雪軒
花卉	郭適	高劍父	山水軸	黎簡	許源來
山水軸	梁樞	高劍父	山水扇面	黎簡	南海阮氏
仿米家山水軸	梁樞	孫仲瑛	山水軸	黎簡	孫仲瑛
山水軸	張如芝	簡又文	山水金錢斗方	黎簡	鴻雪軒
山水畫幅	張如芝	高劍父	山水軸	黎簡	鴻雪軒
山水畫幅	張如芝	同上	還讀我書圖人物軸	黎簡	黃氏勛學齋
仿一峯山水軸	張如芝	同上	山水軸	黎簡	簡又文
				黎簡	尹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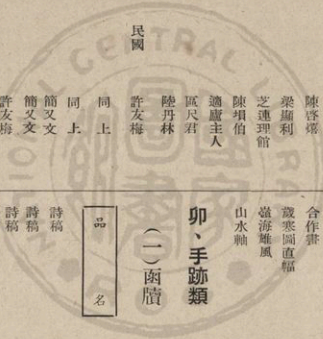
竹軸	鮑俊	適廬主人	古松軸	熊景星	簡又文
暈竹軸	鮑俊	黃氏幼學齋	山水軸	熊景星	鄧劍剛
斗方二幅	李鹿門	適廬主人	山水扇面	熊景星	黃氏幼學齋
秋江漁父軸	繹德庶	孫仲瑛	山水扇面	張維屏	黃氏幼學齋
人物軸	繹德庶	曾仲清	仿八大花鳥軸	張維屏	孫仲瑛
人物軸	繹德庶	簡又文	梅花冊頁	張應秋	百壺山館
人物山水軸	蔣運張維屏合作	鴻雪軒	花卉軸	張應秋合作	孫仲瑛
人物軸	蔣運	簡又文	山水扇面	儀克中	葉次周
人物軸	蔣運	簡又文	關石軸	彭泰來	古谿書屋
人物軸	蔣運	高劍父	唐荔園圖軸	陳穆滋	孫仲瑛
人物軸	蔣運	高劍父	梅鳥小軸	李遐齡	李氏秋波琴館
人物軸	蔣運	高劍父	春水垂綸圖	張如芝等	李氏秋波琴館
群樂師譚三畫像	蔣運	平寧室佛菴	山水軸	馮斯佐	芝蓮理館
仿元人山水直軸	蔣運	孫仲瑛	粵秀登高圖卷	袁杲	黃般若
美人軸	蔣運	黃偉伯	木棉古松軸	丁嵩	孫仲瑛
仿八大花鳥軸	蔣運	孫仲瑛	明清名人扇冊五十頁	黎奇	簡又文
山水軸	蔣運	黃少沅	牛軸	柯有榛	簡又文
金箋山水橫幅	蔣運	李履菴	周濂溪像	柯有榛	黃國芳
關竹軸	呂翔	南海阮氏	畫扇	柯有榛	黃幼學齋
風滿樓圖扇	呂翔	黃子靜	仿麗臺山水軸	釋湛登	葉健夫
梅花軸	呂翔	五桂書屋	花卉軸	宋光賢	簡又文
山水斗方四張	呂翔	簡又文	花卉軸	宋光賢	簡又文
扇	黃樂之	黃子靜	花卉軸	孟麗堂	同 上
花卉四屏	黃樂之	黃子靜	花卉軸	孟麗堂	芝蓮理館
山水軸	熊景星、呂翔	孫仲瑛	人物斗方四張	汪浦	簡又文
山水軸	熊景星	孫仲瑛	山水軸	戴熊	高劍父
山水橫批	熊景星	簡又文	山水大軸	鄧壽	簡又文

花鳥草蟲扇面	山水冊	張嘉謨合作 居廉等	百壺山館	花卉詩稿合冊	居巢	馮己千
山水冊	山水四頁	居廉	黃氏幼學齋	茶花軸	居巢	同上
山水扇面一頁	鴨直幅	居廉	高劍父	十全富貴	居巢	吳耀西
美人軸	人物直幅	居廉	黃氏幼學齋	花卉扇面斗方	居燧	簡又文
九如圖軸	木棉山鷹軸	居廉	許文梅	花卉草蟲扇面	居熙	簡又文
一品當朝軸	達摩軸	居廉	黃氏幼學齋	花卉軸	居慶	簡又文
斗方扇面八張	山水軸	居廉	許友梅	畫扇	居瑋	陳一峯
花卉草蟲二冊	富貴神仙軸	居廉	平寧壹佛菴	書扇	居鑑	簡又文
中秋佳景軸	天中麗景軸	居廉	簡又文	菊花團扇面	鄭心經	黃仲琴
歲朝圖軸	花卉手卷	居廉	同上	山水團扇面	韓友梅	同上
螳螂捕蟬軸	斗方四幅	居廉	同上	山水扇面	熊德立	黃氏幼學齋
花鳥斗方	人物軸	居巢	同上	梅花斗方	陳澧	鴻雪軒
花卉草蟲扇面	花鳥斗方	同上	同上	蘭花斗方	陳澧	鴻雪軒
花卉軸	芝蓮理館	同上	同上	山水卷	朱美瑤	古溪書屋
				蓮花	蔣壽平	區桂海
				山水軸	何永衍	孫仲瑛
				人物軸	何神	簡又文
				山水人物花鳥冊	何神	何季泉
				花卉	何神	鄧劍剛
				雙鸚圖	何神	同上
				山水四屏	鄧如瓊	五桂書屋
				花草軸	嚴時甫等合作	孫仲瑛
				花草軸	何夢溪	孫仲瑛
				山水扇面	詹濬	黃仲琴
				梅花斗方四張	何瑗玉	百壺山館
				指畫墨牡丹軸	羅清	孫仲瑛

墨蓮軸
花卉軸
花卉軸
花卉扇面
花卉
山水
山水橫軸
扇冊
畫扇
瑞菊圖軸
山水軸
蘭花軸
松
梅花屏
花卉直幅
荷塘翠羽直幅
鶴直幅
鷺鷥
雙牛
和鳴圖軸
墨竹雙幅
山水軸
山水軸
花卉軸
花卉軸
游魚圖二幅
山水花卉集冊

羅清
同上
同上
江逢辰
黃槐森
梁于渭
梁于渭
梁于渭
伍德彝
伍德彝
劉光廉
梁則芬
顏世清
潘飛聲
高奇峯
潘建微
黎工伙
高奇峯
高奇峯
高奇峯
高奇峯
蔡心儀
高劍僧
高劍僧
高劍僧
吳青
嶺南名家

簡又文
簡又文
簡又文
俞叔文
鄧劍剛
簡又文
簡又文
陳啓環
梁廬利
芝連理簡
陳頃伯
適廬主人
區尺君
陸丹林
許友梅
同上
同上
簡又文
簡又文
簡又文
許友梅
同上
簡又文
簡又文
楊素彭
許友梅
孫仲瑛



卯、手跡類

(一) 函牘

山水軸	潘和中	夢詩齋
人物二幅	何劍士	杜其章
山水軸	潘達微	簡又文
血寫觀音像	潘達微	潘陳偉莊
秋林病葉	潘達微	同上
松竹	潘達微	同上
病梅	潘達微等	同上
合作畫	潘達微	杜其章
歲寒圖直幅	潘達微	許友梅
嶺海難風	黃哀鴻	簡又文
山水軸	姚禮脩	同上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詩稿 張家玉 蔣光鼐
詩稿 張家珍 同上
詩稿 陳泰尹 同上
詩稿 屈大均 同上
詩稿 鄭露 同上
名人書札冊 海瑞 嘉樂園
請天然住丹霞手扎卷 歐主遇 同上
手扎 梁夢環 王秋齋

墨蹟冊
致方照軒書
致方照軒提督青虎門防務及中法戰事手札一冊
手札十二頁
書札
手札
江蓬辰書翰
家書
家書
致陳伯陶手札一冊
墨跡卷
致徐勳書
書札
手札
手札
手札
手札
手札
手札
手札
手札
手札
詩稿

李劍山
丁日昌
何如璋
何
馮敏昌
李文田
陳澧
江蓬辰
洗寶幹
張國樞
梁鼎芬
馮子材
康有爲
康有爲
張蔭桓
陳榮袞
梁啓超
丘逢甲
潘飛聲
潘飛聲
汪兆銘
黃節
黃節
黃節

李氏秋波琴館
黃仲琴
清
李氏秋波琴館
黃仲琴
同上
思甯室主
鄧元翹
鄧又同
桂南屏
黃氏幼學齋
洗氏琅玕館
馮翔雲
百壺山館
守駿齋
陸丹林
鄧又同
鄧又同
鄧又同
洗氏琅玕館
高劍父
高劍父
陸丹林
陸丹林
陸丹林
洗氏琅玕館
高劍父
高劍父
高劍父

爲胡可存撰書可存序冊
詩稿
眞書畫錦堂記

手寫金剛經

手寫雷林傳稿卷

手寫鄭學

手寫廣韻增略

手寫說文聲表標目

手寫水經注西南諸水攷

手寫老子道德經注

手寫經字異同

登粵秀山詩稿

詩稿

奏稿

手寫詩稿

款紅樓詞稿

致教育部書

丁卯奏摺遺稿

祭德宗文稿卷

上攝政王奏稿卷

奏議

詩冊

黃芳

陳獻章

鄭露

宋湘

宋湘

陳澧

陳澧

陳澧

陳澧

陳澧

張維屏等

黎召棠

鄧承脩

黃紹昌

梁鼎芬

康有爲

康有爲

康有爲

康有爲

劉學詢

明

清

平寧壹佛庵

簡又文

李氏秋波琴館

黃氏幼學齋

春雷閣

黃氏幼學齋

黃氏幼學齋

黃氏幼學齋

徐信符

徐信符

黃氏幼學齋

黃端文

黎季表

鄧爾雅

馬小進

黃般若

夢詩廬主人

古籍書屋

王家駒

王家駒

鄧又同

陸丹林

(三) 其他

賜梁儲歸田敕書

封李貽德敕書

會汝舟敕書

朱興(世宗)明

朱由耶(桂王)

清

黃詠琴

李履菴

會森

(二) 文件

會聯注敕書

朱九江遺墨卷

瑣記冊

墨蹟卷

日下偶筆

菊坡精舍課藝

財李雪芳詩稿

課士詩冊

墨跡冊

陳澧題額亭林像

黎光祿傳

辰、典籍類

(一) 著述

曲江集(明版)

曲江集考證

六祖戒壇經

潮州文概

白玉蟾集

白玉蟾集

白玉蟾集

崔潛猷集

孫西庭集

南園前後五先生詩

附南園花信詩

朱次琦

朱次琦

朱次琦

黃培芳稿本

康有爲

康有爲

吳榮光

吳榮光

黃節

張九齡

溫汝适

釋法海

葛長庚

葛長庚

葛長庚

崔與之

孫黃

趙介

王佐

歐大任

會森

古谿書屋

孫仲英

區昭武

馬小進

李氏秋波琴館

陸丹林

嘉樂園

六一山堂

桂南屏

黎季斐

黃子靜

黃華表

百靈山館

黃仲琴

黃子靜

黃雨亭

簡又文

潘芬樓

譚觀成

學海書樓

歐虞部集

歐虞部集

白沙子全集

陳白沙集

白沙子全集

古詩數解

格物通

甘泉文集

甘泉文集

春秋正義

霍文敏公全集

霍勉齋集

霍勉齋集

泰泉全集

黃泰泉集

薛中隱集

明音類選

庸言

六藝流別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丘海二公合集

世史正綱

鶴汀集

歐大任

歐大任

陳獻章

陳獻章

陳獻章

陳獻章

湛若水

湛若水

湛若水

湛若水

霍輿

霍輿

黃佐

黃佐

薛侃

黃佐

黃佐

黃佐

丘濬

丘濬

丘濬

李之世

李之世

李之世

康熙刻本

徐信符

黃華表

徐信符

徐信符

朱監園

吳笑生

學海書樓

同上

學海書樓

黃華表

黃雨亭

學海書樓

學海書樓

黃華表

學海書樓

黃慈博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蔡語村

梁棧芳

學海書樓

梁棧芳

徐信符

黃詠琴

- | | | | | | |
|-----------|--------|--------|------------|-----|--------|
| 晏汀集 | 李之標 | 黃詠琴 | 林坡先生詩文集 | 黎貞 | 黃華表 |
| 寒窗感寓集 | 李以龍 | 黃詠琴 | 碧山草堂稿 | 區懷瑞 | 李履庵 |
| 袁督師遺集 | 袁崇煥 | 學海書樓 | 建霞樓全集 | 李孫宸 | 同上 |
| 禮部存稿 | 陳子壯 | 徐信符 | 鳩艾山人遺集 | 伍瑞峰 | 同上 |
| 蓮鬚閣文鈔 | 黎逢球 | 徐信符 | 北燕巖集 | 黃公輔 | 李氏秋波琴館 |
| 陳巖野集 | 陳邦彥 | 黃子靜 | 北燕巖集 | 黃公輔 | 黃華表 |
| 陳巖野集 | 陳邦彥 | 徐信符 | 瓊臺詩話 | 蔣冕 | 同上 |
| 陳巖野集 | 陳邦彥 | 學海書樓 | 吹劍堂集 | 蘇葵 | 同上 |
| 陳巖野集 | 陳邦彥 | 黃華表 | 醉經堂集 | 唐伯元 | 黃華表 |
| 張文烈遺集 | 張家玉 | 學海書樓 | 鄧詩選 | 郭雲青 | 黃華表 |
| 弘覺念禪師北遊集 | 眞樸 | 葉遐邇 | 弼唐遺書 | 龐嵩 | 黃華表 |
| 蓮香集 | 張喬 | 徐信符 | 瑤石山人詩集原刻本 | 黎民表 | 徐信符 |
| 蓮香集 | 張喬 | 葉遐邇 | 耳鳴集 | 王邦畿 | 黃子靜 |
| 蓮香集(重刊本) | 張喬 | 黃雨亭 | 耳鳴集 | 王邦畿 | 黃雨亭 |
| 嵒雅初刻本 | 鄭喬 | 徐信符 | 曲江詩選 | 陳建明 | 黃雨亭 |
| 嵒雅初刻本 | 鄭喬 | 徐信符 | 皇明通紀 | 釋函昱 | 王雲五 |
| 嵒雅覆刻本 | 鄭喬 | 學海書樓 | 諸堂集 | 釋函昱 | 徐信符 |
| 赤雅 | 鄭喬 | 學海書樓 | 諸堂集 | 釋函昱 | 黃子靜 |
| 嵒雅 | 鄭喬 | 鄭曼和 | 法性禪院詩 | 歐必元 | 黃雨亭 |
| 嵒雅赤雅 | 鄭喬 | 黃華表 | 歐子建集 | 趙希璜 | 同上 |
| 赤雅(海雲堂刻本) | 鄭露 | 黃雨亭 | 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鈔 | 釋光薦 | 同上 |
| 嶺南三大家詩選 | 陳恭尹 | 學海書樓 | 成陟堂集 | 釋光薦 | 同上 |
| 嶺南三大家詩選 | 梁佩蘭 | 學海書樓 | 成陟堂詩集 | 釋光薦 | 同上 |
| 嶺南三大家詩選 | 屈大均 | 蔡雨村 | 光宣合集 | 釋今無 | 黃華表 |
| 海雲禪藻 | 李氏秋波琴館 | 黃子靜 | 徧行堂集 | 釋今無 | 徐信符 |
| | | 李氏秋波琴館 | 徧行堂續集 | 釋今釋 | 徐信符 |
| | | | 竹窗稿 | 林承芳 | 李氏秋波琴館 |

明

離六堂集

自知集

南海雜詠

嶺海名勝記(明刻本)

嶺山文外(原刻本)

嶺山詩外

嶺山易外

嶺山易外

道授堂集

四書考鈔本

皇朝四朝成仁錄

明季南都殉難記

屈大均文鈔

謝山存稿

獨澗堂稿集

喻園遺集

元氣堂詩集

元氣堂詩集

采雲山房遺稿

東崖集

稽叟集

唐明二翁詩集

井丹林集

嶺南文獻

嶺南文獻遺補

嶺海詩鈔

嶺南三大家詩選

釋大汕

黃居石

張詡

郭秉

屈大均

屈大均

屈大均

屈大均

屈大均

屈大均

屈大均

屈大均

屈大均

屈大均

陳吾德

陳恭尹

梁朝鍾

何吾驥

何吾驥

韓上桂

翁萬達

翁萬達

翁萬達

林大春

張邦翼

楊霏峰(外省)

凌揚藻

王隼

清

徐信符

李氏秋波琴館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黃雨亭

徐信符

徐信符

屈沛霖

徐信符

徐信符

李氏秋波琴館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李履庵

徐信符

黃仲琴

黃仲琴

黃仲琴

黃仲琴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黃華表

嶺南三家詩

文苑綜雅

廣東詩粹

選選樓詩集

粵東金石略

鹿岡詩集

嶺海見聞

嶺南風雅

嶺南叢述

韓文格集

三國志裝註

宏秀集

東都事略

丁禹生政書

王選三味集

自然堂遺詩

桐陰詩集

鴻梅堂集

五百四聲草堂詩鈔

海雲神藻集

海日堂集

小羅浮草堂集

小羅浮草堂詩集

逸虛閣詩集

遲圃集文

遲圃集

賜書堂詩鈔

王隼

王隼

梁善長

岑微

翁方綱

汪後來

錢以澄

陳蘭芝

鄧淳

鄧淳

鄧淳

鄧淳

鄧淳

鄧淳

黃寬

鶴慶捷

胡方

黎簡

徐作霖

程可則

馮敏昌

馮敏昌

張錦芳

呂堅

呂堅

陳昌齊

徐信符

徐信符

黃雨亭

黃雨亭

黃雨亭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陸丹林

黃偉伯

同上

同上

同上

黃氏勛學齋

黃華表

徐信符

黃華表

黃華表

徐信符

黃華表

黃華表

徐信符

黃華表

書畫題跋	謝蘭生	徐信符	神骨冰鑑	吳榮光	嘉樂園
紅杏山房詩鈔	宋湘	黃華表	辛丑消夏記	同上	周文治
香石詩鈔	黃培芳	黃華表	鐵樹堂詩鈔	李光昭	徐信符
手寫香石山房叢鈔	黃培芳	馬小進	月波樓詩鈔元稿	伍國葵	百壹山館
香石詩話	黃培芳	黃華表	南雪草堂詩鈔	石經	徐信符
嶺南篆隸三絕	黃培芳	徐信符	寶禮堂宋本書錄	潘宗周	黃氏勉學齋
評李杜詩	黃培芳	幼學齋	粵謳	招子庸	葉選庵
香山詩略	黃紹昌	志辦事處	粵謳	招子庸	李氏秋波琴館
蟹庵詩存	曾習經	葉選庵	容安堂集零存稿本	李遐齡	李氏秋波琴館
粵東詞鈔	沈世良	徐信符	粵東三子詩鈔	黃玉階	徐信符
粵東詩海	溫汝能	徐信符	黃蘿石詩集	黃玉階	黃華表
粵東詩海	溫汝能	徐信符	粵東七子詩	盛大士	徐信符
粵東文海	溫汝能	黃華表	東塾叢書	陳澧	學海書樓
攜雪齋詩鈔	溫汝能	徐信符	說文聲統	同上	徐信符
廣東文獻初三篇	溫汝能	徐信符	象山詩鈔	同上	徐信符
溫氏家集	羅學麟	徐信符	象山集摘鈔	同上	徐信符
菊芳園詩集	溫承恭	徐信符	金剛經重訂本	同上	徐信符
廣東名儒言行錄	何夢瑤	同上	博雅音	陳澧	黃華表
廣東名儒言行錄	同上	同上	憶江南韶詞	陳澧	學海書樓
辛丑消夏記	同上	同上	菊坡精舍集	陳澧	黃子靜
筠清館詞稿	吳榮光	黃華表	菊坡精舍集	陳澧	黃慈博
飲蘭露館詩鈔	同上	徐信符	雙槐集	黃瑜	黃慈博
石雲山人詩集	同上	平糲堯佛庵	粵州集	余靖	黃慈博
筠清館金石錄	同上	黃子靜	蓮山詩集	陳衍虞	學海書樓
	同上	黃華表	珠江集	張維屏	學海書樓
	同上	嘉樂園	正學錄	陳遇夫	學海書樓

賦琴館詩鈔	胡斯銀	黃華表
銘心書屋詩鈔	蔡顯原	同上
巢蚊陸齋詩集	陳謙	同上
知稼軒詩鈔	黃子高	同上
洛如花解詩冊	何仁鏡	同上
橋天閣詩草	招茂章	同上
端人集	彭泰來	同上
瓊臺香齋集	王國憲	同上
勺園詩鈔	李惠齡	同上
海雅堂集	凌揚藻	同上
珍帚編詩集	翟弼	同上
玉峯詩鈔	張琳	同上
華平山人詩鈔	李可蓉	同上
天章閣詩鈔	龍應時	同上
松鞠山房詩鈔	何時秋	李履菴
謝庭詩草	麥英桂	同上
貫虹八子詩略	李必進	同上
吞莊題詠	鄧大林	同上
史雋	袁杲	同上
研煙詞	張德瀛	黃華表
梅園吟卷	黃鯨文	同上
桐華室詞鈔	吳蘭修	同上
榜華室詞鈔	沈世良	同上
梅窩詞鈔	陳良玉	同上
嶺南四家詩選	劉彬華	同上
嶺南羣雅	劉彬華	同上
嶺南四家詩	劉彬華	徐信符

寶觀堂視辨	何傳瑤	黃華表
朱九江先生集	朱次琦	吳笑生
朱氏傳芳錄	朱次琦	同上
廣州人物傳	朱次琦	同上
風滿樓夢帖	葉雲谷	黃子靜
嶽雪樓夢帖	孔廣陶	黃子靜
海山仙館叢帖	潘仕成	黃子靜
辛丑銷夏記	吳榮光	潘博泉
聽颯樓畫書記	潘正煒	潘博泉
聽颯樓畫書記	潘正煒	潘博泉
聽颯樓集帖十二冊	潘正煒	潘博泉
嶽雪樓畫書記	孔廣陶	潘博泉
花甲閒談	張維屏	潘博泉
端溪硯史	吳蘭修	潘博泉
嶽雪樓畫書記	孔廣陶	徐信符
聽颯樓畫書記	潘正煒	同上
白沙叢考白沙門人考	阮榕齡	嘉樂園
沈正闢遺集墨稿	沈澤棠	沈仲強
夢幻居畫詩	鄭績	簡又文
夢幻居畫識	鄭績	簡又文
夢幻居畫識	鄭績	簡又文
貽令堂文鈔(稿本)	劉芬	劉李明
鄉賢錄	李殿苞	葉遐菴
碧梧園鳳岡集	李卓揆	李履菴
深柳堂詩鈔	何榮道	同上
越吳詩集	李航	李履菴
鶴柴小草	李航	同上

陳東塾書札	陳澧	中華書局	花影吹笙詞	葉英華
東塾集附申范	陳澧	學海書樓	雲西雜誌	葉衍桂
心遠論餘	梁松年	黃詠琴	西遊直指	葉衍桂
朱九江集	朱次琦	學海書樓	周易象義	葉衍桂
嶺南遺書	伍崇曜	同上	清代學者像傳	葉衍蘭
粵雅堂叢書	伍崇曜	同上	秋夢齋詞鈔	葉衍蘭
榕園叢書	李恢垣	同上	秋夢齋詞鈔	葉衍蘭
粵十三家集	伍崇曜	同上	海雲閣詩	葉衍蘭
海山仙館叢書	潘仕成	同上	理學唐言	金錫齡
羊城古鈔	仇池石	同上	劬書室遺集	金錫齡
羊城古鈔	同上	同上	語次閣奏議	鄧承脩
使東述略	何子莪	同上	語次閣奏議	鄧承脩
茂才集	陳慶笙	黃仲琴	鄧承脩詩文鈔	鄧承脩
聊自娛齋稿	容鄂南	黃仲琴	海康陳氏所著書	陳昌齊
潮州香齋集	羅學鵬	徐信符	寶觀堂祝辨	何傳瑤
廣東文獻	黃培芳譚康侯張維屏	黃雨亭	寶觀堂祝辨	何傳瑤
粵東三子詩鈔	杜游	學海書樓	陳清端集	陳瓊
廣雅書院藏書目	徐灝	馬小進	龍州雜記(手寫原稿)	葉鳳儀
洛川詩鈔	林伯桐	徐信符	顧聖類稿	陶邵學
靈洲詩錄	李輔平	同上	三國志要註補	林國贊
修本堂稿	李輔平	同上	國朝嶺南文鈔	陳在謙
李輔子詩	李輔平	同上	樂志堂文集	譚登
李輔子太史集	梁愉寶	黃仲琴	楚庭香齋遺詩	伍崇曜
切韻求蒙	葉英華	梁敬身	澹雲齋詩存	李晉熙
斜月杏花書屋詩稿原本	葉英華	葉次周	澹雲齋集句詩	李晉熙
斜月杏花書屋詩鈔	葉英華	蔡語村	海客詩文雜存	陳喬森
花影吹笙詞	葉英華	葉次周	劍光樓集	儀克中

宋台秋唱	陳伯陶	黃般若
孝經說	陳伯陶	呂大可
丹桂軒詩集	鄭遂臣	思甯室主
說劍室集	潘飛聲	葉遐庵
節菴投贈錄	梁則芬	葉遐庵
嶺南畫徵略	汪兆鏞	黃般若
雨屋深燈詞集	汪兆鏞	陸丹林
歌妓快觀		高寶森
粵曲萃珍		高寶森
歐遊心影錄節錄	梁啓超	中華書局
中國之武士道	梁啓超	中華書局
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	梁啓超	中華書局
佳人奇遇	梁啓超	適唐主人
廣東鄉土教科書	梁啓超	中華書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啓超	中華書局
中國偉人傳五種	梁啓超	中華書局
飲冰室自由書	梁啓超	中華書局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	中華書局
新大陸遊記節錄	梁啓超	中華書局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	中華書局
戊戌政變記	梁啓超	中華書局
葵霞樓詩	黃 節	陸丹林
京華瑣錄	沈宗琦	陸丹林
南海先生傳	張伯楨	陸丹林
師復文存	劉師復	陸丹林
曼殊全集	蘇玄瑛	柳亞子
樞齋遺稿	陳應科	陸丹林
瓊菴詩集	羅惇溫	陸丹林

(二) 批校

日京竹枝詞	澳門雜詩	倚劍樓詩草	海陵豐赤禍記	嶺南小雅集	嶺南詩存	南華雜誌	朱執信集	海南島旅行記	飲香遺稿	玉篇	廣韻	三統衍衍	十駕齋養新錄	李義山詩集	後山集	說文	說文繫傳	蘇詩	西域考古錄	使西域記	蒙韃備錄(歷代小史本)	帕米爾圖例	塞外雜識	
黃景棠	陳少白	黃文寬輯	何蓮翔	朱大符	田曙風	梁飲香	陳澧評點考校	清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徐信符	馮敏昌	順德李氏	順德李氏	順德李氏	同	同	同

新約叢書

陳其銓循陳集手抄原稿

陳其銓含香集手抄原稿

陳其銓說酒集手抄原稿

(三) 鈔刻

徧行堂全集

金冬心詩集

嶺海樓詩稿鈔本

李長吉集

秦淮八詠

葉小聲集

金剛經

烟雨匝(居端手鈔本)

神虛至德真經

通元至德真經

文選筆記

荔香集

所託山房詩集

馬禮遜抄本

張維屏陳澧洪應晃等評閱

張維屏陳澧洪應晃等評閱

張維屏陳澧洪應晃等評閱

釋惟心鈔

張錦芳手寫

黃培芳手鈔

葉衍蘭精刊本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居巢

鄭觀應刻

鄭觀應刻

黃節手鈔

簡朝亮校刻

同上

香港大學圖書館

潘熙

潘熙

潘熙

黃詠琴

區夢良

思甯室主

葉次周

同上

同上

同上

高劍文

百靈山館

同上

嘉樂園

簡又文

簡又文

簡又文

杜詩選錄墨本

拙軒集

五百四峯草堂集外詩原稿

大瓢偶筆

蘭亭帖

詩書古訓

賴古堂印譜

吉金齋古銅印譜

文選

李詩選錄墨本

已、志乘類

(一) 通志

品名

廣東通志 嘉靖本

廣東通志

廣東通志

廣東通志

廣東通志

廣東通志

(二) 府州志

廣州志

韶州府志

惠州府志

黃培芳藏

吳榮光藏

吳榮光藏

吳榮光藏

吳榮光藏

陳澧舊藏

陳澧舊藏

柯有棣藏

黃紹昌舊藏

潘飛聲藏

徐信符

蔡語村

李氏秋波琴館

黃子靜

李氏秋波琴館

徐信符

徐信符

江灼然

徐信符

徐信符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戴

黃佐

郝玉麟修

金光祖修

阮元修

明

清康熙本

雍正本

雍正本

道光本

徐信符

黃子靜

徐信符

全上

全上

學海書樓

明

北平圖書館

北平圖書館

北平圖書館

(四) 典藏

皇極經世書

明刻本有鄭露藏印

徐信符

海珠志鈔本
佛山志

李瑄朗
沈寶幹

徐信符
黃偉伯

(五)書院志

九大書院題名錄

廣州圖書館方志

廣東書院制度沿革

劉伯驥

民國

適廬主人
葉遐庵
商務印書館

(六)山志

鼎湖山志四本

華峯山志

星巖今志

鼎湖外集

羅浮山志會編

浮山志

羅浮山志

白雲粵秀二山志

西樵白雲洞志

釋光鷲

清

黃偉伯

葉遐庵

葉遐庵

葉遐庵

李景新

李景新

學海書樓

徐信符

陸丹林

(七)水道志

潮安饒湖潮州西湖志

饒鈞

黃仲琴

(八)寺觀志

海珠寺志

徐信英

嘉樂園

(九)廟志

龍母廟志

葉遐庵

(十)族譜

九江朱氏家譜序例元稿卷

義門鄭氏家譜

粵東簡氏大同譜

朱次琦

清

簡朝亮

古籍書屋
適廬主人
簡又文

(十一)年譜

白沙年譜

陳恭尹年譜

陳濟端年譜

鄭交泰年譜

羅文恪公年譜

阮榕齡

溫肅

丁宗洛

清

嘉樂園
徐信符

嘉樂園

思甯室主
學海書樓

(十二)輿圖

方輿勝覽(廣東)

海內奇觀(七星巖圖說)

廣東海防叢覽(香港九龍圖)

廣東圖(同治刻本)

廣東圖(同治刻本)

廣東輿地全圖

廣東圖三卷(同治刻本)

宋

明

清

清

清

清

順德李氏

同上

徐信符

適廬主人

馬小進

陳春生
百壹山館

(十三)雜品

試錄

恩平縣試錄

博聞報紙一張

十三行考

楊漸達

許地山

黃偉伯

梁家彬

清

清

民國

民國

楊漸達

許地山

黃偉伯

商務印書館

梨園子弟表
殿試冊

木魚書理本等十二種

廣州市日報三十二種

廣州市三日報十六種

廣州市五日報及書報十二種

廣東各縣市日報十二種

廣州市週報十六種

廣州市期刊廿五種

廣州市月刊廿一種

天荒畫報

天荒畫報

廣東各縣市日報期刊一三四種說明

廣東全省商務總局試辦章程

廣東郵票集一號（廣州專用之法國客郵）

廣東郵票集二號（清、英、法、德客郵）

廣東郵票集三號（航空票）

廣東郵票集四號（廣州清印之紀念票及航空票）

午、文具類

(一) 墨硯

品名

端溪中巖石硯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廣東文物 卷一：廣東文物展覽會出品目錄

宋

會展鴻

民國

清至民國

俞叔文
曾森

陸丹林

吳灝陵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同上

同上

區夢良

陸丹林

吳灝陵

馬小進

李瑞驥

同上

同上

同上

端溪藤菜花嚴硯
端溪宣德嚴石硯

阮元端硯

黃龍噴精端硯

翁方綱端硯

端溪中巖硯

王鴻緒墨硯

書畫硯連拓本

黃佐硯銘拓本

端溪大硯

端溪小硯

陳曼生端硯

端硯

居巢墨硯

四輝娟室青虹端硯

乾隆間開採水歸洞端硯

端硯

瓜形墨硯

仿三臺墨形瓷硯

端溪麻子坑綠眼硯

恩平縣茶坑石硯

端溪大西洞蠟蠟眼硯

端溪大西洞微塵青花硯

端溪坑仔巖硯

端溪大西洞硯

端溪大西洞五星眼硯

明
嘉樂園
會展鴻

阮元銘
清

張懋建銘

翁方綱銘

吳門顧二娘

王鴻緒銘

黃培芳銘

陳鴻壽銘

張敬修銘

居巢銘

文止銘

(姓名待考)

施園草曹仁虎陳鴻壽銘

月如(姓名待考)

刻蘇軾龍尾硯銘

馮譽驥定製

陳麻子

衛尊繪圖

嘉樂園

會展鴻

莫次周

百壹山館

黃氏勉學齋

嘉樂園

鴻雪軒

孫仲瑛

黃慧博

潘博泉

潘博泉

黃氏勉學齋

百壹山館

鴻雪軒

百壹山館

凌麗市

百壹山館

百壹山館

黃子靜

嘉樂園

同上

同上

同上

夢詩廬

同上

端溪菱角肉巖石硯

少詩賦

端溪飛鼠巖石硯

同上

端溪大西洞玫瑰紫青花硯

同上

端溪大西洞冰紋凍硯

同上

端溪大西洞魚腦凍硯

同上

端溪小西洞白橫間紋硯

同上

端溪大西洞玫瑰紫青花硯

同上

端溪大西洞蠟腳青花硯

同上

端溪大西洞魚腦凍硯

同上

端溪正洞蕉葉白石硯

同上

端溪東洞蕉葉白石硯

同上

端溪麻子坑硯

同上

端溪綠石巖硯

同上

端溪大西洞火捺碎凍硯

同上

端溪大西洞硯

同上

端溪拱蓬坑硯

同上

端溪打木棉蕉巖石硯

同上

端溪大西洞硯砂斑硯

同上

端溪朝天巖石硯

同上

端溪小硯

同上

端溪大硯

同上

(二) 印章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廣州部曲將印
鶴林道經略使印拓本

孫休

唐 吳

黃詠琴
平寧瓷佛庇

許申玉印

宋

鄭氏用水脣湖澄海鎮前鋒營關防

明

伍瑞峰遺印二方

李履菴

釋今無德化窰窰印

潘熙

樵山山樵石印

呂大可

黎簡所用印

黎簡刻

清

鄧承脩石章

李惠齡刻

黃香石所用印

陳積思刻

雙魚印

柯雲虛

學海堂石章

陳璞

朱光夜印譜

黃般若

謝雲隱印譜

黃般若

蘭亭硯齋印譜

黃子靜

陳璞石章

黃子靜

陳澧手篆印稿

黃般若

羅天池石章

嘉樂園

葉衍蘭石章

黃般若

梁于潤開章

蔡語村

石印章

黃子靜

(三) 臂閣

竹臂閣拓本

陳在謙銘

象牙臂閣

金希農刻

(四) 筆筒等

粵工摹雕梅花紫檀筆筒

百壹山館

高州藍青花筆筒

潘熙

高州蓋青花印盒
道光石灣密穗專影筆筒
蠟石筆架
青芙蓉石

吳榮光銘

潘熙
同上
葉次周
馮己千

未、器用類

(一) 玩品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石珥	香港出土	紀元前	陳公哲
水晶珥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石英珥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石英胚料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石英料片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石英圓心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石英胚 破珥 圓心及珥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陶環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銅環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玉璽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玉環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玉玕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玉珥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玉牙璋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玉蠶文環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雙	黃埔出土	同上	陳卉會
陶質寶字瓶	漢	同上	葉叔重
	秦	同上	林少華

(二) 日用品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玉俑	香港出土		陳公哲
石豚	香港出土		陳公哲
玉剛卯	廣州白雲山出土		黃詠琴
陶屋	大刀山出土	晉	湯國貞
天璽琴	海山仙館舊藏	唐	黃詠琴
綠綺臺琴	鄺露舊藏		鄧爾雅
秋波古琴		宋	李氏秋波琴館
銀耳環	大刀山出土		湯國貞
青玉璽	大刀山出土		湯國貞
銅烟嘴 銅鈕	大刀山出土		湯國貞
欖核手巾	潢谷生		馮己千
古劍玉飾之一	廣州象岡出土		陳卉會
古劍玉飾之二	白雲山出土		陳卉會
雙鳳文璽	象岡出土		陳卉會
蒼玉璽	廣東出土		黃少沅
陶牛	黃埔出土		陸丹林
石鏃	香港出土	紀元前	陳公哲
石杵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石斧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石鏹 磨石 石英原料	香港出土	同上	同上
石厨刀	同上	同上	同上
石鏟	同上	同上	同上

風 簾

許壽民舊物 清

梁顯利

申、古跡類

(一) 圖畫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羊城八景影印本

秦逸芬

清

李景新

(二) 刻本

石灣六景記(附陶器考)

梁照葵

民國

黃慈博

(三) 照片

南華寺照片

廣州名勝照片

香港名勝照片

葉蕙庭

酉、製作類

(一) 名人製品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澹歸和尚海幢寺瓷碗

釋今釋

明

潘熙

華林寺碗

潘仕成

清

李履庭

海山仙館山水樽

潘仕成

陳知新

海山仙館紫砂小壺

潘仕成

陳升會

紫砂小壺

萬松園紫砂小壺

萬松園彩瓶

刻竹扇之一

刻竹扇之二

雙耳牛頭樽

石灣窯雙耳小爐

石灣窯獅耳方瓶

石灣密瓜瓣梅瓶

石灣窯碗

白坭壺拓本

潘字紫坭砂小壺照片

聽濤山館中壺照片

萬松園朱坭小壺照片

萬松園白坭中壺照片

萬松園白坭中壺照片

朱坭小壺照片二

紫坭小壺照片二

石灣窯巖光像

石灣窯蘇武牧羊像

石灣窯遼摩

石灣窯水鴨一對

石灣窯李鐵拐像

石灣窯大李鐵拐像

石灣窯瘦骨仙像

石灣窯伯牙像

石灣密張敞畫扇像

潘仕成

伍元華

伍元華

黃鑑

黃鑑

祖唐居

祖唐居

祖唐居

祖唐居

源謙

潘仕成

伍元華

伍元華

伍元華

伍元華

伍元華

馮彩霞

馮彩霞

陳赤

陳祖

廖榮

潘玉書

潘玉書

潘玉書

潘玉書

潘玉書

潘玉書

潘玉書

區夢良

區夢良

周治

陳升會

陳升會

鍾錦堂

陳知新

陳知新

劉平齋

適園主人

百靈山館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簡又文

簡又文

楊華章

簡又文

簡又文

同

同

同

同

同上

石灣行脚僧像
仿宋哥窑劍仙

潘玉書
潘玉書

簡又文
劉平齋

(二)著名產品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廣窯三彩蝶
潮州窯塔

宋 唐

陳知新
潘熙

陽江窯兔式花盆
乾隆廣州彩壺

楊華章
楊華章

道光廣州彩碟
廣州彩大碗

楊華章
楊華章

陽江窯月白釉梅瓶
陽江窯菱花式盆

楊華章
楊華章

廣窯三足陶鼎
廣窯陶杯

同上
同上

廣窯陶碟
陽江窯梅瓶

同上
同上

陽江窯三足爐
陽江仿均州青

王若周
王若周

蒜口蟠螭小壺
陽江仿均州青

馮巴千
同上

四合大吉瓷瓶
陽江窯梅罇

同上
同上

陽江窯梅罇
陽江窯爐

黃子靜
黃子靜

陽江窯天球瓶
陽江窯胆瓶

潘熙
潘熙

陽江窯蟾蜍
連縣古木化石連盤

潘熙
李秩秋

宣德年潮州窯碟
成化年石灣綠釉天雞樽

潘熙
陳知新

石灣窯寶石紅梅瓶
石灣窯彩毛釉陶鼎

同上
同上

石灣窯彩毛釉海棠碟
石灣窯綠釉方瓶

同上
同上

石灣窯黑花瓶
石灣窯鴉鴉

黃少梅
會展鴻

石灣窯梅樽
石灣窯黃釉香爐

同上
王家駒

宣德年製石灣窯紫斑釉爐
石灣碧釉湖山盃

潘熙
潘熙

石灣藍釉桔瓶
石灣仿磁均釉菱花盆

同上
陳升會

石灣月白桃花梅瓶
石灣窯茶壺

同上
潘博泉

石灣窯老人像
石灣月白茶壺

周文治
葉海谷

石灣彩毛釉昌字形瓶
石灣彩毛釉旋瓣瓶

同上
梁顯利

廣窯陶樽
廣窯蟠蛟芭蕉樽

同上
同上

廣州彩人物瓶
石灣三彩獅子
石灣變種獅子一對
石灣窯人像
石灣窯大香爐
石灣窯天球象耳大瓶
石灣太白缸
廣州彩烟斗
高州窯彩桃盤二
高州窯彩桃盆
乾隆年潮州窯爐
乾隆年廣州彩樽
瓊州椰壳嵌紅木桌
粵製紫檀如意
粵製紫檀几
茄楠香製文房用品六件
石灣窯榴槤
石灣窯榴槤紅梅瓶
石灣窯榴槤紅梅樽
石灣窯采色花瓶
石灣窯插斗
海南燒青銀結
廣州製象牙球
廣州製象牙宮室
瓊州楠香佛珠
瓊州椰壳茶具
紫檀燈

廣東文物 卷一：廣東文物展覽會出品目錄

廣生
廣生
會仲清
何尊樓
鄭詔覺
呂大可
勞錫
勞錫
潘熙
同上
同上
梁顯利
周文治
潘博泉
潘熙
黃梓山
劉平齋
同上
曾展雄
何尊樓
阮季湖
王若周
何尊樓
潘熙
王克義
馮蔚軒
閔雲閣

紫檀小宮燈
成、太平天國文物類

(一) 書籍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	----	----	-----

太平天國叢書十冊 蕭一山 民國 簡又文

太平天國史料三冊 程演生 同上 簡又文

太平天國二冊(英文) 英人林利 同上 同上

太平天國外紀(譯本) 林利著孟憲承譯 同上 同上

太平天國起義記(中英文) 韓山文撰簡又文譯 同上 同上

太平天國史 吳繩海 中華書局

太平天國官書新編十種(影本)王重民 簡又文

一、天理要歸 二、太平天國甲寅四年新曆 三、太平天國戊午八年新曆 四、太平禮制 五、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己未九年會試

題于玉寶製 六、資政新篇 七、開朝精忠軍師于王洪寶製 八、

欽定剿平粵匪方略 九、誅奸檄文 十、太平天日

清廷 簡又文

黃小配 簡又文

杜文瀾 學海書樓

洪秀全演義 簡又文

不定粵匪記略 學海書樓

(二) 文件

忠王洪狀二冊 李秀成 清 簡又文

于王洪狀 洪仁玕 同上 同上

幼主植王昭王洪狀 同上 同上

太平天國文書一冊 同上

太平天國詔諭一冊
太平天國文件九種（影印）
太平天國文件八種

(三) 印璽

關天羅榮參軍木印
昭文縣右族帥木印
俾天權正持旗木印
駐天豫右肆提司木印
天王二玉璽印文

(四) 兵器

竹帽
大旗尖
統鎗機
鐵軍器

(五) 金石

常熟報恩牌坊附圖片
嘉興兩炮台碑（合袂）
翼王石達開祖墓碑
梯王陳葉坤墓碑石

(六) 錢幣

大型特別錢五種（分裝二板）
中小型特別錢十五種
直行聖寶錢十五種

清 簡又文
清 同上
清 同上

清

簡又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清

簡又文
同上
同上
同上

清

簡又文
同上
同上
同上

清

簡又文
簡又文
同上

橫行聖寶錢十八種
天國聖寶太平聖寶錢十七種
平靖聖寶錢

(七) 照片

太平天國遺跡片
太平天國遺跡片

劉體志
簡又文

民國

簡又文
簡又文

亥、革命文獻類

(一) 總理遺物

品名

作者

時代

出品人

總理醫科畢業證書副本
初期革命四大寇合照
總理在雅羅氏醫院求學時之課本三種
總理在澳門行醫時所用之器具三件
總理之印物及百科全書照片三張
總理告海陸軍將士文
總理知難行易額
總理手批廖仲凱書
總理委任令
總理致青雲族長書
總理楷書扇
總理遺事
總理書博愛橫披

港大醫科學院
關心焉
關心焉
關心焉
關心焉
陳春生
王棠
李氏秋波琴筒
同
同
同
呂大可
王棠
陸丹林

簡又文
同上
同上

總理中華革命黨誓詞
中山先生演說全集
倫敦破難記

中山全書

民權初步(民六初印本)

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

中山先生軼事

孫總理致章炳麟手札

孫總理手批墨跡

總理贈李可楨之紅十字救傷法

總理奉安實錄

總理奉安實錄

總理事略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總理密謀革命借據照片

總理民權初步

總理遺囑

總理在廣州行醫廣告照片

總理墨跡第一輯

總理與陳少白等照片

總理奉移攝影三張

總理奉移紀念冊

總理遺囑

孫中山傳略

中山先生故事

中山紀念冊

中山革命語錄

陸丹林

陸丹林

陸丹林

陸丹林

陸丹林

陸丹林

陸丹林

陸丹林

李劍琴

葉遐庵

孫仲瑛

商務印書館

陸丹林

簡又文

適齋主人

胡憲徽

簡又文

孫仲瑛

孫仲瑛

孫仲瑛

蔡語村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許寶熙

簡又文

中山全集索引

(二) 先烈遺物

陳少白書畫照片

楊衢雲事跡

楊衢雲事略

楊衢雲墓照片

致李沛基手札

史堅如口供照片

甘乃光

陳少白

尤列

謝繼泰

黃興

簡又文

孫仲瑛

簡又文

簡又文

簡又文

何卓文

馬小進

(三) 其他

大明順天國南粵興

漢大將軍檄文

大明順天國南粵興

漢大將軍告示

中華民國萬歲印拓

軍事國內公債券(二千元)

粵東同盟會會員徽章

同盟會粵支部證書

中國同盟雜誌第一期

華僑參政權全案

信宜三烈士碑

廣州三月廿九革命史

中國國民黨史稿

碧血黃花錄

興中會革命史要

紅花園四烈士集

洪全福

洪全福

軍政府財政部

廣東同盟會

廣東同盟會

廣東同盟會

民國

簡又文

馬小進

簡又文

簡又文

簡又文

簡又文

何卓文

馬小進

簡又文

簡又文

馬小進

陸丹林

陸丹林

陸丹林

陸丹林

李氏秋波琴館

楊素影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陸丹林

陸丹林

陸丹林

廣東文物 上冊

卷二 廣東文物展覽會出品攝影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目次

- 圖像
- 一 國父遺像
 - 二 張九齡像
 - 三 六祖惠能像
 - 四 陳獻章像
 - 五 翁萬達像
 - 六 薛中離像
 - 七 霍子衡像
 - 八 霍蒙拯像
 - 九 黃公輔像
 - 一〇 張家玉像
 - 一一 陳子壯像
 - 一二 陳邦彥像
 - 一三 李惇像
 - 一四 李孫宸像
 - 一五 李果奇像
 - 一六 伍瑞峰像
 - 一七 郭之奇像
 - 一八 鄭露像

- 一九 屈大均像
- 二〇 釋大汕像
- 二一 梁佩蘭像
- 二二 陳瓊像
- 二三 陳昌齊像
- 二四 胡方像
- 二五 陳國公像
- 二六 謝蘭生像
- 二七 張維屏像
- 二八 朱次琦像
- 二九 葉英華像
- 三〇 陳澧像
- 三一 葉衍蘭像
- 三二 梁廷枏像
- 三三 金錫齡像
- 三四 丁惠康像
- 三五 陶福祥像
- 三六 溫汝适像
- 三七 蘇廷熈像
- 三八 李文田像
- 三九 譚登像
- 四〇 廖廷相像

金石

- 四一 汪瑑像
- 四二 陳曇像
- 四三 柱文碑像
- 四四 羅惇暉像
- 四五 居廉像
- 四六 蘇曼殊像
- 四七 簡朝亮像
- 四八 高奇峯像
- 四九 咏尊
- 五〇 廣州出土南越銅壺
- 五一 廣州近郊出土銅鏡之一
- 五二 廣州近郊出土銅鏡之二
- 五三 黃埔出土壺
- 五四 清泉福院銅鐘
- 五五 元赤符鑿金佛像
- 五六 吳永安銅鏡
- 五七 元延祐銅壺滴漏
- 五八 黃埔出土鑲玉鐵劍
- 五九 南漢鐵花盆拓片

- 六〇 宋劉扶窰佛造像
- 六一 南越殘瓦
- 六二 南越殘瓦
- 六三 九龍出土宋瓦當
- 六四 廣州南越王趙胡塚黃腸木刻甬五拓片
- 六五 同上甬七照片
- 六六 同上甬十照片
- 六七 慶曆六年南華寺尊者木座
- 六八 慶曆七年南華寺尊者木座
- 六九 慶曆丁亥南華寺尊者木座
- 七〇 東莞資福寺鎮象經幢
- 七一 潮安鎮國寺經幢
- 七二 端州石室記
- 七三 海陽縣造潮州府城磚
- 七四 肇慶七星巖石刻
- 七五 石水覓記
- 七六 宋靈山縣簿尉張景道碑
- 七七 清陳喬森墓誌銘
- 七八 永初草隸碑
- 七九 陳恭尹墓碑
- 八〇 屈大均墓碑

書法——手蹟

- 八一 陳獻章草書詩卷
- 八二 陳獻章詩卷
- 八三 陳獻章梅花詩卷
- 八四 陳獻章草書軸
- 八五 湛若水草書軸
- 八六 海瑞行書詩軸
- 八七 海瑞行書詩軸
- 八八 海瑞楷書金剛經冊
(附海瑞畫蘭)
- 八九 宋繼詩扇
- 九〇 黎民表草書卷
- 九一 黃佐行書卷
- 九二 陳必元馬元震書扇
- 九三 陳子壯書扇
- 九四 陳子壯書扇
- 九五 陳子壯詩軸
- 九六 何吾翺書軸
- 九七 釋真樸草書
- 九八 鄭露草書軸
- 九九 鄭露詩軸
- 一〇〇 鄭露詩扇
- 一〇一 鄭露詩扇
- 一〇二 鄭露詩扇
- 一〇三 鄭露詩翰二頁
- 一〇四 薛始亨詩翰
- 一〇五 釋函是楷聯
- 一〇六 釋函是詩軸
- 一〇七 釋函是墨蹟卷
- 一〇八 釋今釋行書卷

- 一〇九 釋今釋綠綺臺琴歌卷
- 一一〇 釋今釋墨蹟卷
- 一一一 釋今釋行書軸
- 一一二 釋今釋行書軸
- 一一三 梁元柱書扇
- 一一四 李雲龍等書扇
- 一一五 梁機戴柱等書扇
- 一一六 張家玉墨蹟二頁
- 一一七 張家珍墨蹟
- 一一八 明遺民詩屏之一
- 一一九 明遺民詩屏之二
- 一二〇 陳恭尹詩軸
- 一二一 陳恭尹詩卷
- 一二二 屈大均詩翰
- 一二三 屈大均詩扇
- 一二四 釋今無詩扇
- 一二五 趙或詩扇
- 一二六 釋光篤行書卷
- 一二七 凌魚行書冊二頁
- 一二八 張穆詩冊二頁
- 一二九 伍慶年溪居詩
- 一三〇 何準道山居詩
- 一三一 陳昌齊行書軸
- 一三二 李青蓮行書軸
- 一三三 蘇珥書軸
- 一三四 馮敏昌手札示諭合卷
- 一三五 馮敏昌新御詩卷
- 一三六 宋 湘儒林傳墨蹟卷
- 一三七 宋 湘新御詩卷
- 一三八 吳榮光墨蹟二頁
- 一三九 吳榮光聯

- 一四〇 明炳麟聯
- 一四一 陳澧鐵庵額
- 一四二 朱次琦墨蹟卷
- 一四三 朱次琦墨蹟卷
- 一四四 李文田冰閣額
- 一四五 鄧華鏡行書屏條
- 一四六 駱秉章行書屏條
- 一四七 鄧承脩行書軸
- 一四八 張維屏登高詩
- 一四九 簡朝亮墨蹟
- 一五〇 康有為行書屏
- 一五一 馮子材墨蹟卷
- 一五二 黃節行書聯
- 一五三 黎簡四百峯草堂詩
- 一五四 黃培芳手寫日下偶筆
- 一五五 張維屏手寫經字異同
- 一五六 鄧承脩奏稿
- 一五七 朱次琦墨蹟冊
- 一五八 張國樞家書
- 一五九 陳澧遺德經註
- 一六〇 陳澧廣韻增加字考略
- 一六一 康有為致教育部書
- 一六二 菊坡精舍課藝
- 一六三 邱會海墨蹟
- 一六四 梁儲勅書二頁
- 一六五 陳邦彥勅書
- 一六六 李貽德勅書

繪畫

- 一六六 趙母夫梅花軸
- 一六八 林良雙鷹大軸
- 一六九 林良松鶴軸
- 一七〇 鍾學宣花軸
- 一七一 黎遂球山水冊二頁
- 一七二 黎遂球山水卷
- 一七三 高儼山水軸
- 一七四 朱匡山水軸
- 一七五 陳士忠蘭花卷
- 一七六 陳士忠蘭花軸
- 一七七 李孔修秋江羣雁軸
- 一七八 屈翹花鳥小幅
- 一七九 明遺民書畫冊之一
(高儼山水)
- 一八〇 明遺民書畫冊之二
(高儼詩翰)
- 一八一 明遺民書畫冊之三
(衛淇行書)
- 一八二 明遺民書畫冊之四
(何浣花鳥)
- 一八三 明遺民書畫冊之五
(張穆水仙)
- 一八四 明遺民書畫冊之六
(何準道行書)
- 一八五 薛始亨畫冊之一
(附陳恭尹跋)
- 一八六 黎民表山水軸
- 一八七 張穆獨駿圖軸
- 一八八 張穆白鷹軸
- 一八九 張穆畫馬軸
- 一九〇 張穆八駿圖軸
- 一九一 釋自渡(衣雲)花鳥卷
- 一九二 孔伯明詩意仕女軸

- 一九三 孔伯明四美圖軸
 一九四 孔伯明山水軸
 一九五 汪後來書畫冊二頁
 一九六 吳章甘竹灘小景
 一九七 汪後來山水軸
 一九八 吳章花卉軸
 一九九 伍瑞隆竹軸
 二〇〇 釋深度山水軸
 二〇一 十六應真冊之一附今無跋
 二〇二 十六應真冊之二附今無跋
 二〇三 釋道濟羅浮飛雲峯圖
 二〇四 釋道濟畫海南詩意
 二〇五 趙或枯木寒鴉軸
 二〇六 丁洗花鳥軸
 二〇七 甘天龍菊花軸
 二〇八 韓校山水軸
 二〇九 黎簡山水屏之一
 二一〇 黎簡山水屏之二
 二一一 黎簡山水軸
 二一二 黎簡山水軸
 二一三 黎簡小鳥峯軸
 二一四 黎簡大鳥峯軸
 二一五 黎簡鼎湖龍湫圖
 二一六 黎簡還讀我書圖
 二一七 黎簡教子圖
 二一八 陳瓊山水小冊
 (附薛伯蒲題字)
 二一九 黃雪雲景山水軸
 二二〇 余頌潮州八景屏之一
 二二一 陳務滋唐荔園圖附題詞
 二二二 馮斯佐山水軸

- 二二三 李遐齡花鳥軸
 二二四 李遐齡春水垂輪圖
 二二五 嚴錫山水軸
 二二六 謝蘭生山水軸
 二二七 謝蘭生荔枝圖
 二二八 馮敏昌蘭花軸
 二二九 張維屏花鳥小幅
 二三〇 丁 高紅棉軸
 二三一 彭泰來蘭花軸
 二三二 李果吉竹軸
 二三三 李果吉畫竹扇
 二三四 黃培芳山水扇
 二三五 黃培芳山水扇
 二三六 黃培芳山水軸
 二三七 張如芝山水軸
 二三八 梁詒如山水軸
 二二九 鄭贊漁洋山人戴笠圖
 二四〇 蔣運壽意人物
 二四一 蔣運壽樂師譚三像
 二四二 呂翔風滿樓圖
 二四三 儀克中畫扇
 二四四 葉衍蘭李香君像卷
 二四五 居果茶花軸
 二四六 居果花鳥團扇
 二四七 居果十全富貴卷
 二四八 蘇長春仕女軸
 二四九 蘇長春醫林十五聖軸
 二五〇 蘇六朋民間生活冊二頁
 二五一 蘇六朋清泉仙鹿軸
 二五二 潘和東山拾瓦圖
 二五三 潘達徵血畫大士像軸

- 二五四 居廉山水冊
 二五五 居廉歲朝圖軸
 二五六 居廉梨花扇
 二五七 居廉等合作扇
 二五八 高奇峯雙牛橫幅

典籍

- 二五九 張曲江集
 二六〇 白玉蟾集
 二六一 白玉蟾集
 二六二 崔潛猷集
 二六三 孫西庵集
 二六四 白沙子全集
 二六五 黃泰泉集
 二六六 北燕巖集
 二六七 明晉類選
 二六八 蓮香集
 二六九 禮部存稿
 二七〇 嶠雅
 二七一 喻園遺集
 二七二 瑤石山人集
 二七三 皇極經世書
 二七四 嶺海名勝記
 二七五 翁山文外
 二七六 廣東文選
 二七七 皇明四朝成仁錄
 二七八 翁山詩外
 二七九 耳鳴集
 二八〇 鶴汀集
 二八一 離六堂集
 二八二 編行堂集

- 二八三 廣東通志
 二八四 順德縣志
 二八五 新會縣志
 二八六 廣州志
 二八七 南海雜志
 二八八 西貢縣志
 二八九 嶺南文獻軌範
 二九〇 廣東海防彙覽
 二九一 櫻臺山房集
 二九二 北堂書鈔
 二九三 張錦芳寫冬心詩集
 二九四 月波樓詩鈔
 二九五 通介堂經說
 二九六 陳其銀簡陔集原稿
 二九七 西遊錄
 二九八 寶觀堂視辨
 二九九 聽雲樓詩鈔
 三〇〇 沈花隣遺集墨稿
 三〇一 和林金石錄
 三〇二 斜月杏花原詩鈔
 三〇三 麟枕簿
 三〇四 鑄砲圖說
 三〇五 水雷圖說
 三〇六 朱九江先生講學記
 三〇七 試錄
 三〇八 梨園子弟表
 三〇九 聽驪樓書畫記
 三一〇 聽驪樓叢帖
 三一 粵謳

文具

- 三一 粵謳

- 三二二 唐鶴林道經略使印拓
- 三二三 陳子壯印
- 三二四 伍瑞隆印
- 三二五 許申印拓
- 三二六 釋今無印二方
- 三二七 樵山山推印
- 三二八 李遐齡印二方
- 三二九 柯雲虛刻雙魚印
- 三三〇 羅天池印
- 三三一 葉衍蘭印
- 三三二 陳澧手笈印稿
- 三三三 學海堂印
- 三三四 陳璞印
- 三三五 潮州鎮總兵劉進忠部曲印
- 三三六 吳榮光銘青芙蓉石
- 三三七 端溪大西洞硯
- 三三八 端溪大西洞硯
- 三三九 端溪大西洞冰紋凍硯
- 三三〇 黃培芳硯
- 三三一 端溪綠石巖硯

服玩用器——名人製品

- 三三二 黑陶
- 三三三 石鐮
- 三三四 石鏟
- 三三五 魚鈎
- 三三六 石英珥
- 三三七 綠綺寒琴
- 三三八 秋波琴
- 三三九 天鰲琴
- 三四〇 笏

- 三四一 瑪瑙冠
- 三四二 釋澹歸海幢寺碗
- 三四三 華林寺碗
- 三四四 陶壺
- 三四五 陽江窯兔式花盆
- 三四六 陽江窯蠟錄式花盆
- 三四七 石灣窯祖唐居梅瓶
- 三四八 石灣窯月白釉珠形瓶
- 三四九 潮州窯塔
- 三五〇 陽江窯梅花瓶
- 三五一 陽江窯四合大吉瓶
- 三五二 陽江窯蟠螭小瓶
- 三五三 石灣窯月白釉掛花梅瓶
- 三五四 陽江窯三足爐
- 三五五 陽江窯象耳瓶
- 三五六 石灣窯彩毛釉瓶
- 三五七 高州窯彩漆
- 三五八 石灣窯綠釉天鷄樽
- 三五九 乾隆廣州彩碗
- 三六〇 石灣窯月白釉茶壺
- 三六一 潘壺
- 三六二 石灣窯湖山盞
- 三六三 石灣窯瘦仙像
- 三六四 乾隆廣州彩水壺
- 三六五 海南島鑿歸服裝
- 三六六 海南製銀質燒青船
- 三六七 象牙球

太平天國文物

- 三六八 資政新編
- 三六九 欽定軍大實錄
- 三七〇 嘉興營業執照
- 三七一 卡票
- 三七二 漕糧預知單
- 三七三 門牌
- 三七四 納糧單
- 三七五 完糧執照
- 三七六 金匱縣商憑
- 三七七 金匱縣田憑
- 三七八 嘉興永安炮臺碑二張
- 三七九 嘉興長樂炮臺碑二張
- 三八〇 常熟報恩牌坊碑
- 三八一 官印
- 三八二 洪秀全墨迹
- 三八三 洪氏族譜
- 三八四 洪仁玕書五大字
- 三八五 李秀成墨蹟
- 三八六 太平天國大花錢一種
- 三八七 太平天國通用錢二種
- 三八八 平埔錢一種
- 三八九 革命四大寇合照
- 三九〇 總理求學時課本三種
- 三九一 總理求學時課本之一
- 三九二 軍事內國公債券
- 三九三 總理密譯革命借據
- 三九四 總理醫科畢業證書副本
- 三九五 總理行醫廣告
- 三九六 總理行醫所用之器具

革命文獻

- 三九九 陳少白行書軸
- 三九八 尤列行書軸
- 三九九 楊鶴齡遺墨
- 四〇〇 楊衢雲墓
- 四〇一 楊衢雲像
- 四〇二 史堅如口供複印照片
- 四〇三 大明順天國南粵興漢大將軍檄文
- 四〇四 大明順天國南粵興漢大將軍告示
- 四〇五 民國成立總理告海陸軍將士文
- 四〇六 總理書博愛橫披
- 四〇七 總理書知難行易額
- 四〇八 總理致青雲旅長書二頁
- 四〇九 總理遺墨三頁
- 四一〇 總理手批廖仲愷書
- 四一一 總理中華革命黨誓詞
- 四一二 朱大符遺墨
- 四一三 林直勉隸書軸
- 四一四 總理譯紅十字救傷法
- 四一五 中華民國萬歲印拓
- 四一六 胡漢民集曹全碑二十首之一
- 四一七 胡漢民遺稿
- 四一八 蕭佛成郭澤如遺墨
- 四一九 黃興致李沛基手札
- 四二〇 伍廷芳遺墨



圖 一 國 父 遺 像

二 張九齡像

馮平山圖書館藏



藏庵佛梵寧平

像能惠祖六 三

六

藏軒雪鴻

像章獻陳 四





藏材寶霍

像衡子霍 七



藏東輝翁

像達萬翁 五



藏材寶霍

像極篆霍 八



藏東輝翁

像離中薛 六



藏庵邇葉 像壯子陳 一一



藏而煇黃 像輔公黃 九



藏符信徐(集野巖陳) 像芳邦陳 二一



藏麗光蔣 像玉家張 十



藏庵履享

像奇果李 五一



藏庵履享

像符李 三一



藏庵履享

像隆瑞伍 六一



藏庵履享

像家孫李 四一



藏東禪翁 像奇之郭 七一

一九 屈大鈞像



屈柏雨藏



藏若煇黃 像汕大釋 十二



藏蕭光蔣 像露 郎 八一



嘉慶元年

陳昌隆像 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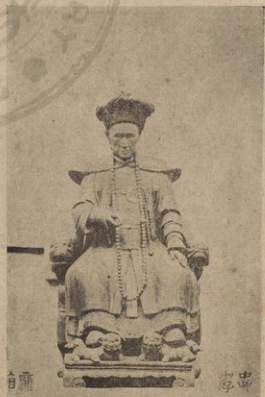
葉廷庵藏

梁佩蘭像 一二



嘉慶元年藏

二四切方像



嘉慶元年藏

二二陳瑣像

二五 陳圃公像

葉遜庵藏



二七 張維屏像

葉遜庵藏



二六 謝蘭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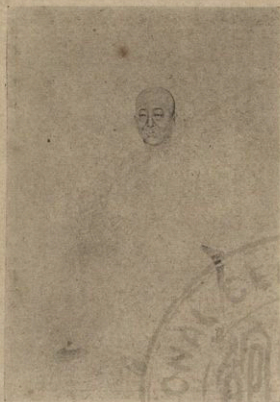
葉遜庵藏



二八 朱大琦像

葉遜庵藏





三一 葉衍蘭像

葉遜庵藏



二九 葉英華像

葉遜庵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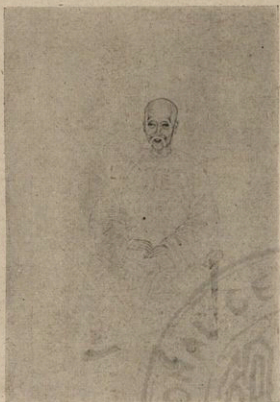
三二 梁廷枏像

葉遜庵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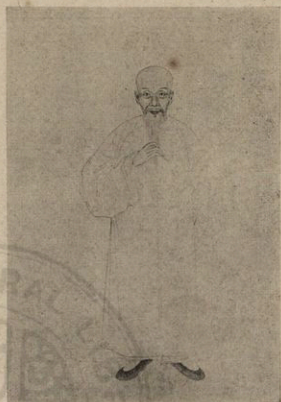


三十 陳澧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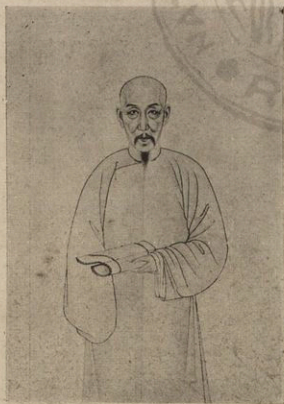
葉遜庵藏



藏庵退菴 像祥福陶 五三



藏庵退菴 像齡錫全 三三



藏庵退菴 像透汝溫 六三



藏庵退菴 像康惠丁 四三



葉庭廷像 九三 譚登



蘇庭廷像 七三 蘇曾懿



葉庭廷像 十四 廖廷相



徐文淳像 八三 李勤庵



藏庵退菴

像耀文柱 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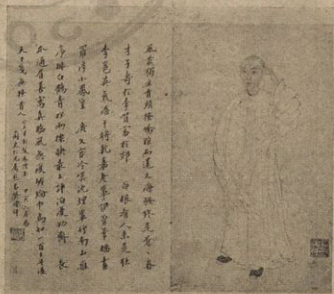
藏庵退菴

像稼江 一四



藏瑛仲孫

像晏陳 二四



← 藏庵退菴

像遜祥羅 四四



四七 簡朝亮像

簡又文藏



四五 居廉像

關蕙宸寫



四八 高奇像

趙少昂 黃少強等合作



四六 蘇曼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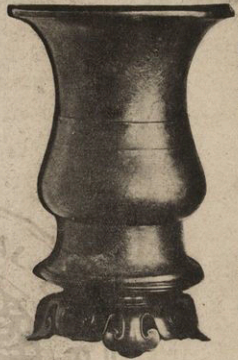
柳亞子藏

石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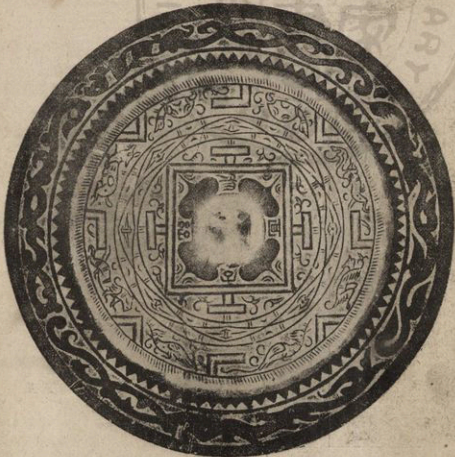
五十 廣州出土南越銅壺

潘 熙 藏



四九 味辛 廣軍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黃詠琴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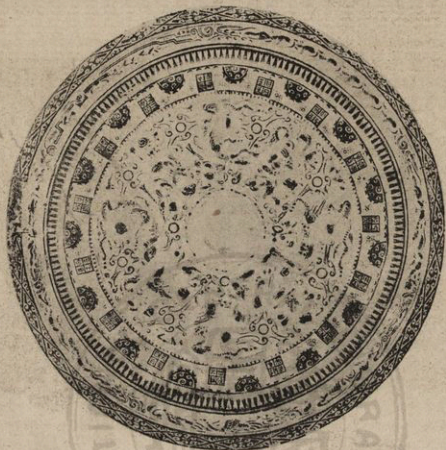


一五 廣州近郊

出土銅鏡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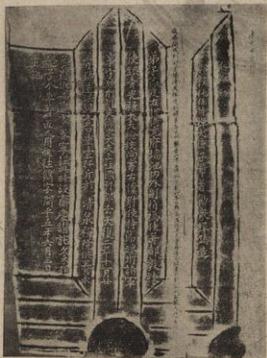
潘 熙 藏

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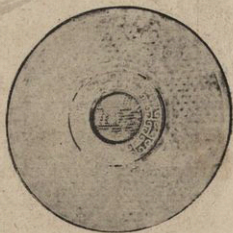
五二 廣州近郊出土銅鏡之二

潘熙藏



五四 清泉祥院銅鐘

平寧實佛庵藏



三五 黃埔出土壁重叔

元祐銅壺滴漏 葉選庵藏 七五



元祐赤符金佛像 五五
黃詠琴藏 吳永安銅鏡 六五

五八 黃埔出土銀玉鑽劍



藏庵許夢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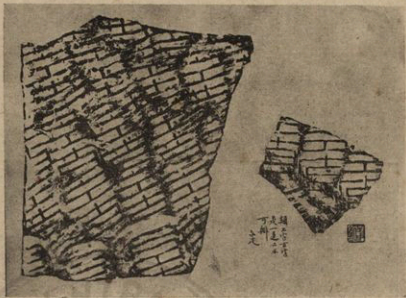
識琴仲黃

片拓盆花織漢南 九五

識庵佛梵字平

像造佛梵扶劉宋 十六

藏熙潘 瓦殘越南 二六



藏熙潘

瓦殘越南 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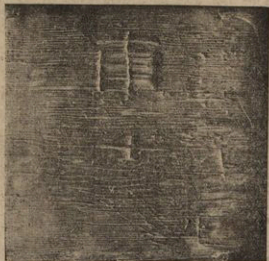
當瓦宋土出龍九 三六

藏館山壹百



三三

廣州南越王
趙胡塚黃腸
木刻
葉迦庵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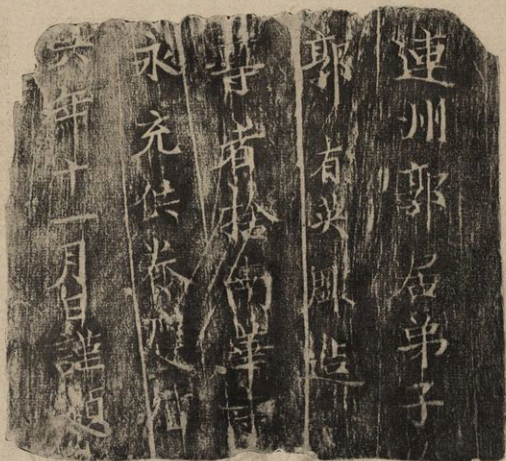
七甫五六



五甫四六



十甫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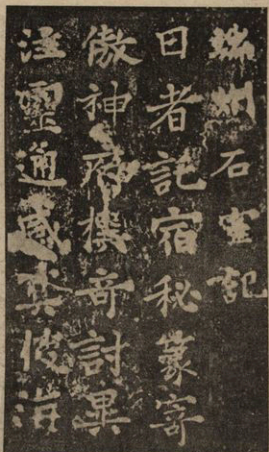
六七 慶歷六年造南華寺尊者木座

潘熙誠

藏熙潘 座木者尊寺華南造亥丁歷慶 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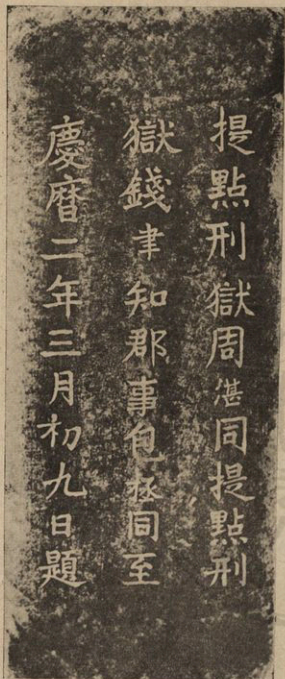
藏熙潘 座木者尊寺華南年七歷慶 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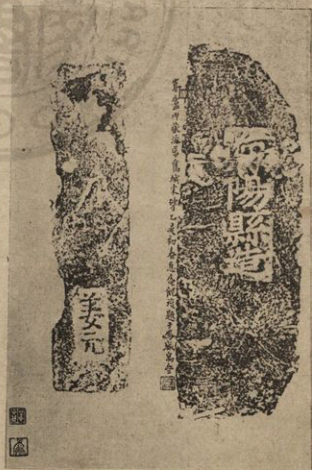


七二 端州石室記

乙酉山房藏



四七 肇慶七星巖石刻 己酉山房藏



三七 海陽縣造州府城碑 黃仲琴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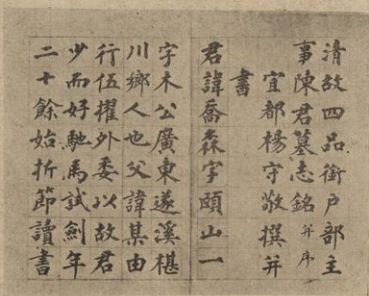
七六 宋靈山縣簿尉張景道碑

黃仲琴識



平寧突佛庵藏

石水寬記 五七



七七 清陳喬森墓志銘

楊守敬書原蹟

嘉樂園藏

書法一蹟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新算東
 行乃心懸
 惜榮仇也
 昔夫可謂
 但先主在
 試主一語
 渭向沙堤
 信乃方色
 物則必之
 言別
 三石之
 位無任
 今日賺元
 田孰以
 丁之
 表
 人為
 此稿
 鳴

藏氏既海南

卷詩書草章獻陳 一八

湖
 波浪已
 律我時
 夜還未
 何意漁
 肯共人
 與日便
 志在居
 志百集
 天不
 遊金山
 紅甜
 西瀛一

藏文又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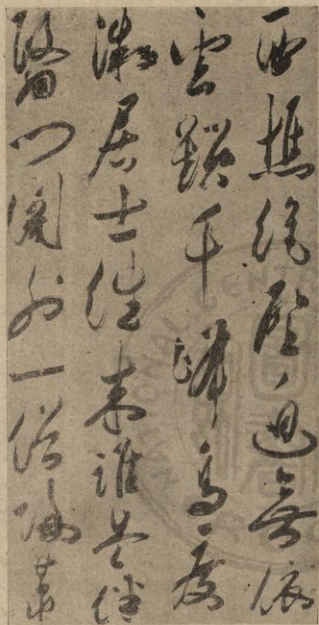
卷詩章獻陳 二八

只
 江
 酒
 下
 傳
 運
 治
 尤
 策
 右
 此
 藏
 書
 同

藏閩雷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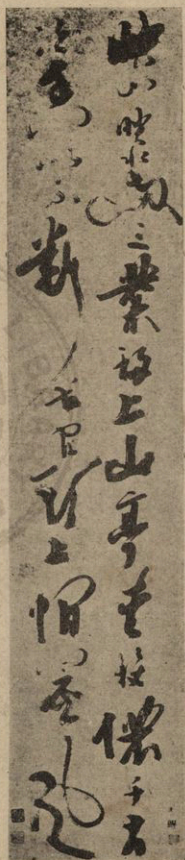
卷詩花梅章獻陳 三八

二九



藏館琴波秋

軸書草水若湛 五八



藏館琴波秋

軸書草章獻陳 四八

歲芳校梁

軸詩書行瑞海 七八

芳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
 暮羶人識前朝共水溪渚頭
 行宮舊山未地能無春草花
 綠玉如舊遊

到瑞海瑞

清川帶石流車馬去閒流
 水如省之暮禽如去置荒城
 恒古渡落日滿秋山迤邐高
 下歸車且問關關別路涉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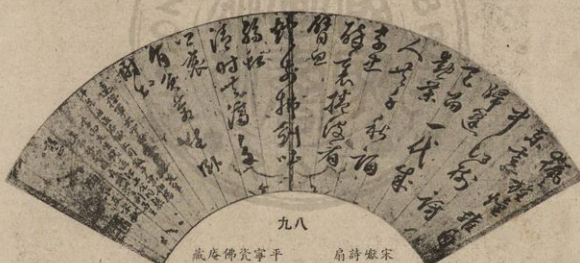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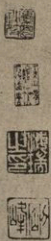
八八 海瑞楷書全剛經冊

鄧洪年歲

須菩提者有人言如來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者不見
 菩提於是三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等如是人不解如
 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者不見即非
 我見人見眾生見者不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者不見
 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無所住如
 是見不生法相須菩提如來所說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
 是名法相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
 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菩提心者持此經乃至四句偈等
 子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三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
 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

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塞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萬曆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維摩庵寫



九八

宋徽宗詩扇 平安禪佛庵藏

此扇係宋徽宗所書，筆法流暢，氣貫全篇。全扇文字為：
 人言如來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者不見
 菩提於是三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等如是人不解如
 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者不見即非
 我見人見眾生見者不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者不見
 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無所住如
 是見不生法相須菩提如來所說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
 是名法相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
 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菩提心者持此經乃至四句偈等
 子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三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
 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

南 海 氏 藏

黎 氏 表 草 書 ○ 九

八八(二)

海瑞畫蘭

附金剛經冊有英榮光曜天池等跋

郭洪年跋



此蘭係海瑞公真蹟
 萬曆丁未年三月十日
 宋理真
 三行
 三行

道元中中狀
 八月十日
 提學兵部元
 以布唐房春
 石本補錄百
 五十行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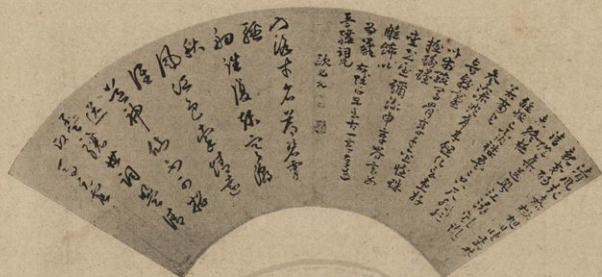
道元中中狀
 八月十日
 提學兵部元
 以布唐房春
 石本補錄百
 五十行款

海山房小詞 併叙

君子之存心以美善也存
 之滋乎善有法也必曰美以
 崇滋滋法唯曰日芳以崇其
 積乎以明之反以心理之內省
 志向純至可忘然彼小為心
 是又去蕪培蕪之法也戊午
 妙秋之望夜臨窗茶與夢在
 書院澆蘭比小詞三句覺雅
 先白多折斐俯仰自得噴
 嗚斯宜乎心鏡之呈是乎
 因轉轉枕之芝茶之潘子
 承以滋蕪而空山房是志吾
 故不有言曰結繁七以撰卷
 求之逆言此以贈之
 澆晚茶鎖柴閣先風敲水
 日然山白鶴飛來相對同
 道遠正悅同
 素清辛酉孟冬相三本
 山人黃佐書于亦在我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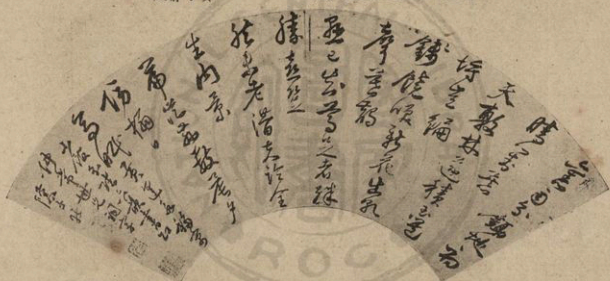
藏博慈黃

卷書行佐黃 一九



黃子靜藏

歐必元馬元震書扇 二九



南海阮氏藏

陳子壯書扇 三九



南海阮氏藏

陳子壯書扇 四九

其後秋草也 視之若新 綠逸真地 正墨清
 之并 以爲樓 兮 時深 影之 霧叶 庭之 繁事
 林乃 常令 吾之 爲道 一室

九五 陳子壯詩軸

陳子壯

波麗甫藏

九六 何吾驊書軸

鴻雪軒藏

沈居翁書而下 亦之 龍之 金 燕之
 榜王自 樂供 其 喜之 於 園中
 六子 爲十 口不 其 潤澤 之 糞 糊 卷
 各 與 穢 花 神 於 至 野 亦 既 存
 法 何 隆 積 甚 占
 三 擇 法 以 運 花 一
 何 吾 驊

七九

(冊詩民遺明) 幅小書草模真釋 藏若叔黃

智物 陳 予 之 落 言 爲
 之 之 神 一 矣 矣
 此 中 亦 一 亦 一 矣
 梅 云 一 矣 矣



九八 鄭露草書軸
獸尋春色上高臺草棘蕭蕭野岸隈
今日多情唯我到無人解惜為誰開
平章風月詩千首收拾雲煙酒一盃
雪艷冰肌羞澹泊海天何處雀飛來

九八 鄭露草書軸

南海阮氏藏

獸尋春色上高臺草棘蕭蕭野岸隈
今日多情唯我到無人解惜為誰開
平章風月詩千首收拾雲煙酒一盃
雪艷冰肌羞澹泊海天何處雀飛來

鄭露書

藏文又簡

軸詩露鄭 九九

翠葉爲
 風吹玉鳳
 對悲秋
 落環扇霜
 待素羅
 淚凝湘
 女怨
 生蜀山
 陰竹當
 西藥峒
 身在便
 桂水傳
 在東河
 子

藏氏阮海南

扇詩露鄭 〇〇一

翠葉爲
 風吹玉鳳
 對悲秋
 落環扇霜
 待素羅
 淚凝湘
 女怨
 生蜀山
 陰竹當
 西藥峒
 身在便
 桂水傳
 在東河
 子

藏氏阮海南

扇詩露鄭 一〇一

青眼對
 先誦白
 須吟明
 有荆山
 買珠誰
 世幾容
 條阻尚
 五嶽蕭
 簡借過
 寄彈城
 言林海
 竹葉
 風

藏蕭學幼氏黃

扇詩露鄭 二〇一

屬翅城邊蘭葉陰綠
琴瑟得鳳皇心風吹玉
對悲秋有霜汝落日環
待豪雄竹上海凝湘

女怨醉中待造蜀山
復何當更乞西王藥
身在陳峒八桂林

雁翅城詩

鄺露



光緒卅年

鄺露詩翰

一〇三

西郭芳草碧

於天柳葉梨花

畫帶烟妝國

可憐人畫改春

春在馬場一邊

平戎律我出青山深

愧石蘭實未聞人

別故人思真朝於

西臨西崗

西郭一遊之二首

劍



南海阮氏

薛始亨詩翰

一〇四

淺深綠樹藏
苑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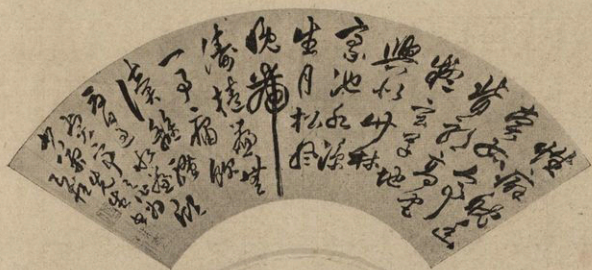
開落紅
花
陰
萃
羅

寒氣搖千松
尋香香
一枝何
因
至
攀折

題演松上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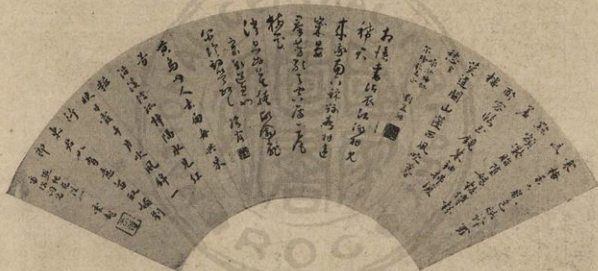
丹靈考信





藏靜子黃

扇書柱元梁 三一一



藏氏既海南

扇書等露瑞卿龍雲李 四一一





藏氏既海南

扇書等柱戴履梁 五一一



嘉若中第壽星明海內人推面鏡
 九十利枝同與枝百年椿樹菩提瓦
 麻肩蓋並連根秀入堂前與德
 星天壽既修人壽至明度念見下
 弓旌

書若壽星七十一
 張家玉

秘馬自入...
 似...
 潤...
 意...
 於...
 類...
 松...
 向...
 德...
 德...
 德...

不抄亂中...
 帶夕...
 初...
 羊歸...
 老我...
 曲...
 村...
 張...

一一八 明遺民詩屏之一

廣州城接粵江滙處士
門前花滿彼常車不
傳紗街早辭燕散付佳
兒深松生看山中曆
隔竹間敲石工棋更有
細君垂白髮為歲年酒
待需時 北田何律

哭番飽別托悲歌酌時
送詩賦強振振珠明靈
瑞池盤視迎跨題升天公
錫趾 具修或恬潭歌味
情得報新門伴其室經管
張行 既形良化美雙
又山從吾平二宗

吳文彬

善著傳行石隨
車為祝廣州
士亦亦亦看
天氣好江南
北畫梅花
春山朱海

一一九 明遺民詩屏之二

戰似長韓王以
龍風涼重見何
系山誌似景柱承
天海石學何泥味
大適也

謝家才藻世知名廿載烟
霞明待清十貴文成此事
呈九如濟莊道心生丹山
未許將雛陰隻岫還看
駕鹿行招點存浮露深
雲換節東望話方平

葛海石

西江澄練色南柱俯清
豁古拍流杯影新詩
選葉題海雲銷客傲
山月傍人但且喜週
天長連老柘

長壽大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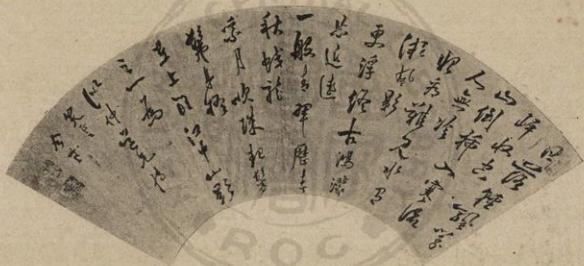
霍炎昌

霍炎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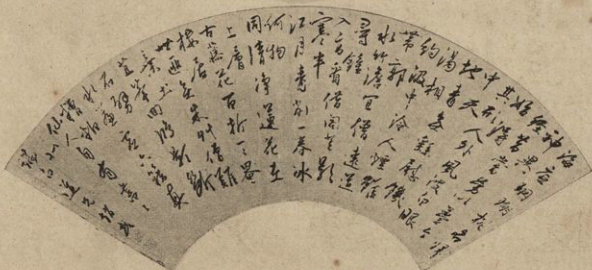
藏氏阮海南

扇詩均大屈 三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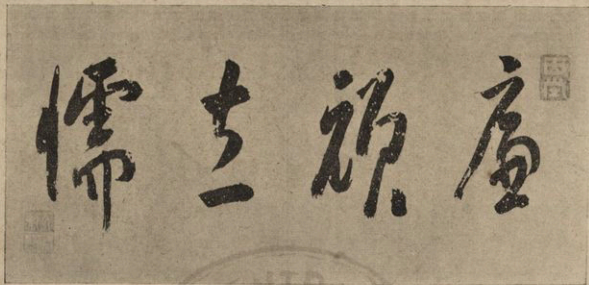
藏靜子黃

扇詩無今釋 四二一



藏靜子黃

扇詩或趙 五二一



藏博慈黃

卷書行驚光釋 六二一

難過

投老殘年西嶺已逼恒
憲懼忽歸骸玄壤溘尔
冥滅竟不一言以此在懷

可立弟子李氏衛和南

丙戌嘉平上澣

錄於禺山書院

涪州凌魚



藏前麗波

冊致墨魚波 七二一

二二八 張穆詩冊——二頁

凌甫甫歲

二二九 伍慶年溪居詩

李履庵歲

四八

百頃波涵合一湖六潏分入小徑
 渺然臨手錦公遊
 白雲半逐月上遊酒壘巖崖
 山景是清溪屬永福橋
 手杖策杖登其屋
 源看江水在樓曾見
 隔出未開而相自萬
 烟雲牙杰
 人光
 德北西開十年之三

德北西開十年之三

凌甫甫歲

西原夜月有感
 海岸秋深月已殘
 十
 新報舊夢一雙存
 海之寒潮自去能
 張穆書

張穆書

凌甫甫歲

荒山僻處
 引名角度
 恒宵庭無
 知何井
 此有
 聖信
 苦勝
 沃
 林

何準道山居詩

李履庵歲

海嶼曉望
 生高
 其心
 羊
 何
 山

何準道

李履庵歲

酬既交率禮無違彈琴振翰流風
 栩栩清角若徵聽者均懷空賦醉
 歸之稱露未晞接歡宴於晝夜終禮
 棠上令儀 命之大家大姓鑒 昌齊識

王氣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更
 適以流樞軍後效蘭亭序用
 蠶繭絲派鬚筆通娟勁健
 絕代更矣

龍門書畫造

藏屋書齋古 軸書行選青李 二三一

知道揚威復寓成春
 風發萬年無幾一
 傳過馬關壘但見青
 久恨眼明 於過前年紫
 馬深十公情只立骨腰
 今還悉鎖書短名故背
 東風不肯朝 曉鳥啼
 羅衣寫 啼 紫小桃紅
 共亦心部是渡江須用
 輝一生生柏馬^五

嘉應宋湘奉和



歲千巳馮

卷詩柳新洲宋 七三一

一三八 吳榮光墨蹟二頁

正月十九日閒課

四書題

馬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詩題

賦得東風已綠瀛洲草 得春字五言八韻

六一山堂藏

子孫保之
 賦得山梨結小紅 得紅字五言八韻

一三九 吳崇光聯

周文治藏

月皎夜鶻三雅爵
從容大元序

花深春采五經鋤
平旦六書光

一四〇 明炳麟聯

古銘書屋藏

百鹿壘吉羊壽考
萬全五元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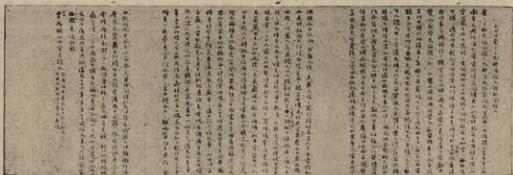
雙魚洗富貴隼王
雙魚洗富貴隼王

鐵庵

鐵庵先生曰鐵純物也吾
以此名吾庵陳淳曰能勝於
既精知萬物之輕重干莫
不能也遂書之同法戊辰
四月信并記

歲裝李黎

額庵鐵書澧陳 一四一



劉志體藏

朱次琦墨蹟卷 二四一

鹿行

北行之苦莫如熱北行之熱與南則或極
 酷矣鹿墟人眼耳須收屏去憂露而
 道肺肝肺味不能類厥後以鹿乃安強
 極兩所沒未不思飲牛酒乃夫番路燻撲入
 反以不食而蹄蹄日就成腐氣息二獸既而
 天變天不而地勢亦與夫行垢揮汗如瀉
 一揮萬里之程其難莫若眼隨車輪汗氣
 不散息推莫分作僧江眼日光並雖大險
 坐時景依寒湖千辛半生半歷以得投時日
 賦息肩而後後塔屋二寸茶僧似觀
 填卷既以起一而黃沙履志智德外樂
 孟澤活七助性細坐心必受磨體仰而
 冥向天祈何而夜而鳥歸後天若高而不
 降向天不殿月照在而東西而西且能行
 人自回觀去來四觀分人乃滿淚鹿
 身百千苦位位何對一修路迎官者思
 經紙天岸定捨若不得題莫不息之實
 賢士策五下矣官官手役故人一
 行梅一語此行為典有口而所信小何何同
 析長放居去能一得行不而官信何何信
 障此密身卧 皇人江恩里甜甜

區昭武藏

朱次琦墨蹟卷 三四一

大閣

甲戌中秋
鐵香侍御屬

弟李文田

鄧煦繪藏

李亨文書冰閣額 一四四

一四五 鄧恭鏡行書屏條

守職齋藏

夏口風帆赤壁磴空堂
醪酒竹椅茶檠船一日黃州
下只每登臨不辨詩翁里
江隨倦客來馬當山嘴動
孤蓬無才解賦詩
羞而誰肯相賒一席風

伯尹大九大人謹書即正 蓮雲第華堂鏡

一四六 駱秉章行書屏條

尹禮聲藏

芾頓首介至蒙教審起居康豫魯公乞米李公
必氣類况曹子方不祈而道乎俟面謝附頌

曉林二叔大人正

駱秉章

微波吹綠水
送客集崔隨
以日一經
瓜遇湯之芻
故物年山向小樓青

光緒甲申立冬後五日鄧承脩

書於都門官舍

黃瑞文藏 張維屏登高詩 一四八

簡臣道政招同諸詞人粵秀山登高
集紅棉寺卽席成詠錄請正和
紅棉古寺倚高岑九日劉郎約共尋雲
樹有情天濤滄山川無事客吟吟佩吏
不問談仙行採菊還思證佛心落帽題糕
俱瑣碎竟傳佳話到于今南山張岩

簡朝亮墨蹟 簡又文藏 一四九

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
世以顯
父母

又文語本

簡亮

一五〇 康有為行書屏

鄧洪年歲

蟲虎續絳又馬能匹
君子品之是寂神筆

宋鮑照飛白書勢銘

此畫乃宋鮑照以飛白書之於此畫之左
有書你熟吾則亦忘付然當之

丹林先生雅屬

白鶴在天青松存性

秋花愛雨晚栢知寒

戊辰年黃氏

藏齋聯字

蹟墨材子馮 一五一

陽宅秘指 陽宅坐西向東現甲內
在離方起 樓高過五層三
尺三寸為進方吉 屋宇在開地
去

年于吉丙午

利甲屋到北

丁文無屋到北

儲富屋到北

年于吉甲午

年于吉甲午

轉此墓葬於卜為文製乃每日課堂升長
轉相死七十里路由西門發至方堂者
又水頭二三死至黃屋好乃依此西
相利風涼地次為金剛地至方堂
頂上穴 此法存錄 德法重存錄

陸氏紅樹室

黃節行書 二五一

一六四 梁儲初書二頁

黃詠雲藏

皇帝勅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梁儲

卿德性春溫器資玉潤宏才遠識與學

高文早冠禮闈遂登侍從事我

皇祖憲宗

皇考孝宗

皇兄武宗出入

三朝四十有四年自史局春宮銓曹秘閣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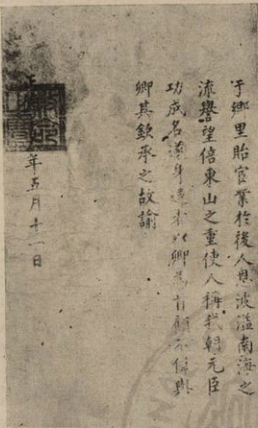
于鄉里貽官箴作後人想波溢南海之

流譽望倍東山之重使人稱我朝元臣

功成名遂身遠者以卿為首顧不偏與

卿其欽承之故諭

年五月十一日



一六六 李貽德初書 李履庵藏

天永運

皇帝勅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履庵

卿德性春溫器資玉潤宏才遠識與學

高文早冠禮闈遂登侍從事我

皇祖憲宗

皇考孝宗

皇兄武宗出入

三朝四十有四年自史局春宮銓曹秘閣敷

于鄉里貽官箴作後人想波溢南海之

流譽望倍東山之重使人稱我朝元臣

功成名遂身遠者以卿為首顧不偏與

卿其欽承之故諭

年五月十一日

年五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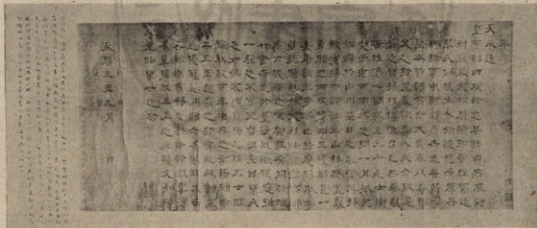
年五月十一日

年五月十一日

年五月十一日

一六五 陳邦彥初書

溫光祥藏



天永運

皇帝勅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履庵

卿德性春溫器資玉潤宏才遠識與學

高文早冠禮闈遂登侍從事我

皇祖憲宗

皇考孝宗

皇兄武宗出入

三朝四十有四年自史局春宮銓曹秘閣敷

于鄉里貽官箴作後人想波溢南海之

流譽望倍東山之重使人稱我朝元臣

功成名遂身遠者以卿為首顧不偏與

卿其欽承之故諭

年五月十一日

年五月十一日

年五月十一日

年五月十一日

年五月十一日



一六八 林良雙鷹大軸

南海阮氏藏

畫 繪

一六七 趙燾夫梅花軸

黃氏幼學齋藏





藏處迎葉 頁二水山球遊黎 一七一

一七一 黎遊球山水卷

潘 熙 藏

忠烈少年時寸華冠
 狀元詩名一時噪
 餘勇工六法
 二位
 題前妙尺幅
 千里羊星
 跡簡
 居此老

兵變餘年
 未任大燧
 願言世守
 之文宗
 相且權
 光緒二十
 年閏五月
 初七日
 游球遊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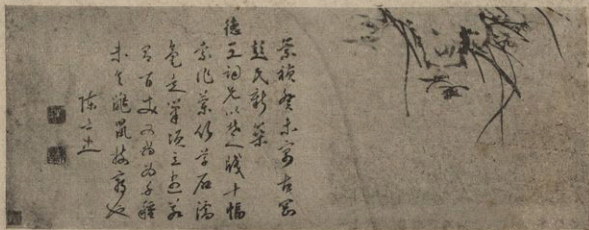
一七四 朱庄山水轴



高剑父山水轴 三七一

鴻雪軒藏

黃幼學齋藏 陸士忠蘭花卷 五七一



六四



藏父劍高 軸雁羣江秋修孔李 七七一



藏庵履李 軸鳥花驕屈 八七一



藏軒雪鴻 軸花蘭忠士陳 六七一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一七九 高儼山水



一八〇 高儼行書

敬酌山杯焚幾人 緩尋却館得為新
松於密處鳥生夢 月不明時天失真
隔嶺滿衣來薄雨 前溪白岫似侵晨
物清應節惟心老 所學都成過
眼塵

十六夜同謝伯子過嚴以若雲山館
待月得雨成序 景叔詩

高儼



一八一 衛淇行書

積雨空林煙生遠 蕪蕪吹急物不
蓄漠、水田危白瑞玲、夏木轉
黃鸝山中 習靜親朝禮以清
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序
羅海鷗何事更相於

龍溪衛淇



一八二 何沅花鳥



辛亥初日寫
何沅



壬辰夏月信
法穆筆

一八四 何準道行書

暑雨徂秋未敢歸今宵涼月
影水让人競乞天亦巧與
我閒為織如機遠寄望雲可托
江徒生与恨如你憑君看語後河
鶴年信篤與也隊飛

七月十日
何準道

藏甫麗凌 頁六上連冊畫書民道明



初學
明
相法
世計
二條

藏仲武馬 跋尹恭陳冊畫亨始薛 五八一

右愈新心画册寄呈日
適淡公過予披祝之石
介並蘭苑和對真風不
節公欣賦弁其昔余讀
識耳後並村碧滯用垂
不朽

志尹

薛始亨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一八六 黎民表山水軸



六八
春雷閣藏

江上千峰半落野
白雲
洲裏見雲蒸
松門一徑野
處處是仙人
河柳舞
芳酒元年
春而然一月
在春馬
法備天
久親心
高黎民表
畫

一八七 張穆獨駿圖



高劍父藏



藏館山壹百 袖鷹白穆張 八八一

藏文又簡 馬畫穆張 九八一



黃氏幼學齋藏 釋自波(雲衣)花鳥卷 一九一



二四
一九一
孔明弄意仕女軸

黃石山房藏



一九〇 八駿圖軸 孫穆

高劍父藏

七〇

一九三 孔伯明四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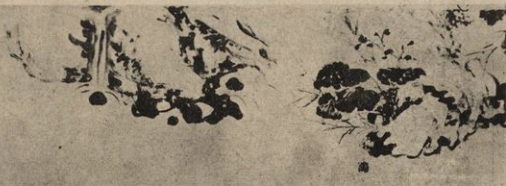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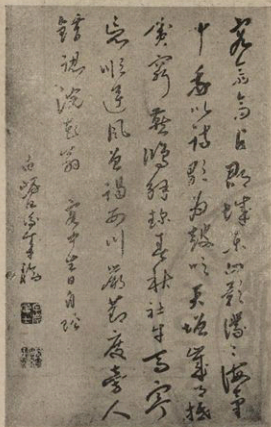


南海阮氏藏

一九四 孔伯明山水軸



黃詠雪藏



藏庵遊葉

卷景小灘竹甘葦頭 六九一

一九七 汪後來山水軸



鴻雪軒藏

一九八 吳季花卉軸



南海阮氏藏

一九九 伍瑞隆墨竹軸



七四

李履庵藏

二〇〇 釋深度山水軸



孫仲瑛藏



釋今無對題

瓊樹花碎 馬蹄截碧
 意挂魂 為氣奪 過却冷
 海一料 衣五更 依窓寒如
 雪
 今世



釋今觀對題

浮彼巨溟飛燕 一劍若過蕙藥
 棒頭將無珠 生指箭出 蕙藥好
 眼失却脚 這漢持脚失却眼 脚眼
 俱喪無不成辦 勸諸人莫撻板
 迷煙漁子 孤舟風吹 蘆花雨畔
 匡廬山樓買石鏡今觀讚



亂峰飛限煙霞
外夢迴雙臨二
十季今日杖藜
成獨往飛靈頂
巨看去飛
碑振靈羅得老靈峯
頂大發芽濟壬寅夏月

周文治藏

釋道濟畫浮羅飛雲峯 三〇二



窮秋拾葉暗楓樹
子青火夏傳
翠丹嵐嵐漸遊
遊北到外海江洋
滄波地所吟好
社明孤懸杖酒
靈風
憶故園歌吹地
蒼松綠野
靈雲
碑振靈羅得老靈峯
頂大發芽濟壬寅夏月

周文治藏

釋道濟畫南海詩意 四〇二

二〇五 趙式枯木寒鴉軸



簡又文藏

二〇六 丁洸花鳥軸



孫仲瑛藏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七七



懸雪山 軸 八〇二



甘天寶畫荷軸 七〇二



二一〇 蔡簡山水屏之二

夢詩庭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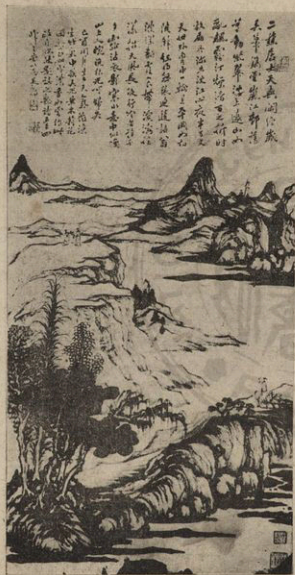
二〇九 蔡簡山水屏之一

夢詩庭藏

戴瑛仲孫

圖峯鳥小簡黎 三一—二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戴瑛仲孫 圖峯鳥大簡黎 四—二

戴千已馮 圖湫龍湖鼎簡黎 五—二



八一

二二九 黃 壁雪景山水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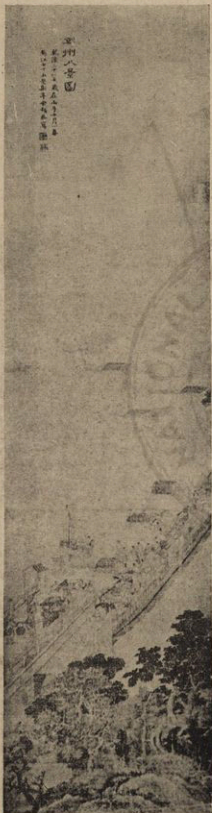


陳子昭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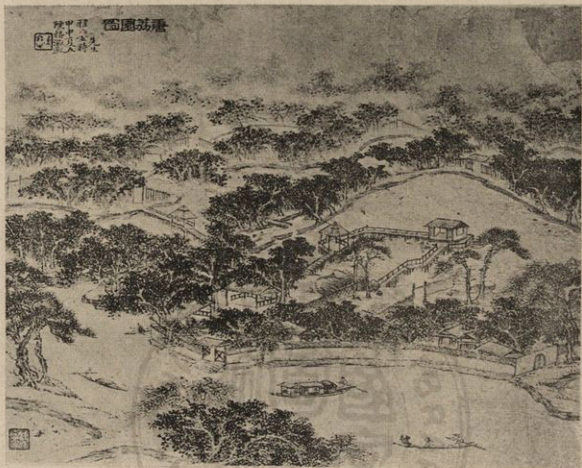
薛伯蒲題陳瓊冊

黃般若藏

二二〇 余頴潮州八景屏之一



黃般若藏



孫仲瑛藏 唐荔園圖 一一二



一一三 馮斯佐山水 戴連理藏

唐荔園圖 孫仲瑛藏
 此園在廣州城西，唐時名曰西園，後名曰荔園。園中植荔枝，故名。園中建築，皆唐時所建。園中風景，亦極幽雅。此圖所繪，乃園中一角。畫中人物，皆唐時所繪。畫中景物，亦極生動。此圖之妙，在於其筆墨之精，以及其構圖之巧。觀者一覽，無不稱讚。此圖現藏於孫仲瑛先生處。

唐荔園題詞



藏館琴波秋 圖繪垂水春齡遐李 四二二



藏館琴波秋 軸鳥花齡遐李 三二二



藏人瑞節 軸水山顯 嚴 五二二

二二六 謝蘭生山水軸

簡又文藏

謝蘭生山水軸 謝蘭生，字子雲，廣東番禺人。工山水，擅畫松石。此軸為其晚年之作，畫景幽深，筆墨蒼勁。圖中可見山巒疊嶂，松石參天，溪流潺潺，屋宇隱隱。全圖氣韻貫注，意境深遠。此畫現藏於簡又文先生處。

輞里山
吳山山
溪真缺



此畫為謝蘭生晚年之作，畫景幽深，筆墨蒼勁。圖中可見山巒疊嶂，松石參天，溪流潺潺，屋宇隱隱。全圖氣韻貫注，意境深遠。此畫現藏於簡又文先生處。



藏文又簡 圖荔丹生蘭謝 七二二



二二〇 丁萬紅棉軸



二二八 馮敬昌蘭花軸

孫仲瑛藏



二二九 張維屏花鳥 孫仲瑛藏

簡又文藏

二二二 彭泰來蘭花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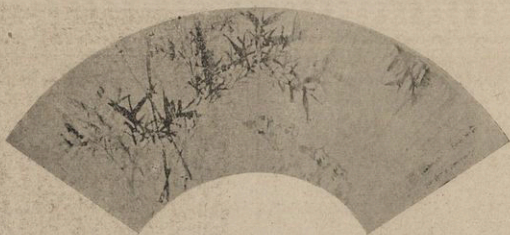


古路書屋藏

二二三 李米吉竹軸



李履庵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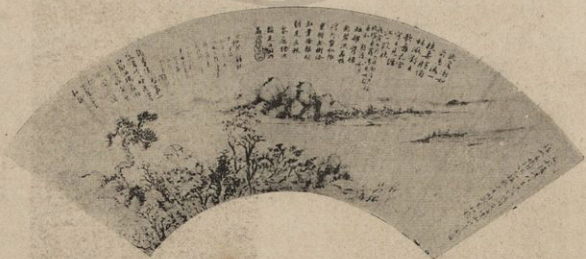
李果吉畫竹扇面

李果吉畫竹扇面 三三二



黃培芳山水扇面

黃培芳山水扇面 四三二



黃培芳山水扇面

黃培芳山水扇面 五三二

藏文又簡 軸水山芝如張 七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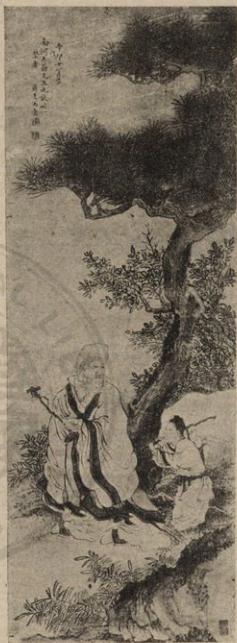


藏文又簡 軸水山芳培黃 六三二

戴瑛仲孫 軸像洋漁王績鄭 九三二



戴瑛仲孫 軸水山如蕩梁 八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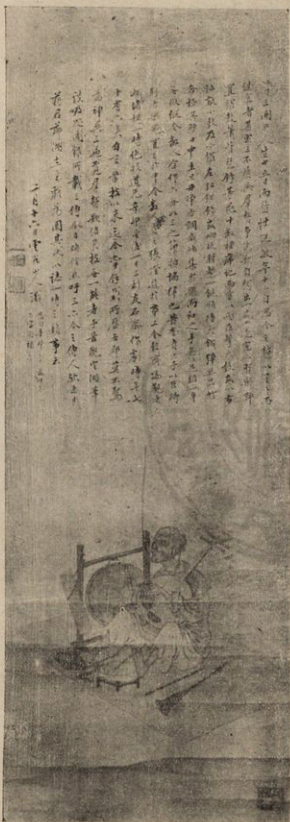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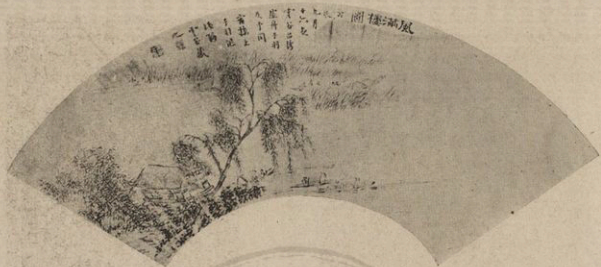
○四二 將蓮琴樂師譚三像 軸物人意壽蓮將

二四一 將蓮琴樂師譚三像

又文收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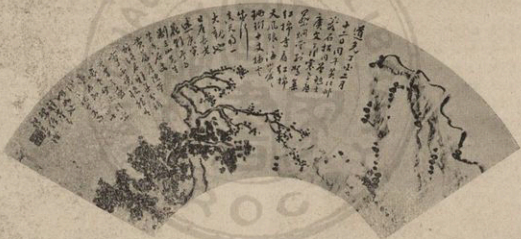
平翠光佛庵藏





黃子靜

風和名滿樓圖 二四二



葉吹周歲

儀克中畫扇 三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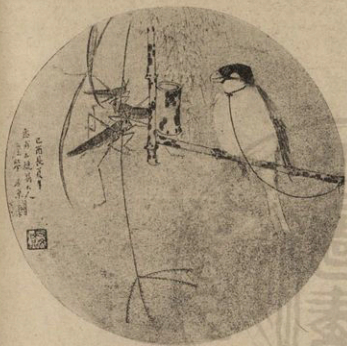
葉周歲

葉周歲 行蘭香君像卷 四四二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二四五 居 果茶花軸



馮己千歲



藏文又簡 扇圖鳥花果 居 六四二



九四

藏西禮吳

卷圖貴富全十果 居 七四二

二四八 蘇長春仕女軸



簡又文藏

蘇長春仕女軸
 此畫乃蘇長春所畫仕女之圖也。其畫法簡潔，而神韻自足。畫中仕女，或坐或立，或持扇，或捧盃，其態各異，而神情一致。背景以淡墨渲染，意境幽遠。此畫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九五

蘇長春林聖五十簡又文軸 九四二



龐時學在合山昌
學賞為酒種

二五一 蘇六朋清泉仙鹿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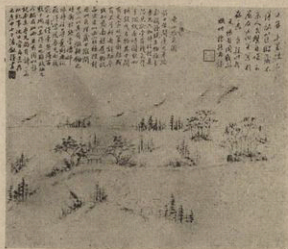
簡又文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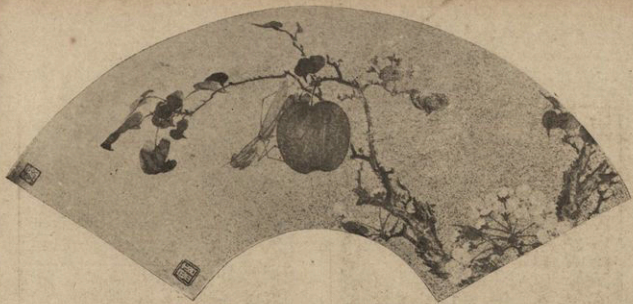
育經不族
作百供
從此美
西全利
喜快并
心會鼓
紅

二五〇 蘇六朋民間生活畫冊二頁

陸丹林藏



潘和山東拾瓦圖 潘熙藏 二五二



藏文又簡

扇花梨廉居 六五二



藏館山壺百

扇作合先岸環誤嘉張廉居 七五二



藏文又簡

幅橫牛雙峯奇高 八五二

典

籍

二五九 黃南江集

黃南江集



叙

河南高叔嗣撰

二張九齡韶州人字子壽謚文獻有曲江集
 說雒陽人字道濟謚文貞有燕公集馬氏經
 籍通攷載之自文章道煥脩文之士蒼粹篇
 題畧采名作習所目見不復知有諸家集余
 冀歲得曲江集京師蓋丘文苑公錄自閣本
 刊傳之求燕公集亡有也後再至都始獲寫
 本友人大理評事應君子陽有宋刻然不完
 二集缺謬亡復可攷二公俱唐相事玄宗遭

二六一 白玉蟾集

黃西亭藏

二六二 崔清獻集

涵芬樓藏

海珍子頭先生文集卷第一

南坡老人雁僊重編

山陰

何繼高
汪乾行全校

新安

劉懋賢

賦

紫元賦

客此身於寰中今如鸚鵡之樊籠抄此道於象外今
 如鴻鵠之飛翮翻混沌於咸池今呼飛廉而飄靈寤
 謁元始於玉京今騎汗漫而泛空蒙帝宓犧而闢華

崔清獻公全錄叙



菊坡公吾鄉先民史稱晚出番禺屹
 然有大臣風竟與唐張文獻公異代
 齊名予少知慕之而喜見其行之狀
 於門人李文溪者後讀本傳而知其
 狀之未備及觀宋立齋先生校增公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九九

黃靜子藏

白玉蟾集 〇六二

二六三

孫西庵集

譚觀成藏

飛仙歸來詞

和歸去來辭

明翰林典

西華集卷之一

明翰林典補五羊孫實仲傳

姑蘇葉初春遊 邑人曾仕

五言古

雜詩六首

山

五言古

飄風振長薄夕日澹無輝良人久楚蜀今在沅水
西別時春花發秋葉已飛無由通情使夢長
相隨欲寄一尺書臨風又徘徊游踪沒水曲狂馬
香雲滙袞袞當對吟凍鳥亦垂尾若然得處廢塵
使思愛運何能一會將以耐獲則樣

二六五

黃泰泉集

黃慈博藏

泰泉集

嶺南

黃佐 才伯甫

賦

乾清宮賦 有序

在昔司馬相如揚雄之徒倡為辭賦董英有
漢大氏鋪采體物協韻成文主於諷上不為
徒作使誦之者矢口而易矚聽之者感聲而
自入雖分流自詩而不煩詠歎觸類致情其
裨益弘矣昭代文章盛於末宣之間時則有

二六四

白沙子全集

徐信符藏

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

夫詩文何為者也曰人之言爾也言
者心之聲也是故人不能以無心
心不能以無言有言不能以無音有
音不能以無章言之有章章而暢者
文也言之有音音而律者詩也皆心
之聲也是故其心正者其言淳其心
和者其言順淳和生於心而達於言

二六六

北燕巖集

秋波琴館藏

北燕巖集序

前明新會南公 家於邑之杜阮鄉山川奇秀

篤生異人由進士起家縣令擢御史轉少詹備兵

長沙歸田後屏跡 新朝百折不回并其子若孫

守義不屈事載邑乘恭詩辛丑冬其族孫明經

手其詩文二冊曰北燕巖集請序於余北燕巖者

林壑勝絕公所隱居處也余不敏自揣不足傳公

逡巡逾歲明經請益堅迺臚列大旨載筆其上曰

翁山文外自序
番禺屈大均撰
予所著有翁山易外
廣東新語有明四朝
成仁錄翁山文外詩

徐信符藏

五七二 翁山文外

楚黃劉茂溶定
教語 刊

番禺屈大均選

唐張九齡

教朝某使等服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此
原明四目於萬方恒怨道或木周物不遠性勿求
俊又共理黎元于啟庫辟穿不我則凡今政要暴
有四瑞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況亡出於
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
也修其五教將以得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
患不知志其不行爾且長文數改政教屢移在官

徐信符藏

嘉樂園藏

廣東文選 六七二

二七七 皇明四朝成仁錄

皇明四朝成仁錄

徵補死事傳

南海遺民屈大均翁山文外撰



屈信符藏

二七八 翁山詩外

徐信符藏

翁山詩外

番禺 屈大均 撰

五言古 一

詠懷

至人握大家長爲天下君澄潭龍不見噓氣成風
雲雜彼蒲衣子淵玄莫能倫朝隱泰山霞暮遊淇
河津仁義乃墮廬逍遙葆其真春雷驚百卉間萬
浪波鱗時故無與言天倪一何神

猿猴依杞柵后羿不能射至人與天遊龜鱉皆熬
化河朔決浮雲玄珠爛長夜許繇乃堯師土直治
天下得魚忘傲翁駉王高駕聖智貴港行毋使

王元雅字應賓
中甫字伯明
劉之純字
劉之純字
劉之純字

徵補死事傳曰王元雅曰朱國棟曰趙率教曰滿桂曰申甫曰鄭
朝錄曰孫壽祖曰劉之翰曰劉興裕曰鞠國昌曰張鳳奇曰何
元珠

王元雅字

太原衛人萬歷三十二年進士崇禎二年朝廷請

汰邊餉而撫王應奇突以清餉五十萬上聞三七營諸卒脫中下
烽臺幾前上以檻車徵應奇廷推元雅代之元雅至軍中仍立清

自序

耳自鳴也耳自聽也孰以汝聽之人有不自知其多耳鳴也若彼之狀如雷也以爲雷也達之然如鼓也以爲鼓也且以天下皆爲雷也鼓也詢之人固有聽者予之詩亦若是則已矣十年以前失去不復存十年以後則去不致存其或托微辭以自見亦自聽之人不得而聽也又何必存人曰耳之鳴也不可聽也舉天下之人皆

象緯歷上莫知其極仰而視之東方已白

寧都曾燦



徐信符藏

一八二 雜六堂集

鶴汀詩集卷之一

五言古

擬古

左手持一縑右手持一素昨日是新入今日新人於將縑來比素祇在兩手間憐新與棄故翻手作波瀾

感懷

孤松生絕壑羅生松樹巖嚴風摧松杪萬籟安得完如何相鬱抱中道忽棄捐行行白日暮駢馬度高原

明嶺南李之世長慶者

偏行堂集文之一

丹霞今釋邊歸造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說部

從天而下說爲陸孝山太守初度

詩不云乎嵩高難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吾法下生之義也如來出世金闍天子先爲觀察南閩浮提國土所宜種姓所宜一切協吉然後十方菩薩無量諸天恭敬圍繞從兜率陀天而下示處於胎乃至出胎成道說法利生作大饒益其他普門應

黃子園藏

二八二 偏行堂集

廣東通志序

廣東古百粵地在唐虞時暨聲教顧丘索堙坳莫稽至成周以降稍稍見載籍然上下數千餘年治亂離合之跡邇禪

新會縣誌卷之七

閩龍巖王命璿君衡甫

邑鳴山黃淳叔化甫

邑泗水李以龍伯潛甫全修

藝文略

黃璋曰道學之精英藝文也藝文之骨髓道學也六經即藝文即道學漢唐以前猶未始岐而二之繇宋而後騷人墨客自標規制彙

順德縣志卷之一

地理志第一

自古聖人易嘗不因時歎土便事哉莫之尚并青之營猶唐虞之世也夫地廣則生齒夥生齒夥則感亂閭生地廣則方制逼方制逼則教象難決人身之氣首壅則瘡足不至而盤沐沮阻於遐深亦不軌之時有也余觀天下初縣生聚教訓積數十年遠或百年往往稱雄雋焉之迹俱戾十人舉一池而吾之百則萬國何所馬

廣州志卷之二十四

肇慶府儒學教授浮梁王文鳳纂集

賜進士憲大夫廣州府知府樂平吳宇校正

賜進士憲大夫廣州府知府甯陽高樞重校

寺觀類

卷堂遊

浮屠老子之宮歷世崇尚而在有之而敬之未率以違矣然則建興廢古今皆然茲特述之故

廣州府

南海縣

二八七 南海雜詠

徐信符藏

南海雜詠目錄

卷之一

古蹟

任囂城

五言古詩一首

趙佗城

七言絕句一首

安期昇仙臺

五言絕句一首

朝漢臺

七言絕句一首

劉王郊臺

五言古詩一首

甘溪

五言律詩一首

二八九 嶺南文獻軌範補遺

徐信符藏

事理疏議

人才用舍行政得失疏

崔與之

與之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

二八八 西甯縣誌

北平圖書館藏

一〇六



二九〇 廣東海防彙覽

徐信符藏



癡崖山房詩刪卷一

五古

秋日葉介如諸子過石湖觀菊石石分賦

湖峰削不成及此清秋况喜有標奇八十里凌洪濟選
石何終綸茲隙乃和暢昔聞大華峰蓮花生其上
一拔雲根兩兩勾陳向峯石足爭分微霜射重障中現雪
霜尖雖破不一狀我近三徑荒爰此數歲尚德茲文理
安六復增惆悵物病在有文把堪無實情吁憂大古心
雜東自假仰

順德 羅天尺

履

癡崖山房詩刪卷一

心出家金銀任法吟雪即去
一管心天寶疏應前人信游湖海
不望穿皇抱心月控天歌散情佛德
祝吳修 已未正月二十五日
石得夫人題

冬三先書在卷一
癡崖山房詩刪卷一

三九二 張錦芳冬心詩集 區夢良藏

聽松廬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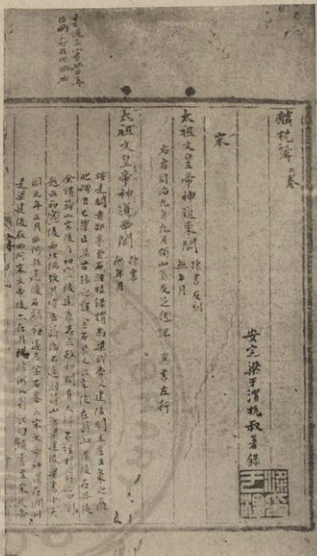
伍君秋園詩數百首先錄數十首屬為閑
定五言如亭瓜花作壁地僻竹為朋樹古
籠高閣雲低入遠村斷雲千嶂合沉水一
溪平一峰斜照澗萬戶晚烟多徑繞長松
曲橋通小市斜俱近警鍊瀑詩起句風雨

四九二 月樓詩鈔 百壹山館藏

黃華表 癡崖山房詩集 一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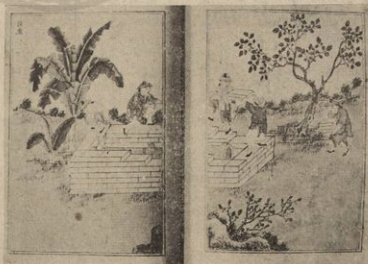
卷第一	帝王部一	帝東二
卷第二	帝王部二	帝東三
卷第三	帝王部三	帝東四
卷第四	帝王部四	帝東五
卷第五	帝王部五	帝東六
卷第六	帝王部六	帝東七
卷第七	帝王部七	帝東八
卷第八	帝王部八	帝東九
卷第九	帝王部九	帝東十
卷第十	帝王部十	帝東十一
卷第十一	帝王部十一	帝東十二
卷第十二	帝王部十二	帝東十三

徐信符藏 北堂詩鈔 二九二



說圖炮鑄 四〇三

識人主盧適



水雷圖序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凡物必相尅而後可相制水尅火之乃轉水勢激發而火愈烈相反而適以相濟其理不可測而其巧固不可階矣倏夷犯順恃其船堅礮利一往莫禦竊謂欲制倭莫若制船船既失堅礮亦茂利成蚤夜焦思未得制船之法會味喇壘夷兵官壬雷斯叔專自言能造水雷遺善泗水者潛至敵人船下或

信徐 說圖雷水 五〇三

朱九江先生講學記

門人順德簡朝堯謹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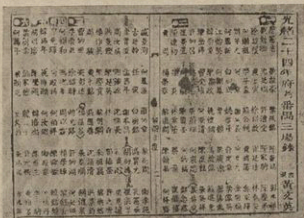
朱先生引疾去襄陵既歸講學其鄉之禮山下有古大夫諱教州里之風朝亮年二十有四從學焉三年而歸每聞先生曰烏摩孔子段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誼垂豈不然哉天下學術之變久矣今日之變則變之變者也秦人誠學幸翁未陳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禮之者也曾同六經禮衛四書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蓋軼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師也事師無犯無隱言者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

識文又簡 記學講生先江九朱 六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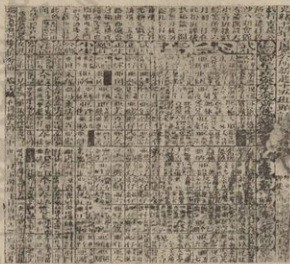
聽颯樓法帖第一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
 濕于御佐必異良方出於阿是夢莛之
 言可擇郎廟况繇始以跡賤得為前思橫
 不貶賤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厚寵以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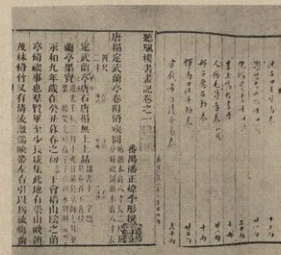
潘博泉識 聽颯樓法帖 〇一三



光緒二十四年 潘博泉識 〇一三



秋波琴館識 周志文識 八〇三



秋波琴館識 周志文識 九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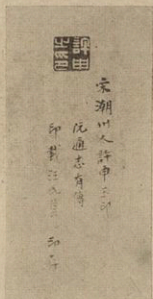
解心事

心各有事。操要解脫。為先。心事略安。解得。了。了。苦
 海茫茫。多半是命。塞。但向苦中。尋樂。便是神仙。若係
 愁苦。到不堪。真係惡。笑。總好過。官門。地獄。史。重。交。憐
 退一步。海。湖。天。空。就。唔。使。自。怨。心。能。自。解。真。心。保。樂
 境。無。邊。若。係。解。到。唔。解。得。通。就。講。過。陰。陽。個。便。嘆。凡
 事。珍。點。積。善。心。唔。係。你。睇。遠。報。在。未。生。近。報。在。目。前
 又

三一 專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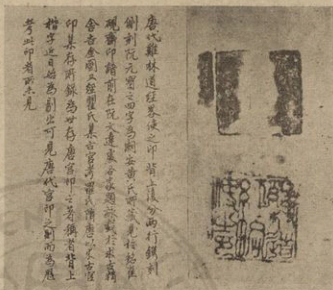
秋波琴館識

文 具



五一三

藏處佛莞寧平 拓印中許



藏處佛莞寧平 拓印使略經道林鷄唐 二一三



三一六 釋今無印



藏靜子黃 印壯子陳 三一三



潘 照 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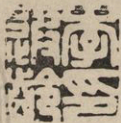


三一四 伍瑞隆印 李履庵藏

三二七 棋山山棋印 呂大可藏



三二八 李遐齡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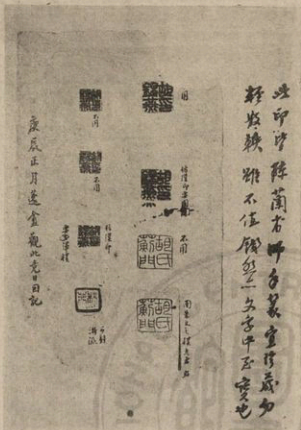
秋波琴館藏



三三二 陳澧手篆印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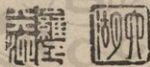
此印涉陳蘭若師子篆宜作底勿
輕於換 雖不任錢鑄一文字平至
實也

嘉樂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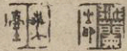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三三三 學海堂印 黃般若藏



印池大曜 ○二三
藏般若黃

三三四 陳璞印 黃般若藏



印蘭行葉 一二三
藏榆煦節

印魚雙虛雲柯 九一三
藏般若黃



一一三

三三五

潮州鎮

總兵劉

進忠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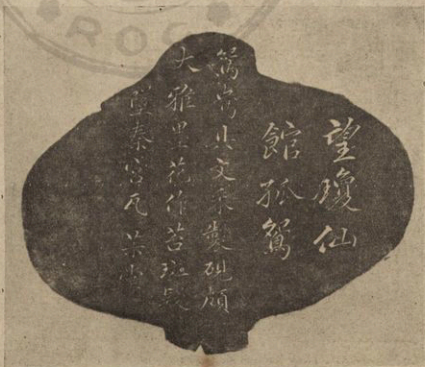
曲印

黃仲
琴藏



嘉樂園藏 端溪大洞西硯 七二三

吳恭光銘芙蓉石 六二三
馮己千藏



孫仲瑛藏

黃培芳硯 ○三三

真樂田藏

瑞端中溪巖石硯 八二三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三三一 瑞溪綠石巖硯

潘得泉藏



三二九 瑞溪大西河冰紋凍硯

夢詩盧藏

一一五

品製人名 器用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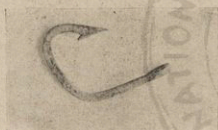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藏哲公陳 鑄石 四三三



藏哲公陳 陶黑 二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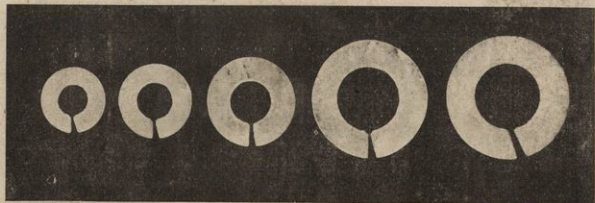


藏哲公陳 鈎魚 五三三

本頁各器
香港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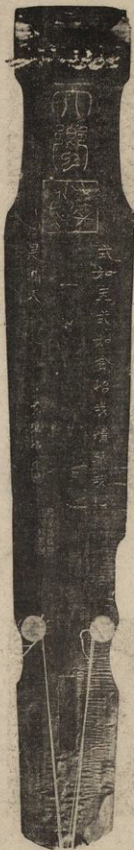
藏哲公陳 鑄石 三三三



藏哲公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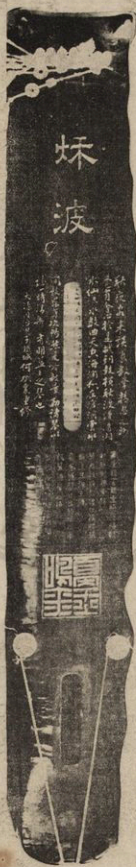
珥英石 六三三

一一六



三三九 天璧琴

黃詠雪藏



三三八 秋波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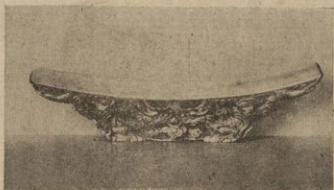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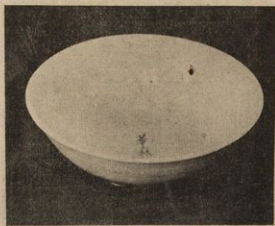
李氏秋波琴館



三三七 綠綺臺琴

鄧爾雅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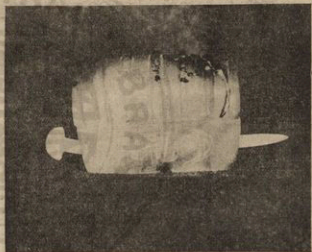
藏庵履李 盤瓷寺林華 三四三



藏南焯黃 (物遺輔公黃) 笏 〇四三



藏文又簡 (土出岡樹茶州廣) 壺陶 四四三



藏清玉洗 (物遺露廓) 冠瑠瑪 一四三



三四二 釋澄錫海幢寺瓷碗 潘熙藏



三四六 陽江窰蟾蜍式花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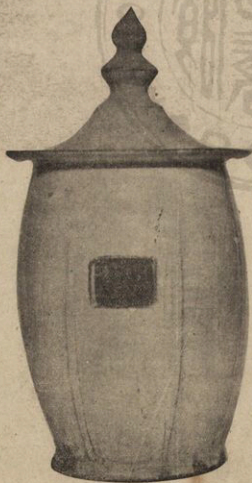
劉平齋藏



三四三 陽江窰兔式花盆

夢詩皮藏

三四八 宋潮州窰塔



潘熙藏



三四七 石灣窰 祖唐居 梅瓶
石灣窰 月白釉 琮形瓶 劉平齋藏

三四九 陽江窰梅瓶

黃子靜藏



三五一

陽江窰
四合大
吉瓶

陽江窰
蟠螭小
瓶

馮己
千藏



三五〇

石灣窰黑花瓶

曹展鴻藏



三五二

石灣窰月白釉拱花梅瓶

陳升曾藏





三五四 陽江窰象耳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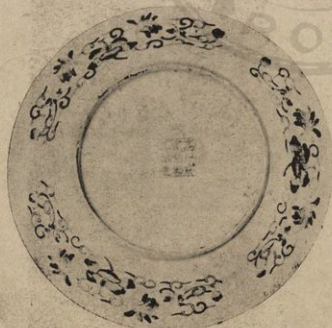


藏周若王 城足三窰江陽 三五三

劉平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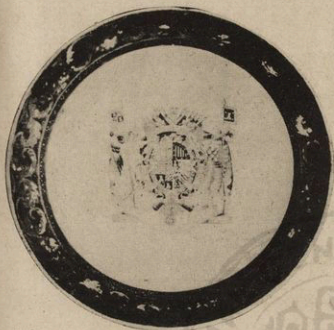
三五五

石灣窰彩毛釉瓶
葉海谷藏



藏照潘

碟彩窰州高 六五三



藏熙潘

碟彩州廣隆乾 八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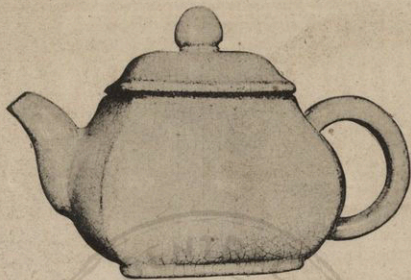


藏熙潘 樽鷄天袖綠窠灣石 七五三

藏章華楊

碗彩州廣隆乾 九五三





藏谷海茶

壺茶袖白月窟灣石 〇六三

三六三 石灣窟瘦仙像潘玉書製



簡又文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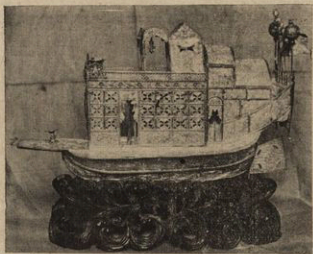


藏曾丹陳 壺潘 一六三



藏熙潘 玉山湖鼎窟灣石 二六三

一三三



歲周若王 船青燒質銀製南海 六六三



歲章華楊 壺水彩州廣隆乾 四六三

三六七

象牙球



何萼樓藏



三六五 海南島黎婦服裝

一二四

利銘澤藏

二 太平天國文物 二

太平天國己未年九月新鑄

欽命文衡攝政開朝精忠軍師王洪製

資政新篇

音准頒行

天國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千王洪

照得治國必先立政而為政必有取資

本軍師恭廣

聖命總理 朝綱爰綜致治大略編成資政新篇一則恭

獻

聖鑒已蒙

旨准並蒙

聖照此篇傳鑄刻官遵刻頒行今已遵

旨將原奏刊刻頒行咸使聞知

謹諭

(種一之本印影編新書官國天平太) 篇新政資：著玕仁洪 八六三

太平天國王天兄天父天西年九月新鑄

欽定軍次實錄

欽定軍次實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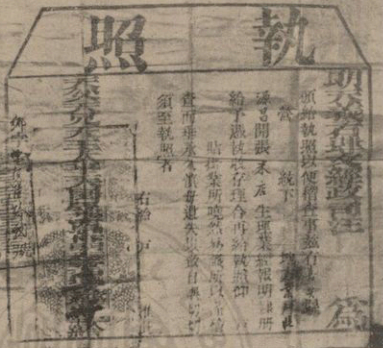
慨自坦盤之惑於蛇虺也世道人心漸流
於偽而失其真漸入於邪而背乎正迷於
修齋設醮或於拜佛念經只知祈禱邪魔
不知尊信

上帝遂使數千年以來皆陷於忘恩背本得食膻
天之罪而不自知也小首等荷蒙

天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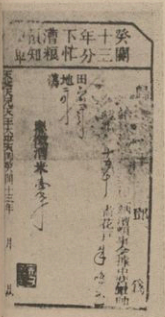
王重民攝製

(種一之本印影編新書官國天平太) 錄實次軍：著玕仁洪 九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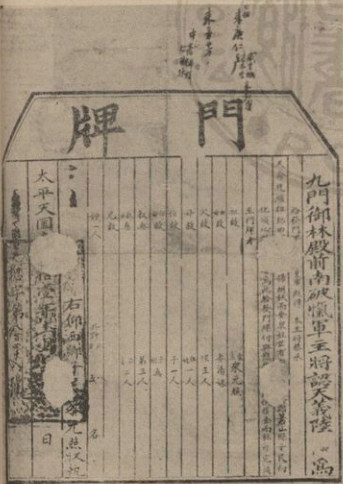
三七〇 太平天國嘉興營業執照 張慈玉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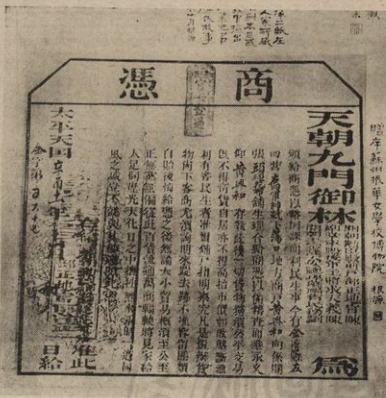
三七一 太平天國糧報預知單 錢端文藏



三七三 太平天國蕭山門牌丁補之

一七三 太平天國卡票 簡文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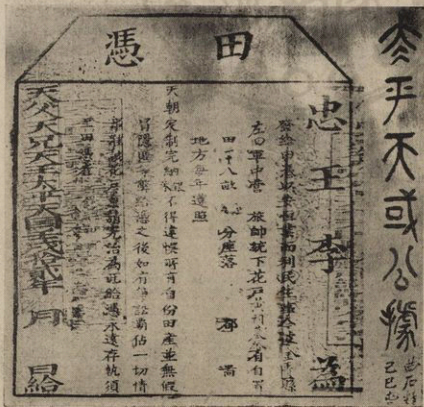




蘇州華女學校校憑 太平天國全國匪高縣憑 六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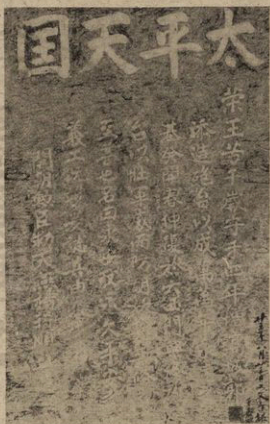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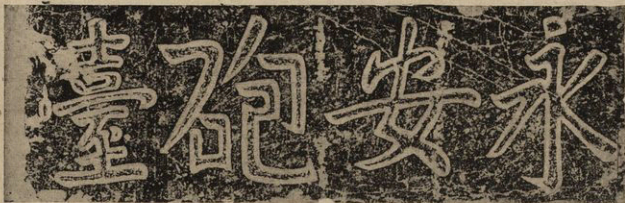
太平天國納單 錢瑞文 四七三



三七七 太平天國金匱縣田憑 蘇州華女學校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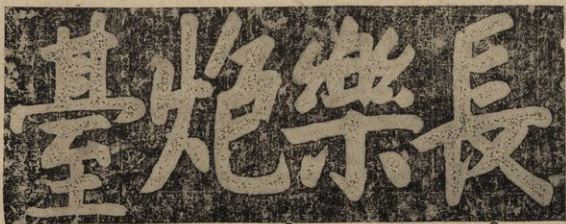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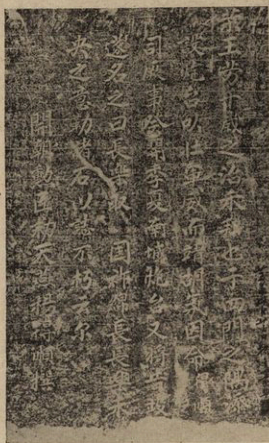


五七三 太平天國完粮執照 錢瑞文藏



三七八 嘉興永安炮臺碑
三七九 嘉興長樂炮臺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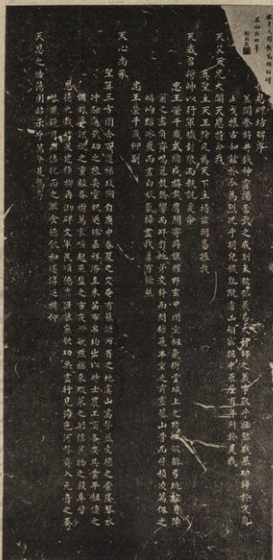
簡又文拓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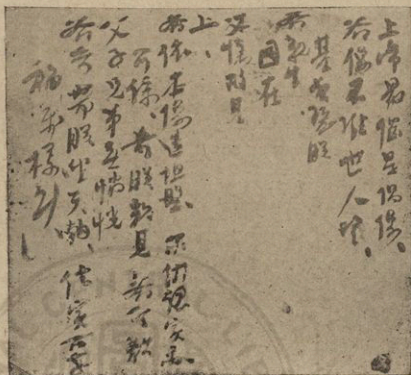


藏文又簡

印官 一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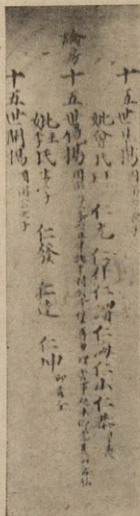
藏文又簡 碑坊牌恩報熱常 ○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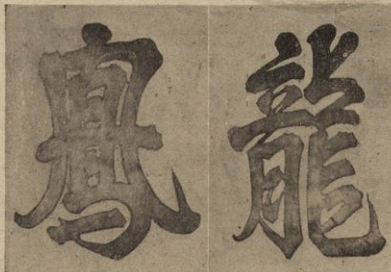
(諭詔圖天平太載) 蹟墨全秀洪

二八三

三八三 洪氏族譜



劉體志攝



(上壁屋書培永氏張覺東在) 字大棠學書珩仁洪 四八三



胡以耗即是孫王前是護國侯
後是孫王

秦曰昌即是秦曰綱是為

燕王

咸樓鄂亭 (錄別解供王忠)蹟墨成秀亭 五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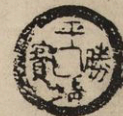
三八六 太平天國大花錢一種

三八七 太平天國錢幣二種



一三二

三八八 平堵錢一種 簡又文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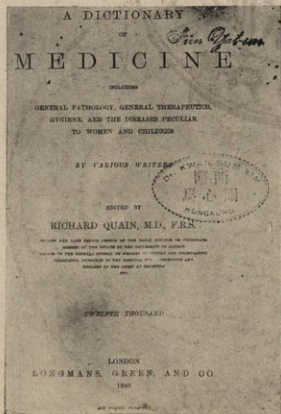
革命文獻

三八九 革命四大寇合照

關心馬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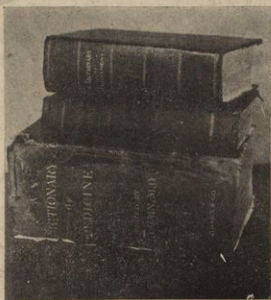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三九一 總理求學時課本之一

關心馬藏

三九〇
總理求
學時課
本三種



關心馬藏

一三三

券債公國內事軍 二九三

歲林丹陸

(右)面及(左)面正



歲鈿錦吳

據借命革謀密理總 三九三

揭本息包贖藥單

立領揭銀人孫逸仙緣遂仙訂議在澳門大街開創中西藥店一間需銀寄辦西國藥料今託吳節徽先担保揭到鏡湖醫院藥局本銀貳千大員先充壹千四百四拾兩正言明每百員每月行包壹員算其包仍托遂仙代辦西藥贈送遂仙自願贈醫不受謝步此本限用五年為期到期如數清還或逾期不測無力填還担保人吳節徽先自願填足毋得異論欲後有速立明領揭銀單一紙當眾簽名担保人亦的筆簽名交鏡湖醫院藥局收執存據

担保遂銀人吳節徽的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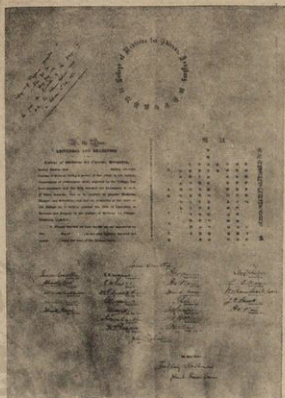
黎益彭 阮建生

知見人

黎松生 曹渭泉

張楨伯 宋子衡

光緒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立領揭銀人孫逸仙的筆



本副書證業畢科醫理總 四九三
 院學科醫大港

歲馬心關 具器之用所醫行理總 六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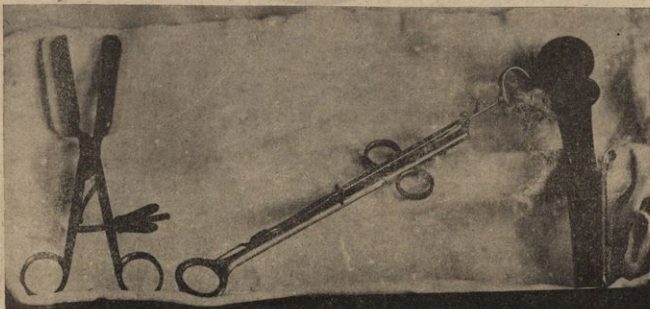
三九五 總理行醫廣告

立效若藥難治用陰疽藥料選以安胎之藥服其夫也患此症者請至本堂分
 傳
 光緒十九年 十壹月 拾八日

杏 ○敬啓者本東西藥局自致請孫醫生逸仙來省濟世以來甚著成效

以故四鄉延聘日不暇給本城求診者反覺向隅今特並請尹醫生文楷
 來局合辦尹君向在北洋李爵相所設醫學堂肄業有年窮窺圖奧屢試
 林 前才嗣瀛在海軍兵艦醫院充當醫官旋以親老請假歸粵爲博濟醫局
 教聘襄辦局務教授醫學並輯譯醫書所著有痼症全書醫理畧述病源
 撮要兒科撮要胎產舉要等書皆不脛而走早爲海內所推重其醫學湛
 雙 深有足徵者本局乘其公餘之暇致請在局贈醫每晨從八點鐘起至十
 點鐘止午後出鏡外診兩關新城河南等處步金一元老城西門東關南
 職 關等處步金二元橫貨遠近例給凡延請者祈預到掛號尹君與孫君並
 淘齊畢皆稱國手久爲中外所聞矣謹此佈聞 洗基東西藥局謹啓

洗基東西藥局謹啓



三九七

陳少白行書軸

沈厚詔藏

荒廬倚竹碧森。掃戶猶鳴原
憲琴。賴有能琴。傍遠路。遂令鴻
雁起。歸音青門。取芳綠。地廣白
社蓮香。飲露深。壁月高。閑刀斗
聞不煩。梁甫動悲吟。

厚詔為書
庚午秋 70日

三九八

尤列行書軸

杜其章藏

千山鳥亂絕。萬徑人踪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民國己亥孟春上浣書應

其章先生大方家雅囑

順德尤列時年七十一

九九三

楊鶴齡遺墨

手氏秋波琴館藏

為公

昔仲尼言之

而志于未遠

吾友逸仙言

之則有志亮

成若星火也

仙賢於仲

尼遠矣。民國三年

陽曆九月廿六日

仙根若志兄屬
楊鶴齡



一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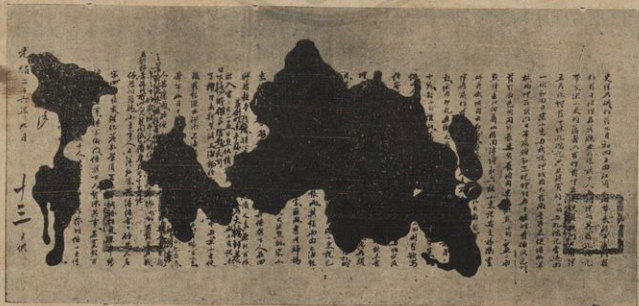
楊雲堯像

(載尤列振揚傳)



史如口供複印照片 二〇四

馬進藏



大明順天國南粵興漢大將軍天

賜為

聲請致討事案者清者乃西明之歸族而東遊之小邦也政
 等處皆同獲獲者案案渡江之修案三桂戰旋之餘順
 兩京城抵期者托詞討賊志氣既定則履履全城積苗
 蘇蘇揚州則修葺十日玉石俱焚迨厥尚之南征成桂聖之奇
 禍五羊城外十八諸寸草不留六昧派中國萬眾發生寶保眉
 臣無罪罪首受刑洗之刑婦攜向事坦胸任干戈之刺嗚呼慘
 已能勿凄然乃復外托仁慈除恣狠毒藉口輕縱賊賊肆意吸
 斃斃漢民則尺布寸絲既微厘復微視滿人則燒衣飽食女
 不繼男不耕晉爾則滿舉而滿高授官則滿多而漢少凡此多
 偏之政庶為不平之鳴況今日者義和拳之亂乃滿官賊之非
 委漢人之怨也而刺地盡屬滿土賠款徵有漢民兩和國之建
 乃清廷所居非我漢人所到也而初等八百萬復修六百萬款
 項不足抵厘運貨物之價既昂田房之捐繼起民不堪命已
 同涸轍之魚居尚憂矣繁興怡堂之熱明頒節用之詔賠款
 霍之憂西陲回鑾東顧調器耗費者數百萬北京修繕海會
 圍撥款若干餘萬嗚呼賠款交過民應避債無自濟責任情君
 竄竄遊有所良心何在尚政類加是以民怨繁興癩瘡亂反
 正用能天心感應迭生水旱瘟疫此正天亡滿清之時即為天
 興我漢之候

大明國 元年 月 日

(篇業獻文) 文祺軍將大漢興粵南國天順明大 三〇四

大明順天國南粵興漢大將軍天

賜為

申明紀律事照得治國以刑罰為本行宜以絕律為先
 本將軍現奉命領功天下本不定刑則各事難遵以有
 待但紀律須先訂定軍民百所遵守為此示諭官紳
 兵勇商民人等各宜遵遵各條毋得違犯致干法
 紀切切特示

計開

本將軍宗旨係專為折造世界與律日之取境世界
 幾乎不同而脫我漢人於網羅之車行歐洲若民其
 至之政體天下平復即立定年以而民人公舉賢能
 為總統以理國事

無論官民相待和平等如習者才異能之士係保政
 治軍務得失固必深謀遠慮者老必良官事申訴
 亦必以平為之調撥見

無論官軍人等不得欺人人家不得受取人物不得
 欺買贖買不得欺騙平民不得詐謀燒焚不得毀弄
 人家家血物業則有違犯准兩紳民到督館控或報
 本營訪知均照加刑罰酌予賞罰

無論官軍人等不得奸淫婦女不得暗行勒索不得
 妄殺無辜如有違犯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即按典刑
 懲辦

本軍需用糧食器械等物必按照市價公平購買勿
 有官軍經手私販不給價值對辦事王赴營喊察除
 追給原價外並將該官軍軍子懲辦

紳民人等於大軍到境時若能舉食盡棄恭順迎迓
 必優予賞費

紳民人等倘不知順逆妄敢抗拒必將為百數人重
 典懲辦其附和者酌予罰以儆效尤

紳民人等遇本營財物應許照市價公平交易如有
 抬價居奇必薄予懲辦

本將軍政尚仁慈無以海外其餘其情罪輕重或罰
 或責以示薄懲

本軍初到或有誤殺教堂教民物業受傷教士教民
 性命定必會同領事官秉公酌議賠償

古十餘為和議之細律如有樹黨再行亵不凡爾等
 官軍紳民其各遵遵勿違勿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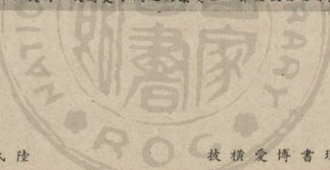
大明國 元年 月 日

(篇業獻文) 示告軍將大漢興粵南國天順明大 四〇四

告海陸軍士文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敬告我全國海陸軍將士蓋聞梓族衛民者軍人之天職朝乾夕惕者君子之心自逆胡虜且謀神州故使吾民驅天下復強善健之士而入平伍以圖其舉則吾民之望我軍人之備者戰身以執其職業者亦既二百六十有餘年至哉世心為異茲茲命我軍士於時或則本心之良無由發見也乃者其帥起於漢匈之間天下靡不北風城強國數有稱門之念遠望自國厥人存反富之心願諸將士之實力壯觀登平履習解休休人整民國新基於是始其缺不節屈風有群而政令紛場之士其從施為可矜即凡以一成一旅視視滿清之腐敗以起光復之旗者其有進於漢族者豈四萬萬人所不能志也願世界歷史其載成改革大業者皆必有甲冑之士反見內向若士者蓋其例矣吾國軍人伏處異族專制之下蓋又深望激發之風者之也深則其發之也速同一軍也為漢我則奮為滿我則清同一軍也為漢用則勇為滿用則怯凡此城城克復之望必皆各將士有善知者之夫發內而望國者其望雖於吾國成功之區流為後來所未有文獨有以知吾海陸軍將士皆深明乎民安民悅之大義故能一致進行知死不避以成此舉也夫奔走海外者二十餘年心憤其地百未嘗一顧國人之力得速返土重睹漢旗諸君子以北憤未減志相同仇不以文為無以故士重睹漢旗之任文內顧蘇材禮興以當願觀於吾海陸軍將士之同心戮力功成不居而有以知共和民國之必將有成也則敢勉策焉既以視國人之履願吾海陸將士上下軍人共勵初心守之勿失勿懈心勿懈而履願之誠弗藉口共和而視履現之義弗怠能以前進實弗藉於以深幸故深願我國民立於泰山磐石之安則不獨我軍人之天職而吾輩漢民族之精神正當揚流衍於無疆文之望也敢有履心唯其榮之

大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陸氏紅樹室藏

總理書博愛樓 四〇六

博愛

丹林先生屬

孫文



知難行易

仙根先生

孫文

氏秋波琴館藏

總理知難行易 七〇四

氏秋波琴館藏

總理致青雲林長書二頁 八〇四

大營公公用股

軍名譽亦必受極大影響於貴
軍實有極大之不利仰即設法補
救將各人趕快放去不然則大營
營在此不能不執行軍法則兩有
不便也幸為留意

孫文

中華民國三年九月廿日。午前十時半

第 頁

大營公公用股

青雲旅長厚刻此間人
民報告貴部拉有婦女十餘
人繫於船上此種行為大犯人
民之忌憚此等消息流傳於外人
民必與貴軍生極大之惡感而貴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頁

大 本 營 公 用 機

崇已全現在最急者為東江軍
 隘糧米許汝為軍前敵已到惠州
 北岸及博羅一帶在路已絕糧數日
 云望兄三各同人等致做倍兵站責
 之趕緊多辦米石火速運到博羅
 惠州以濟軍食萬勿延誤切切其次
 要者為新飛機四百到必照應着
 航空局長趕飛機配好趕來前敵

中華民國 年 月

總理遺墨之二

王崇蔭

大 本 營 公 用 機

應用航空所需經費至緊接濟以利
 進又無線電報局長馮偉所定之電
 機關已運到望即寄致交他連行
 取出運來前方應用此三事糧食
 飛機無線電皆為前方急要之物
 特文兄向該三處該管機關即兵站
 總監羅翼聲航空局長楊仙逸電報
 電局長馮偉催促趕辦辦理為荷

廣東文物 卷二：出品攝影

大 本 營 公 用 機

又着魚電局長謝鐵良運五百磅
 水電鐵壳兩個一二百磅者四個並
 辦足炸藥電保電池等件火速運
 惠州攻城並要謝局長親來指揮
 至要此四事及又專催並著接
 濟至緊要如命辦到不得延誤
 行職權秘書長各部長及各同才
 不暇一一囑統此通知望為協力

四一〇 總理手批廖仲凱書

李氏秋波琴館藏

由財務部
 長交辦
 辦理
 不准
 情准
 文准
 並
 初

救傷第一法

英國柯士敦著

中國孫逸仙譯

講義第一章論體格並功用

此講義之旨乃不各人皆知救傷之法俾遇意外之事可即行設法施救投傷之人由此可挽性命於危急之頃並解痛苦於醫者未至之時

救傷游藝之要法近已視為通行之知識在陸兵水師巡捕車船司事火夫及民人等常有應辦學習矣

因在大傷廣業之中如賽馬劇會推挽及衝上激游藝等事多遇意外傷倒之事故特設立學約編游藝會又名紅十字會此處招集經驗持有執照之會友而教其取效甚安也

教習之課包括各等止血之法分別傷折支體之法調理傷折支體之法與及

九令李先主革命日本高橋嶺山下町前
 田橋一百二十一番館與中山先生商定
 中華民國成立後及于公曆一千九百零
 一年一月一日假東京上野精舍新必集
 同志及我國留學生公布之時上龍惠
 取禮券鈔款某某等往家控去錄及
 池州定例拍謝去練之奉力山等數十
 人皆在坐而日人天香枝亦與焉並拍
 照以為紀念送與家牙同印一紙行天
 小二街文四中華民國萬歲進於
 九先生逝世後二十一日到首都其路路
 江弄羅羅路其香敬懷快掃揚及說
 至廣業館二百二十九號九先生所及之所
 撫摩遺物其嗣子亦首先極言其白
 眉出示斯印因於一紙派其厚焉為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台山路小道
 呵冰書于如不寒月行

五—四 中華民國萬歲成印拓 小馬進藏

阮漢抄

考此碑於代集字力此南

馬景殘陽暎遠近前暈不定是躡程
 山河歷二在書生 世事擬雲常反
 淚君身如月木分明且因尊酒慰生
 平

四一七 胡漢民遺稿

胡木蘭藏

阮漢抄

考此碑於代集字力此

馬景殘陽暎遠近前暈不定
 山河歷二在書生 世事擬雲常反
 淚君身如月木分明且因尊酒慰生
 平

錄舊呈

仙林先生龍改

及六赴寧遠徑燕州一盛
西天作何作

再半僕下在何來這地

千戈德未休汽笛一聲

驚客愛滿天風雨過

燕州

若兩天風雨過燕州一盛

清苦解客能壯士百未

饒劫立秋深不必秋重

兼

件函稿

仙根先豎末章器未

命杜華獻醜刻己

寫就一立軸惟糊塗

了幸不呈膏

方家一盼莽由郵弄

上即乞

晒存步此并頌

新禧

澤如秋氏

110二二

藏館琴波秋氏李

墨遺如澤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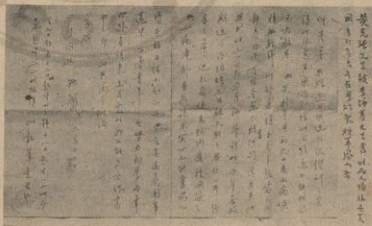
墨遺成佛蕭 八一四



九一四

黃致興李沛基手札

何卓文



四二〇

伍廷芳遺墨

李氏秋波琴館藏

人生朝露富貴浮雲
生死道理最為重要
研究有得儘多真樂

伍廷芳

廣東文物 上冊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卷三 廣東文物展覽會紀錄

目次

一 發起

二 組織(一)籌備委員會全體委員(二)執行委員之分工

(三)審查委員(四)幹事部(五)「廣東文物」編

印委員會委員

三 文件(一)廣東文物展覽會簡章(二)徵集出品緣起(葉

恭綽)(三)徵集出品簡則(四)擬編印廣東文獻叢

編啓(葉恭綽)

四 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五 籌備委員會會議紀錄

六 會場攝影(一)會場大門聯(二)大門外圍(三)會場大門

全景(四)開幕典禮致辭(五)開幕典禮剪綵(六)

會場大堂圖像陳列室(七)第一陳列室(八)第二陳

列室(九)第四陳列室(十)會場外參觀者之擠擁(十一)

會場內參觀者之擠擁(十二)閉幕典禮(十三)結束

大會及頒獎紀念

七 題詞(一)蔡子民(二)徐季龍(三)楊雲史(四)楊千里

(五)馮 梁(六)無 庵(七)謝无量(八)黃桂棻

(九)張仲仁(十)馬小進(十一)李仙根(十二)葉

次周(十三)李履庵(十四)吳鐵城

八 廣東文物展覽會紀事(陸丹林)

九 對於廣東文物展覽會的感受(吳鐵城演辭)

廣東文物展覽會紀錄

一 發起

民國廿八年夏秋之間，旅居香港文化界同人，因時勢之要求，深覺有聯合起來協力推進文化運動之必要，於是共同組織一個「中國文化協進會」。九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後，各種工作由理事與全體會員分工合作，積極進行。在成立大會所通過的第一期——半年——工作計劃大綱，其中一項乃是舉辦一個廣東文物展覽會。在九月廿四日第一次理事會議時即將此案通過，隨即推舉葉恭綽為廣東文物展覽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及會內外熱心人士數十人為籌備委員，又指定其中九人為執行委員。（名單列后）展覽會簡章繼亦由理事會通過（詳后）。至于經費則除由文化協會補助外，分向社會人士徵募。此展覽會發起之經過也。

二 組織

(一) 籌備委員會全體委員

由文化協會專函聘請者前後共達六十餘人，表示參加者為下列諸君：

葉恭綽（籌備委員兼主任委員） 許地山 陳君葆 李景康
簡又文 陸丹林 潘庶春 鄧爾雅 黃般若（以上九位兼執行委員）
黃子靜 黃詠琴 何冠五 羅原覺 歐陽駒 高劍父 孫璞 黃慈博 陳卉曾 周文治 李仙根 香翰屏
張之英 區芳浦 陳公哲 梁效鈞 俞鴻鈞 徐信符 阮季湖

王秋澗 沈玉清 王雲五 鄭健康 黃繩曾 黃福曾 鄭洪年
葉次周 陳策 吳子祥 馮百礪 何榮 馮己千 俞叔文
黃仲琴 陳良猷 高寶森 張君華 孫家哲 梁顯利 陳大年
尹耀聲 黃少沅 李景新 李履庵 李勁庵 張惠長 凌麗甫
湯國楨 郭仲果 梁孝郁 吳耀西 何夢樓 林伯聰 李景宗

(二) 執行委員之分工

執行委員九人，本分工合作之旨，互推各組主任如下：

葉恭綽兼審查組主任
許地山兼宣傳組主任
鄧爾雅兼徵集組主任
陳君葆兼保管組主任
潘庶春兼陳列組主任
李景康兼編目組主任
陸丹林兼出版組主任
簡又文兼研究組主任
黃般若兼總務組主任

(三) 審查委員

葉恭綽（主任） 朱汝珍 黎國廉 桂 喆 徐信符 黃慈博
黃子靜 許地山 詹菊人

(四) 幹事部

黃般若（兼總幹事） 劉隨之 黃國芳 李幼成 徐虹燾 劉國
葵 潘盛世 潘盛業 馮志堅 彭樹棠 黃志堅 蘇臥農 李
寶璠 楊詠裳 范朗西 鄭宗漢 劉婉華 黃耘農 司徒鑑

簡華惠（其他臨時義務襄助者尚多不及備錄）

（五）「廣東文物」編輯委員會委員

簡又文（主任） 葉恭綽 許地山 陸丹林 李景康 黃慈博

黃般若

三 文件

（一）廣東文物展覽會簡章

一、定名：廣東文物展覽會。

二、宗旨：以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為宗旨

三、組織：由中國文化協進會主辦，延聘會內外學術家、鑑

藏家等組織籌備委員會，並指定五人至九人為執行委員，主持一切事務（均無給職），另聘幹事一

人，辦理籌備事宜。

四、會期：定中華民國廿九年二月廿二日開展覽會，會期三

日至五日。

五、會場：般咸道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六、出品：廣東歷代文物，及其他各省文物與廣東文獻有關

者，其種類另詳出品簡則。

七、徵集：除分函會內外學術家鑑藏家徵集外，並登報公開

徵集，出品章程另定之。

八、審查：由籌備委員公推審查委員五人至九人，負責審查

出品。

九、經費：經費由中國文化協進會補助或籌募。

（二）徵集出品緣起

一國之盛衰強弱，不徒以兵力財力為斷，往往取決于文化

廣東文物 卷三：廣東文物展覽會紀錄

程度之高下深淺廣狹，此已成近今一致之定論。吾國向以文化最早自翊，然千百年來，為暴主迂儒所利用，販運與掩蔽，其真際多遭埋沒，菁英渣滓，糅雜不分。拘矜者奉腐臭為神奇，浮薄者詆金玉為草芥。益無以紹聞祖德，發揚國光。人失自信之心，學乏復興之望，其所關於抗建大業，亦已鉅矣。比年國中鴻碩，極力提倡史地之研究，復屢有文獻展覽會之設，令一般人士，對於先民貽行之文化，有真切之認識，從而進一步加以檢討與改估，收效業已甚宏。徒以戎馬紛紜，未遑普及。廣東文化見于史籍者，雖較中原為略後，然比年地下之發掘，實物之參稽，已證明此邦文化之進程，具有深長特殊之歷史。由秦漢以迄明清民國，握中外交通之樞紐，結東西文化之胚胎。神州舊德，多賴留貽，寰宇新機，端資創開。其間端人烈士，名將通儒，藝者逸民，高僧列女，雲興霧湧，璧合珠聯，任舉一長，每堪千古。故都喬木，南海明珠，言念風流，蔚為大國。高山仰止，景行維賢，剩馥殘膏，都成馨逸矣。比者烽烟遍野，市井為墟，人競流亡，劫同水火。凡諸文物，或相隨蕃舶，或蕩作灰矣，並碩果而難存，似名花之無主。搜窮複壁，藏乏名山，聞者痛心，救誰援手！念物稀之為貴，思厥愛之尤戚。凡先民手澤之所留，皆民族精神之所寄，允宜及時采集，共策保存，一以表文獻之菁華，一以動羣倫之觀感。中國文化協進會同人，有見及此，因發起斯會，期與愛國愛鄉諸君子，相觀而善，相與有成，藉此名區，共圖良會。凡諸規則，別具左方。所企石室精儲，祖庭遺物，或球圖重器，或瓊璧餘珍，各出所藏，以光盛舉。庶稍盡後方之使命，兼以期同氣之相求。五嶺以南，文章冠冕，當有不下于黃河長江兩流域者，山

輝川媚。照耀離明，企予望之。民國廿八年十一月番禺葉恭綽

(三) 徵集出品簡則

一、標準 本會宗旨在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出品概以此為標準。

二、種類 廣東歷代文物如書法繪畫著述手蹟金石圖像製器藏品文具服用器拓片攝影鈔校本精印本皆在徵集之列。(著名古蹟古物附)

三、會期 中華民國廿九年二月廿二日至廿六日止(農曆正月十五日至十九日)。

四、會場 般咸道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五、填表 出品表務請於開會前十五日填就交到本會籌備處編目，以免不及列入目錄。

六、說明 各項出品務請出品人擇要說明

七、收件 出品請於中華民國廿九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五日日期內交到般咸道馮平山圖書館內本會收件處，以便編號陳列。

八、裝裱 各項出品須加裝裱或配盒者，務由出品人先行辦妥，以便陳列。

九、審查 本會陳列品須先經審查委員會審查。

十、攝影 各項出品得由本會擇尤攝影或鈔錄，以備編印專集，用留紀念，惟外界欲攝影或抄錄者，須先得出品人同意。

十一、發還 各項出品，於閉會後一星期內，即憑本會原發收據取還。

十二、保管 各項出品，除由本會負責保管外，兼僱特警，輪班

保衛，以求安全。

(四) 擬編印廣東文獻叢編啓

葉恭綽

五嶺以南，山川人物所繫于地理歷史者，向極鉅大；尤其近數百年，國際國內所生關於吾國重要變化之突起，類皆與吾粵有密切關係，為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然則徵存史實，檢査往跡，研究因果，推測方來，為生此時代者應有之工作，蓋無疑義。吾粵有關文獻之典籍，方志以外，私家輯刻，向不乏人。如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之倫，頗極其盛。第自比歲，轉形寥寂，因緣時局多故，倡導無人，毋亦以抗建大業，日不暇給，此類工作，被視為次要之務，以致未遑兼顧歟。不知地方文獻，正為抗建一切工作所必需參考之物。往昔視為藝文之一，乃社會之一種錯覺，于文獻實際，實有認識不足之感。比者各地人士，于方志纂錄，已有不少精切之見解，令其本身加增重量。惟已往各地之紀述資料，或浩博無涖，或斷爛不全，若不亟謀整理保存，他日將有杞宋無徵之憾。此非止圖書本身之損失而已，于知今知古，知彼知己，皆無所藉，等於航海而失其舵，險孰甚焉。竊意應仿畿輔叢書，武林掌故叢編等書之例，編纂廣東文獻叢編。甄搜遺逸，摺拾叢殘，期以若干年，蔚成巨帙。其辦法務以簡而易舉為主，所采錄務以切而有用為宗。謹擬計劃如下方，資為嚆引，非敢云悉臻愜當也。如承海內賢達，嶺表英豪，惠賜指南，相為邪許，非第一人私幸已也。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

編者按：葉先生編印「廣東文獻叢編」的大計劃，原係由其個人倡議，後經中國文化協進會理事會決議接受其獻議，另組「廣東叢書」編印委員會董其事，并即推葉先生為主任委員。

因此啓原附在廣東文物展覽會發表，故一并編之于上。原定則例數條略。

四 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第一次會議

時間：廿八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四時

地點：中國文化協進會會所

出席者：葉恭綽 黃般若 陳君葆 簡又文 潘庶春 鄧爾雅

陸丹林

主席：葉恭綽 紀錄：黃般若

討論事項

(一) 第一次籌備委員會全體會議應于何時召集案

決議：定十一月十五日召集之

(二) 執行委員等應如何分工案

決議：互推葉恭綽兼審查組主任 簡又文兼研究組主任

許地山兼宣傳組主任 陸丹林兼出版組主任 鄧爾雅兼徵集組主任 陳君葆兼保管組主任 潘庶春兼陳列組主任 李景康兼編目組主任 黃般若兼總務組主任

(三) 關於徵集出品簡則應如何製備案

決議：即席公同起草交付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討論通過

簡則見前

(四) 關於展覽會經費如何籌措案

決議：向籌備委員各方人士及廣東省政府分函募捐

(五) 關於展覽會預算應如何製造案
決議：即席公議草案交付籌備委員會討論通過

(六) 關於展覽會場案
決議：去函香港大學請借用馮平山圖書館之全部六時散會

第二次會議

時間：廿八年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時卅分

地點：溫莎茶室

出席者：葉恭綽 李景康 簡又文 陸丹林 黃般若 鄧爾雅

潘庶春

主席：葉恭綽 紀錄：黃般若

討論事項

(一) 關於刊登徵集出品之廣告案

決議：刊登華僑、大公、星島、國民、四家日報，另大風旬刊

(二) 關於募捐經費案

決議：用展覽會及私人名義去函各方人士并聲明兼籌備刊印專集將需款甚鉅切請贊助

(三) 關於紀念專集研究論文案

決議：照研究組所提出題目廿四條修正通過，並分函請各方專家担任撰著

(四) 關於徵集出品案

決議：除刊登廣告公開徵求外並分函藏家徵集另由各人以私人資格分別接洽搜集

(五) 關於召集第二次籌備委員全體會議案

決議：定兩星期後召集之

(六) 關於出品標準再加說明案

決議：發通稿于各日報披露之

六時卅分散會

第三次會議

時間：廿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四時

地點：溫莎茶室

出席者：葉恭綽 陸丹林 黃般若 李景康 潘庶春 簡又文

主席：葉恭綽 紀錄：黃般若

討論事項

(一) 關於出品點數應否加以限制案

決議：開會前及開會時斟酌辦理

(二) 關於審查出品之標準案

決議：審查標準：(1) 須符合本會「研究鄉邦文化發揚

民族精神」之宗旨(2) 須審定真偽(3) 同一人

之作品過多者須分日陳列而同一種之品物有過多者

則特為選擇一種陳列

(三) 關於審查委員會之組織案

決議：提出葉恭綽朱汝珍江孔殷黎國廉詹菊人徐信符黃慈

博許地山黃子靜九人為審查委員以葉恭綽為主任請

下次籌備委員會議通過

(四) 關於研究論文稿費案

決議：視本會經濟能力各贈薄酬提交籌備委員會公決

(五) 關於張之英香翰屏來函請本會代籌軍用冬衣案

決議：根據事實答復——本會性質公開不收門券不能籌款

惟另由私人代為募捐

(六) 關於召集第二次籌備委員會議案

決議：于廿九年一月五日召集之

六時散會

第四次會議

時間：廿九年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時卅分

地點：溫莎茶室

出席者：葉恭綽 陳君葆 陸丹林 簡又文 潘庶春 黃般若

主席：葉恭綽 紀錄：黃般若

討論事項

(一) 關於出品目錄編目分類及次序案

決議：暫定如下(一)書畫(二)圖像(三)手蹟(四)文具(五)

金石(六)製作(七)服玩(八)古蹟(九)典籍(十)

志乘(如未妥善再為改訂)

(二) 關於陳列出品案

決議：根據上項決議綱領預作陳列計劃

(三) 關於收發出品應由何組負責案

決議：統歸保管組負責辦理

(四) 關於收發出品幹事員人選案

決議：推定劉國泰潘盛世潘盛業司徒鑑馮志堅等担任由保

管組約期與各員先事接洽

(五) 關於出品之保管及裝置案

決議：由保管組或租借或特製箱櫃

(六) 關於會場所用工具案

決議：由保管組或租借或特製箱櫃

決議：交由陳列組負責準備一切

(七)關於會場陳列計劃案

決議：交由陳列組會同總務組負責辦理

六時半散會

第五次會議

時間：廿九年一月廿六日下午四時

地點：溫莎茶室

出席者：葉恭綽 陸丹林 簡又文 黃般若 李景康 陳君葆

許地山 麥嘯霞(列席)

主席：葉恭綽 紀錄：黃般若

報告事項

(一)黃般若報告已會同潘庶春陸丹林前往視察會場并已預定陳列計劃及辦法又已定製掛畫板三十件至其他所需品亦陸續購置

(二)保管組報告收發幹事員已邀約劉國藻潘盛業潘盛世馮志堅彭樹棠黃志堅司徒鑑等担任兼于開會時照料會場秩序

(三)麥嘯霞報告草擬表演戲劇歌曲音樂計劃

討論事項

(一)關於出品編目案

決議：由李景康負責進行得聘幹事員助理

(二)關於會場警衛案

決議：由陳君葆負責接洽

(三)關於會場秩序案

決議：由簡又文負責并多請幹事到場助理

(四)關於表演戲劇歌曲音樂案

決議：仍請麥嘯霞負責籌備並商借戲院

第六次會議

時間：廿九年二月二日下午四時

地點：溫莎茶室

出席者：葉恭綽 陸丹林 黃般若 簡又文 潘庶春 麥嘯霞

(列席)

主席：葉恭綽 紀錄：黃般若

報告事項

(一)黃般若報告中央戲院來函不允租借該院為表演用

(二)黃般若報告張發奎將軍捐款國幣五百元

討論事項

(一)關於出品目錄編印案

決議：以上海文獻展覽會目錄為參考樣本

(二)關於目錄付印及出版日期案

決議：由出版組會同編目組商訂辦法務于開會前二日出版

(三)關於會場幹事員分配職務案

決議：定于三月二日召集幹事會議分配職務及商定進行辦法

法

(四)關於表演戲劇歌曲音樂案

決議：仍請麥嘯霞負責商借會場

六時散會

第七次會議

時間：廿九年三月十四日下午四時

地點：中國文化協進會會所

出席者：葉恭綽 陸丹林 簡又文 李景康 許地山 黃般若

主席：葉恭綽 紀錄：黃般若

報告事項

(一) 總務組報告收支數目

討論事項

(一) 關於公開演講案

決議：由研究組負責進行

(二) 關於表演案

決議：另推委員會負責先行派員商借香港大學禮堂不收門

券

(三) 關於推舉學生徵文閱卷員案

決議：推舉馬鑑馮百礪葉恭綽三人評閱

(四) 關於編印紀念專集案

決議：(1) 另組編印委員會主持之即推舉簡又文(兼主

任)葉恭綽李景康許地山陸丹林黃慈博黃般若七人

為委員

(2) 專集定名為「廣東文物」

(3) 籌備委員會執行委員撰文不付稿費

(4) 本委員會負責籌款編輯印刷發行各項事務

(五) 關於籌備委員會結束大會案

決議：俟表演及講演兩項結束後召集之到時刊印徵信錄報

告收支數目

(六) 關於收支數目之查核案

決議：全部收支賬目結束後送交中國文化協進會理事會常

務委員陳炳權會計師查核

六時散會

五 籌備委員會會議紀錄

第一次會議

時間：廿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時

地點：溫莎茶室

出席者：葉恭綽 陸丹林 徐信符 李仙根 李景康 黃詠琴

黃繩曾 簡又文 黃仲琴 黃慈博 何公卓 冼玉清

阮季湖 關 善 鄧爾雅 張君華 陳公哲 鄭洪年

孫 璞 陳卉曾 葉次周 潘庶春 許地山 馮己千

黃般若

主席：葉恭綽 紀錄：黃般若

報告事項

(一) 主席葉恭綽報告發起展覽會之旨趣

(二) 簡又文代表中國文化協進會報告發起展覽會之經過及中

國文化協進會所通過之簡章(見前)並請各位努力合作

以發揚鄉邦文化即所以為國家為民族服務

(三) 總幹事黃般若報告第一次執行委員會各議決案

討論事項

(一) 關於徵集出品簡章案

議決：據執行委員會所提出草案修正通過(見前)

(二) 關於經費預算案

議決：照執行委員會所提出草案修正如下

印刷二百五十元 廣告一百元

車馬費一百五十元 保衛一百四十元

文具二十元 交際六十元

消耗六十元

雜費一百九十元

郵電三十元

合計一千元

附件 會議既畢各委員即席認捐經費共得八百餘元

六時散會

第二次會議

時間：廿九年一月五日下午四時卅分

地點：溫莎茶室

出席者：葉恭綽等廿三人

主席：葉恭綽 紀錄：黃般若

報告事項

(一) 總務組報告一月來執行委員會工作概況

(二) 研究組報告專家擔任研究論文者有黃慈博李景康李景新

高劍父黃慶雲女士陳德芸簡又文麥嘯霞饒宗頤等尙與其

他多人在接洽中

(三) 陳列組報告已得香港大學復函允借馮平山圖書館全部為

展覽會場

(四) 徵集組報告向各方面接洽經得復函多件答應出品

(五) 籌備委員孫璞黃慈博馮己千許地山李景康阮季湖簡又文

黃詠琴陳丹曾陳公哲陳大年陸丹林李景新等各有報告及

發表意見

(六) 主席宣佈各籌備員開列出品清單統計已有七百餘件

討論事項

(一) 關於審查委員之推舉案

決議：照執行委員會所提名單通過專函聘請

(附錄：江孔殷因事不能擔任其後改推桂姑)

(二) 關於專門研究論文酬報案

決議：具體辦法仍交執行委員會酌辦

(三) 關於徵集學生論文以增加研究興趣案

決議：(一) 題目定為：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二) 獎金：首名三十元 次名二十元 三名十元

其他酌給獎金

(四) 關於舉行廣東戲劇音樂歌謠語言表演大會案

決議：推麥嘯霞襄助執行委員會籌備之

六時卅分散會

第三次——結束及頒獎大會

時間：廿九年四月廿日下午三時

地點：溫莎茶室

出席者：葉恭綽 簡又文 陸丹林 鍾魯齋 楊素影 陳斯馨

黃般若 黃慈博 蘇肇鑾 陳剛 俞叔文 伍仕強

陳家佑 張潤洲 梁世寬 黃詠琴 張聘渭 葉次周

陳丹曾 辛桂成 林溥倫 阮季湖 梁效鈞 胡漢輝

王偉明 陳良猷 李馳 馮百驥 陳公哲 孫瑛

陳炳權 孫家哲 潘庶春 王永載 馮己千 黃仲琴

及新亞社 世界社 中新社等通訊社等

主席：葉恭綽 紀錄：陳剛

程序：

1. 主席葉恭綽報告此次開會之宗旨，專為文物展覽會作一結

束，報告會務經過及收支概況與編印「廣東文物」紀念專集

計劃，并同時頒發學生論文比賽獎品等。

2. 黃般若報告文物展覽會收支概況，至本日止計共收入三千六百三十三元五毫一仙，支出二千二百六十五元零九仙，除支尚存一千三百六十八元四毫二仙。

3. 主席報告文物展覽會餘款用作編印「廣東文物」紀念專集。

4. 研究組簡又文報告(1)「廣東文物」編印計劃，大致如下：

(一)大會紀錄，(二)開會期間各報章刊載文字，(三)出品目錄，(四)廣東名人小史，(五)文物攝影約三百餘幀，(六)專家論文，(七)得獎學生論文等項，本書約有六百頁，印費約需二千元以上，存款不足，仍望各方勤助，成此美舉。(2)前擬定廣東音樂語言戲劇歌曲表演大會及舉行公開演講會均因地點與人事關係，未能舉行。現集中全力編印「廣東文物」專集。

5. 主席報告中國文化協進會決于廣東文物展覽會結束後編印「廣東叢書」，現已着手進行。預算須籌國幣三萬元為基金。廣東省政府已補助二萬元，不足之數將向外界籌募。出版計劃，擬分期辦理，每年約出一集或二集。隨即宣讀李主席漢魂贊同此舉之復電。

6. 發給學生論文獎品，由陸丹林報告此次辦理徵集學生論文評閱經過後，繼由葉主席循序給獎。附論文題及得獎學生姓名

如下：

論文題：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一名 張聘渭 (西南中學)

第二名 蘇肇鑾 (嶺南大學)

第三名 陳斯馨 (聖保祿女中)

第四名 黃福海 (知用中學)

第五名 王偉明 (華南中學)

第六名 梁耀揚 (漢文中學)

第七名 伍仕強 (漢文男師範)

第八名 辛桂成 (南華大學)

第九名 陳家祐 (漢文男師範)

第十名 胡漢輝 (中國新聞學院)

7. 西南中學校長張瀾洲致詞感謝本會。

8. 南華大學鍾校長魯齋致詞，申述文物展覽會之重大意義。

9. 中國文化協進會常務委員陳炳權致詞，述其赴重慶時與教育部陳立夫部長討論抗建教育注重之要點，即為史地教育，展覽會即是此種教育之實施而具有優異成績者。最後，代表中國文化協進會感謝文物展覽會各委員之努力贊助。

10 攝影散會。

廣東文物展覽會

區外門大(二)



景全門大(三)

攝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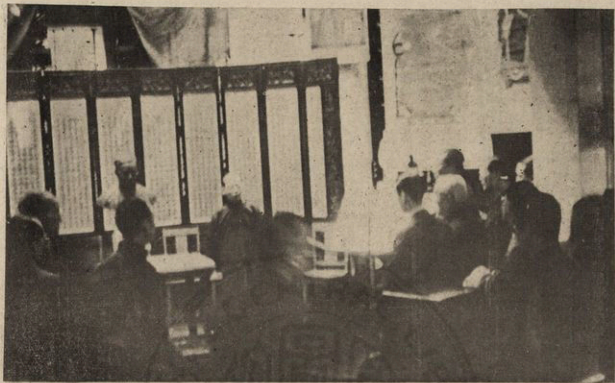
會
場

六

南海衣冠

高樓風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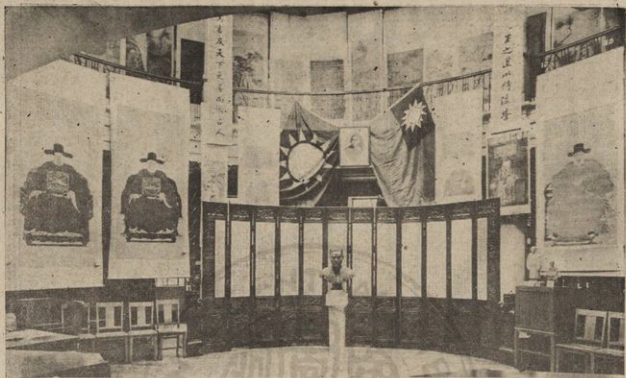
聯門大場會(一)
書并撰緯恭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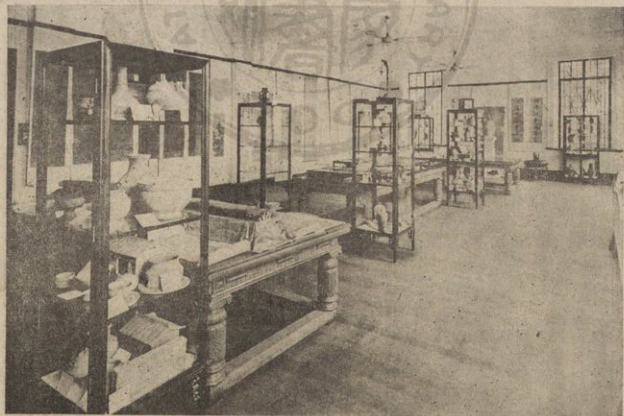
辭致辭恭普席主——禮典幕開（四）



（附攝葉育彭）照合體全後練剪城鐵長部英——禮典幕開（五）



(贈攝華秉馮) 室列陳像圖——堂大中正(六)



(贈攝華秉馮) 畫書器製古——室列陳一第(七)



(贈攝梁育彭) 畫書具文——室列陳二第(八)



(贈攝梁育彭) 畫書乘志籍典——室列陳四第(九)



(十) 會場外參觀者擁擠之一樓上視 (贈攝君般贊)



(十一) 會場內參觀者擁擠之一室 (贈攝業育彭)



照合體全—禮典基開(二十)



照合念紀獎頌及會大束結(三十)

七題詞

中國自來宮文物廣東特別見
精神隨民歷練心光遠革命
淵源學苑新事鍾十章張子聲
世蘇三絕慕商民管窺身食吾常
愧眼界從今願不貧

廣東文化展覽會特刊 蔡元培題

五胡北擾中原日文物
南遷典午時歷史
何從尋起訖風詩正
韻覓蛛絲

題廣東文物展覽會特刊 徐季龍

徐季龍先生

蔡元培先生

南州奕德懋 嗟峨天寶人
文在網羅大好名山無石室
先文秋斗荀多 却大飛
揚之物銷泉壑收拾詭昔朝
滄江在靜生紅月猶照流合註
寐寥 康元元日題

廣東文物展覽會 雲文揚

楊雲史先生

中原文獻什樣流祀器存周華此州方考于漢者
舊集不知殷禮在斯否
嶽外逸民篇首詩空明正朝殿南陸岡州涕淚崖
州血捍敵魂歸屢此時
街國性餘儲古談文掃增坊仗殿卷他時狂寫中
興頌解說伊川吾道南

廣東文物展覽會特刊詞

楊天驥

廿九年二月十六日於香港

楊千里先生

題廣東文物展覽會特刊

馮梁

萬象森羅重鼎彝嶺南文獻至今垂抱殘守缺多遺籍
別隱搜遐富斷碑禾黍漫傷股爾器衣冠猶復漢官儀
道徵我輩思全責入望離明偶在茲

嶺梅香發又逢春

家山踏破家珍少國土爭回國器多滿眼士夫迷眼醒
舊京人物競搜羅

廣東文物展覽會特刊題詞和筱舟均

無庵

瓊寶森羅萬彙奇斗牛眞見夜光垂秦燔就盡天何意
殷器猶存道在茲訂墜世同思復古傷心吾待訪明夷
宗邦喪亂徵文獻此是銘助弟一碑

三見滄桑淚漬紅

二十萬年一彈指幾千里路息游踪文江文物銷沈盡
都在煙雲縹緲中

奉題廣東文物展覽會特刊

謝无量

不因灰劫損衣鉢略似蕭何括譜圖夢斷羅浮森化蝶
高情滄海撥遺珠丹砂的礫仙風遠寶鏡崢嶸霸氣孤
整頓千秋心力在炎方珍重幾潛夫

後起近師甘竹李前脩遠祖白沙陳孤舟已渺孤松在
憶別春風倍愴神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感賦

黃桂荃

一番風雨一番愁寶氣沈埋不計秋幸有伯倫勤荷鍤
地中古物廣搜求

中邦文化雄歐亞南海衣冠耀上台天地不仁物芻狗

合羣收拾劫餘灰

離明瓊寶餘殘燼片羽吉光倍可珍臙馥亦能沾丐足

先祖若雨公師事陳白沙先生講心性之學白沙嘗訪若雨繫舟

孤松下至今孤松尚存白沙歿若雨築室孤松畔顏曰白廟晨夕

祀白沙仿子貢心喪三年之意獨處其內以盡弟子之情若雨悼

懷白沙詩云十年遺別仰春風一夕蕭條絳帳空惆悵江門前夜

月依稀白廟恨無窮築室江干作築塢治任歸去淚千行獨居三

載何嫌寂舟繫孤松暗自傷遠村煙樹盼天涯物是人非有所思

愧我不如端木氏還從馬鬣泣殘碑桂荃以孤松名齋梁節菴師

跋云順德黃若雨先生號箇竹師事白沙白沙訪之繫舟孤松下

若雨有句云舟繫孤松暗自傷挺芝仁弟篤念師門以孤松名其

齋自爲之圖屬予題其上時丙子十月也今此圖已失追念前徵

不勝感喟故並及之擬補繪孤松齋圖恭錄節菴跋語以志予痛

皖上風雨此高樓

王甫先生臨大會門聯
曰高樓風雨常西

名冠

嶺學宏富絕凌秋第少古

曲江詩不廢如天正子第難

收

嶺山月印日九
天如地

韓陵有石字

始法珠尚投教信以法不見

老來徒快生蘭平 北冠

是神也

廿九年二月李虎敬毫

生 先 庵 履 李

昔者嶺學昌明粵人崇

尚廉耻羞事異族故宋明

之季義師然起寧死不屈

漫成風會士夫嚴夷夏之

辨小人存耻格之風漳或

粵東之民族精神也

廣東文物展覽會研究

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

神丁茲時會此舉誠不

可忽赴會諸君必有所

觀感為先民是程豈

獨研究云乎哉邦人

君子盍共乎來

吳鐵城



廿三十五
於香港

生 先 城 鐵 吳

八 廣東文物展覽會紀事

陸丹林

籌備概況

中國文化協進會自去年的秋天在香港成立之後，即計劃舉辦各種適應時代和環境所需要的事業，廣東文物展覽會，是應運而產生的事業之一。由理事會的議決，推舉執行委員（台銜另錄）負責從事組織，分工合作，各組分別辦理，平均每週都有一次會議，協商各種應做的工作。為徵集迅速和順遂起見，自然需要各方面的熱忱人們，共同贊助和協作，那就一切

的事工，較易推動，於是復由中國文化協進會聘請籌備員數十人，共同合作。有許多重要事項，都由籌備會議協商決定，交由執委會辦理。籌備員不特自己把家藏的文物拿出來陳列，還向各方面分頭的徵集并且又捐助大會的經費。出力出錢的熱忱贊助，實在可欽可佩。同時也可以證明粵文物展，是符合多數人的企望，故能夠一經發動，無論在本港和旅居其他地域的同胞也努力的幫助了。現在把籌備各組的經過約略的說說：

一、徵集 徵集的方法，除了在大公、星島、華僑、國民、大風等報紙刊物登載廣告之外，并隨時的發送新聞，使各方週知。同時各執委和各籌備員也向各方面的收藏家接洽出品。他的標準，無論何種文物，都須要和廣東歷史上有關的文獻為主體，其他如別省出土或缺乏實證或者生存的不都收入。所徵集的品物，不限於內地和港澳，遠如上海及國立北平圖書館等，也有不少參加。

二、收發 在開會前九天即由陳列保管兩組共同辦理收

件工作，凡屬出品送到時，即由幹事登記，每一件一個號碼，編列號數，用千字文標頭，貼（掛）在原件之上。一面填發三聯根收條：一張交與出品人，做將來領還出品的憑證；一張連同出品交與保管組，做移交的根據；一張是存根備查。這樣一來，手續非常清楚。故閉會後數天，發還二千多件的出品，絕沒有一件凌亂與錯誤。這一點，可說是主理的辦理非常得宜的了。

三、保管 會場是在馮平山圖書館，他的建築已是非非常堅固，為着這次保管出品，特騰出一所大房間，專為貯藏出品之用，并租賃幾個鐵箱裝貯比較貴重和零星物品。同時僱請特警在門口日夜守衛，防備意外。因之自始至終，沒有一點失落與破損，保管的妥當，出品人都感到滿意。

四、陳列 說到陳列，真是麻煩極了。幾間房子，四壁光光，既堆着許多書箱，不能搬出，牆上又不能打釘。於是化了許多工作，利用原有書箱砌做櫃子，或把它堆起來做牆，同時也在牆邊或空中搭了竹架糊紙，陳設文物。當初本擬分種類分時代來陳列，可是事實上無法辦理，故只能盡可能範圍之內，因着地方，略為分類罷了。

原來馮平山圖書館，除了他本身的閱書報室之外，尚有一個大房是借給嶺南大學做圖書館，為着學生的閱讀便利起見，又不能早些騰出。同時也有幾位藏書家，把家藏善本書籍百餘箱由粵運存該館，佔了許多地方；因之，佈置頗費精神。該館又是圖書館，建築設備，都極合用，但臨時把它改做大規模的

展覽會場，自然有許多不大適宜。即如觀衆的出入口路線，爲着原來設備的關係，就沒能够臨時去設法分開。故觀衆擁擠，往來疎散，很感困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還有會場共有五個房間，和大堂走廊幾處，在平常看來，不能說是狹小了，可是這一次出品兩千多件，大的一個單位要佔面積一丈多，如康有爲的大八屏，黎簡的山水十二屏等，試問出品如許的豐富，地方怎能夠用呢？只好分日酌爲更換陳列了。這也是實際上的困難，沒有什麼比較好的辦法的啊，然而辦理陳列的，已經是費煞苦心的去調度支配了。

在陳列品物的工作中，還有一些可以敘述的，就是各陳列室的布置，很費工夫，各執委聯同籌備員二十多人，親自來布置，典籍書畫等的陳列，固然要分門別類的區分，擺設好後，爲着隔離塵埃的沾染和恐怕手蹟塗污，尊重出品人的珍物，逐一的加罩透明紙，來做保護。只是爲了擺設書籍，也費了三天三夜的布置，并開了三晚夜工，纔能夠完成。後來幾次的掉換字畫，也是執委和一部分籌備員躬與其役的。

五、會場 會場是與陳列有密切關連，在偌大的香港，竟不容易找到一個適當大規模展覽會的會場，這是事實，無可諱言。經過幾度的選擇詳商，還是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較爲適合。第一，他是建築堂皇，外觀偉宏；第二，地點適中，交通便利，公共汽車，直達門口；第三，環境幽靜，空氣清新；第四，牆壁堅固，保管容易，無水火盜竊之虞；第五，義務借出，不要租金；第六，本屬圖書館，而用來陳列文物，性質也相近。因此種種關係，故借用該館做會場。然而同時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已在陳列條申述；但經過若干的手續，也把一

切艱困解除，來充量的把它佈置到暫時的適合了。

六、宣傳 大會自籌備起而至開幕後，都承本港中西報紙刊物的特別關懷和宣揚，使這華南空前會集，得着深入於社會，引起各界的觀感。除關於各種消息，由各通訊社常來採訪，或由本會隨時供給外。在開幕的一天，我們事先特約好幾位作家撰稿，又得幾位詩人詞客題贈佳句，把它合攏起來，在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大公晚報，中國晚報，真光週刊等，出版特刊，使參觀的人們，對於這次展覽，有深切的認識，而知道這個集會意義的所在。撰稿的都是義務撥冗幫忙，熱忱勤勵，益使我們深深的感謝。

七、編目與出版 這次收到出品，共有兩千多件，而收件期間是由二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距開幕日只有六天；止截收件時期之後，還有不少的因路途或裝裱關係，絡繹交來。目錄又須分類逐一的編列，且要附錄「廣東名人小史」，在這短促幾天光陰，千頭萬緒，真是夜以繼日的工作，合幾個人的力量，纔能夠循序地把它編成。編成之後，又要由出版組略略整理，即行付排。連編目整理付印校對幾種工作，在六天的短促光陰，便把一冊卅二開本兩百多面的五號字出品目錄依期在開幕日完成出版。這一點，不能不說是快捷的了。雖然當中有些後來出品（不依時交到），趕不及的編入，那是沒有方法的啊。

八、捐款 這一次的展覽會，需要港幣，總計在四千元左右。除由執委籌備員等各人力量的捐輸外，并承前線的將官，如張向華（發奎），余耀奇（漢謀），薛伯陵（岳），羅卓英諸將軍，農林部陳部長伯南（濟棠），和廣東省政府李主席伯豪（漢魂），廣東財政廳廳長李高（翊羣），廣東省銀行雲行長照

坤等，和社會熱忱人士特別的贊助，使大會的用費，得着挹注。尤其是使「廣東文物」專集，有着的款幫助印刷，得以普遍的研究，留着永久的紀念，這是深深地感謝的了。

九、幹事 執行委員只有九人，各人平日都有事工，爲着辦理大會，大家都耗費很多的精神時間了。然而工鉅事宏，收發陳列管理會場服務等工作，又需要若干人幫忙，故臨時聘請幹事數十人，輪班工作。他們都是熱忱服務，除由會裡供給往來車資和膳費之外，絕沒有什麼報酬。這種難能可貴的服務，實在可欽可佩。

開幕盛典

籌備了三個多月，各事完畢，如期的在二月二十二日晨九時，舉行開幕典禮了。會場內外，佈置一新。門口高搭彩樓，中間掛着一個彩門，垂了一條紅色絲帶。彩門上方，掛着一個藍地金字花邊直匾，寫着「廣東文物展覽會」幾個仿宋體字。兩旁掛着大圓燈籠兩個；門的兩旁分掛着珠聯，是「高樓風雨，南海衣冠」，出自葉恭綽的寫作；入口的左旁紅珠木架上插着兩個高牌，一個寫着「研究鄉邦文化」，一個寫着「發揚民族精神」的大會宗旨。這些佈置，十足地道的表現廣東的色采。

入口處，派定幾位幹事管理來賓的簽到，同時分發出品目錄，和特刊報紙及其他印刷品。

壁上的時鐘，響了九下，職員來賓等一百多人齊集在大禮堂舉行開幕典禮。

主任委員葉恭綽主席，行禮如儀，跟着致開會辭云：

「今天爲廣東文物展覽會開幕之期，中國文協舉辦這次展覽會，其宗旨及目的，本人已著文兩篇載於目錄冊中，今不多述。至本會在此國難期間，舉行這次展覽會，實有深長的意義。參觀諸君，當須深切認識。本會得各界人士的協助，與會中同人的努力，始克有此成績。更望以後能繼續舉行，創設永久的組織，這次展覽會僅爲其最初的基礎罷了。我粵省同鄉不僅認此爲普遍的展覽會，而應對本會所提出的「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十二個字，有所努力，這是同人最大的希望。又粵省旅港學生有十二萬人左右，我們有爲青年對於本省文物更應有真切的認識，望能多來參觀。出品均有簡單說明，可得不少的知識。這次展覽會因戰時交通不便，故出品僅二千多件，不能充分代表我省文物，還望觀衆原諒，並盼加以切實的批評與指導。」

繼由簡又文報告籌備的經過云：

「中國文化協進會於去年九月中成立，宗旨在聯絡文化界人士，促進新中國文化的發展。文化的發展，不是憑空創造，必根據舊文化改善進步，滲合新分子而演進新文化，故對古代遺傳文化，固不能墨守先人規矩，泥古不化，也不能毀滅廢除「絕聖棄智」。我們應整理研究檢討，以創造將來。所以成立伊始，全體會員決議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宗旨在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在國難當中，檢點劫後所餘剩者幾何，加以研究，以爲將來復興的準備；使僑胞視此衣冠文物，親炙先賢先哲先烈的遺容、遺作、遺物，而發動愛鄉愛國的精神。展覽會由文化協進會理事會邀請籌備員六十餘人，推定執行委員葉恭綽、許地山、簡又文、陸丹林、陳君葆、鄧爾雅、李景

康、潘庶春、黃般若九人，葉氏為主任。籌備委員會開會二次，決定計劃，交執委執行。出品分十二類，徵集地方遠至重慶、昆明、上海、粵省內地及本港。為人才、財力、地勢、時勢所限，數量與內容未能滿意；但目下亦能得二千餘件的珍品。至於出品人數共約百五十人強。經濟由協進會補助少數，大多數由各方熱心人士捐助。遠自湖南、江西、廣西、粵東各長官，本港籌備員、出品人及各界多有捐助，共得三千多元。籌備委員另推審查委員會葉恭綽、朱汝珍、黎國廉、桂培、徐信符、許地山、黃慈博、黃子靜、詹菊人等擔任審查各件。展覽閉幕後，尚擬舉行粵劇、歌曲、音樂、語言表演大會，俟籌備就緒，當再公告。又本會為鼓勵研究粵省文物起見，舉行徵集學生評述論文，並特約名家著論。將來編印成帙，可作為研究粵省文物的參考要件。」

李應林代表中國文化協進會向各方致謝，略謂：

「這次展覽會得如此良好成績，全仗社會各界財力、物力、人力的協助。如香港大學慨然借用馮平山圖書館，審查會及籌備會各委員暨各幹事的出力，以及各方的捐款資助，尤以粵北前線將士遠道匯款來港，深為感激。今天又承海外部長吳鐵城氏於百忙之中，惠然駕臨指導，尤為感謝。」

演說及報告後，由主席請中央海外部吳部長鐵城行剪彩禮畢，吳氏循序入各展覽室參觀。這時將到十一時，是公開展覽的時間，各界觀衆絡繹而來，般舍道上，連日萬頭攢動，行人驟增，也在這時開始了。

會場一般

會場是在般舍道馮平山圖書館，各室的佈置，共分五大室，另大堂及二三樓的走廊間，凡是可以佈置陳列的處所，都充量的利用。書畫多數是掛在牆上，手卷手蹟冊頁典籍等是安放在檯上，古物瓷陶銅石鐵木硯台等物，是用玻璃櫥陳列，扇面等件是用特製的木架擺設。每一間陳列室及陳列地點，都派定幹事三人至五人常川照料和招待，參觀的如有詢問，也可隨時指示或答覆。各房間本來很寬敞，但因陳列了品物兼以觀衆的擁擠，就感到狹逼；四面窗戶開了，空氣也感覺到不大流通，尤以革命文物陳列室為厲害。為着觀衆的衆多，周轉盤旋和流連的不大聯接，因之出人都感到艱困。最後的兩日下午，有許多學校特為利便學生參觀而放假，於是在數小時間，竟增加了三四千人，如怒潮的洶湧；在內的無從出來，在外的無從進去，經過幾許的時候，設法疏散，往來的纔得自由進出；弄到這樣情形，就是會場的出入口，只有一條路，因之流通疏散，便感着艱困。而各學校學生，多是在一兩天的下午不約而同的排隊參觀，所以就呈現這種現象。

展期概略

展覽會本定二月廿二日起至廿六日止，一連五天，是展覽期間，在這五天之內，天天觀衆異常擁擠，因為不能收費來限制，男女扶老携幼的來參觀，轉身都不能自如。雖然經過五天的期間，還有許多宮牆外望觀不得其門而入，就是入去參觀，也沒能夠從容詳細的研究，逐一的欣賞，於是許多觀衆或從電話，或開口頭，或由書面，請求展期，希望得有機緣瀏覽。辦事的也覺得籌備了三個多月，化去不少的精神心血金錢，只展

覽數天，便即閉會，使許多人還沒有機會欣賞，未免可惜。但是會場是相借而來，約期到了，未便稽延，而該館原有的兩圖書館，也要照常公開閱覽。而且辦事人員，化了十餘天的佈置與照料，各有職事，也不便延長，致牽累他們的精神和事工。因此種種情形，再三商議，採取折衷辦法，得香港大學當局的允許，局部的繼續開放三天。各種展品，從新編排，陳列在三層樓的房間，供給會員和精心研究的從容參觀。這樣一來，觀眾雖沒有前五天的踴躍，但是，到來欣賞的都能夠細心研究觀摩，絕不是湊高興和跑馬看花般的隨便；這一點，給予學術界一個很大的機緣。

閉幕典禮

三月二日是展期展覽的最後一天，在那天的下午五時舉行一個隆重的閉幕典禮，主任委員葉恭綽主席，行禮如儀後，報告展覽期間的概況，隨請中央海外部吳部長鐵城致詞。吳氏對於廣東文物展覽的感想，發揮異常透澈，原文另行發表。

主席葉恭綽致辭：

廣東文物展覽會今日舉行閉幕式，蒙諸君子翹然蒞止，實是榮幸。回湖本會開會前後八天，觀衆踴躍；入門者多數不及題名冊上，共數三四萬人以上，實為香港空前之舉。由此測驗一般民衆對於此舉印象良好。在華南推動文化工作，雖不能說是輕而易舉的事，但亦不難收效。凡事先有自信，繼得多人共信協作，自易成功。此由本會之經過可以見之。本會籌備期間短促，加以時勢與環境條件上種種困難，自有不滿意之處，歡迎社會人士坦白的和誠意的批評與指導，冀望第二次，第三次

繼續舉辦時，因此次所得之經驗而更有進步，使不滿意者皆得滿意。今日舉行閉幕式，雖留一良好印象，但印象易成過去，成績無所留存，故吾人于此懷有兩大希望：一是於閉會後將出品各件一一整理，擇尤撮影，並請專家撰著論文，詳細研究，改正錯誤，補足遺漏，彙刊為一專集，使此次展覽會之工作及成績得有紀錄而永久傳留，俾將來繼續興辦者得有查考的根據，而愈得進步。其次則是將來更得建設一永久的機關，如圖書館或博物館等，來作此種文化事業之基礎，則在華南的推動文化工作必更有成就矣。謹代表本會致謝諸君的努力合作，並望將來得有更大的協作共進的機會。

來賓楊千里致詞：

我們避難來港，竟然有機會看見許多廣東文化的精華，實是萬幸。回憶本人廿年前會到廣東，那時係追隨總理與國會議員同來的。那時，個人很喜歡收羅廣東文物，加以研究，也曾做過這類的文章，故對於廣東文化頗有深切的認識，所以此次得飽看琳琅滿目的珍寶，興趣異常濃厚。個人觀感所得，已在「天文台」發表了一篇短文，今復將大意簡略為諸君一述之。我們試一深究：三百年來；中國革命大業之成功，其淵源是從那裏來的？能夠答覆這一問題便能夠知道廣東文物與他省不同之處了。原來自清兵入關，中國當時人人都有抗敵之心，但力量不足抵抗，因被征服。故義民各省皆有，此從書籍詩詞中可見亡國之恨處處流露出來，只有望子孫後世雪恥復仇而已。但到了雍正乾隆之間，文字獄大興，禁書嚴令雷厲風行。豫魯江浙中州一帶嚴厲尤甚，此種保種復國的精神遂爾不能表示出來。當時在考試制度之下，奴化教育普遍施行，更足消滅革命

精神。以故各省的革命思想，自乾隆以後即行中斷。惟廣東因地理歷史及民族性關係，此種革命思想並沒有中斷，歷來大儒輩出，皆能保守民族文化一貫相傳，所以漢族的革命思想，竟能從廣東文化孕育滋長，卒至由孫總理倡導國民革命以成三百年興漢倒清之大功，此革命精神之發展即廣東和全國民族精神之成功也。現在抗戰期間，此種同一精神，又要充分發展和表現出來。不過在香港環境不同，如何發展和表現之于其間，是當前一個偉大而嚴重的問題。今得葉簡諸公倡辦這個文物展覽會，使在這個特殊環境下旅居的中國人，得有極深刻的印象，成績極佳，影響絕大，確是抗戰期間發揚民族精神增加民族信心的最高最妙的法門，可為祝賀者。更有一重要意義，民族文化之保存與傳留于後世，惟綫裝木板書是賴。今人竟有提倡拉丁化新文字以替代漢字漢文者，此無異是斬斷民族文化之根苗而毀滅祖國的歷史，吾人以爲極不可行。我輩對古人留存于今的文化，應加以深切的專門研究，發揚而光大之。廣東文化在以往曾經在在表現民族精神，充分表出自由、獨立、創造性。我輩應努力于劃時代的工作，研究舊文化，開闢新路途，以創造新文化，所謂繼往開來者是矣。廣東文物展覽會已做這工作之第一步了，盼望諸君努力從事于這發展中國文化的大事業，使日益進步，而民族精神亦日益發揚，是我個人誠心祝禱的。

籌備委員李仙根致詞：

廣東文物展覽會開會前後八天，個人每日必到會，感想極大。我覺得一般民衆所受的印象甚深，而以學生爲尤甚。人人一登二層樓，即仰見高懸當中的孫總理遺像在黨國旗之中，左右則有歷代名賢鴻哲烈士大儒的遺像，如張曲江，丘瓊山，黃

公輔，陳白沙等，各人瞻仰遺容自起敬仰之心，其愛國愛種的精神，沒有不油然而興起的。遺容影響之大，真是不可言喻。至第一室則陳列有鄭淇若的瑪瑙冠和絲綺臺琴及張家玉的遺像遺著等，皆足以引起觀者民族精神的。這一次的展覽會與從前所參觀過的展覽會大不相同。從前的藝術展覽會，名貴書畫雖琳瑯滿目，但可以說是「紙幣」展覽。此次則于古代民族英雄所遺文物之外，更有革命文獻，陳列品比廣州市展覽者爲尤多。在此時期在此環境而有此成績，更爲難得，至使人得極深刻的印象，極不辜負大會的兩條標語了。或許有人前來專事鑑賞美術和古物的，但從各方面實際的觀察，則大多數人都注意「革命室」的陳列品，日日時時室內佇立數百人，簡直無從轉身，甚至無容足之地，可見影響之大而深了。至于典籍一門，則陳列品仍未能盡見廣東文化之全豹。粵垣淪陷，藏書家莫天一，胡毅生，陳協之等損失甚多，我個人所失約十之八。徐信符氏早期搬運一部所藏精品來港，故此大出品以其爲最多。某氏有廣東志書不下六百種，而此會出品不及百種，成績甚低。現廣州有意大利人專收舊書，香港亦有人專代外人收舊書者。如果不趁此期間努力收集和整理舊遺文物，將來散失愈多，吾輩的子孫後代恐再不能讀中國書了。最近葉公譽虎有編印廣東叢書之建議，是爲根本要圖；由此可保存廣東文化，發揚民族精神，願同人一致努力合作以成此偉舉。將來展覽會或可縮少範圍專開一次廣東書籍展覽會，則亦可收提倡及保存鄉邦文化之效，須知廣東文化實不遜於中原文化的。

籌備委員黃詠琴致詞：

剛纔聽到各位的偉論，引起個人無窮的感想，亦引起無限

的願望，所以不能自己的說幾句話，請大家勉力去為廣東文化而工作。考吾粵書畫典籍等文化表現，唐宋時已粲然具備，歷來著名藏書家藏畫家亦代有其人，文獻不可謂不豐富。自國難興，百物書畫典籍不免有散失各處或流出外國者。望大家努力合作保存整理之，發揚光大之，更望組織一個永久的機關，籌措一筆鉅款，使此計劃由臨時而變為永遠的則能收大效。如是則外人縱有金錢亦不能完全收買我之文化寶物了。此非只地方人士之希望，亦國家民族文化生命所關，願大家努力去幹。

演說畢，大家齊集在會場門前攝影留念，這時已是金烏西墜，萬家炊煙四起，八天來有形的偉大展覽會，就此閉幕了。

(以上演詞係簡又文筆錄)

續行工作

一、發還出品 閉幕而後，把各出品循序整理，歸併清楚，即分別通知各出品人，如期憑照原發的收條，領回出品。只有三四天的期間，即行完全辦妥，沒有一些遺落與掉亂。可見得管理收件與保管的處理妥善和周密了。

在品物未發還之前，因着要編輯一本專集永留紀念，於是這兩千多件的出品中，選擇一部分的先行攝影。爲了這，也花了很多的工夫。有好些的出品，很有研究價值，但是爲了也的本身色素，沒有方法攝影，也不能夠描摹或墨拓的。所以爲着事實的關係，也不能不割愛。

二、編印「廣東文物」 展會在籌備的時候，已經決定了閉會後，要編印一本專集，來做永久紀念，於是決定這本書的名稱是「廣東文物」。舉定簡又文葉恭綽許地山黃般若陸丹

林黃慈博李景康幾位負責主持編輯工作。他的內容和編排，也經過了好幾次的詳細協商，纔成就今日所見到的這一本書。

三、徵文結束 本會在舉行展覽會時，爲着旅居港九的學生，注意鄉土史料起見，曾以「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爲題目，徵集學生論文，至三月十日截止，先後收到大中小各校的學生來稿九十四篇，（另有數篇，因不合定章，未計在內。）即分別編號，每篇把作者姓名和地址學校等字，剪出貼存，然後把全部文稿分送馬鑑、馮百礪、葉恭綽三位評閱，個別的另表批明分數，交會彙爲綜評。結果是：第一名、張聘渭（西南中學）；第二名、蘇肇鑾（嶺南大學）；第三名、陳斯馨（聖保祿女中）；第四名、黃福海（知用中學）；第五名、王偉明（華南中學）；第六名、梁耀揚（漢文中學）；第七名、伍仕強（漢文男師範）；第八名、辛桂成（南華大學）；第九名、陳家祐（漢文男師範）；第十名、胡漢輝（中國新聞學院）。照章本定取錄三名，後來因爲收稿過多，除首名獎現金三十元，二名二十元，三名十元外，其他第四名至第十名，均列名譽獎，將來各贈「廣東文物」一部。凡是曾參加撰文的，均送他們紀念狀一張，以資留念。

在四月二十日的下午，因爲辦理結束和頒發學生論文獎品，就在溫莎茶室，舉行茶會。這一天，到會的有五十多人，由葉恭綽官布開會理由，事務組報告財政收支。次由簡又文報告「廣東文物」編輯計劃。再由葉恭綽報告，謂本會結束後，即着手編印「廣東叢書」，內容包羅凡有關於廣東之著述，均搜錄出版。粵省府對此極表同情，已匯到國幣二萬元作編印費云。陸丹林報告評閱論文的經過，即由葉主席依次頒獎。後由張淵洲，

陳炳權、鍾魯齋等相繼演說，至四時許茶會拍照，盡歡而散。

一點感想

粵文物展，從發表籌備後，而至開會和閉會期間，承蒙社會上各方面的人們特殊注視，在文字和口頭的贊歎表示佩服，是給當事的很大的鼓舞和策勵，就是有些別有見地的批判，我們也知道他們的用意，絕不存了些什麼的芥蒂。

辦理一件社會公共的事業，是很不容易，因為關於人事環境經濟，都有密切關聯。這一次的展覽會，所有的職員，除了一位事務幹事送回他些微的夫馬費之外，其他的職員，都是義務的，不特出力，還要出錢（如捐款和往來舟車費自備等。）平日各人自己都有職務，只是在公私餘暇，抽出些時間精神來辦理。這樣，能有如此的結果，在當事人已經是各盡了責任去幹的了。絕不求功，只是盡責的問心無愧罷了。這一點，容許是社會的人們可以諒解的罷。

現在讓我拉雜的把辦事上艱困的幾點，約略的申說一下，或可做後來辦事的一個參攷。

廣東文物展覽，顧名思義，自然是一切陳列品物，都要和廣東的歷史性有關，不論是人或是物，都不能跳出這個圈子，而且這些文物，是展覽欣賞性質絕不是古董攤，也不是古玩商場。因之有許多文物在玩古董的人看來，是不值一文的，但在歷史上研究方面說，他是很重要的實際的直接資料。文獻和骨董的區分，就是如此。還有比如一部善本，或精本秘本的書，在普通人的眼光看來，他的功用，決沒有比一柄柴刀來得實用，但在研究典籍的人對於一部善本的書，是比十萬八萬的產業

更加看得珍重。舉一反三，可推其餘了。自然廣東文物廣東人因為祖先和鄉土觀念較為親切，自己特別的去愛好。然而為着研究文化，旅居本港的各省市學術界人士，也是特殊重視，故開會以後，觀衆擠擁，也是一個原因。至會場出入口只有一度樓梯，地方狹窄，往來的不便，是自然的，在陳列條已經申述過了。

當着開會的時候，恰值農曆的正月中旬，新春佳節人們比較閒暇，男女老幼多想趁着機緣去看看家鄉的文物，觀衆既然踴躍，秩序就不免了有一點凌亂。凌亂的原因，是不收門券，故沒有什麼限制。第一，主事的寧願自行籌措經費，為着普遍人們得着機會參觀起見，不收門券。第二呢？就是凡屬香港大學所屬下的房屋借給人家舉辦各種文化學術的，都一律不能收門票。無疑的，這是公開的展覽會，絕不是「生意經」的玩意啊。

會場是義務的借來的，他本來是大學的圖書館，供給學生閱讀的固定處所，因之期間不能夠過久，而阻礙無數學生的自修。於是在事前的佈置，事後的整理，連同開會時間，就要十多天的耽擱。既因地方的不敷用，又因約期所限制，有些事自然的便不能夠盡如人意的完善了。

本來較為理想的會場，是香港大學的大禮堂或鄧志昂中文學院。可是大禮堂是要買保險，而佈置也較麻煩。中文學院大部分房間，早已借給嶺南大學做課堂，絕不能因着一個臨時的展覽會而妨礙固定的無數學生的功課，故此路是走不通。再三考慮，還是在馮平山圖書館舉行，在事實上他是比較合式的會場了。

出品目錄與卡片說明，沒有附帶英文，其原因是我們事前也知道觀衆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國人，用不着附帶英文，如果國人不懂得華文的，那就雖有英文，他也感不到什麼的興

味，因為他是缺乏國文的素養。至於外國人呢，如果他沒有帶了繙譯，會場也有好幾位懂得外國文的職員，隨時準備對外國人詢問時的解答。這是一層；還有一層，因着編目和印刷的時間短促，就是中文已經是過了收件期交出的，都不能中途的插入，致阻礙整個的工作，那麼，還有餘暇去顧到那些極少數不識中文的觀衆嗎？這是事實上所不許可。退一步說，就是事實上辦得到，最低限度，我也覺得這是多餘的工作。

這一次的陳列品，文多物少，這是無可諱言。平常的人們，多好收藏書畫手跡等件，因為他是一種美術，可以隨時在家庭裏張掛賞玩。物呢，就有許多人較為忽略了，尤其是在離亂的時候，身邊日常需要的品物，都因携帶不便的而放棄，那有閒心再去注意到祖先遺留的品物呢？而且有些是移存安全地帶；有些是因交通不便難以搬運；而大部分因為避難也給日軍或地痞搶掠星散不全；也有一部分被炸毀；因此種種原由，物的是比較文少，是愈中事。但所有的物極珍貴，如革命文物，他省較少，而且質勝于量。

然而全部分出品，在大體說來，已是不差了，但從整個史地觀的批評，未免有點輕重不勻，如關於宗教、特種民族、革命文物、華僑事跡、教育書籍、外國文志書、製器、特異的名人，與夫東、南、北三路各方面的出品比較的质量也少。從時代說，宋以前也是缺乏，明清較多，而近代也是較少，這不能不算是偏枯一點吧。但在廣東省會和他的鄰近縣市失陷了年餘，許多交通的要道都給日軍封鎖，往來非常艱辛，而在海外羣爾小島，能夠徵集有二千多件品物，陳列出來，不能不聊以自慰的說，是差強人意的了。然而宋以前廣東文化猶未發達，

傳留不多，也是無可諱言。

會場門外的佈置，如高脚牌，是利用來寫大會的宗旨，可以說是廢物利用；其他如牌樓，燈籠等物，是華南特有的色彩，充分的表現地方文物。在主事的看來，深覺這種佈置，展覽會的外觀內蘊，都能夠調和，絕不是什麼的未來派圖案和立體字等可能比擬。

這次展覽會的陳列文物，收集以後，經過審查委員審查一過，然後纔來陳列。當中重要性，是側重在於歷史文獻的價值，品物的本身優粗，尤其是餘事。故和一般書畫典籍骨董等的評價，自然有點兩樣了。

這一次展覽，是帶點地方色彩，我們是知道的。香港是華南口外的商埠，人口百多萬，十分之九，幾是廣東人，工作的對象，自然要注重在多數的着想。而許多別省人寄寓香港，也想知道些廣東的文化是怎樣，但是很難有相當機會。因之這一次的展覽會，外省人也得着不少的眼福。

在展覽會籌備期間，本來預定在閉會後，另有演講會和方言歌曲戲劇等的表演，可是爲了人事與會場，事實上許多困難，經過了幾次的磋商與從事籌備，都不能夠如願；這一點，雖然是美中不足，但爲着人事和地方的種種牽阻，莫能夠實現，在當事的實在抱歉，願此特爲聲明，想社會的人們也能夠諒解吧。

經過了這一次的會集，無論主事的和社會的人們都增加多一種的經驗和教訓，在下次有着同樣的會集，取長去短，設備和佈置，必定來得週密與完善，是可以相信的。爲了這，那麼，這一次的主辦者也可以得着一點企望與安慰吧。

九 對於廣東文物展覽會感想

吳鐵城

三月二日閉會致辭

今天是中国文化協進會主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閉會的日子。本會經過三個月的籌備，得到香港大學借用馮平山圖書館借用作會場，開會一連八天，統計出品的類別；有圖像、金石、書畫、手跡、典籍、志乘、文具、器用、古蹟、製作，太平天國遺物，革命遺物，十二類，徵集的品物差不多有二千件，連日參觀的羣衆不下四五萬人。本會得到這樣成績，一方面固由於大會諸公的努力，一方面實由於各地收藏家的熱情贊助。這次展覽事屬創舉，又適當國難嚴重的時候，兄弟得到參加這個會，覺得非常興奮，同時發生很大的感想！

現在我們進行着民族解放，獨立自由的神聖抗戰已經踏進最嚴重的階段，最後勝利已在接近的當中。大家知道，我們所特的是中華立國的精神，以及先烈先哲忠勇剛毅的氣概，給我們以很大的激勵，纔有今日的『抗建』表現。所謂立國的精神，就是我們民族講氣節，崇尚忠孝仁愛，躬行禮義廉恥的偉大精神。有這樣不屈不撓的精神，纔可以克服物質，以恢闡我大漢天聲，這便是大會所標舉的『發揚民族精神』的意義了。還有鄉邦文化的認識，是以一省爲範圍，而推及於國家世界。大家都能夠注意其鄉邦先輩的史跡，從而發揚光大，即孔子所謂『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的道理。反過來說，如果連自己的祖先歷史都不知道，怎樣叫他愛國家，愛民族呢！所以鄉邦文化，並不是囿於一隅的封建或部落思想。大會所標舉的『研究

鄉邦文化』是有深切意義的啊！

從歷史和地理給予我們的認識，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導源西北而流佈於南方的，因此珠江流域的文化，較長江黃河兩大流域爲後起。惟是晉代的郭景純先生說過：『南海盛衣冠之氣』。清初的顧亭林先生也說：『吾觀長江黃河王氣已盡，嶺南常見五色雲氣，不三百年，必有碩人魁士產於是間。』可見我們廣東文化方興未艾。近百年來，中國和世界交通的史跡，以及內政的改革，中如鴉片戰役，太平軍事，戊戌變政，辛亥革命，北伐誓師諸役，其中豐功偉烈的事蹟，大都發源於粵東。這並不是偶然的，是我們廣東先民讀書立志的實際生活，給我們以很大影響的。在這個歷史演變的中心人物，領導我們國民革命的孫中山先生，就可以做我們民族精神的典型。他感受異族束縛的痛苦，起而推翻專制，創造三民主義，我們可以說完全受我們先烈先哲忠勇剛毅的薰陶，而見諸實行的。現在遭遇着外族侵凌，國家存亡是在千鈞一髮之際，大家所需要的，正是以上所說的民族精神的擴大化，與深刻化了。比方南宋的時候，我中華民族備受元兵的屠殺，以至亡國，這時起兵抗敵的英雄，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一班人，追隨宋端宗（帝昀）輾轉流離，力拒元兵。陸張二公，屢從至廣東的崖門和端宗共殉社稷。文天祥被捉去不屈死節。你想他們何等英烈？這時香山的馬南寶，激於義憤慷慨，獻出他們的家產，糾合同志，起兵抗敵，卒之在岡州的地方戰死沙場了。同時又有東莞起義的

熊飛將軍在梅花塔大敗元兵，卒因無援失敗以身殉國。這真是我們民族英雄的先鋒！我們粵人受他們的感化，大都以節烈爲重的。直到南明的時候，我們先民受外族的蹂躪，又是和南宋一樣遭際，因此我粵人節烈的事，更史不絕書。我們約略指出幾個，像南海陳子壯，順德陳邦彥，他們起兵九江，拚命和滿洲的兵抵抗，經過很多次惡戰，卒之邦彥被害，陳子壯死得更其慘酷了。又如東莞張家玉起兵嶺東，一樣抗戰而至死難。跟着他的血跡而犧牲的，有幾十個義烈的秀才，和他的家鄉——到舊張氏的族姓二百多人，一齊殉難，這真足以感動人類了。

又如東莞蘇觀生，擁立紹武，滿兵攻破廣州，一家都死了。我們過廣州大北門外，也許看見一座偉大紹武君臣塚。又如新會黃公輔，他以一個八十四歲的老翁，和新寧的虎賁將軍王興，一齊起兵抗敵，後來戰敗了，自焚而死。其他如南海鄧露抱琴自己淹死，東莞某村人聽說北京陷了，烈皇帝自殺了，他們感動極了，通通跳海死了。我們看到南明的史料，廣東的無名英雄，何等義烈，何等偉大。經過這次抗敵以後，明朝的遺民特別多，他們幸而得保首領，也絕對不肯再事異姓的，只有遁入空門一條路，好像海雲，丹霞，兩寺；天然，今釋，兩大師領導的僧衆。他們都是南明忠義的的人，或名家子，或做過官的。更有些未受一命的平民遇到國亡的時候反對滿洲雜髮不知死了多少。大家試想這是什麼原故呢？是不是明朝待遇讀書人特別深厚，所以有此報答呢？我想，這就是所謂民族精神的表現了。換句話說，民族精神的表現，就是士氣的倡導。明代士氣的強盛，完全由於東林復社諸公的提倡。粵人入東林黨的有黃公輔，陳子壯，何吾驥們，入復社的有歐必元，伍瑞隆，李

果奇，張家珍們。他們都講氣節，崇尚忠孝仁愛，躬行禮義廉恥的，一日親臨大節，他們就實現平時所砥礪所抱負的，因此才有這樣可歌可泣的事，輝映着今古，照耀着宇宙。現在本會陳列的文物當中，像以上所說義烈之士的遺像，遺物，著述，墨跡，琳瑯滿目，我們瞻仰起來，分外覺得我們鄉邦文化的可敬可愛，親切有味，真足喚起我們民族精神的認識，同時絕對的堅定我們抗戰建國的信仰，由於這種精神的感召，相信我們民族復興，絕對的有了一個很大的把握。

復次，講到理學方面，有新會陳獻章（白沙）的『從靜中養出端倪』和『以身作則』的學說，他和宋代的周濂溪『光風霽月』的態度很相近。香山黃佐（秦泉），他父祖兩代都崇祀鄉賢，都有很多著作。秦泉治學主張『由博大而歸於專靜』，所以他的著述，多至數十種。白沙以身教，秦泉以言教，在理學俱佔重要位置。他如瓊州的邱濬，海瑞二公，增城湛若水，都以風節學問著稱於世。講到詩學，唐張九齡橫絕一代，李杜兩家都拜下風。明代有南園前後十先生。以至明末清初屈翁山，梁樂亭，陳元孝三家，尤其膾炙人口。乾嘉間有張，黃，黎，呂四家，尤其是黎簡的詩名滿中原，直把膚淺無味的詩派掃而空之。最近有人批評謂黎簡的詩前後三百年無此作品，道光間又有粵東七子的繼起。直至晚清的時候，詩家如黃公度，曾剛甫，潘若海，羅靈公，尤爲近代論詩家的宗匠。至於經術方面，自學海堂菊坡精舍以後，我們可以分爲『九江』『東塾』兩派，他們研究的學科，如經學，史學，金石學，音韻學，皆有科學的系統，而加以發明和整理的。又如順德李文田，專門研究西北蒙古史地。你看他讀書怎麼精勤，差不多每一本書，都

有他的丹黃手跡。現在本會收集他們的著作，我們參觀過後，真正值得我們欽佩而效法的了。不過粵人的治學風氣，向來絕對不喜歡標榜，只是埋頭用功，不求聞達，所以很多岩栖野處，憔悴專一的人，不為外間所知道！同時他們治學以外，多數有藝術的傾向，我們看了他們的書畫真跡，越發敬重他們崇高偉大的人格。

關於藝術的批評，我們主張「物以人重，人以學問風節為重」，比方書畫，撰著，金石，雕刻等等，很能夠充分地表現作者的個性，所以一切文物的遺留，都是先民精神心力的結晶。像唐代有張詢的三時山圖，宋代有白玉蟾的梅花，元代有孔伯明的設色山水，他們都是學高行迥的人，藝術的修養，特別精到，那些有文無行的人，我們一律要他滾出藝術門牆以外。歷史上不知多少富有藝術天才，而人格墮落不恥士林，如明末阮大鍼馬士英王鐸之流，那就不足重了！我們必須有這樣認識，纔能符合「發揚民族精神」，與「研究鄉邦文化」的宗旨。廣東的藝術家多得很了，恕我不能一一加以批評，不過略略講出我個人的觀感吧。

還有一點，這次展覽會在短短的幾天內開完了，時間是很暫的。大家必須負起一個抱殘守缺，以及繼往開來的責任。這個責任重大了，先民給予我們的產業，有這樣豐厚，我們需要怎樣處置牠呢？兄弟提出幾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一）搜集——我們經過這次戰爭，私人的收藏很多不能保全而至於散失的。現在設法組織一所的圖書館之類，要求政府撥給經費，以作大規模的搜集。不單這樣，國內很多收藏家，如果同情這個組織，相信必有慷慨捐出他的寶貴收藏，以公之同

好的，同時可以收到「集思廣益」「專一精研」的效果。

（二）整理——除了搜集以外，第一重要工作，無過於客觀的研究，和科學方法的整理，以期得到更大的收穫。廣東的刻書見於著錄的，宋代有郭之美的羅浮記，李昂英的文溪集，以及元代崇正書院的刻本，都很有名。其他如新會陳氏，以獨力刻成殿板二十四史，南海伍氏，刻粵雅堂叢書，潘氏刻海山仙館叢書，這些都在學術界有很重要關係的。清季張之洞督粵，創辦廣雅書院，刻本亦多，至數百種。大凡一種學問，不是私人一己的，所以要公開研究，集合同人整理，我們藉此機會，收集很多寶貴的材料，比方書畫，珍物，可以把牠攝影出來，名人的著作孤本，如果能夠從速編成「廣東叢書」，像「畿輔叢書」、「湖南叢書」之類，一則可以永久保存，二則可以表彰粵人對於學術的貢獻，這點希望大家努力，以完成這種偉業。同時我對於葉舉虎先生的徵求書籍撰著意見書，我是十分贊同的。

以上兩點意見，是一時聯想到的，希望大家討論。最後我還有一個感想。我們民族革命領導者孫中山先生，他一生奔走革命，席不暇暖，可是他對於學問的用工，幾十年來永不停斷的。我們參觀革命遺物室，見到他所書「博愛」和「天下為公」字幅，以及他私人的信札，真的渾厚端重，氣量博大，完全表現他剛大的精神，和慈愛的性格，好像和他見面一樣令人肅然起敬。至于參觀過太平天國的遺物，革命先烈的史蹟，更令我感發興起，增加民族意識的修養。

末了，這次展覽會已經宣告閉會了，我們期待着「收復山河」，「光復舊物」，我們要踏着先烈先哲的血蹟勇猛前進！

廣東文物 上冊

卷四 報章之紀載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目次

一、本會之特刊

馮百讓：書廣東文物展覽會（星島日報）

陸丹林：抗戰與文物展覽（星島日報）

馬小進：文物與民族（華僑日報）

玉宇：廣東文物之歷史觀（華僑日報）

張春風：爲「廣東文物展覽」說幾句話（華僑

日報）

簡又文：文展之概觀（眞光週刊）

蔡語村：廣東文物展覽會的意義（眞光週刊）

陳友琴：文展與教育（眞光週刊）

楊素影：文展會中之列女遺物（中國晚報）

高貞白：對於廣東文物展覽的希望（大公晚報）

鳳坡：全場出品之蘊涵（大公晚報、中國晚

報）

二、各報之特寫

滄閣：廣東文物展覽會印象記（國民日報）

梅邨：廣東文物展覽會巡禮（循環日報）

黑翁：文物展覽會開評（越華報）

思斯：粵文物展花絮（眞光週刊）

廣東文物 卷四：報章之紀載

胡適森：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紀（華僑日報）

莫逆：廣東文展會歸來（國華報）

古肅：廣東文物展覽會觀後感（華僑日報）

落花：觀文物展覽會書感（越華報）

楊千里：廣東文物展覽會後記（天文台）

馨園：李仙根詩紀文展會（探海燈）

李仙根：楚庭書風——五十絕句並序（探海燈）

王幽谷：廣東文物（中國晚報）

黃伯飛：廣東文物展覽會開幕側寫（中國晚報）

鏡鏡：廣東文展會開幕日花絮（春秋報）

清流：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以後（探海燈）

袁錦濤：革命遺墨（越華報）

黑翁：秋波琴話（越華報）

簡經綸：琴齋論書（華僑日報）

大公報：古物與寫字「大眾顧問」

圖書季刊：廣東文物展覽會之舉行

陸沉：廣東文展會巡禮

簡竹居之書法（循環日報）

王幽谷：張麗人詩畫（中國晚報）

陳斯馨：頒獎的一天（華僑日報）

胡鳳兒：「文協」會頒獎紀盛（華僑日報）

朝朝：石灣出品陶器之迷信傳說（香港朝報）

三、各報之評論

大公晚報：廣東文物展覽會（時評）

華僑日報：愛與獻？不會有 廣東文化（街談

巷議）

星報：香港開評

越華報：文展獻賈（短評）

陳斯馨：粵文物展的涵義（華僑日報）

其敏：閒話文物展覽（星島晚報）

循環日報：「循循」

高貞白：看文物展覽會後談幾句話（越華報）

一文：文物展覽（華字日報）

霰菲：斗雷暴火（眞光週刊）

大公報：廣東文展閉幕感言（社評）

鳳子：香港的史地學者（華僑日報）

布衣：觀廣東文物展覽會（春秋報）

何覺：讀吹萬題廣東文物展覽近作（復興

報）

顧齋：論粵文物展出品書（國民日報）

黃苗子：評廣東文物展覽會（宇宙風）

實：評廣東文物展覽會（宇宙風）

一 本會之特刊

書廣東文物展覽會

馮百礪

建國廿九年春，廣東文物展覽會開會於香江，難能而可貴之事也。何也？東鄰侵我，已亘百年，暴師憑陵，於今爲烈！三年苦戰，閩里丘墟，波瀾塵揚，更及交廣。遂使我父老昆弟姊妹，死傷流離；田園蕩析，不忍言矣！

當此兵革拾攘，豺虎交橫，禮壞樂崩，久刻未復；加之桀黠長惡，儒雅蒙塵。斯時也，乃欲收拾劫燼，尋求寶器，網羅散佚，采訪秘藏，非難能之事乎？

而况殺走族行，倉皇奔命，扶老携幼，關河累年，芳流無不歎，善華無不沒矣。縱有文物，它它藉藉，檢點靡遺，駸馬無外府之存，鼠蠶入羽陵之室。且以日軍問鼎，載我重寶而去者，已不知數矣！斯時也，乃能匯萃舊物，羅列一室，顧不必帝冑之璽，臣佗之書，賈胡之珠，達摩之履；但使文化有關，

物因人重，則爵馬之玩，繡素之微，冠裳用器之遺，典冊圖書之筮，凡足以供觀賞而摩挲者，非可貴之事乎？

慨夫同文相厄，近鄰不親，若輩擊空，偏向我圖書翰墨之林，囚其摧殘之性，有不卷帙灰飛，文獻湮滅者耶？吾知撻槍不掃，浦珠不還，用是殷覺！中國文化協進會故有斯舉。觀其所集，豪傑弓劍，賢哲辭章，及金石碑版丹青翰墨之屬，乃至九流三教，事事物物，分類陳列，使人流連玩味，土物惟愛，眷慨必深。人將指而目之曰：此清高之遺像也，此貞節之碑銘也，讀一畫，則曰，某名賢之遺墨也；披一冊，則曰，某先哲之手澤也。民族精神，有感遂興，草木鳥獸，皆足起予。扃扃燈燭，灑灑洋洋，南方離明，聚合其光。信乎其難能而可貴哉！是以書。

(星島日報)

抗戰與文物展覽

陸丹林

孟子與有說：『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可見自古以來的戰爭，攻入對方土地之後，一方面把他的重要建築物破壞，一方面遷移他的器物了。記得熱河失陷而後，和民國廿六年華北局面極度緊張的時候，當局的先後把故宮的重要文物先行南運；八一三淞戰發生前兩天，上海市博物館的藏品，也是夜運離市中心區；而存在南京的大帮古物，都移運到安全地帶去；

浙江圖書館，常熟鐵琴銅劍樓及其他機關所藏珍籍，也事前設法運置異地；日軍在大亞灣登陸時，廣州的幾位藏書家，把善本書趕緊運出廣州。拉雜的舉些例子，便可以證明他們有高瞻遠矚的眼光，不是無意識的舉動；而文物對於國家民族的重要價值，決不是只看做太平盛世的玩品。

一切歷史上的文物，都是祖先鴻胥心血精神的表現，文化

藝術的結晶，民族精神的寄託。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實物，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表現。一切文物，他能夠炫耀着當時各方面的人生和時代的動向，我們想着知道一切現象的因果性和法則性，在祖先遺留的手澤裏，可以發現某時期最光明的和最幽暗的實際，甚至隱蔽的部分，一一的尋根探緒出來。那麼，文獻是絕對的不能夠漠視，尤其是在抵抗侵略者的時期。

民族氣節，寄生在民族的崇高偉大文化，文化的源泉，就發生在歷史上的文物。愛護祖先的文物，就是愛鄉愛國的起點。房屋毀壞，可以重建，土地被佔，可以收回。惟獨文物的損失與被攘奪，是永遠沒有歸還的一天了！當着日軍到蘇州、杭州、吳興的時候，牠們嗾使嘍囉，逐一逐二到各收藏家裏去聲明某人要把某幾件書畫交出；某家要把某幾件藏品交出來。可見牠們平日處心積慮，對於我國各地的文物，早已暗中詳查，認為有相當歷史文化價值的品物，到了有機會時，實行孟子所說「遷其重器」的技倆，誇揚牠所得勝利品，而使我們失掉了國家和地方的實際寶貴文物。

這次中國文化協進會主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在抗戰期中來舉行，實在是無限的深意與感慨。廣州失陷了，公私的文物損失，是不可用數字來估計。然而把倖而早已運出保存與劫餘的一部分，徵集陳列幾天，給社會人們一個觀摩與研究的機緣，我們就可以知道愛護文物的人們還是不少。因此更而惹起大家由愛護祖先的手澤，激發愛護國家的觀念，是精神總動員方法之一，這意義實和現階段整個抗戰有深切的關連。不只是「玩物而不喪志」，換一句話，實在是「玩物壯志」；且和大會所揭發的宗旨，「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相符合。

抗戰建國，是全國一致共同的信念，背乎此，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在現階段各人應該從他的本位從事抗建的工作，文化與軍事，前方與後方，各人站在本位去努力，分工合作，振揚民氣，激發精神。從「官傳重於作戰，民衆重於士兵」的兩句話，便可以認識後方文化界的責任了。那麼，這個文物展覽，決不是某種藝術品的展覽會，也不是某人的書畫個展的狹義場合了。明乎此，而去參觀廣東文物展覽，纔可以認識廣東的精神，纔可以知道祖先遺留下我們的寶貴文物，應該怎樣的去愛護，因而愛護我們家鄉與祖國的一切；發奮圖強，萬衆一心，抵禦日閥的侵略，爭取最後的勝利。（星島日報）

文物與民族

馬小進

中國文化協進會同人，以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為主旨，而舉行廣東文物展覽于斯土，殆與偉與，誠破天荒之盛事也！然論者或致疑此會徵集文物，惟先民所作之是求，而現存者弗采，得無有尚古薄今之見乎？予則以為不然，法儒勸

(Gustave Lebon) 有云：

「民族乃一種超越時間之求生存物，不專以生存於某一定時期之個人組織之，而以悠久有系統之各人祖先組織之，故欲明白民族之真義，不可不連合過去與現在而研究之，不惟死者

之數，多於生者萬萬，即死者之力，亦大於生者萬萬，死者支配廣大無邊之無意識界，一國人民受死者指導之人，較受生者為更多，故民族可謂是死者所造之物，死者積悠久之歲月，造成吾人之思想感情，因而造成吾人行爲一切之動機，是吾人之功過，皆受之於死者」。（說見氏所著：民族發展之心理）。

由此觀之，凡先民手澤之所留，皆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斯會展覽先民文物，蓋欲使吾人摭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繼往開來，去非從善，又何有尚古薄今之見存焉？況古人之世，儼然而爲今世；今人之世，儼然而爲後世。俯仰之間，頓成陳跡乎。吾深信茲會所列之文物，間有作者，當必爲吾人所及見；或更有爲吾人之師若友。故凡來參觀斯會者，守舊之士，固不必以文物爲不古；趨新之徒，亦不可以文物爲非今。當如斯滂所言，連合過去與現在而研究之，以求明白民族真義。蓋吾人生當今世，若對於先民所貽衍之文化，而毫無真切之認識，實未足以肩承先啓後，革故鼎新之大任也。

廣東文物之歷史觀

玉 宇

惟今日何日？人間何世？回首鄉邦，風塵涇洞，殺人如麻，豺虎塞途，流血漂柱，我輩傷離念亂，漂泊異方，尙復好整以暇，觀摩古物，論者或將致疑我輩樂不思蜀，毫無心肝，而引樂雲磯「有金須碎作僕姑，有鐵須鑄作莠藜；我當贈君以淇盧青萍之劍，君當報以太乙白鶴之旗」之句以相諷，而抑知我輩愛國愛鄉，苦心孤詣，寧肯後人耶？昔顧亭林先生當明季，神州蕩覆，宗社丘墟，顛沛流離，身負隱痛，猶有金石文字記，求古錄、京東考古錄、山東考古錄等作。然知人論世者，固未嘗以其篤志稽古，高談文獻而非議之，蓋先生當日合同志，起義兵，與榷虜抗，功雖未成，惟始終志存恢復，以拯斯民於塗炭爲己任，其念念不忘研求先民之文物，即其念念不忘還我漢族之河山。是則今日之廣東文物展覽，猶斯志也，劉靜修有言曰：「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待之，其何以居？」邦人君子，重念之哉。

（華僑日報）

粵自開韶秦石，肇迹廣城，五嶺以南，薰沐中原之文化，固已遠在四千年前。厥後楚庭秦郡，久隸漢族之版圖。珠海雲山，漸殖義軒之遺胤。武夫臣佗，雖自號蠻嶽大長，大夫陸賈，實傳播漢官威儀。員嶠有朝漢之台，樓船著伏波之績，自是而南交嶺表，已非筆路藍縷之觀；儂耳珠崖，曾無溟渤鯨波之阻。是以吳大帝旣奠江東之業，虞仲翔遂爲南海之遊。在錫飛杯渡說法之前，啓詩禮絃歌崇儒之盛。後日之苦提樹下，當

年已桃李成蔭。關東魯之杏壇，著南州之礎石。從此南海人文，繼起稱盛；北方學者，莫之或先。良非偶然，有自來矣。泊乎晉代，以迄蕭梁，出世真人，西天侶佛。超塵之迹，並著此邦。達摩傳東渡之燈，南華衍曹溪之水，舉凡儒道佛三教，無不聲光燦然，此就宗教方面言，文物之隆，我嶺南更克膺首席而無玷者也。降及有嬌定鼎，以殿六朝，實自始興郡潛龍，策源百粵。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嶺外帝星，崛起二千石，

此以帝業言，我嶺南又有可表紀者在也。李唐御宇，文教益彰，宋璟導民陶埴，炎方無楚人一炬之殃；曲江風度名樓，奕代有金鑑千秋之寶。他若昌黎湖洲之施教，鴻文起八代之衰，開建莫氏榆元，大魁奮歷科之始。五季衰亂，兩廣獨完，劉漢擁尊號以自娛，霸業睨中原而突起。北郭有流花之橋，雙關乃呼鑿之道。素馨花田，近隣楊宅；昌華舊苑，傳是離宮。指點憑弔，遺跡未湮，俯仰古今，已成千載。趙宋混一，益暢流風；朝彥名流，履迹尤夥。寇萊公謫宦雷州司戶；包龍圖起家端郡守官。東坡居士，左徙粵中，到處留題，遺痕宛在。欽州有天涯亭；惠陽贛朝雲之墓；六榕墨跡；啖荔詩篇；猗猗盛矣！以大儒名宦之甄陶，宜藝苑人文之蔚起。是以朱明運啓，粵秀光騰，登臺閣者蟬聯，巍科者魚貫。樵西訪舊，佳話流傳。炊烟相接，總按席者凡三，五里短亭，官向書者有九。瓊山忠介，並推國士於海南；馮氏天官，猶留園址於市北。秦泉舊里，七子南園，景仰抗風，尙窺陳迹。更有陳白沙演姚江之絕學，袁崇煥著遼瀋之邊功，至是而我粵之冠蓋文章學術治績功業，均足以媲美中原，極一時之盛軌，而更有不容湮沒者在也。而况宋明易鼎，華族凌夷，神州既已陸沉，嶺海尙留碩果。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孤忠奮鬥，最後撐持，大都藉越嶺梯航之險阻，謀炎黃壁壘之重光。觀於海濱有宋皇之臺，自憶崖

門有失墜之痛。北邙叢塚，永哀紹武之君臣；鼎湖龍牌，爲誌由榔之播蕩，所以經二百六十餘年胡運告終後，民族復興之偉業，悉不基於我粵者，豈無故哉？茲者，東鄰犯順，中土淪胥，兵燹所經，文物摧盡。不僅嶺南文獻，被毀掠以無餘，即全國精華，亦隨板蕩而散耗。惓惓羊石，應與城春草木之吟；回首家山，共切故國黍離之慟。所幸茲者已屆三年拜賜之期，待雪億兆敷天之憤。我師大振，彼焰已罄。但禹域復完，雖指日可待，而劫灰已燼，終殘缺難收。舉嶺南歷來文人心血所結品，與全國無量藝術傑作之珍品，加以掃蕩毀滅，玉軸成灰，龍文折柱，撥藏秘閣之圖書文縑，難於戎幕之馬囊帷囊，此又我全民族所宜銘心鐵骨，永誌弗諼者也！中國文化協進會用是搜子遺文物於海外，集劫餘藝展而公開。庶幾吉光片羽，猶見我民族藝術之精神；碎錦零繖，足徵各藏家保留之國粹。尤望邦人君子，蒞會參觀者，視此琳瑯滿目，須知已成稀世奇珍，我國數千年來文物，所謂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者，造此神州空前之浩劫，已成鼎鑄玉石，金塊珠礫，除爲他人捆載以去者外，亦棄擲遺運而無復有存。凡屬同胞，欲使我國文化不遭燬滅，歷劫彌光，誠不可不各盡所能，以促成抗戰最後勝利之實現矣。

（華僑日報）

為『廣東文物展覽』說幾句話

張春風

參觀過了廣東文物展覽會的人們，大概總不至於將參觀後的觀感，只停留在『發思古之幽情』這一點上，因爲這並不是

這個展覽會的目的。按着徵集出品的簡則上，第一條就是：『本會宗旨，在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依我

看，本次展覽的目的還是以後者的「發揚民族精神」為最值重視，因為如今正是在國家多艱，全民烽火時期。所以那些望着古書畫和古物件而發幽情的人，多少是誤解了這次展覽的本意。

提起「發揚民族精神」，就想起每個廣東人和中國人所永不能忘記的一件「古」事，那就是一八四一年廣東三元里等地的奮起的民衆。他們的武器，據說只是「竿」或一些老式的抬槍，但是他們却擄獲了夷帥「伯麥」、「月霞畢」的兵符黃金劍，和雙頭手炮。當然那時還沒有像「沒有槍，沒有炮，只有那敵人給我們造……」一類的游擊隊歌，但是那種氣薄雲天的盛勢，真使晚生百年的我們，讚嘆不已。

這次的展覽會是「廣東文物」的「展覽會」，較起一般公私主辦的書法藝術圖書等的展覽，其意義確大有不同。這次的出品中，不止有「文」，還有「物」。製器中的「物」，除了日常生活中值得拿出來的東西之外，陣戰的兵器，武器，刀槍之類的東西更值得一仰先澤的罷！自然一八四一年的戰利品，不易搜求，供諸展覽，不過願那些與會的有心人，在展覽中的廣東的一般文物中，切不可忘記了這一點祖先所留下的精神遺物。

文展之概觀

吾國之有綜合的文獻展覽會，實始於三年前杭州之浙江文獻展覽會。繼之者有蘇滬兩地之吳中，上海兩文獻展覽會。今者中國文化協進會在香港主辦廣東文物展覽會，是為全國此種展覽會之第四次。願此會之所以命名為「文物」者，蓋有感於環

得見一些祖宗的文物遺澤，確是幸福之至，至少不會再自貶身價，自損聲威，而脫離中央政府，甘言諂媚，降作狗奴，那些主張「抗戰永不會勝利」的狗類的病根，就在這一點上。他們總以為中國民族從祖宗起就都是膿包，就都是奴隸種，因而他們纔不止自做奴隸，就連祖宗也賣盡了。

「相觀而善，相與有成」，是這次展覽會主持者對一切參觀者的要求，那麼那些領略了祖先遺澤的人們，正可以瞭解我們先人的偉大，允文允武，保族還能保國，不事夷狄，再低個一陣目前祖國大原上的烽火，血肉，足可以興起雪恥的雄心，打擊侵略者的。

世人一提起「廣東精神」，沒有不嘖嘖稱頌的，就連日軍們，對此也當低首，粵北之捷，也足以媲美百年前的揭竿而起的保土戰罷！正如緣起所云：「凡先民手澤之所留皆民族精神之所寄」，從展覽出品中所領略學得的先民精神，當了百年後的今日和抗戰將三年的此刻，該有所思以發揮光大罷！

筆者是來自黑白山間的流浪客，本不配再說這些話，不過若有一天遼東光復，重返故鄉的時候，憶起這次從「廣東文物展覽會」上之所得，更會變得強悍一些罷。（華僑日報）

簡又文

境所迫，預料出品之徵集未容盡包文獻之一切，故縮小範圍而避免鋪張，此則主事人搗謙之意也。

在此國難正般的期間，中國文化協進會乃有此舉，非為提倡風雅或粉飾太平也。其主旨端在藉觀摩鄰邦之文化遺蹟以激

發愛鄉愛國之精神；次則在於鄉邦淪喪之後試行檢點所獲保留之文物，記錄而整理之，且加以系統的研究使爲新中國文化進步之階梯也。參觀者，若徒去看看書畫，玩玩古董，於藝術研究與欣賞雖不無所得，然離去此會所懸之鵠的甚遠，是未能善用此會所給予之機會，抑未盡獲其利益也。

此會自開始籌備以至開幕，時間僅得四個月。因人力財力之有限與地勢時勢之阻礙，中間經過情形極感困難。徵集方面，雖遠自上海，昆明，重慶，及粵省腹地，亦有品物寄來，但大多數爲素存在香港或經亂後携來島上者。出品人數一百五十，件數得二千強。此區區之數，當然不能稱爲廣東歷代文獻之全豹，但幸可見其斑斑，凡各門類中之足以代表一時代或某個人的重要作品多有陳列，亦未始不可以此作爲整理及研究廣東文化之開端矣。他日者，國族勝利之後國土收復之時，再由政府動員全省人士之力量，主辦盡包一切與極大規模之廣東文獻展覽會以慶祝邦國之恢復舊業，將以此會之成績作爲初層的與預備的基礎，如是則此會之貢獻亦不可云無補於事已夫。

此次陳列展品，復以種種困難，未能一一兼作詳細的及全部系統的說明，實是憾事。但對於人人物物已備有簡略的介紹，附在各件。全部目錄、分類、分人、分年代而編定，固可

按號索物。至目錄附刊之廣東名人小史，凡與文物出品有關之先賢先哲大概具備，復能按物索人，對於研究者頗爲利便。參觀者分類逐件觀賞，參考有關之名人，復總攬全部，依按年代而加以綜合的研究，尋求其演進之線索，比較其進步之成績，自能善用此機會而得獲莫大的利益焉。至於出品中，精粗優劣貴賤之品評，殊非此會之事功，蓋此會非爲比賽書畫古董而設，只陳列其於鄉土賢哲史地上有價值的出品而已。若以評定商品價值以品評之，則更不足與談文化矣。

夫文化者人類心力工作之結晶也，亦即民族精神之表示也。廣東先賢先哲先烈之忠於民族，崇尚氣節，剛正廉介義勇堅毅者，代有其人，而富於冒險性，奮鬥性，創作性，革命性，則尤爲粵人之特質，是皆所謂「廣東精神」之表現也。表揚此精神，則是此展覽會之大目的也。會之大門榜聯云：「高樓風雨、南海衣冠」。（主任委員葉恭綽先生手筆，上聯語出李義山「高樓風雨感斯文」句。嗚呼，「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今日登此高樓而參觀展品者，其亦有感於斯文之將喪未喪歟！語曰：「南海有衣冠之氣」，吾知參觀諸君之必興起「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之感慨，益能奮發、團結、努力、以救國救鄉矣。

（真光週刊）

廣東文物展覽會的意義

蔡語邨

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法蘭西是失敗了，結果，除了巨額的賠款外，亞爾薩斯，洛林這兩州便暫時歸到普魯士的手中；有名的小說家都德（Daudet Alphonse）寫了一篇名——「最

後一課」的短篇小說，描繪亡國的慘痛，激刺法蘭西人永遠不要忘記這回事。他借了主人翁之一的漢麥先生的口，說了下面的一句話勉勵那失掉的兩州的法蘭西人——

「不要緊，只要不忘記祖國的言語文字，祖國是永遠有翻身的日子的！」

這句話，不久可就證實了。——一九一八年之後，亞·洛兩州終於高豎着三色的法蘭西的國旗。

再追溯上去，一八〇七年，拿破崙的鐵騎踐踏普魯士首都的創痕還正新着，在極度危難的環境中，哲人費希利（Fichte）向柏林大學的學生們發表他的警世號角，那就是「告德意志民族。」他勉勵國人不要灰心喪志，不要警惶失措，因為德意志民族負一種建立德意志文化的使命。

這兩件事雖已成爲陳迹，可是至今還深刻在法，德兩民族的心中，而成爲這個民族生存的要素。雖然一個是文學家，一個是哲學家；一個寫的是小說，一個寫的是散文。但意思却同一樣，那就是：不要小覷自己民族，要保存要光大自己民族的文化。

文化所造成的因子有二：是物質的，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資料；是精神的，包括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所以，文化可以說是一個民族運用他們的聰明才智去克服他們的生存的阻礙，而達向上永生的目的之表現。

葉選堯先生說的好：「一國之盛衰強弱，不徒以兵力財力

爲斷，往往取決於文化程度之高下深淺廣狹。」這和都德，費希利說的正一樣。

一個民族文化之形成，是歷史（縱的）與地理（橫的）交錯織成。決不能忽視任何的一方面。

像一座大廈之建立，輝耀半空的琉璃瓦，是得靠一片一片的基石砌疊成功。同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之發揚，也得靠祖先們不斷努力地累積。在這綜錯而悠久的過程中，當然不免有渣滓的腐朽的揉雜在內面，但我們的責任是在於抉剔，在於彌補，而不是拋棄，輕視。是在於研究，在於景行，而不是玩賞。

一個強烈的國族觀念之養成，是建築於鄉土觀念之上，但這裏說的鄉土觀念，是應該從廣義去着想。

廣東文化，就歷史上看來，雖然略後於中原，可是海洋交通，媒介西洋文化使與中國文化發生關係變演的却算最早。自辛亥革命之後，珠江流域的文化，向前躍進，和長江黃河兩流域的文化，共同負起責任，作爲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國的主要分子，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中國文化協進會這回主辦廣東文物展覽，在時間與空間這兩方面看，着實是具有最深廣的意義！（真光週刊）

文 展 與 教 育

陳友琴

我國自抗戰軍興，凡百設施，皆入於戰時狀態，以適應戰時之需要，而增加抗戰之力量，故教育亦不能例外。戰時教育最重要之原則，爲增強民族意識，發揚民族精神，使全國民衆

皆有同仇敵愾之心，從事神聖之抗戰建國事業，爭取民族之生存。如何增強民族意識，此固非徒託空言，祇靠學校教育，講壇上之宣示，可以收效。同時並須積極推廣社會教育，深入及普

通於一般民衆，使皆有機會受民族教育之薰陶，抗戰常識之灌輸，然後乃能完成教育之最高目的。此次中國文化協進會，主辦廣東文物展覽會，本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之主旨，徵集廣東歷代文物，公開展覽。深合戰時教育之設施，其裨益於文化甚鉅。使辦學校教育者，率其生徒，作實證之教學研究，從歷代之書畫文字金石器物，以追念先民事業之偉蹟。更使一般民衆，能藉此機會，作考古之博覽，從愛惜文物之心，引起其愛護鄉土之念，從愛護鄉土之念，發揚其愛戴國家之

文展會中的列女遺物

楊素影

中國文化協進會，爲實現它的工作一部門；於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在春光明媚的上元節，這個雲蒸霞蔚的盛會，啓幕在般舍道上。

這次展覽，不是普通的藝術，更不是集合些書畫骨董家的市場，它的動機，和一切工作，自然另有一番聚精會神的力量，包含着遠大深厚的意義。

廣東文物，經歷代的遞嬗，牠的文化進步程序，不祇具有深長的歷史，值得人們的研究；更加是革命的策源地，握著華南中外交通的樞紐。目下當着抗建時期，我們鄉邦人士，自然都想用廣東的精神，策動興國的工作，嶺南文化，是溶合中外文化的要區，把那民族精神所寄托的文物，來給中外人們的欣賞，藉以加深友邦對我的認識，激發國人愛國的情緒。這個意義，不但廣東人需要明瞭，並且希望我國各地人士也要急起而仿行。

情。其收效之大，實匪可言喻。況當此國難尚在嚴重時期，香島十里洋場之中，對於鄉邦文化事業，向少舉辦展覽。今者能於亂離之中，羣策羣力，艱難困苦，以底於成。烽火之餘，劫後之珍，尤爲難能可貴，不徒供考古者之鑑賞，實欲以振奮起頑，發揚港九僑民鄉土之情，引起嶺南流亡者故國之思。誠於戰時教育，發揚民族精神，有重大之關聯，幸社會人士，毋負此盛舉焉。

（真光週刊）

現在談談關於廣東女性的文物吧，例如太平天國的反清人物裏，洪官嬌是在太平朝中有相當的位置。數十年的革命黨女同志，更加指不勝屈。她們都是感著整個民族的被壓逼，奮鬥起來和異族反抗。這種熱烈勇敢的精神，確是值得後人們的欽仰。說到藝術方面，也能够談得多少，明末的張二喬，她雖淪入樂戶，但是她當時和一班才子鴻儒們互相唱和，給許多文人墨士的鼓勵，故她的詩畫，雖然流存不多，但是收藏的人們，也當作瓊寶似的。又如梁若珠，吳小荷，潘孟齋，朱美瑤，居慶，居溶等的繪畫，鄧夢湘等的字，也都是家學淵源，另有風格，給嗜好藝術的欣賞。她們所遺留的文物，要是能夠充量的搜集，陳列出來，也可以給欣賞的一個絕好機會，而使社會得一個良好的觀感。

聽說會裏關於廣東女性的文物，也搜集了不少，那麼，社會上素來重男輕女的歧視，也可以漸漸的銷除。無疑的，歷史上

是男性中心點的社會，一切的歷史文獻，差不多百分的九十以上是說男性的，但是時移世換，男女在國家的權利義務，現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希望從今以後，女性們對國家社會的表

現，一天比一天多，那她們所留給於歷史上的，也能和男子同等，那時女性們的遺風善德，更比現在充滿得多了。

(中國晚報)

對於廣東文物展覽的希望

高貞白

廣東文物展覽會之主旨，在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葉恭綽先生的「廣東文物展覽會之緣起」已說得很詳盡了。但我有幾個感想，趁着這個機會來說幾句。

從前廣東是被認為野蠻不服王化之地的，只要看古來被貶到嶺南的官員，提到「南荒」之地便不免涕淚漣漣，詩人文士的描述更盡情渲染，說是「紋身之地」，不可久居，就可以知道廣東的文化是怎樣的比不上中原了。時至今日，廣東一種學術和讀書的風氣，較諸長江黃河流域各地，容有稍遜之嫌，只見大批的學生至平津京滬求學，到廣東求高深一步學問有多少？即此就可證明。但就這一點看起來，廣東文化真是不值一觀嗎？實際上並不如此。廣東文化見於史籍者，雖然較中原為略後，但二千年來豈無名儒烈士，藝者逸民？他們的遺作流風，自足千古，高山仰止，心嚮往之，已足夠後人之聞風興起了。我從前也好高騖遠，以為廣東文化，甚至中國文化不堪一覽，且欲將線裝書一舉而擲諸毛坑，鄉里小儒的更不值一晒。這種錯誤近十年來纔自己知道。我本來是嶺東人，更瞧不起嶺東的文化，以為潮汕一帶只有華僑出產，賺幾個錢來養活家人，那有文化可言？這也是大錯特錯的。嶺東文化比嶺南當然落後

些，但自經韓愈一番啓迪之後，文化蔚然，風俗淳樸，較之嶺南不見遜色。至於梅縣教育之發達，更非別處之可比。

年來國人屢有文獻展覽會之設，其性質廣泛，並非專限於一省，此次廣東文物展覽可說是獨創之舉。最難得的是在這個時候在香港舉行。爲什麼呢？廣東文化區，幾乎有一半淪陷在日人手裏，況且近二年來逃難在香港的各省同胞，或往內地的同胞，住在香港和往返經過不知多少。在此時拿出些廣東文物給愛鄉國的同胞互相觀賞，激起愛鄉國的心情，同時也可使人知道廣東文化有這樣大的成績，中國有這樣優秀的民族，固非如淺陋如我者在十年前信口雌黃便能傷其分毫也。

還有一點，我希望旅居在香港的一班僑胞對於這個會深切加以注意。本地的僑胞我敢保證個個都是愛國的，但他們居住在香港長久了，有一部分人對於鄉國的文物。未免含有輕視的觀念。這也難怪，在香港去什麼地方找些鄉國文物作有系統的介紹，使僑胞有所觀覽呢？現在既有此會，集千百年來的文化菁英，作公開的展覽，俾知廣東文化可與黃河長江兩流域媲美，中國文物決不次於歐美列強。

我有一個親戚是當地的富紳，他的兒子是美國留學生，日

用起居所需，無一不是美國貨，以至他的孫子們都說中國什麼東西都不如美國。這雖是小孩子無知之談，他這種習慣是大人們養成的。我想香港的僑胞中頗有此種現象。我希望廣東文物

全場出品之蠡測

鳳坡

此次在港舉行廣東文物展覽會，欲作吾粵歷代文化之總檢討，所以測驗吾粵文化演進之階段，亦足以表現吾粵民族之精神。然以兵燹流離之際，復以香港一隅之地，作此檢討全粵文化之舉，原屬不易。幸得出品人踴躍贊助，全場出品包括不及編目之文物，竟達二千餘點。其中珍品，足供吾粵文獻之考證者甚豐。雖為軍事梗阻，未遑盡量搜羅，亦足蔚為大觀矣。因本瀏覽記憶所及，用縱線方式，斷代舉其大略，以為參觀者介紹焉。

吾粵人才，當春秋戰國之世，以仕楚知名者，不無可數。而荒遠難稽，文獻久佚，茲次出品。則香港新界出土古玉，尚多三代遺物。此外人才漸著，文物隨之孕育，則當斷自秦漢兩代。以出品引證，則黃埔出土一二玉璧，南越王趙胡塚中木刻，南海郡銅壺拓本，及廣州近郊出土陶器銅鏡各數具，儘可窺豹一斑。但稽諸史乘，其時粵人最著者，莫如東漢三賢，蓋羅威不受徵辟，唐頌曾舉孝廉，董正則少通毛詩三禮春秋，遠近從學甚衆，實為粵人講學之嚆矢。故晉代南海太守袁宏，曾表其行誼於朝，晉帝亦嘗下詔旌其閭墓。南齊范雲刺史廣州，因立三賢之號。董墓原在番山之東，今則遺著散逸，即閭墓碑碼拓本，亦不可得矣。

展覽會閉幕之後，這種盲目崇拜外國文化物質的國人，也把這觀念跟着而「閉幕」。
(大公晚報)

若由三國以迄南朝，割據相尋，篡弒接踵，吾粵雖處邊遠，亦於南朝建置州郡特多。而干戈盛擾，不遑寧處。大抵來官茲土者，每多馳心中原，未遑聲教。以陶侃之傑出，刺史廣州，尚且運甓習勞，以為戮力中原之準備，則其他可想。是故袁宏范雲，亦僅表彰吾粵先賢，聊資激勵。職是影響所及，在此時期，吾粵人才，不無寥落之感。因而此次出品，未能搜羅著述，僅於遺物一途，有廣州出土之吳代永安銅鏡一具，三國時代其他銅鏡數具，大刀山出土之晉代陶器九具，與南朝之銅鏡一具，足徵當時制作而已。若楊隋一代，則雖有古物，亦未易徵求也。

吾粵人物初盛，足與中原媲美者，當推唐代曲江張氏。蓋張文獻公九齡，嘗官中書令尚書右丞相，二弟九章九章，以經略節度使經略安撫使分任疆圉，文獻之子張拯，復以力拒祿山僞命，賊平後擢太子贊善，由中宗至肅宗之世。匪特一門貴盛，為吾粵人才鼎盛之先河，而文章風烈，大節凜然，尤足為廣東民族精神之先導。良以文獻不屈於牛李，二弟蔚為純臣，乃子寧死不辱於僞命，而叛臣祿山不敢加害，其風節皆足與日月爭光。况文獻千秋金鑑，實開宋代溫公資治通鑑之端，講經語錄，實為周程張朱語錄之權輿。而曲江詩集，溫柔敦厚，博

大深宏，不愧盛唐之正軌。凡此皆足爲國人矜式者也。此次出品，除宋刻曲江像外，僅得曲江集及曲江集勘誤二書，而千秋金鑑，講經語錄，姓源譜韻，皆無存本，無從窺其學術之全體，亦一憾事也。大抵吾粵自秦漢置郡以還，文化由是孳長，故久經孕育而有東漢三賢，俱爲廣州番禺人外，因吾粵與中原交通，每每捨海就陸，是以李唐一代吾粵名人，多出於西北縣屬。除張氏一門而外，其最著者則有翁源邵詒，以賦詩諷刺時事著稱。溫庭筠嘗榜其所作，以振公論。次則封川莫氏，莫官卿幼膺神童之譽，官宗時以狀元及第，爲嶺南八大魁天下之始。莫休符歷官刺史，著有桂林風土記，惜罕流傳。若廣州人氏之最著者，當時僅一鄭愚。蓋以撫綏南海有功，召拜尚書右僕射，名位足以伯仲張氏九章九章。可惜以上四人，著述多已散佚，未免文獻不足徵之歎耳。然唐代遺物出品，殊堪重視者，爲綠綺臺及天璽二琴。綠綺臺爲高祖武德二年所製，中經

輾轉流傳，明季南海鄭澗若曾抱之殉節。屈翁山釋今釋等俱有題詠，後此流傳著錄，俱信而有徵。天璽琴則爲海山仙館潘氏舊藏，可稱展覽器物中之精品也。若夫佛法東來，雖遠自東漢明帝之世，而梁代達摩東渡，本先至粵，故廣州有西來初地之遺址，厥後衣鉢相傳，至始興惠能，中經六代，故稱六祖。溯自釋迦以至惠能，實爲三十三祖，雖佛法無時地之分，無人我之見。若以考據而論，佛法真傳，仍屬粵人。是以唐代太宗高宗兩朝，曹溪禪宗，沾溉天下。即其支流餘裔，至今中外大德，尙受其賜，可惜此次展覽，除六祖小像及六祖壇經而外，釋教典籍法物，雖出自吾粵者不可勝數，俱屬未暇搜羅；即唐代以下之高僧遺著遺物，亦寥寥無幾，不免引爲憾事耳。

吾粵自經唐末喪亂之餘，南漢劉氏割據，僅數十年，以地理關係，出仕者自以粵人最衆。然西北兩境，或和或戰，故文化無大進步，在此期中之粵人文物，此次固未暇搜羅。僅知劉煥初次開科取士之南海狀元簡文會遺像在港，亦未獲出而陳列。否則文會曾累官尚書右丞，以切諫劉晟貶卒於嶺州，文章忠悃，悉足誦蓋當時，可謂一變已足矣。

吾粵與中原交通，捨海就陸，趙宋既沿前代之舊，故雖人才蔚起，較唐爲盛。而其間名人，仍以東西北三路縣屬爲衆，是以舉其著者。余靖，王氏王履古，父子祖孫，一門進士，鄧戩鄧堂鄧弼亮，亦三代科甲，均爲仁宗英宗兩朝曲江人。譚必以神童受知於王益王安石。李渤以清介有伯夷之稱，俱爲樂昌人。古成之古宗悅父子，則爲河源人，李思純李思義兄弟，則爲歸善人，張宋卿梁應龍俱博羅人，許中陳希俄王大寶則屬潮陽海陽人，譚惟寅莫天祐則屬高要人，歐陽經歐陽祐歐陽獻可則爲連州人，許彥先與譚倅譚粹譚銳譚拏四父子，暨鄧戒鄧剛兄弟，皆爲始興人。以上所述，不過舉其大略，而均爲東西北三境人氏，或以學術著，或以名位顯，或以科第稱異，或以門第推崇，可謂一時之盛。然著述手迹，皆罕出品，殊感搜羅不易也。至於吾粵學術之彪炳，足與他省媲美者，理學實居其一。而吾粵理學，在宋代實爲醞釀時期，蓋潮陽鄭南升，揭陽郭叔雲，皆受業於朱子，南升尤推入室弟子，高要黃執矩，則受業於胡寅張栻，順德區仕衡，則講學於九峯書院，遺著有理學簡言，皆爲吾粵宋代理學之先河，而手蹟遺著，多未獲徵求陳列，皆憾事也。此外吾粵宋代文化學術演進之可紀者，尤宜注意南部欽廉雷化瓊崖六州之人才漸興，舉其大略，

則吳川鞠杲已隸元祐黨人之列，可與李積中並美。電白梁楚梁義夫，一則奉詔入祀鄉賢，一則博通經史，廉州李元芳則迭知高貴二州，遂溪紀應炎則初第進士，與海康吳國鑑俱爲東坡道義之交，瓊厓則陳孚游學外省，初以進士及第，姜唐佐黎子雲則從東坡遊，致力文學，由是吾粵南路文化學術，已奠初基。可惜阻於兵燹，遺迹遺著自難徵求。此外宋代吾粵名賢，李英昂文溪存稿，趙秋曉必瓊瓊集，已見出品之粵東十三家詩鈔。崔輿之遺著，已見出品之菊坡集。葛長庚之遺著，已見出品之明兩朝版之白玉蟾集。但惜陳楠爲白玉蟾之師，著有翠虛妙悟全集，不易搜求耳。

抑尤有進者，吾粵詩學，歷代不衰，足與中原人士分庭抗禮，而唐代泱泱大風，當以曲江爲先導。宋末開揚風雅，當以李趙爲後勁，而兩者之間，連州蔡齊基以經學名儒，獨恥篇什，律詩法老杜，長篇法東坡，絕句窺荆公之奧，古詩得魯直之長，早已蔚然成家，可稱唐宋兩代之中堅。矧近百年來，長江以南，多宗江西詩派，流風餘韻，至今未替。然則以粵人而論，齊基可謂早得風氣之先矣。至於宋末節義臣民，已有宋代遺民錄出品，其中可歌可泣者，彰彰可考。而東莞熊飛，忠烈奮發，喋血疆場，足與文天祥並垂不朽，誠足爲表現廣東民族精神之錚錚者。若論五代迄宋之遺傳器物出品，五代則有銅爐一具，宋代則有銅鏡一具，陶杯碟二具，廣窯陶鼎一具，潮州窯陶塔一具，陽江窯陶盆陶瓶陶蟪蝓共十具，此外則秋波古琴，曾經楊誠齋舊藏，九龍出土南宋行宮瓦鑑，曾經陳子礪發掘，其考據具載於瓜廬詩牘宋行宮遺瓦歌。凡茲二物，皆有歷史考據之價值者也。

元代學術，粵人之理學，能紹南宋薪傳者，有東莞黎獻海陽張奐，皆以紫陽爲宗，陳肅陳元龍，皆以濂洛爲本。文章名位，兩者兼之，則以陳大謨陳肅妻文貴郭友德爲最著。書家則以香山趙梅南爲魁首。而元末南海孔伯明應試畫苑，嘗膺第一之選，實爲粵人以丹青頡頏中原之先進。此次展覽，幸有數幀，殊足供參觀者之鑑定也。此外出仕者，陽春梁國傑嘗官昭勇大將軍沿海招討使，電白張復嘗爲順帝詔旌祠宇，遂溪吳正卿嘗知南寧事，海康王景賢嘗受文宗特賜六花宮袍，琪林觀道士蕭集虛能以詩文名世，遺物遺著，惜皆未易網羅耳。

迨及明代，吾粵學術文章，名臣烈士，以至藝術技術，閩秀釋道，皆蔚爲大觀，允稱全盛時期。明初東莞何伯真，以保境安民，反正於漢族，而南園前五子孫實李德王佐趙介黃哲，皆以南海番禺人出其幕下，稱雄壇坫，與嘉靖間南園後五子黎民表與且李時行梁有譽歐大任，俱屬香山黃文裕公弟子，雖關係不同，可稱後先輝映。順德梁有譽，且以詩古文辭，復在全國嘉靖七子之列，明季則陳文忠公子壯，陳中書子升，鄭中書露，暨屈翁山大均，陳元孝恭尹，黎美洲遠球，具以忠烈風概見稱，且以詩鳴海內，均爲東南巨子所推服。而陳文忠公慷慨誓師，百折不回，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尤足驚天地而泣鬼神，風烈足以涵蓋當世，最足代表吾粵之民族精神。上述名人著述墨迹，皆甚顯著，且皆臚列於出品目錄，無待作者之介紹。至若理學發達，則以新會陳文恭公獻章爲一代大宗，其著述具見出品之陳白沙集，其本省外省弟子之可紀者，亦具見出品之白沙弟子傳。茲不復贅。然其門下入室弟子，首推東莞林南川光，增城洪文簡公若水。文簡嘗先後與王文成公守仁，及里人

尹舜儀鳳，共同講學，從遊者甚衆。而及門弟子，踐履篤實者，尤推雷尹先任，王用儀漸遠，郭篤周業三人。郭業以其術施諸政事，江右張岳管標其學術，稱爲江右學式，其爲世所推重，概可想見。此外則黃文裕公管與陽明辯論知行合一，陽明曾爲所屈，著有泰泉學案，可惜黃黎洲編明儒學案，未及徵引，故有脫漏之憾耳。至於一代名臣，其最著者，當推湛文簡若水，方文襄獻夫，何端恪維柏，李忠定待問，葉尚書夢熊，韓文恪日績，翁襄毅萬達，邱文莊澐，海忠介瑞，王尚書宏誨，譚尚書大初，楊文懿起元，袁督師崇煥，陳文忠子莊，張文烈家玉，以上諸賢，遺著遺墨，多見出品，不必贅述。若夫畫學諸子，明初當以南海林良林郊父子爲大家，明中則以黎民表爲中堅，明季則以朱完朱厓趙焯夫釋深度張穆爲後勁，除林郊而外，皆有出品可考。至若海雲寺六十詩僧，俱爲明末不仕清室風節之士，有海雲禪藻遺著出品，宜與勝朝遺民錄互相參攷也。其餘明代出品，有名人畫像甚多，足資瞻仰。器物則有文康公梁儲琴磚，李孫宸舊藏海聲琴，鄭洪若瑪瑙冠，均有考據價值，此外則明潮州石灣陶器不少，吾人本惟土物愛之旨，均應研究者也。

降及有清一代，雖人才甚盛，而爲時最近，故僅舉其大端，以免篇幅過冗，大抵初業詩學，以梁佩蘭爲最著，故在嶺南三家之列。此外則易宏秋河，王準蒲衣，可作輔車。乾嘉之間，則黎簡張錦芳黃丹書呂堅，有嶺南四家之目。張錦芳馮敏昌胡亦常同在京邸，亦有嶺南三子之號。嘉道年間，則張南山黃伯璣譚康侯黃香石林辛山吳秋航黃香猷共稱粵東七子，雖風格較明爲弱，尙屬各有可觀。至於清季以逮民國，以詩名海內

者有梁節庵，康長素，江孝通，曾剛甫，胡展堂，黃晦聞，羅癭公諸人。而自長素孝通之外，多從晚唐擗香江西，而尤以半山，山谷，后山，爲鵠的。是故三山法乳，風靡一時也。

若夫吾粵學術，自阮芸台張香濤先後督粵，可稱再振時期。而收效之宏，尤推阮氏。蓋倡導之功，有以使然也。於是嘉道之間，陳澧蘭甫以博洽稱最，著述尤爲宏富。朱次琦子襄以篤實推崇，雖生平著述晚年自焚其稿，而倡爲融和漢宋不立宗派之說，且門弟子多知名之士。故兩派後學，足以分庭抗禮。大抵蘭甫嫡傳再傳弟子，多喜詞章考古之學，而九江嫡傳再傳弟子則喜研經學，例以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之義。康長素一流可稱狂者。簡竹居一流可稱狷者矣。但清代嚴於文字之獄，故自雍乾以後，士夫著述，多趨考據訓詁一途，冀可免禍。因而考據與小學，著述足掩前代，吾粵學者，自然不免爲風氣所移。况經翁覃溪來粵督學，尤足振其餘波。是以自蘭甫九江之研究訓詁外，馮魚山吳荷屋李若農輩，皆其綽著者也。至於吾粵畫學，清初吳山帶筆意超逸，書卷之氣盎然。汪白岸則疏落而格高，俱稱當時高手，乾嘉間則以黎二樵張藥房謝蘭生爲最著，然三者之中。藥房以超逸擅場。蘭生未免爲清初四王一樞所限。惟二樵能於清初六家風靡一世之時，獨由石濤上溯元人，可稱特立獨行，不爲風會所轉。作者嘗聞名宿之論，謂明季董元宰筆法秀逸有餘，而剛健不足，故不敢追蹤宋元，而以煙潤掩其所短。四王乃取法玄宰，幸得歷觀內廷藏畫，故本身雖成就尙高，而稍大掛軸，已覺纖弱可憐，職是嫡傳弟子，類皆破碎靡弱，無一能享大名，其故可想。此論頗撲不磨，作者最爲服膺。然二樵足跡不出兩粵，豈能於乾嘉之際，

斗

獨具隻眼，與此論暗合，可謂見識超越流輩。惟二樵久享盛名，摹仿者自多，即據嶺南畫徵略所舉，當時摹仿者已有四人。若自賡以下，更無足談，端在鑑藏者之知所審辨耳。此後吾粵畫風，自道咸以後，花卉多受孟麗堂宋藕塘所影響，而影響於藕塘者尤深。至於芸芸畫人中，以作者管窺蓋測之見，獨許熊景星山水之筆墨深厚，殊得沈石田之骨力，（中）于之墨法。暨王竹虛之墨水山水，氣局宏大，章法筆法墨法，俱有可觀。此外餘子，則不加論列，抑亦不敢論列也。迨及民國以來，折衷派與守舊派分道揚鑣，而屬於後者為多。為時太近，亦無需作者之喋喋矣。惟吾粵書法，明代士夫多有可觀，全國皆然，匪獨吾粵。第自清代乾隆以後，風格逐漸不振，而吾粵馮魚山行草，脫胎晉唐，風格蒼莽，黃虛舟隸書，沉健整峻，深得漢隸神態。吳荷屋以歐蘇之氣骨，別樹一幟。鄧鐵香變化

六朝碑碣，不旁近代藩籬。康長素如虬龍天矯，氣象不凡，均於八法夏夏獨造。不愧各自名家。綜上所述，著述字畫，出品俱森然羅列，而名人之未刻墨稿尚多，承學之士，得此機緣探討，亦幸事也。此外則端倪為吾粵特產品，或經名人製銘，或以各坑各洞質地不同，花紋各別，足供研究。至於太平天國遺物，與革命遺物，悉自為統系，分類陳列。太平天國筆自洪楊，部曲以粵人為衆，雖其典章文誥，不脫屠沽草澤本色，而淹有東南半壁，以光復漢室為天下倡，亦足為民族精神之表現。迨民國肇造，尤以吾粵為革命策源地，孫總理為開國元勳，最足表現吾粵民族精神，所遺文物，匪獨吾粵之所重視，抑亦國人之所樂視也。

（本文因篇幅關係，發表時分為兩篇。由三代至宋一部，刊大公晚報，由宋至近代一部，刊中國晚報。編者志）

一 各報之特寫

廣東文物展覽會印象記

滄閣

中國文化協進會第一次在港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已經於二月廿六日下午六時閉幕了。會期共五天，哄動了整個香港的人，不論老少男女，大家都熱烘烘地到馮平山圖書館看東西去，尤其是有歷史癖的，有書畫金石癖的人，更一手抓住這個難得的機緣，不放它輕輕滑過。相信有許多人是不止去一次的，以我來說，會期五天，我便不折不扣的去看了五天，而且還覺得不夠味兒。說一個幻想，倘能把我關在那裏慢慢地觀賞，那怕是一月兩月，我也不願意走出來的啊。

中國文化協進會爲什麼要舉辦這個會呢？在該會主任委員葉遐菴的徵集出品緣起一文中，說得很透闢而痛切，用不着再說。

當我第一次踏上會場的石級之後，那印象就感到不尋常，兩塊紅地金字的高脚牌，輝煌地寫着十二個大字：「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兩個高懸着的大燈籠；門的兩邊，標貼着一副紅箋楹聯，聯文是：「高樓風雨，南海衣冠」，只這一副聯，就夠你想，夠你玩味了；書法剛健老到，一望而知是葉遐翁的手筆。

簽了名，買了一本出品目錄便拾級登樓，眼所見，心所感，只覺得那裏面的東西太多了，太好了，意識上儘在忙亂，

就好像劉姥姥入大觀園，直樂得眉開眼笑，手足無措。

全部出品因爲地方的不敷陳設，聽說是按日擇尤更換的，就是爲了這，有許多人就要每天去看一回，不然的話，那不是。白白辜負了自己的眼睛嗎？

連日縱觀所得，自歎眼福不淺，爰就記憶所及，筆述如次，聊誌鴻爪。

(一) 書法

在第五室裏，有明人陳白沙(獻章)的一幅立軸，寫的是草書，精神飛動，不可捉摸，所謂天馬行空，差足比擬，會中名家墨跡之屬於草書的雖多，但以我的觀感，實無有出其右了。爲了這幅字，我流連觀摩者不下五次之多，細玩他的詞意，似是咏梅花的絕詩，詩句如下：「映山映水兩三叢，移上山亭□□儂，千古冷香吹不斷，花間頭上帽簷風」。全幅不署款，只有幾個印章，紙色雖舊，但極完好。第二句「移上山亭」下二字幾經推敲，迄未能索出本字，不敢強作解意，且留待通人明教吧。

在白沙這幅作品之旁，懸着湛若水的一幅立軸，寫的是：「西樵絕壁迫無依，雲鎖千峯鳥度微，居士往來誰作伴，□川關外一僧歸」。也是草書，筆力頗流爽，但比之白沙，似乎是

小巫見大巫了。

海剛峯(瑞)是明嘉靖人，以剛直名於時，他所寫的草書立軸，在第一室裏有一幅，其文字如下：「吾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春花茫茫綠，王孫舊此遊。」筆法是老練雄強，把他的剛硬忠貞的個性完全表現了出來，古人說詩為心聲，然則每一個名家的書法就是他的性格的象徵。在第六室裏，又有一幅，寫的也是草書，詩句是：「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閒閒，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萬高下，歸來且閉關。」四周題滿了名人的詩詞和跋注，張一麀題詩云：「海南直節海青天，寶墨流傳四百年，太息貪人終敗類，借公筆墨掃腥膻。」康有為注云：「吾藏有海忠介公書，與此有高下；其一略同，勁峭如出自米子也。」此外還有陳伯陶，趙藩，樊增祥等題詞。論其書法，雖然勁氣內斂，風神外溢，但較之前軸，似有遜色。

鄭洪若(露)的一幀詩軸，正懸在上述海剛峯的立軸之旁，詩句如下：「獨尋春色上高臺，草棘蕭蕭野岸隈，今日多情惟我到，無人解惜為誰開；平章風月詩千首，收拾雲煙酒一杯，雪鬢冰肌羞澹泊，海天何處鶴飛來？」玩其詞意，似也是詠梅花，書法頗平原，頗具神韻，其下有葉遐翁的跋和旅港印人鄧爾正的題詩，讀之盪氣迴腸，此外還有崔永安，陳夔麟，潘飛聲各家題詞。考洪若號海雪，南海人，官至中書舍人，明末殉節，其遺物有絳綺臺琴，輾轉歸鄧爾正(此物亦在會中陳列)，故葉遐翁在跋語中「先賢遺物，飄零海外，遼東皂帽，同此款款」之歎。

陳獨漉(恭尹)的隸書立軸很多，現在要說的是懸在第六室裏那一幅，是詠夾竹桃的律詩：「傲骨雄心豈易消，為花不逐歲時凋；入林高士能同醉，前度劉郎尚可招。色映朱闌添個個，聲兼紅雨共瀟瀟；他年更有天台約，短杖相尋過石橋。」筆法從夏承碑出，允稱傑作，考獨漉工詩文，與屈翁山梁藥亭稱嶺南三家，讀此一詩，可以概見。

甘蔗生今釋和尚的作品在第二室裏有「幽貞」二字，是題薛始亨的墨水函石冊頁的，筆法圓融，墨色光潔，極耐人尋味，堪與第一室天然和尚所書「淺深綠樹藏茅屋，開落紅花蔭草籬」。一聯分庭抗禮。

在三樓扶梯邊的壁上，掛着宋芷灣(湘)的立軸：「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是行草書，用筆豪邁，其個體權奇之概，憶年前遊九龍青山寺，壁間有他的草書四屏，與此相較，却感不及。

黃叔立(子高)生平考證金石，精小篆，在第六室的門外，有他的一副篆書長聯：「簾捲蝦蟇，喚美人奉硯筆，筆初試，墨新磨，把妙楷蠅頭烏絲細寫；香焚龍腦，有佳客至齋，詩快評，畫大賞，將斷文蠅腹綠綺同彈。」寫來茂密雄深，直迫斯相，功力的專精，較之完白山人並無遜色。

史溶的篆書甚少見，在第六室裏，有他的集古文十言聯一副：「無江海而開，不道引而壽；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與黃叔立不分高下，他自己在款上寫着「擬少溫法」四字，尚非過言。

朱九江(次琦)有長聯一副：「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頌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善，尚論古人。」

正掛在大堂的兩椽，筆力氣魄，自有其過人處，惟康長素說他的書法「導源於平原而雄深絕倫，不復知有平原。」此則康氏一人之私言耳，奉爲定論，殊有未安。

李若農（文田）爲清咸豐探花，累官禮部侍郎，在該會所編的名人小史中說他的書法出入率更北魏間，在第一室裏，有他用紅箋寫的一聯，文極香艷可誦：「因逢淑景開佳宴，孤負香衾事早朝。」當時驟然看了，心裏頗疑是爲友人寫的新婚聯子，後來再仔細一看，發見在聯邊有葉遐翁的幾行跋注，纔知道在這副聯文的背後却蘊藏着一段動人的故事，現在一并抄下來吧：「此爲李芍農先生手書京邸門聯，其時方值光緒甲午中日開戰，先生被命爲團防大臣，無械無兵，先生告親友，敵至有殉職而已。時臺諫有劾先生遣妻子出京者，先生不之辨，但書此揭於門，過者咸矚目焉。余少時即知有此聯，今得睹真跡，可勝欣幸……等語，我纔恍然大悟。」

吳荷屋（榮光）書法爲粵中帖學名家，與宋芷灣黎二樞等齊名，而吳尤深美，康長素謂其抗衡中原，實無多讓，第一室裏有他一聯：「月皎夜携三雅爵，花深春采五經鋤。」筆法雄邁，氣韻亦佳。

黎二樞（簡）在吾粵藝人中號稱詩書畫三絕，乾隆己酉充選貢生，丁父憂未赴廷試，足跡不逾嶺南，性好山水。廣東文獻輯覽中說他的詩由黃山谷以入杜甫，自成一家言；書得晉人意；畫直造元四家堂奧。在第四室裏有他的隸書二屏，深得史晨筆意；草書一大軸，亦中規矩，但我覺得他的畫尤勝於書，所以在這裏不多說了。

明靈樞（炳麟）是清咸同間南海九江人，築室山邊，顏曰

三山一石草堂，書畫皆極工，尤以隸書爲絕詣，第二室西邊的角落裏，有他的一聯：「百鹿靈吉羊壽考，雙魚洗富貴侯王」。寫來醇厚樸茂，金石之氣盡紙上，與伊汀洲有相近處而筆法則直復汀洲而上之。恰巧，就在這室裏有汀洲題石壽繪羅浮冊頁的「羅浮山色」四字，兩相比較，馬上便分高下來。當時我還不大信任自己的眼睛，曾拉了幾位素好研究書法的朋友去看，所得的觀感相同，因此我纔放心自己的觀點尚無過失。

彭春洲（泰來）高要人，工隸草八分，精篆刻，在第五室裏，有他的隸書聯：「春秋論定三家傳，湖海人瞻百尺樓」。結體整飾，筆致秀勁，可謂直追漢人。

康長素（有爲）是現代知名的書家，可惜的是他名氣太大了，因此寫出來的字往往就很隨便，因爲太隨便了，往往就表現不出他的好處。在第二室裏，有他的五言聯：「天地埋憂畢，關山拭劍行。」似犯了上說的毛病。可是你若走上三樓去一看懸在走道中的那八大屏幅，却就不同了，在這裡，你可以看出他的氣魄和功力，一股浩瀚之氣，盤旋其間，可以說字字都是精髓，字字都充滿了作者藝術的生命，作者可以藉這八幅字而永恆存在人間。所寫的是宋鮑照飛白書勢銘，全文六十四字，字逾五寸，用朱界絲闌，據他的自跋：「張廉卿嘗寫此銘，其奇偉，試戲書之。廉老善作勢，吾則雍容。」他在所著的廣藝舟雙楫裏對張廉卿推崇備至，謂爲「甄晉陶魏，孕宋梁而育齊隋，千年來無與比。」然則在這裏大有「吾較廉卿尤有過之」之概，這也可見他自己怎樣的珍視這八幅字了。

梁任公（啓超）書法出入張猛龍弔比于之間，但解方勁，未見婉通，從第二室他的「清水出芙蓉，天然亦彫飾；白鷗沒

浩蕩，萬里誰能馴。」「清風滿懷，明月在抱；萬慮皆息，一塵不驚。」兩聯觀之，即可知上說之非妄。是的，他一生的功業完全建築在政治學術方面，書法不過是餘事罷了。

鄧鐵香（承修）的墨跡我最愛他的四小屏，是楷書，用朱界絲蘭，筆法極似魏張太安墓志，清媚入骨，如十五六女兒掩映人前，特惹憐愛。

柯雲虛（有棗）的隸書極高古，有他的五言聯：「奇石象良友，名花當美人。」結體方，用筆圓，疑從三公山碑脫胎而出，樸茂中兼寓奇趣。

胡展堂（漢民）是黨國元老中以書法見稱的一個，他一生寢饋曹全碑，胡儀嘗嘗說他「凡應酬筆墨無不集碑字爲之，上下縱橫，皆見匠心，而行書尤遠過於隸書，用筆如飛而自然精緊遒勁。」今聞在革命遺物室裏有他的墨跡很多，以胡言証之，無不吻合，我最愛他集曹全碑二十章，筆意謹嚴，神采煥發，功力之到，海內殊無第二人。

林直勉年前物故，其書法純從漢碑中來，就此次會中所陳，有隸書立軸一，臨西狄頌楊淮表紀石門頌張遷等四屏，又臨張遷橫幅一，均同在一室，細玩各品，以四屏爲最佳，蓋每一種漢碑，有他的面目與神韻，從無雷同，苟不細味其筆性，鮮能發其奧秘，上述四屏，可稱已盡能事。惟臨張遷橫幅，徒存形骸，神氣未到，據其自跋似爲病後執筆，良有由也。簡琴齋說曾見過他十尺以上的臨石門頌一大軸，認爲最得意之作，惜此會未能蒐羅及之，是我們的眼福不夠。

陳少白與國父同時獻身革命工作，世稱四大寇之一，詩文與書法俱佳，在這室裏有他的手札和字屏，用筆極流走圓

熟。

好了，關於書法方面，只能至此而止，滄海遺珠，自所難免，限於記憶與才力，也是無可如何的事。

（二）繪畫

明瑤台山人黎民表在第一室裏有山水立軸一幅，近處亂石蒼松，流泉出石間，一橋橫臥，橋上一老人竹笠芒屨，扶杖昂首，長髯飄空；松間瀑布倒懸，雲氣蒸鬱；白雲開處，現出一角柴扉，布局之妙，設色之化，筆法之圓活，得未曾有。畫上復有題詩：「江上千峯帶落暉，白雲開處見柴扉，松門一徑仍生草，應是仙人問野稀。」觀其畫，讀其詩，頓生出塵之想。

明張鐵橋（穆）以畫馬出名，在會中見到他三幅作品都是畫馬的，一在三樓的走廊，畫的是八駿圖；一在第六室，畫的是獨駿圖；還有一幅在第一室，無題。三幅比較，以第一室的最爲傳神，畫面是一匹臥在地上的馬，翹首斜視，兩眼奕奕有神，旁綴以古木一株，寒雅三四，極類趙仲穆的作風，但不設色。

張麗人（喬）是明萬曆間五羊名妓，能畫蘭竹，尤工詩，曾顛倒過不少文人，死後埋骨於白雲山麓，號百花塚。在第五室裏，有她畫的一頁扇面，是墨蘭，頗韶秀，旁有自題詩一絕：「盈盈秋水寫瀟湘，欲把閒情寄淡粧，謝却離騷怨公子，雲邊分得可人香」。署款曰「丙辰秋并題於蓮香深處，天涯淪落人張喬」。其上有大厝居士題篆書「恨入湘絃」四字，復有跋語曰：「就此一筆面，人詩書畫即可成一套數」。（按廣州府志卷八十七古蹟略和逸經第廿一期王秋齋的南園墨痕均詳紀其人，今參酌二者所述，引些出來，冀能增加讀者研究的興趣；喬本吳籍，其母入粵生喬，好吟杜牧「銅雀春深」之句，因自名

二喬。崇禎癸酉際，陳子壯以禮部侍郎抗疏歸，復修南園詩社，（故址即前文德路中的圖書館，為教育廳所設。）集名流十二人，吟嘯製盟，喬時於此間侍筆墨，子壯嘗為題詩云：「谷風吹我襟，起坐彈鳴琴，難將公子意，寫入美人心。」其眷之如此，黎美周（蓬球）北上，園中諸子以詩送行，喬亦成一絕：「春雨潮頭百尺高，錦帆那惜掛江臬，輕輕燕子能相逐，怕見西飛是伯勞！」後又送李烟客走舉上，成二詩：「子夜徵歌特底忙，奈何花月是離觴，春江千折牽遊舸，若個津頭柳線長？」「春作飛塵玉作烟，輕寒微月養愁天，梅花本是江南弄，一壺關山倍可憐。」年十九，病垂危，彭孟陽以數百金贖之，卒不起，為悼詩百首，名曰「惻惻吟」，葬之白雲山麓梅花坳，諸文士暨送者數十百人，下至緇黃，入各詩一章，植花一本以表之，號百花塚。凡弔喬詩及喬傳墓誌銘，孟陽集為一編，載某人栽某花，而刻喬遺像其上，名「蓮香集」，而墓銘則黎美周所撰也，類篆「歌者張二喬麗人之墓」九字。）

石濤為明楚藩後，本姓朱名若極，明亡披薙為比丘，擅山水，與八大山人齊名，在第二室裏，有他畫的羅浮山色十二冊頁，每頁長約八寸，寬約四寸，設色，一本他獨特的作風，不事細細抹抹，而無一亂筆，無一死墨，且每一頁有一頁的境界，使人徘徊流連，就想躍入畫中，其中尤以鳳凰谷，君子窟，蓬萊峯，飛雲峯，上界三峯各頁為最妙。

黎二樵（簡）是清乾隆年間粵東有名的藝人，上面已大略提過了，他的書法，現在且來說他的繪畫。在會中，他的作品很多，未易一一述及，只好提出他的十二屏絹本設色山水來談談，在這屏條中，我們可以見到他的藝術手腕的高強，尊為粵中畫壇盟主，可無愧色，就只看了這些屏，你不必再找他其餘的作品了。記得惲南田在畫跋中有過這樣的話：「諦視斯境，一草一樹，一丘一壑，皆靈想所獨闢，總非人間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榮枯在四時之外。」我們現在可以移贈給他。在這裡我們更可以追想到他每作一畫，總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之意，然後纔能化機在手，元靈輕運，遊神於法度之外，不為先匠所拘。我最愛他「靈漱吼瀑」一幅，是法馬遠的，畫面石壁巖巖，怒瀑奔竄於石罅間，激為狂瀾，此中大有千軍萬馬的氣勢，但在怒濤亂石之間，却安置兩個老人，促膝對坐，翹首仰視，一小僮抱琴侍立，那種悠閒自適之態，與上述景物恰好調和，使你在精神上忽而狂風驟雨，忽又化日光天之感。至於筆法的剛強沉鬱，更能將北派畫的真髓表露無遺，允推絕詣。「浮嵐暖翠」一幅，畫面岡巒起伏，蒼松密佈，巨瀑穿流其間；二老人倚窗執卷，似聽松聲；下面一老人策杖來訪，正在度着板橋；筆致圓融，色調秀逸，令人神往。「春山隱居」一幅，其境界又自不同，一帶崇山峻嶺，高不可攀；下面却是茅屋竹樹，疏落有致。全幅以墨為主色，略加渲染，而能盡變化之奇。「谿山平遠」一幅，畫的是古樹仄徑，流水平疇，意境融穆。「萬山蕭寺」一幅，亂山中古寺巋然屹立，設色淡雅，韻味蒼涼。「仙蠟錦秋」一幅，寫遠山城廓，紅樹板橋，筆法工細。此外尚有「谿亭春淺」，「仙山清暑」，「煙水春姿」，「繡屏積雪」和首尾無題的兩幅，及今已印象模糊，不能盡憶了。

汪白岸（後來）以武舉人而工書畫，慕名來求作品者，遠及日南。在三樓的走道間，有他的設色山水一幅，三峯次第轟

立，瀑布自峯間下瀉，一老人在峯上仰觀，構圖奇偉森秀，使人興高志思。

蘇枕琴（六朋）擅畫人物山水，他的作風頗類任伯年，在第五室裏，有他的一幅立軸，畫面老松二株，高出雲表，松下高士袒腹臥石上，睡眼惺忪，松外一小僮，一白鶴，線條柔和，風致瀟灑，驟視之，我以為是任伯年的作品。

陳瑞，未詳知其爲人，在第六室裏，有他的山水立軸一，是法米襄陽的，畫面一巨峯，其下是簡單的幾筆樹石，但寫來筆致淋漓，墨色蒼鬱，磅薄之氣，充滿紙上，若起米子而視之，想亦點着嘆服。看到這幅畫，我便想起了畫法中所謂「氣韻」一詞，張浦山論氣韻有這樣的話：「氣韻有發於墨者……筆者……意者……無意者……何謂發於意？走筆迴墨，我欲如是而得如是，疏密多寡，濃淡乾潤，各得其當是也。」我覺得斯畫當之。

以擅畫蓬州扇著名的吳青，尤工畫魚，在第六室裏，有他的一幅立軸，畫的是許多游魚。他的妙處就是「洋洋自得，栩栩欲活。」我最佩服他畫那些魚鱗，一片片是那樣的有條不紊而又渾化無跡，這可算是他的獨到處。只是對於光線及透視術方面不無缺憾，因此看去很像是魚水分開，這是美中不足。

高奇峯畫的雙牛和高劍僧畫的花卉，兩幅掛在一起，二氏爲昆仲，在嶺南與高劍父同以提倡新國畫著名。奇峯的雙牛著墨鬆勻，光線合度，兼有西畫之逼真及國畫之傳神，觀感爲之一新，劍僧的花卉筆力豪放，再加上劍父的一隻紅蜻蜓，更覺生色。

（三）金石

廣東文物 卷四：報章之記載

商代的咏罇，高約八寸，圓身大口，會中的金石出品，論年代，當以此物爲最古了，在該物的編號上寫着是南海吳荷屋舊藏，載筠清館金石錄及吳式芬攢古錄，羅振玉殷文存，現歸黃詠琴。

漢朝銅鏡二，六朝銅鏡一，三國銅鏡一，宋銅鏡一，在廣州近郊出土，均圓形，直徑約四寸。

漢銅鐘，廣東增城觀音岩出土，高約八寸，鐘身圓而扁，分兩面。

東吳部曲將印，銅質，方一寸，厚四分，鼻紐廣五分，高七分，漢篆白文三行，行二字，出品人黃詠琴附有攷文一篇，極詳明，據他的意見，斷斯印爲東吳時廣州部曲將殷興所遺，世之攷古家諒亦以爲然歟？

五代銅鐘，圓形，高度與直徑均約二寸，三脚，左右有耳，作獅首形。

元朱光卿亦符鑿金佛像，高約五寸，頭戴珠絡，黑色；金身鑿金。像底刻「赤符丁卯朱」五字，據出品人所附的攷文說：元順帝至元三年，增城縣民朱光卿起兵，改元亦符，奉僧載甲爲師，尋討平之，此像爲光卿作供者。

上述各物，都在第一室裏，藏在櫥內，只能隔着一層玻璃觀賞，未能作進一步的把玩親炙爲憾。

造像有唐朝佛教六祖釋惠能的金剛像和清人梁保三的大理石像，前者是古色古香，後者則維妙維肖，時代雖不同，並足千古則一也。

孔林二墳壇殘字拓片，是篆文，與天發神讖碑略相似，是嶺南陳蘭甫（澧）北遊時所手拓，歸而刻諸粵秀山菊坡精舍。

辛亥革命，毀於兵燹，復由汪兆銘重摹刻於禺山學校，廣州淪陷後恐已重罹劫灰矣。

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銘，是隸書；隋徐智棟墓志銘，是楷書；書法各極其妙，且二碑在粵省所有古代碑銘中為年代最遠者，殊堪珍視。

傅二娘石笥記拓片，書法蒼勁奇肆，與魏石門銘同一筆意，拓片之外復附有原物影片，文曰：「城南廂信女傅氏二娘捨生造石水笥祈保平安者紹定二年七月申元趙。」

花塚銘拓片，書法疎朗圓勁，深得漢靈臺碑神韻，文尤哀艷，使人不厭百回讀，據該會編的出品目錄所載，作者為彭春洲（秦來），錄之於下：「於康，古而無死；娥眉同木石之頑；天若有情，蛟涎溢滄溟之漲。風雨如晦，茵溷隨化，傷心者才人之竟，遊戲者幼頰之事。冥冥秦虛，問孰會哉？荍河之陰，高峽之陽，柯山之西鹿，陳子愚谷，何子星查，羅子玉符，葬花之塚在焉。桂源諸峯，實得靈窟。墳依遠寓，參此色界。玉棺三寸，撰神仙之挽歌；漆鏡九泉，照胡蝶之幽夢。萬艷抱於同穴，孤雲愴而憶泥；斯亦緣同咸幻，哀以樂致者也。倩女未嫁，生已離魂；空香木灰，死異凡骨。明月白露，築金粉以理憂；山空水流，藏文章而度劫。宰樹紅豆，忽然為人；墓田素馨，再世傾國。偏何躑躅，在鶯情鳳想問乎？冢立屠維赤喬若之歲後五年，昨夢生為之銘。非春非秋，遲雲容出地之日；歌耶哭耶？鶴鳩皇補天之石。銘曰：香國非佛，蓉城非仙，女夷之際，男兒可憐。」

金石印譜，在會中所見，有吉金齋古銅印譜二冊，高要何昆玉輯；蘭亭硯齋印譜一冊，番禺潘儀曾輯；程彥明古今印則

四冊（冊頁上有「此為吾粵明代印譜，極罕見，可珍也。」題字）；紫石山房印稿若干冊，南海謝景卿鐫。其中尤以吉金齋印譜使我特別注意，據我所知，何昆玉為晚清光緒時人，藏有古銅印二千七百餘事，當時濼水陳壽卿知之，特函託友人張酉山與之熟商，屬携所藏古銅印共七千餘事往，為作印舉二十部，意欲駕前明顧氏印數而上之，而其譜式就是仿照何氏的吉金齋印譜的。今茲珍物當前，竟未得稍一寓目，（會中全部載籍皆以透明紙封固，不能翻閱。）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

（四）太平天國之遺物

這一部門，屬於文件方面的，大部分都在簡又文主辦的逸經半月刊發表過了，現在僅就個人觀感所得，寫些出來：

「幼主，愷王，昭王供狀。」這是洪秀全的兒子福瑱，堂兄仁政，和忽然被秀全封為昭王的黃文英三人被清軍俘獲後的個別供詞。在洪福瑱的供詞中有「老天王是我的父親，他有八十八個母后，我是第二個賴氏所生。九歲時就給我四個妻子，就不准我與母親姊妹見面……；老天王叫我讀天主教的書，不准看古書，把那古書都叫妖書……；」等語。在洪仁政的供詞中有「老天王是我的堂弟，我比他大一歲，向在家中看牛……；後同天王到廣西，下天京，封我做國宗……；又念我是堂兄，封我做愷王。我只替他管衣服，管廚房。」等語。在黃文英的供詞中有「那天朝的王有五等；若從前的東西南北四王翼王，現在的干王，執掌朝綱，是一等王；英王忠王侍王執掌兵權，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聽王會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與愷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後來就亂了；由廣東跟出來的都封王，本家親戚也封王，捐錢根

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天朝的事越做越壞，若我王兄（堵王黃文金）立了多少功，要奏一件事，還要轉兩道手才到干王（洪仁干）手裏。干王准奏才奏上去。那忠王（李秀成）也是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的……」等語。

「干王供狀」。這是洪秀全的族弟，又是太平天國後期執政人物中的表表者，洪仁玕被擒後的供詞，在裏面有「辛酉年，出師徽浙，催兵解安徽省之困。四月交兵數萬與英王統往黃州德安一路。因與忠王會剿失約，章王在桐城敗績，遂致安徽省不能保，而北岸陸續失陷。子因衆軍將機錯用，日夜憂憤，致被革，皆由章王林紹璋內外陰結而務財用私設，各守疆土，招兵固寵，不肯將國庫以固根本。又章王奉命催糧不力，衆只留爲實自之用，遂致敵人買通洋鬼，攻破蘇杭丹常等郡縣。京糧益缺，而京因益無所恃。……我老天王臥病二旬昇天，京內人心望援不至，本欲棄城。而李鴻章揣知其意，於六月轟開京垣而入。我幼天王與大臣忠王等萬有餘人出京，一路平安到廣德州。君臣大會，悲喜交集。因湖州軍乏軍單，恐難建都立業。故議到建昌撫州等處會合侍王康王往湖北再會翼王扶王等大隊。嘆予在石城隸也實不力，黑夜驚營，君臣失散，此誠予之大罪也，此成擒也……」等語。

「忠王供狀」二冊。這也是太平國後期的出色人物李秀成被擒後的親筆供詞，其中有一段訊詞是：「官兵某事好某事不好？賊中某事好？某事辦得不好？」李秀成的答詞是：「賊不能如官兵，大處官兵擄掠者誅；賊專以擄掠爲生，失民心矣。官兵多用讀書人，賊中無讀書人」。『僞天王不喜見人，不察閱軍報，雖其子潛稱幼主者，亦不得見。僞宮人言，卅歲矣，

未見過僞天王。』又訊詞：「官兵制賊要害處是那幾間？洋人能久住中國否？賊亦思打洋人否？……考試來人多否？」答詞是：「官兵必能戰勝，洋人惟宜陸戰，不宜水戰，宜與之硬殺，不宜鬥巧。宜以中國土砲爲主，以洋砲輔之，不宜盡用洋砲，蓋洋砲之精者，皆不肯售與中國也。洪秀全本廣東濱海之人，素知洋人反覆，故不肯與之合夥」。『安徽應賊試者尙有三百餘人，南京應賊試者不過數十人而已。』等語。

「太平文獻九種」。其中是門牌，糧米執照，完銀串票，卡票，漕銀納照，田單執執，完納漕糧便民須知等各種治民政制的遺物，葉遐翁有題序，認爲於此可見太平政策不主劇烈變更，故仍多仿清制，但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而已。

看了以上各種文件，大略可以窺見太平天國內在的真相，據作者的意見，更可於此尋出其失敗的原因，今試分述於下：（一）太平天國運動是一種帶有資產階級民主性的農民革命運動，所以激成此一運動的主因是清廷的暴虐政治，故革命之目的，是要推翻舊有的政治機構，反對一切封建剝削制度。但太平天國既定都南京之後，不特未能實現此種目的，其在政治上的設施，且仍有仿照清廷者，遂使支持此一運動的主力——農民——感到絕大的失望而失掉信仰心。（二）提倡怪誕不經的宗教，禁黜儒書，違反本民族數千年來奉儒家的精神，得不到智識階級的擁護。（三）無國際眼光和外交手腕，放過一種可以加速自身勝利因素的國際力量，結果，此種力量爲敵所用，反而攻陷自身（一八五三年太平軍佔領南京後，駐香港之英國欽差大臣漢寧曾親到上海，派人向南京聲明願保守中立，但太平軍異日攻上海時須尊重及保護外人的權益。當時太平人物竟不識

執着這個機會而善為運用，致英大臣失望而去，而一八六二年遂有英將戈登助李鴻章租洋槍隊於上海，平定江南。(四)定都南京後安於逸樂，日趨腐化，復濫封王爵，自亂官制，造成尾大不掉之勢，卒至互相傾軋，發生內鬩。(五)軍紀廢弛，擄掠害民，基於上述的五個原因，此一運動只能延續了十五年(一八五〇—一八六四)之久而終歸消滅。

此外有一件東西我還得說說，那就是翼王石達開的祖墓碑拓片。按翼王是廣西貴縣人，在太平天國的人物中他是最為我景仰的一個，我愛讀他的詩篇，我更愛他的為人。在簡又文譯的「太平天國東王北王內訂詳記」一文中，關於他的敘述有這樣的一段：「這一位青年領袖是英雄俠義，勇敢無畏，正直耿介的，正是全軍的中堅人物。他的頭銜稱為「電帥」，這真能表示他的軍事行動。他是飽受教育，而又能行動的人……」讀了這一段話總可以想見其為人。我看了這一張墓碑拓片，聯帶的就想起了他，我想起他「人頭作酒盃，飲盡讐仇血」的詩句，我想起他在天京被北王所迫棄家逃走的情景，我想起他「已矣復何言，去將安歸？」的悽愴悲憤的心情，我想起他在大渡河邊進退無路的苦況，我更想到他束手被擒後那種視死如歸，慷慨就義的本色，於是一種悼念之情便不絕地泛濫在我的中心！

(五) 玩品

天璽琴，長約三尺，七絃，據出品人的注釋，是唐人雷氏所製，「天璽」二字篆文，刻有萬幾永寶璽印，韋蘇州故物，清嘉慶時，石茂才以千金購歸嶺南，為潘仕成海山仙館所藏。綠綺臺琴，形式與天璽琴相似，已無絃。亦是唐人所製，

明末殉節的鄭澆若故物。

鄭澆若瑪瑙冠，整個用瑪瑙製成，晶瑩奪目，附有拓本，葉遐翁題百字令詞一闕於其上，讀後愈使人追懷先烈，且領會到作者感觸之深，特將原詞錄下：「黃冠無分，歎蒼皇兵解，空留殘蛻；剩此裏頭遺製在，想象狂歌椎結。綠綺聲沉，兵符象爐，柱後偏無缺。遼東皂帽，算來還遜聲烈！因念再易滄桑，曼殊運去，往恨應消歇。却痛南交淪敵手，珠海翻成魔窟！擲憤傷心，請纓虛願，日夕循余髮。嗚人往矣，蕭條異代誰說。」

行脚僧，是石灣陶土燒的人像，潘玉書手捏，高約五寸，穿着灰色的和尚服，禿其首，唇間突出兩隻長長的門牙，上身微俯，左手托鉢前伸，右手出五指斜護鉢旁，這個姿態，已經夠動人了，而還有更動人的，就是那兩個神氣活現的眼睛，這兩個眼睛很像在對着每一個向它注視的人訴說它栗鹿風塵的勞苦，我相信，就是一個完全不懂得什麼是藝術的人見了它，也要為之停着腳兒，不忍過去的。就只這一點，已夠表現出它的藝術價值了。看了這，誰敢說我們中國沒有高超的藝人？就是法國十九世紀被人稱為「只有他的眼魄能看透自然的核心；只有他的手，纔能拔出自然的微末。」的大藝人羅丹，也不比我們這位作者高超得幾許吧？

(六) 文具

這一類東西，最多的要算端溪石硯了。其中最引入流連的是題名「黃龍噴精」的那一個。現在也只能單提出那個來說：硯作長方形，長約六寸，廣約四寸許，四週邊緣精鑄雲龍紋理，龍頭則高據硯池上端，兩條鬚鬚左右伸張，一道黃色的

石紋緊接龍口，自上而下直抵邊緣，就像是噴出來的一道黃精，每一個人看了都在嘖嘖稱奇。原來此硯之左方，天然有一縷黃色彩理，隱約透明，縱貫石面，長約四寸，上窄下寬，寬處瀾潤四分，窄處才二分，治硯者量材施工，製為神龍噴氣之狀，確是巧運匠心，恰到好處之作。至於鐫工之佳，「精細絕倫」四字，足以當之。

此文篇幅已長，算是寫完了，若謂欲傳是會之盛，只恐掛一而漏萬，不足以況之；例如會中典籍一門，陳列何止數百

廣東文物展覽會巡禮

釋 邨

中國文化協進會主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經過一番籌備的工夫，徵集物品二千餘件，經過葉恭綽氏等許多專家的審查佈置，經於昨日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正式開幕了，在那二千

多件的名貴物品中，使我們最感興趣的，有孫總理行醫用具和遺孀遺墨，陳公哲氏最近在本港發掘的史前氏遺物，唐代的綠綺臺琴，南越的木刻，肇慶出產的端硯，鑄砲圖，潮州陽江等地的陶器，李文田手批鈔本，黎二樵大小烏岡圖軸和山水八屏等，石濤的羅浮圖冊，太平天國史料等。這二千多件的物品，其中以書畫佔多數，分列五室，琳瑯滿目，不少是廣東的——甚至說是中國的文化史上可珍貴的代表文物。在今日，廣東的省會已淪日手，廣東的半個省份已經受到日人的蹂躪，多多少少，可寶可貴的文物，不是鑿於炮火炸彈，便是「乘桴浮於海」，或者「散而之四方」了，我們今日寄人籬下，猶能以淚眼一看祖宗遺下來的文物，引領北望，在迷蒙暮色中瞻眺

種，盡是前賢傳世之作，竟以時所限，未多寓目，抱憾何如。最後想向中國文化協進會提供幾點意見：一是今後再有這樣的展覽會舉辦時，對於著述一類，不要封以膠紙，俾快樂覽；二是既開徵有研究論文，宜在事前編印出來，和出品目錄同時發售，使觀衆多得一種參考資料；三是每一作者的各種作品，無論其性質屬於何類，宜儘可能的集中一處陳列，使赴會的人能同時比較觀摩，無須彼失此之慮，鄙陋之見，不知文協諸賢以為如何。

（國民日報三月廿九日起）

那看不見的回園，真有說不出的痛楚，或者這就是文物展的不平凡之處，也就是我們不致以年三十晚看古董市的眼光來看文物展的理由。

陳公哲氏最近在本港發掘的史前遺物，計有新石器時代的斧，環，珥等，陶器之釜，鏟，碗，碟等，銅器之鏃，戈，矛等，玉器之圭，璋，盃，珥等，和明清等朝遺物如磁器，鐵器，銀器等，約計二百件，據說最古的為上述的新石器時代遺物，約當民國紀元前四千五百年，次為銅器時代，三代，秦，漢等，陳氏費年餘時間，在本港各島嶼作有計劃的發掘，證明本港在史前已有人跡，又證明本港自三代秦漢以還，即有我華夏先民生息是問，陳氏工作貢獻之大豈獨本港一隅之地而已，在抗戰期中，陳氏猶能在這海外荒島，努力文化事業，而且還有這樣寶貴的成就，確是值得我們起敬，關於陳氏所發現的遺物其年代和其他相關的事物，固尤有待於專家的考據，我們未敢

草率論評，聽說陳氏著有「香港考古發掘」一書，詳為解說，不日可以出版，我們希望陳氏的大作，能夠早日問世，在這裏，記者願意特別向讀者介紹。

鑄砲圖說一書，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清代我國科學技術的幼稚，那時鑄造工程設備的簡單得那麼可憐，和讀書人穿了長衫，揮着扇子，在烈日下指揮工人鑄鐵鍊造兵器的情況，和今日文明國重工業的設備比較一下，使我們深切地感到這世界真是一日千里，百年來物質的進步，何可以道里計，爲了民族的生存，我們怎能不迎頭猛趕，溫故知新，這一頁歷史文獻，是值得我們徘徊三沉思的。

李文田先生手批的鈔卷，現代的莘莘學子們不妨特別留心看一看，在這有歷史價值的書本之前，使我們回憶起古人讀書勤奮之處，昔時印刷術未昌，學人讀書，多憑手鈔，每一字一句，無不留心背誦，詳爲圈點割記註釋，我們試看古人的地理讀物，是如何的簡單寡趣，而他們猶能一字一字的鈔下來苦讀，較之今日，學子讀書的便利，難易何啻天壤，教授方法的講求完善，又何以同日語，而現代青年學子求學的勤惰，

較之古人又如何，倘若青年學子們能夠看到了這一點，因此而自省一下，那時這一件古物的陳列出來，就不會徒是供人欣賞而已。

統觀全場，自書畫文具以至環珥硯琴，或者是先民日常生活中毫不足道的小物，或則是心意所託，靈性所鍾的傑出作品，或則是轟烈的革命大業的紀念物，但是在這二千多件的物品中，估大多數的仍然是字和畫，而自然科學的文獻，是貧乏得那樣可憐，姑勿論中國繪畫在世界畫壇上地位的如何高超優越，但是爲了民族的生存，爲了民族的萬年大計，今後我們的努力應該怎樣轉向一下，才能在這競爭生存的世界上立腳，要怎樣學古人那樣揮了扇子，在烈日下鑄造國防重砲的刻苦精神，（請看鑄砲圖）才能保存我國那許許多多至美繪畫，至精的陶器玉器等等至寶，才能收復我們的已失掉了的古國山河，記者不敏，願與國人三思之（註展覽會期至廿六日止，每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六時，地點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乘三號公共汽車直達）

（循環日報二月廿三日）

文物展覽會閒評

黑翁

中國文化協進會主辦之廣東文物展覽會既開幕，其出品物之多，與出品物之價值，實本島自開港已來所未見。余曾兩度往觀，然以擠擁故，有似於跑馬看花，未能徧摩而細識也。展覽之所，實假借平山圖書館，乘三號公車，直達門前，拾階而升，即見門前佈置，門聯八大字，曰「高樓風雨，南國衣冠

」，氣力雄渾，具八面威風，閃出自葉遐庵親筆，足壯觀瞻。兩棚懸掛紅色長形之籠燈，仿新年高肆之製，另兩旁列前清誇耀官銜之高脚牌，或言此種佈置，莫如用古式圖案紫作爲佳，然倉卒布置，究不必深。入門右轉登樓，有玻璃格子，置名人題詞，七十四歲老人張一廡先生亦題七絕兩首，第一首忘其

詞，其意似謂吾粵文化，至清中葉賴其鄉先輩倡導始盛。第二首則云，「芳草王孫歸不得，九江東望韻音難，珠江文化香江地，也許吳蒙刮目看」。綜二詩觀之，有不能已於言者，蓋珠江文化，得異地先儒啓發，豈獨吳縣惠氏，儀徵阮氏，南皮張氏，潮諸前代，則漢初陸大夫賈，三國吳之虞仲翔，唐之韓退之，皆極有影響。又吾粵張曲江公以文章風節，炳耀唐代，雖南北愚蒙，亦莫不知，紅豆，芸臺，香濤，諸老，特屬其餘波耳。至近世名儒，九江東塾後，恢恢乎繼起者有順德簡朝亮先生，先生九江弟子，以德行著述，冠冕南國，足嗣吾子勤蘭市二公爲無愧。

雖餘杭章太炎先生之淵博好譏毀人，亦高竹居之學行而推仰之，誰謂嗣音難者。昔湘綺樓主人王壬秋先生文章揮灑，目無天下士，詎來吾粵，與東塾一談，始知不足，乃發奮讀十三經注疏，此即袁本初所謂，「天下健者，豈惟董公」。一吾因以爲張先生之詩尙有未達，聊繁言之。至會中陳列，約分樓兩層書畫古器物，不可勝數。先賢畫像及可珍可貴之墨跡，如番禺葉氏，順德李氏，香山兩李氏（仙根履庵）等，出品多自家藏。

粵 文 物 展 花 絮

粵文物展，上元節日開幕，般般道上，真是人山人海，三路公共汽車的乘客，擠得水洩不通，不時的問賣票員說，「到圖書館時，望關照下車」。

會場門口蓋搭彩樓，配着大燈籠，硃紙聯對，高脚牌。彩門的紅布帶隨風飄揚。男女來賓，川流不息的進出。附近的叫

書畫類中有壽意詩四屏，爲明末遺民清初諸名士陳獨漉，屈翁山，梁佩蘭，王蒲衣等十二人合作，霍炎昌所藏。筆法之佳，同集衆妙，頗令人徘徊不肯遽去。此外簡又文所搜集太平天國史蹟文物，亦洋洋鉅觀。革命元勳與烈士遺物，尤滋欽敬。但有兩事令人不怡，則馬小進出品之史堅如口供影片，附有烈士之指掌紋，雖極有價值，但因感念烈士臨刑之慘痛，視物思人，頗不忍觀。二爲陳公哲發掘古墳墓之影片，中有骷髏一具，實有傷掩骼之仁。蓋夫人皆有祖宗墳墓，歲時祭祀，所以不忘其先，故數年前國府通令，不許發掘古人墳塚即發見古蹟丘墟，亦須由當地有司主理，爲恐傷前民子孫之心也。故此種附圖攝片，可不必參加。然此特余個人之私意，或者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以論斯會徵集之富，籌備之艱，主辦人之勇，亦前此所無。就令一室或一部份之陳列品，已可開一次展覽。故所見透明紙掩覆之下。其書畫長卷，集部真蹟。多未得窺，聞執事諸公，決稍爲整理，展觀三天，意者布置必佳于前也。然登樓一望，烽火未熄，吾真有感於斯。

（越華報三月一，二日「紙筆語」）

思 斯

化子們，以爲是結婚禮堂，生財有大道，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連羣結隊向管事人討「利是」。怎知一問，結果得個空。

八天的展覽，觀衆極爲複雜，有中國人，有外國人，有男有女，老的有八十多歲扶着手杖的白鬚公，小的有手抱飲乳的孩提，真是「羣賢畢至，少長咸集」的會場。

固然，內容豐富，是香港開埠以來破天荒的偉舉，然而不設門券，也是觀衆擁擠的原因之一。

會裏的幹事，有一位男性叫做黃志堅，也有一位女性的叫做馮志堅；主任委員是葉恭綽，籌備委員一位何榮別號公卓。於是大華烈士一時幽默性發，即做一對曰，「黃志堅，馮志堅，性（姓）異名無異。葉恭綽，何公卓，音同字不同。」當時何聽着，即說「我身上是沒有絲的」。相與一笑。

有一小孩子到會參觀，事後，他的家長問他，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他說，大堂中間的馮平山銅像。這可和李青崖昔年所記參觀劉海粟畫展所說，全場最佳的作品，要推會場裏原有的孫總理遺像最好，同一好笑。

革命室中所陳列革命遺物和太平天國遺物，因時代較近，人多好欣賞，因之這一室，觀衆最爲擁擠。星期日的一天，有一婦人瀏覽最久，竟至暈去。後有人說，他的丈夫，是三月廿九之役殉難的烈士，或從中來，懷愴昏厥了。

全場出品中的文物，都是沒有一定的價值，有一件而值數千的，也有只值幾個銅幣的（如木魚班本書之類），本身註明價值的，只有陸氏紅樹室出品的「軍事內國公債」一千元的那張罷了。然而這兩張債券，已成爲革命史料，而非有價值的證券了。雖然革命債務調查委員會已經審驗過，準備還款。

廿六日最后的一天的下午二時至四時，可算是正式開會時觀衆最踴躍的一天了，原來港九有許多中小學，特在那一天的下午放假，給學生赴會參觀。因此一來，後浪推前浪般弄得無法出入，招待員打躬作揖在門口請觀衆稍候，有站在門口三十分鐘也不得其門而入，而路上排隊等候的學生，也有千多人。

如此盛況，無怪當事人跑來跑去，擠得一身大汗，也都笑口吟吟了。

文物中的出品人，有幾位是雄赳赳的軍人，如蔣光鼐、香翰屏、張之英、歐陽駒，何榮等，他們都是富於收藏書畫骨董。可見得愛護文物，有戰場經驗的，認識尤爲深切。

爲了慶足社會觀衆的觀賞慾，當事的曾經開會幾次，想着展期，爲着種種關係，都不能夠如願。最後纔決定選擇一部分再展三天，給有志研究的從容詳細欣賞，然而這也得港大當局的不同意相借，纔能夠舉行。

門口所掛的「高樓風雨，南海衣冠，」的紅聯，寫作都出於葉恭綽的手筆，幾位執行委員對着它都存了一個念頭，想着在閉會後拿去做一個紀念，但是對聯只有一對，八位執委怎可瓜分，結果有某君獻議，原件由簡又文取去（因他最先起這念頭），另請譽老加寫幾副，每人一對，皆大歡喜。譽老說，「寫字不難，最難的是磨墨」。

開會的一天，有一位老翁拿了一條辮來，說是「康有爲的辮子，可以陳列給人看看」。辦事的說「這辮子沒有方法證明是老康的，且也不能歸入於那一類」，婉辭的不收。這位老翁說「老康是保皇黨，又是復辟黨，甚至廢帝薄儀，他們都把辮子剪去。但有些所謂遺老，還留着辮子，不知是何用意。」這位老翁也夠幽默了。

當開幕的前一天，各人正在忙於陳列和審查出品時，忽然微風小雨，陸丹林說，這真是「高樓風雨」了，你們看意外路上戴着簷帽，穿大襟衫的青年，那是「南海衣冠」啊。陳斯馨小姐跟着說，「這就是天時地利人和的會集」。（真光週刊）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紀

顯華書院 胡迺森

『廣東文物展覽會』，開幕已有多日，昨日假期，我纔趁着機會到會場參觀。

踏上石階的時候，一座巍峨的牌樓聳然的立在我底面前，兩旁高高分懸兩個大燈籠，同時，望向右邊又豎立着兩木牌，這樣寫着：『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

進門樓梯口附近擺着一張長方形桌子有兩位小姐喊道：『參觀的請留名』。

我開始投進人海裏，擠擁好一會，纔踏到樓上來，纔向右轉，就見一大堆人在那裏看古物，於是我也看看，原來這些古物，是新從港郊發掘出來的。『祇那小沙彌，已價值數百金了』。正在轉進第一室，聽到站在後面那人說。

那裏，一切所陳列的，無論字畫古物器皿，都是很覺珍貴，

廣東文展會歸來

廣東文物展覽會，既啓幕於平山圖書館，作者於星期六日，特往觀之，前廣州社會局長簡又文，常川駐會辦事，担任招待觀衆之責。有女生一羣至，簡氏一一爲說明，口若懸河。在革命史室中，簡氏又將太平天國家教條，加以闡述，并朗讀其中文句，句云：『男性本於剛，愛妻要有方，河東獅子吼，切莫胆驚慌。』讀完。女生莫不大笑。作者入場，留名既畢，一女員持會刊求售，作者婉却，以參觀完畢方行購買對。女

更使人觸目的是康有爲上書攝政王痛斥袁世凱的罪狀草稿了。走遍兩室，大部分陳設的是書畫。

第四室有書籍文件、印章、金石……種類很多。

最能動人心弦的是陸丹林先生珍藏的孫總理手書的中華革命黨誓文『……爲救中國危亡，拯民生困苦，願犧牲一己身命自由權利，統率同志，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作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施世界和平，特誠謹誓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盡心職務；（四）嚴守秘密；（五）共同生死。』

離開平山圖書館時，腦海裏還不時想起總理的誓詞，我想：當着全民族生死的關頭，我們每個人，應該實踐總理的誓詞啊！（華僑日報二月廿六日，學生園地）

莫逆

諾。及出門，女竟要求實踐前言，祇得購之。計作者在場中歷三句鐘之久，而女以一面之緣，竟能認識，其記憶力殊令人佩服。會場門首，懸有「請勿吸煙」字牌，不少吸煙觀衆，望而愕然，紛紛擲煙於地，致門前煙尾，積若小丘，亦趣聞也。

（國華報二月廿七日）

廣東文物展覽觀後感

古肅

如果我不是抱着參觀廣東文物展覽的單純目的，那末當我昨天走近馮平山圖書館門前的一剎那間，我神經上的感覺，一定以為那裏是有甚麼婚嫁慶典。因為高懸在牌樓上的古色古香的「大燈籠」和「綵盤」太過刺眼了，那「大燈籠」和「綵盤」，已很有些廣東風俗色彩。這倒是煞費負責佈置者的心思。

隨着擠擁的人踏上石階進去，一張長木檯橫在面前，兩位女士高聲的喊着，請參觀者留名，同時還遞出一本展覽會出品目錄，請人翻閱，循着樓梯走上第一層的大堂，陳公哲先生最近所發現的香港史前遺跡，首先入目；因為是最近發現的古跡，同時經過報章的介紹，所以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和研究，左便有一幅趙少昂等所繪的畫聖高奇峯先生的遺像，神態如生；使人對此一代藝人，致其不勝景仰之忱。

向右轉入第一室，除字畫和木石的古代器用外，最引人注意的，是康有為上書攝政王痛數袁世凱罪狀的草稿，參觀者每至該處，無不作長時間之觀摩，從草稿中，可以看出清室帝皇的庸懦無能，同時更可以看出袁世凱這東西，在清室時已經是個亂臣賊子；在民國，他更是一個民族的罪人。

此外還有明末忠臣鄭洪若的瑪瑙冠。與遺墨。及陳子壯的遺墨，都令人看了之後，憧憬着鄭陳兩先生的壯烈事跡。而更加振起我們救國的精神。

從第一室轉過第二室，那裏所陳列的是些古代的著述，和石硯。有一個標號「黃龍嘯精」，從一塊有斑文的黑石影刻而

成的大硯。硯的上方盤着一條栩栩欲活的「龍」，從「龍」的口半噓出一度青色的寒光，自上而下，自細而大，在那漆黑的石硯當中活現着煞像橫跨在天空的長虹；無疑的，它是被一般參觀人嘆為難得的珍品。

第三室無話，第四室中，陳列太平天國遺物，異常豐富；如書籍、文件、印章、兵器、金石、錢幣照片等百數十種之多。此外，還有革命遺物，與先烈遺物等，搜集亦異常豐富。革命遺物中，從陸丹林先生珍藏之孫總理手書對中華革命黨之誓詞的字裏行間，充分表現總理的人格之偉大與不屈的精神，誓詞原文說：「立誓人孫文，為救中國危亡，拯民生困苦，願犧牲一己身命自由權利，統率同志，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施世界之和平，特誠謹誓如左：①實行宗旨；②慎施命令；③盡忠職務；④嚴守秘密；⑤誓共生死。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貳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省香山縣孫文，民國三年七月八日立」。同室中，有馬小進先生珍藏的謀炸清吏德壽之史堅如烈士的口供影本，和史先烈的遺像，遺像之旁，有馬小進先生說明的史先烈生前事蹟，史先烈的一紙口供，是當光緒二十六年，謀炸撫署失手被捕後。於同年九月十三日在獄中的親筆供詞，供詞中間有一處沒規則的斑痕；而把大半的字跡遮沒了，因為經過攝影機的鏡頭，祇現出了黑漆似的一塊，而失了原來的色素，但從那斑痕中，我們猜想：也許

就是史先烈於作供時，所滴下去的沸騰的熱血，和英雄淚啊！我們仰對着先烈的遺容，回想先烈拚了熱血頭顱，締造自由中國的轟烈功勳，與彪炳千古的偉大精神，我們後死的人們，便應該知道怎樣的珍惜愛護和保衛我們的國家。尤其在這對外抗戰，求國家民族永久生存自由的大時代裏，我們每一個國民，更應該以不屈的精神必死的決心，挺起胸膛，向着先烈所指示我們的光明大路邁進，大家負起責任，收復我們的錦繡河山，以竟成先烈建設自由中國的初志，這樣我們才無愧生於中國，

觀文物展覽會書感

廣東文物展覽會，開展於平山圖書館，徵集出品二千許事。到會觀覽者日逾萬衆。吾輩烽火餘生，流離海濱，聞越吟於莊鳥，黯然神傷，觀子敬之人琴，泫然淚下。（註如後）場中首圖像金石，次書畫著述方志等；圖像則有張曲江、霍渭先、尹先、陳白沙、鄭淇若、高奇峯、潘蘭史、朱子襄。先賢先正之遺容，令人肅然起敬，流連瞻仰，感慨至深者，其為張曲江、陳白沙、邱瓊山乎，嶺表文化，顯赫於中原，彼湛於庶士者。張曲江之詩，陳白沙之經，邱瓊山之史，俱為我國學術之大流；亦岫然屹然，自成系統，樹立嶺表之學，與中州之士異。曲江為有唐一代詩宗，古今推為燕許大手聲華之籍，彪炳丹書無論矣。唯以一人之學，漸靡排溢於人心，奮發激昂於鄉鄰，則白沙、瓊山二公尚矣。當夫白沙之世，國中士習，以聲華相競，結文社以樹朋私，指異議以為譁張，使朝無完人，國無一是，尋而流寇遽興，虜勢坐大，億兆劍矛虎之兒

才無愧對先烈在天之靈。

整個展覽會中的展覽品，以書畫名人遺墨為最多；其他玉石、陶、銅、瓷、鐵、木、竹等有歷史價值的器皿，搜集也非常齊備；從這裏，充分表現出我們古代文明。我希望前往參觀的人們，不要祇為湊湊熱鬧，請巡一回，就算了事，我們應該細意的觀摩，虛心的研究，因為，我們古代的固有文明，還要我們去把它發揚光大啊。

華僑日報二月廿四日「特稿」

落花

鋒，九服淪胡虜之腥穢，禍延數百年，至今猶有餘痛。而我白沙先生學說，乃對症發藥，揭發其旨，曰為士須刊落聲華，方有自立，又目擊當時士氣囂躁，人心浮動，又作一針一點血，一棒一條痕之言曰，為學必由靜中養出端倪來，爾乃中州之士，洵洵之勢已成，喪亡之禍已兆，遂痛詆白沙之學為虛為禪，惡知先生欲抑之而歸於靜，使國內之士，思想統一，行為統一，其集於攘外奮內旗幟之下，以挽救危亡哉。瓊山之史論，則開吾粵之士，春秋之學之先河，迨朱九江續其緒，爰及南海康長素，遂用公羊之學以倡變法；戊戌政變，舉世震動，迄由瓊山史學啓其機也。爾時我瓊山先生之史學，與王船山之史學，各立壁壘，然皆據經以立體，如船山讀通鑑論，則鈞深致遠，窮天地陰陽之變化，燭鬼神萬物之情狀，以成其娓娓，殆易之教歟。瓊山之史論，原始要終，揭治亂盛衰之所由，以垂鑑戒，使學者凜然釋然，知所取舍，其春秋之教歟。（註：所陳

有伍乙莊、潘致中、高奇峯、梁欽香諸前輩與故交書畫。）

展覽會之第三日，場中觀衆，較前兩日更爲擠擁。場中服務者，則爲聖保祿女中學生。任事勤敏，秩序整肅。此日場中書畫、古物、典籍、著述、金石等類，補入陳列者頗多。而著述一類，關於明清孤本原版，由該會籌備委員黃詠琴李勁菴諸君，從新將鏤板時代，著者學歷，簡括注明於書目簽表，俾觀者一目瞭然，尤爲難得，但亦備極勞瘁矣。所陳書籍，白玉蟾集，爲宋代刻本。藏者爲黃子靜君，吳曉似玉，翠墨如烟，刻牘既工，楷法亦妙，洵瓊寶也。志乘：廣州志、韶州志、惠州志，皆藏北平圖書館，燕臺陷落，始運載來港。此三者，俱明嘉靖時所刊。其他如皇明啓運，與皇明通紀，爲萬曆粵省刊本，著者爲東莞人陳建明，前懸爲禁書。吾於此書，因知吾粵士夫之革命思潮，激昂於荒江老屋之間者，在明正復無限。至若漢若水之聖學格物通，亦嘉靖本也。吾於此書，因知吾粵士夫之科學思想，已勃興於中明矣。而個人之偉大著作，則有未刊之本。梁松年之心遠論餘，書凡一百四十三卷，其議論之精銳，用力之刻苦，令人驚駭。專論金石之書，則有黃詠琴君所藏梁杭雪所著麟枕集，余審視其一葉，便震其淵博，深以未得翻閱爲憾。行將謁黃君之廬，乞許摩挲片刻也。金石類之最著者，則有東吳官印，其文曰典部曲將印，吾粵三國時地屬東吳，吳士夫之被擄者，多論於粵。如虞翻謫粵，傳互體易，開吾粵易學之大流是也。畫之佳者，則有石濤南遊詩意冊，與羅浮詩意冊，成爲神品。二冊俱高麗繭紙設色本，其一，「歲晚離家雪滿頭，蠻荒兩見稻梁收。飄零不是緣詩禍，寂寞誰堪對酒籌。愁遇黑人長一丈，何防白鶴住三秋。天涯有路行終到，萬里郵

籤報惠州」。識云：硯旅舟次惠州清湘大灘子空鈞，此冊獨此一葉，全用水墨，境界空靈，筆致超脫，曾見南田水墨本，亦雅好弄此狡獪，余於石師此葉，方知此種筆法，謂之空鈞。又羅浮飛雲峯詩云：「亂峯無限烟霞外，夢想登臨二十年。今日杖藜成獨往，飛雲頂上石青田。識云：硯旅登羅浮飛雲峯頂，壬午夏，此葉設色用草綠、深赭，蒼然渾雅」。又落日亭云：「徙倚孤亭起浩歌，水雲天闊雁難過。潮聲直撞古城頭，山勢遙凌鬼子坡。瘴霧難離迷白日，旅雲杳渡渡黃河。中原萬里登臨處，惟見滄溟擁漫波。」此葉極雲水蒼茫之趣。冊有王夢樓對題，藏者爲周文治君。

展覽會之第四日，因值假期，參觀者較昨益衆。余入門時纔一時半，已肩相摩而足相踵也。幸秩序齊整，仍可周旋如意。余至總務處稍坐，主任黃般若君，方與同事談論觀衆陳請展期，俾學者對鄉邦文物，下精密之研究，當事者多認爲可行。但主事者以任重事繁，且備極勞瘁，倘必展期，非休息數天，另行陳列。緣現在場中陳列，志在便來賓參觀，若志在利學者之研究，必須作有系統之陳列方可。似此則星期二日，大抵暫行閉會，繼續展期，仍須經過當事者會議，再訂辦法，方可決定。場中懸掛，以書畫爲多。吾粵畫蹟，首言黎謝，黎二樵畫名震南北，筆機變化，每頓不同，故觀衆徘徊二樵畫軸之下，流連不已。余二十年來所見，不下三四十幅。昔以鶴山馮氏所藏百花洲送別卷，與天池瀟翠，鼎湖龍湫等爲傑構；今天池瀟翠鼎湖龍湫，已懸場中。其次則以李務本堂所藏青綠山水便面十二葉爲工緻。唯夙聞二樵有大小烏峯圖，爲平生第一神品，深憾未獲一見。前年大小二烏峯圖，俱歸顧齋先生，余得摩挲

數日，略悟其用筆之旨。馮氏百花洲別卷，其佳處在於生，大小鳥峯圖，其妙處在於熟。至二樵之寒林飛瀑，云仿王叔明，筆力健舉，大氣渾淪，喬柯俯曲，勁如屈鐵，峯巒聳拔，長跋大點，極施淺絳，而淡宕稱妍，若宋人沒骨，疎松一排，葱然橫於澗澗碧中間，與水上樓臺相映，又極空明縹渺之致。二樵自云是寫夜景，蓋自高俯視，松根為水面暮烟所掩，故松如生於水中，若必畫沙渚植松根，則鈍拙甚矣。且由高望下，當然只見水不見地，此用石濤寫生畫眼出之，是逸品也。二幀俱為吾劍師所藏。二樵以功力勝，里甫以神韻勝，其性靈所至，往往突過二樵。場中如孫仲瑛先生所藏里甫直幅，題云：「聞有風輪持世界，可無筆力走山川。襟容盡作飛來勢，丈室居然擲大千」云，余極喜思翁此詩，放筆寫其意趣，却不仿其畫也。此幀筆力氣韻，與二樵翁相伯仲，如書之有鍾王，詩之有李杜，孰能甲乙之哉？黎謝畫風，實受影響於浮屠深度沙門所稱為白水山人是也。白水山人畫出入於石田衡山之間，用墨既工，涉筆遒勁，二樵取其筆，而里甫取其墨，二石之法，當中州畫壇，風靡於婁東虞山之際。吾粵黎謝兩公，獨宗二石，或從白水山人得來歟。至二樵金碧聯屏，則為夢詩廬所藏，似二樵赴之全力者。○谿亭春曉，仿趙千里青綠；○仙山清暑，合寫郭河陽李管邱；○三仙蠟錦秋，仿唐人金碧；○春山隱居，仿北苑；○五雲漱吼瀑，仿馬遠；○六浮巒暖翠，仿王叔明；○七萬山蕭寺，仿黃子久；○八綠水春姿，仿關全；○九谿山平遠仿李希古；○十繡屏積雪，仿楊昇。二樵仿楊昇，俱用沒骨，紅樹盡松，點苔用深胭脂，平坡用淺赭烘托，山

頂俱用沒骨紅樹，屋用紅瓦，著粉為雪，杉用草綠沒骨，奇麗無匹，但唐楊昇之蹟，傳流世間不一二幅，二樵隱居山中，掩關却掃，何從得見，或讀畫史載楊昇雪景，喜用沒骨，或以意取之，與古人相契於曠代歟。

廣東文物展覽會之第五日，港九各校學生，多由教職員領導，到會參觀，以是莘莘學子雲集，場中各室，一時擠至金難插足，密不通風。余在門外汗立不能進，始由金陵學校教員，在場維持秩序者，排開觀衆，讓余進總務處稍坐。該會主事簡又文君與主任黃殷若君云，星期三日，決暫行閉會，倘諸學者之請，得圖書館當事許可，或再延期一兩天，但祇為學術團體，並此間名流，確係研究文物者耳。爾時記者遙見攷古大家陳羅生先生，徘徊於人叢之中，記者遂邀羅生先生，覺得障地就坐，詢以對於陳公哲所陳列之香港新出土古物之意見，羅生欣然謂記者曰：「公哲君此次發掘獲見之古物一批，關係於吳越文物進化之歷史，影響極大；因世之學者，在昔皆認香港在三四百年前，為一龍荒草昧之孤島，迨洋船南來，與葡人留居澳門之際，海盜張保仔，始集其夥類，據之以為巢窟，一似歷史甚短，推而上之，亦不過宋末帝，南奔時，泊樓船於今宋王臺畔為駐蹕，島中土人，在沙汀貝瀨，或拾得宋時瓷器，與當日遺戔而已。今觀公哲君發掘所得者，如牙章一事，及石斧，石刀、石珥、陶環等物，則顯然確證此間之有文化，遠在紀元前五千五百年上下；何則，牙章一類，確示為我國古代禮器，其制之古，踰於周商之前。至石珥玉環之類，已比虞夏間之璇璣玉衡，制度相持。」記者於此，敢毅然下一武斷曰：吾國古籍與國際學者，認為我國文化，係由北而南者，其說極為謬妄；此

種懷疑，不獨記者一人根據目前出土之古物，可以證明，而吳越考古學會諸學者，亦多數疑為我國文化，係由南而北。何則？稽古籍，祝融氏以火德王天下。語曰：祝融氏，南方之王也，其地在瀟湘洞庭間，是則祝融氏曾經一度，以其火器之發明，帥南方部族，力征經營，雄霸西北，奄有九服，居五帝之一。迨洪水橫流，泛濫於中國，浩浩滔天，將南北交通淹斷，堯舜始得休養生息於高原地帶。及大禹繼興，乃平水土，定九州，內中國而外夷狄，畫疆自守，九州之外，謂之蠻夷。攷字話，夷從戈，是夷之有戈，當在北方諸族之前。又曰：蚩尤始作兵，是則南方之有兵器，又在黃帝之前。

記者與場中參觀名流諸君，論及南北文化，張弛與替之跡，多認晉代運糧典午，道失夷庚，五胡構亂中原，百數十年，西北衣冠，往往流離南邁，廣州附近諸島，中州之遠難者，其居留之衆，或不下於今日，而是時此間之繁榮，恐亦不啻於今日。記者試舉一例，便可證明，吾粵畫壇前輩李鳳公先生，昔曾與陳羅生、謝英伯諸先生，在廣州締結考古學會，專事發掘近郊古物，在大北門外大逢小逢等地，發見晉代古碑，造碑者為陳仁，其碑之文曰：「永嘉世，九州荒，如廣州，平且康。」又一碑曰：「永嘉世，九州凶，如廣州，平且豐。」以是觀之，永嘉時代，中原虜馬馮陵，西北之民，皆視廣州為安樂窩可知矣。聞公昔君發掘香港古物之動機，肇端於此間芬神父；芬神父為世界遠東學會會員，從事搜羅古物之最力者，芬神父來此間，先以其事商諸李鳳坡先生，鳳坡先生與鳳公先生善，特介芬神父與鳳公相見，乃駕孤帆，冒波濤出海，止於大灣，遂在大灣掘得石刀、石劍、石珥、石環等物。後公昔君聞大灣漁者

言，彼間發見石器事，乃毅然往發掘，所獲又比神父尤多。至此等古器，不獨發見於香港，而海陸豐意神父麥里安尼，亦在彼間海濱，掘得多器，與此間所得者相同云。古籍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謂在壽春東北，其地距離衡山霍山不遠，又封禪記，古帝王南巡，必會諸侯於南岳，南岳，衡山也。史記秦始皇南巡，浮洞庭，遇大風而止，是則商周之際，會諸侯必在南岳，而衡山之脈，諸侯建國之多可想矣。而會必於是，可斷其為聲靈文物最盛之域，亦如今之海牙與日內瓦等，為國聯集會之所是也。衡山以祝融峯為主峯，祝融氏常年建都於衡，南方聲靈文物之盛，又可想而知矣。唯衡山秦言在洞庭之野，漢自縮其疆域，改建南岳之祠於霍山。後之學者，遂誤武帝改建南岳之祠於霍山者，以為禹貢之衡山，錯誤又甚矣。

清魏默深著書古微，乃信古而迷，反指禹貢江漢，蘇氏、胡氏、蔡氏，俱言黑水為滇黔之水者，指為錯誤，不知禹之時，版圖較商周較闊，商周戎狄張熾，中州削地以避其侵擾，於是五岳之名，亦因之而屢改。水經注：湘水之流合五嶺，是則禹之時，中州文化，已與五嶺百粵相通，是時禮器制度，當然道一風同；今陳公昔君在此間大灣，掘得諸侯朝會之牙章，其制度與中州所出土者相同，又何疑乎。記者自顧今執寸管，挾小冊，集觀衆中為專訪，非著攷古之專書也，祇就所見而言，欲下片刻之思慮，情勢有所不可，遑言攷證，或他日以搜輯所得，著為專書，就正於閱者，未可知也。今記者不能不顧而言他，吾粵為我國革命策源地，主事者鄭重將事，另闢一室，陳列吾粵先烈遺蹟於其中，表示崇拜，室當門之右，則赫然橫懸史烈士堅如殉難供狀，余方欲鈔錄，奈為衆所擠，不能

動筆。略縱目左顧，則吾冷師絕筆之病梅，與血畫大士像，及落葉歲寒諸畫噴在焉，余不禁淚奪眶出。憶吾師畫此病梅時，似自知其不起，客來視病，多宛言謝之，藥爐茶竈之側，其子女外，唯余與黃兼白兄侍。余師病肺久，飯時，盤箸皆獨具，師恐肺病易傳染也；唯余來，師則與余共飯，談笑甚歡，余亦泰然啖啜自如。當其畫病梅時，余爲磨墨按紙，畫成，復命余檢詩韻，頽然靠枕，閉目沈思，至成句，命余錄之，詩成，師支牀起，余扶之就案，題於梅梢云：「殘年底裏感酸辛，雪壓霜欺老病身。料得江南春不再，落花凝淚傍慈雲！」又：「花落花開寂寞春，調羹往事恥重論。榮枯閱後真無味，悔向塵中此問津。」又：「天涯掩淚病難支，心血都成畫上脂。莫問羅浮春夢事，至今重說尚迷離。」又：「玉笛無聲五月過，一花一葉奈愁何。淒涼欲證前身月，證到前身又怎麼！」

吾師題病梅四絕，似已洞澈生死本原，但其妙證真如，透參空諦，非知吾師者恐未易索解耳。吾師病中嘗許孫仲瑛先生爲平生第一知己，故師歸道山將十年，諸前輩爲吾師撰小傳者，都出以一枝一節，唯仲瑛先生能知冷公之志，曾語余曰：「子交達微垂三十年，每於出入生死患難，顛沛流離之頃，而迹愈密，交愈結。當吾二人少年嶽奇磊落，憂國若癘之情緒，往往託於荒涼怪誕，哀傷幽怨之作以出之，蓋達微善畫，子好爲詩，彼有所畫，子則題其上，或子詩先成，而彼畫之畫就，二人相視大笑，拍案叫絕，人目爲狂不顧也。達微嘗作月下游魂圖，託於女鬼亂筆，子效女兒書跋於其端，荒山游魂，幽怨獨絕，觀者神飛內節，初不知吾二人故弄此狡獪也。達微精通禪理，課誦至勤，中歲後，披剃受戒律，遨遊名山大川，畫乃大進，上

追荆關董巨，下亦不失爲清湘石溪，以四王易流甜俗，不足學也。子屢索畫，達微輒漫應之，嘗謂子曰：非有佳構，不足以酬老友，雖然，必有以贈子。建國十八年春，子客白門，達微忽以書來，發書，無隻字，僅畫二幀，一仿范華原，一八大，各極其至。逾兩月，而達微坐化赤柱山，訃至，子驚且嘆曰：嗚呼！一畫之微，達微亦不肯背信有如是乎？子栖遲人海，不能爲范巨卿之死別，負我良友多矣！今星霜屢易，達微墓木已拱，南陌花飛，黃花節近，因以詩哭之。其詩云：「迎櫻西山禮最哀，乍聆君殯更傷哉。（夏六月奉迎孫中山先生靈柩來京國葬，子執役其間，閱二月而君喪訃在滬報登載。駭目失色，淚下不止。）年前慣說相如病，世上誰憐賈誼才。問道不妨拚九死，參禪何止坐千回。（君已受禪戒）黃花崗上應相識，擁在墳前共一堆。（辛亥之役，君收七十二烈士遺骸葬黃花崗。）修到華嚴自在天，生憎阿堵不言錢。中年事業詩知己，壯歲功名已悟禪。文酒故人高北郭，（高啓號北郭先生，與王行輩結詩社，見明史）布衣終老憚南田。（君善繪畫山水，冷峭極似南田）誰言解脫非君志，（有人謗君好佛非其本志，以此欺世盜名，君笑置之。）一卷心經作鄭箋。（君擬註心經）登高浪望紫金山，芳草如茵未可攀。一旦竟聞君訣絕，十年曾慶我生還。（子前年因黨事入獄，脫歸晤君，一見執子手曰，從此消災免難矣。）畫圖脂紙卷縑裏，人老淒風苦雨間。今日焚香無可語，途窮應不說時艱。（君嘗誡子不作傷時語，未始非處亂世君子保身之道。）風雨嚴城換赤旗，蠻花犴草夜陳屍。蒼皇救死籌三策，痛哭爲文誦一時（廣州共亂役，君被推爲公益局長，陳賑災善後勸匪三策，當道不能用，

君爲文辭職，痛哭流涕，一時傳誦。）大樹朝端有中散，生芻門外屬孤兒。（君創辦孤兒院，畢業者五十餘班。聞君歿，孤兒全至執紼。）九原一事還相憶，月夜荒墳讀舊碑。（君與予嘗於月夜披髮荒山，遍訪墓碑讀之，見者疑爲鬼。）縱然無疾也厭厭，况有愁懷歲月添。此去果能成解脫，他生端合在華嚴。胸身未戶爲備保，（國事失敗，君亡命海上，爲富人園丁，人莫能識。）太息蒼黎似病店。未免有情原結習，天荒曾不廢香奩。（君編輯天荒雜誌，搜集國人哀感頹艷之作。）馬夏當年共比肩。（君倡革命，稱馬潘夏三子）笑他虛後與王前。芸芸衆庶愁如海，草草勞生玉化烟。成佛豈居靈運後，高名將以獨行傳。愧無車馬來吾輩？萬里憑風更愴然。

讀仲瑛先生哭冷公諸律，則吾師平生之品節事業志行，可括其概。大抵在亦禪亦俠之間乎。是非余輩所敢揣測矣。至室中所陳孫總理之墨蹟多種，尤爲中外人士參觀者。如觀天球河圖。而吾黨之瞻仰者，不啻赤刀大訓。但總理神聖天縱，雖未嘗措意於書，而書則雍和肅穆，窺徐李海蘇眉山而上。記者曾臨山中松醪與洞庭春色兩賦，審其氣韻骨力之佳處，似總理有過之無不備也。壁間有林直勉先生之臨漢碑，胡展堂先生之寫曹全，皆能以心會意，以意會神，與古人相契於曠代。吾冷師與直勉、展堂兩先生相交最稔，余侍杖履之側。嘗竊聞諸前輩之微言，略知吾粵先賢先德，書法淵源之所自。余因直勉展堂兩先生之書，爰述所得聞於諸前輩者而稱述之曰：明清嬗遞之際。董思白以帖學傾倒海內，士林之趨承風會者，靡然附之。唯五嶺以南，士氣倔強，羞逐武臣聲塵之末，耻與娒嫻者同調，迺咸棄帖學而從碑，故陳元孝之師夏承，集生之師禮器，

梁藥亭之師張遷，而楷行各出入于北海虞褚之間；以視中州壇坫，自爲壁壘，蠻夷大長，南面而王。迨三賢以還，陳蘭甫、吳荷屋、李若農、鄧鐵香四先生，皆能紹續宗風，固守半壁，與中原之士相頡頏。蘭甫荷屋兩先生，皆學漢碑，唯若農先生則側重於唐碑，其於帖雖不固拒，然亦輕視矣。荷屋行楷之妙，橫驚四裔，晚年其書之風神俊爽，在率吏長公之間，世名之爲爛蘇者；尤足雄霸一代。吾竊以荷屋之書，與白沙之草相較，似其運腕之法相若，所異者一用毛筆，一用茅筆耳。吾以是知荷屋爛蘇，亦非無因而至也。余昔曾學書於李煇石先生，煇石先生則傳述若農先生之學者也，其法從猷麓、李秀、皇府君，道因諸碑入手，上溯六朝，由六朝以窺漢魏，則荀子所謂師後王也。雖然！煇石先生所言如是，余觀先生所藏李北海書端州殘石，若農先生有跋語云：廿年時雅愛臨摹，由是觀之，若農先生之於唐碑，實淵源於端州殘石，其所成就，又非無因而至也。陳蘭甫、鄧鐵香兩先生書，則致力於秦漢籀篆。而楷而草而行而分而隸，無不以篆法出之，則孟子所謂師先王也。爾時用篆法以爲楷行，荒江老屋，崖岸自高之士，亦有起而爲之者，如鄧石如、鄭谷口等是也；然皆見擯逐於權要，鄧鴻臚以骨鯁之士，乃毅然自鳴於當路，其節可思矣。

輒近大江南北，爲趙悲庵、吳倉石輩，亦有以分篆爲楷行者，但導河積石，似肇端於吾粵之先達也。朱九江先生之於書，亦以碑學詔及門，其行書之端凝和藹，與鍾元常相近。夫劉石菴固自詡爲學鍾元常者也。觀其所書，如輕雲新月，美玉精金，鍾元常則未必如是，翁覃溪謂其無一筆似古人，雖雅諳，亦近似也。攷書史，鍾元常書以筋絡爲書體結構，蓋蔡邕之遺法也。

夏承碑人以爲謚書，是元常以分隸爲楷行，卽九江先生所取法者也，及康長素述先生之學，其所書與所著廣熱舟雙楫，盡以碑學概書法矣。長素先生，潮淵源於夏承，取筋絡於元常，其道不獨得之於九江先生，而謂之受獨漉先生所影響，亦無不可也。

由是觀之，直勉展堂兩先生於漢碑之學，功力之深，樹立之偉，豈偶然哉。而其所感受於吾鄉邦諸先賢先德之漸移默化，深且遠矣。又革命室所陳，手札頗多，每札關係於建國之事業甚大，如秋波琴館所藏孫總理致青雲旅長手函，讀之令人悚然。於吾黨軍興之際，百粵豪傑之士，慷慨電擊，風颯水湧，摧堅挫銳，濺盪腥穢，紛起與魏虜爭生死之命者，一時雲臻龍變，蛇鳥飛騰，然其間有快積破軍，突騎脫勒者，在所不免。如孫總理之致青雲旅長書，其事爲總理帥西南各省聯軍大舉北伐，青雲旅長，奉檄星馳，乃徵發夫役，及於婦人，大元帥廉知之，立以手書命李仙根先生馳入軍中，誦青旅旅長之失紀，唯仙根先生方在途次，其事已爲青雲旅長察悉，迅嚴飭所部，禁徵發夫役及於婦人之違法。仙根先生聞其事已寢，遂中止，此函遂藏於秋波琴館。至孫總理批諱組庵先生函，其時方在帥府軍書旁午之日，而總理謀定機先，雍容暇整，雖諸賢一札之微，所批示者，亦安詳周至，其精神之完密，至足驚歎。此外憶有一事，余於二十餘年兜於心頭者，則烈士史堅如之妹愷然女士之碑記是也。蓋史烈士死義之事跡，已功在黨國，名垂不朽，炳耀丹青，毋須重爲之贅，但其妹愷然女士，助烈士爲黨國馳驅，崎嶇患難，盡瘁而死，建國以還，干戈倏擾，諸前輩未遑爲之表揚，至聲塵寂寥。碑在廣州東郊牛王岡，今虜馬鄰墟，岡頭

片石，未悉尙能保存否。因錄其文如下，文曰：「史愷然女士者，虛無黨人史堅如之女弟，其兄於庚巳間，謀殺粵督德壽，聞其所有武器炸藥，均由女士持護入省，未識其果否也。顧女士性極開雅，舉止溫婉，不作奇女子氣，與今日之女青年絕異。居常默然，不發一語，習醫術於廣州之博濟醫學校，對於同羣，又謙折不自已。嘗因年中試驗，天氣嚴寒，主試之講室乏火，特移試於手術室，室中椅桌不具備，同學中有爭座位者，女士爲讓己位與之，以巾墊地，伏椅作書，地固大理石也，其度量如此。女士雖卑躬下人，然深沉好思，語及國事，則慷慨零涕，人不知其所以也。當女士習醫之日，適德人據膠之年，西方女士，每有言者，女士聞之，慟哭竟日。諸同學釋之曰，吾輩女子耳，何與國事。女士慨然曰，君等誠女士，同學莫不謂其腦病也，女士之習醫，竟別有所圖，非其所志，在校閱報輒哭。未畢業，史堅如事敗，力謀救之，不得，乃游於澳門。史氏固巨族，其相依者，僅女士兄弟，故手足之感益悲。越一年，教授於泮塘某女校，憂能傷人，體復荏弱。一日以冷水調牛乳，竟中虎烈拉菌死，是爲壬寅某月，出世纔二十有二年。死之日，其兄所善某，爲葬於東郭牛王岡之陽。牛王岡乃某教會墳地，女士不事偶像，亦未奉教，其得瘞此者，某之力也。女士美豐儀，天足，幼不入塾，然受母兄之教，其文亦矜莊可誦。生常未嘗留影，今後之人欲一見顏色而不可得。蓋猶矢心井里之志，唯女士墓爲某所修，墓碣亦某所銘，卽今碣石模糊不辨之數行是也。其詞曰：雄心脈脈，寒碑三尺。未死鬚眉，爾豈爾宅。國魂欲復，哲人不歸。吾儕所悲，異代所期。玉已含山，海難爲水，蹇蹇無窮，悠悠知己，天蒼分地黃，春露兮秋霜。

胡虜兮未滅，何以慰吾國場！聞此碑出某名士手，詞語隱約，成於清季者也。（陸丹林按：此碑文爲陳少白先生所撰書）

室中所陳諸先烈之遺物，大都無一不關乎國史。余初意欲各舉其梗概，繼思文物會之原意，在研究吾粵文化之演進，與作風之嬗變。顧余畫人也，月來接此問學者手函數十件，要余筆其所見，略敘吾粵諸先哲之畫績，作有系統之概論，自授學術淺陋，悚惶無似，既承敦促，不能不據余夙昔所聞於諸前輩者，撫而引之。場中畫出品，鄉先賢以畫名家者，由元孔伯明始，迨於明之林良，黎民表，伍瑞隆，黎遂球，釋深度，張穆，高儼，朱崖，趙惇夫，汪後來，趙煥等。吾今先言花卉，鳩艾山人伍瑞隆，趙裕子焯夫，則出入於沈石田文衡山之間，其風格與中洲諸賢無殊。但其自異者，鳩艾山人之墨花墨竹，洵用渴隸草篆之筆行之，骨重神寒，金石之氣盎然。迨後繼之而起者，有屈翁山，馮魚山，郭樂郊等，咸受其影響。及後又遞者至羅健谷余啓麟，羅天池，伍學藻，糖笛江，羅三峯等。淵源之所自可尋矣。至裕子所畫花卉，尤瀟灑道氣，佳處高出於唐宋元明諸家之上，非流俗之士所能知也。其品當與鄭思肖，白玉蟾並論。視徐熙黃荃。直畫匠耳。何況沈南蘋輩哉。

然裕子固豪傑也，少負才氣，與黎遂球結詞林詩社，蒿目亂離，慨然有匡復之志。著有草亭詩稿，余憶其春望詩云：「寒食蕭條野望陰，一枝筇竹日行吟。出塵笑我烟霞骨，逝水還誰日月心。薇蕨長時知雨足，鷓鴣啼處怨山深。連年烽火何時息，殘燒而今尚滿林。」其於興亡之痛，黍黍之悲，何異於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哉。故陳獨漉贈以詩云：「拋却儒冠學論兵，田園荒盡不思耕。終年避亂青鞋破，一夜憂時白髮生。

松柏本來多直性，英雄何必有成名！憐君貧甚還兼病，父執相逢淚滿纓。」是則裕子之氣節文章，爲當日士林所重，又畫一畫之微，足以盡之哉。繼裕子而以墨花名者，則有郭樂郊，樂郊所畫水墨花草，涉筆欲陵襲明人，世乃謂樂郊摹仿徐藤青，而樂郊則快快以爲未足。讀耕硯齋筆記云：樂郊放誕不羈，詩如其人，其墨畫牡丹，鮮妍如染色，能變徐天池法，以放爲收。余於其以放爲收一語，思之三年，不得其解。去秋登大虞山戒壇，與人論劍，得之於某劍師云：善劍者，運其力於劍芒，則秦庭之銅柱可入，吳獠之犀甲可洞矣。余曰：嗟，筆亦何莫不然哉！郭樂郊之所謂以放爲收者，則點畫之間，令人望而知其筆意，圓轉戈磔，令人望而知其筆鋒也。唯其所以能至此者，則運其神勇於放字，必放之極，而其力不至於彈，氣不至於竭，彈丸脫手之妙乃成；書法之所謂逆入平出，又謂無點不墜，無筆不收者，亦若是焉。夫所謂逆入者，養其全鋒也，平出者，萃其全力也，放中之收，則欲其全力於鋒也。由是觀之，前輩成一藝以立名於世不易，至鳩艾山人與李果吉之墨竹，皆運古稽金錯刀法，寫墨葉，尤先於稽留山民金冬心，惜大江南北之士，祇知有冬心老人，而不知五嶺以南，乃有伍瑞隆，李果吉開端于前歟。

自是以還，吾粵藝林，自成風氣，踵之而興者，馮魚山，黎二樵，謝星甫，張藥房，羅六湖，呂石帆，皆倡書畫相通之論，各運其書法之妙，辨章草木，圖寫山川，一掃婁東，虞山，南沙等摹仿刻劃之蹟，煥然神明，不待揚州八怪，透網突圍於後。吾粵諸先德早已勒兵嚴陣，抱桴負羽，與雲間婁東，虞山血戰於前矣。毛詩三百，各自爲風，雖周公太公之聖，未嘗

強魯之風而爲齊，強齊之風而爲魯，自王其王，自霸其霸，道相反而相成，未聞納鄭衛唐都，盡附王風，然後謂之得所也。蓋山川雲物之不同，至人性剛柔於殊異。况五嶺以南，與中原道路隔絕，其民氣剛強不屈，如毛詩之有秦風，車輪駟鐵，士好矯矯落落以自異，其視中原揣摩諂附之習，尤鄙而賤之。其事如昔袁簡齋遊粵，粵之達官權要，震其虛聲，極逢迎阿譽之能事，獨黎二樵不至。粵壇站之士，皆爲二樵馬首是瞻，二樵不至，而粵之士亦不至。簡齋遊遊南北，王公爲之倒屣，各使其愛女寵姬，執贄門下爲弟子者千百，其爲世人所傾倒可知矣。獨至粵而見厄於二樵，簡齋羞且憤，愾日懼，挽某顯達懷刺而陰謁之，示先爲之下，某顯達入山叩二樵之廬，屏息嗚嗚，宛道簡齋求見之意。二樵悲然投簡齋之刺於地，不顧而唾曰：孰爲袁枚，非江南之老嫖頭乎。詔其子弟曰：斯人若來，汝輩當爲吾揮諸門牆之外，某顯達變色跟踉而遁。

嗚呼！簡齋挾其盛名，諧諛玩世，自以爲舉世莫子毒也，乃不圖至粵而見辱於一山林狷介之二樵，非其初意所能料者矣，彼齊知吾粵之士，先德行而後文章，自白沙，甘泉，淇若，獨漉，翁山，藥亭，以至二樵南山，都以品節自高，其氣象之稜厲，非富貴所能淫，威武所能屈也，至今吾粵藝壇前輩，猶指無品不成畫之旨，此春申北平，所以爲春申北平，而吾嶺表所以爲嶺表也。中原畫壇之彥，欲禹域之好事者，皆知其能畫然後喜，吾粵畫壇之彥則否，乃以人知我希爲貴，中原畫壇之弊，流於奔競，吾粵畫壇之弊，流於枯寂。

吾粵畫壇，山水之流別，大抵分而爲二：其一則與漸江，邵爪疇，程穆倩，生硬冷峭者，相感於無形。如易君山，游作

之，蘇仁山，彭春洲，何丹山，梁青崖，朱伯姬，梁杭雪是也。前輩名之爲山林派。其一則似沈石田，文衡山，盛子昭，藍田叔，龔半千，戴文進，豪放相矜，沈著自喜者，相契於無間。如林良，朱遠公，朱白嶽，呂翔，熊笛江，羅健谷，羅三峯，李斗山是也。至于其極，歸結於粵自爲粵，不獨花草爲然，其人物山水亦莫不然矣。其間抗志孤行，目無餘子者，則有梁青崖之山水，取筆於吳仲圭，取墨於龔半千，傑然自闢蹊徑。夫青崖筮仕於嘉慶，官內閣中書，斯時也，非雲間婁東虞山之畫風，王霸藝苑者歟，青崖乃卓然自異，不屑呵附董王一筆，此誠仲尼所謂可與立者矣。

致詩人微略云：青崖以孝聞，生平淡泊好靜坐，跣伽榻上如老僧，嘗借張如芝，謝蘭生，游羅浮，躑躅葛仙翁尸解，安期生飛昇處，悠然仰視赤城碧落，作離羣長往之想。余曾見其有詩云：空亭日落無人跡，葉落滿山秋氣深。此詩也，與龔半山之「數間野屋荒烟外，歧路三分黃葉中。」同一詩境，亦同一畫境也。呂隱風翔，初摹做宋元諸家，幾能亂真，精鑑別者不能辨也。晚年豁然而悟曰：造詣至極，亦不過過頑頑石谷，博學而無有成名。於是盡捐故技，力趨平易，以虛和淡宕出之，春蠶吐絲，自成天趣，風神境界，又似與新羅山人會心不遠，伊墨卿以北奚南呂目之，始自名家。而耳食者，乃謂隱風晚年之作，才力稍退，畫多弱筆。而不知宋楊誠齋晚年詩草，專以弱勝也。其子小隱，承其家學，吾粵藝壇之碧江派。碧江派初尚仿古，至小隱不拘成法，淋漓恣肆，意態側出，吾昔聞諸師者，吾粵山水之變，自呂小隱始，花卉之變，自居梅生始，今日吾粵之畫，有迥然成其爲嶺南派者，兩先生實肇其端也。

余昔爲古籍書屋題呂小隱團扇冊有詩云：「南呂北奚震藝壇，一門才藻古今難。（謂呂翺，呂培，呂材皆名震海內）清臆把玩團圓扇，山翠江煙暖曉寒」。又「題句沉吟下筆遲，遠山疊疊列新眉。玉壺秋水清如許，不似乃翁有所師」。至有異軍特起，邁衆鳴高，前無所師，後無所授，古調獨彈，清琴自奏，如游作之渴豪禿穎一派。吾冷師謂其簡筆之作，如渴驥奔泉，枯松傲雪，爲山林派之極致，余彈力學之，茫然不得其旨。

後過簡琴齋先生，先生方攻石治印，觀其手持鈍筆，中鋒直下，運腕力以礮琢之，鏗然有石放天驚之勢，余愾然而悟曰：游作之運筆入紙，其如是矣。書史云：范華原沈石田皆用筆如錐，力透紙背，磔勒所至，如蟲蝕木。夫道果臻此，則筆墨可廢矣。何者彼用筆墨，不爲筆墨所用也，慚香山之傲北苑，亦取徑於是。此次場中所陳之朱伯姬山水長卷，亦取徑於是。趙彥之枯木寒鴉，亦取徑於是。惟惺香山之奇，南田草衣能知之，游作之奇，而天下之士迄未知之，斯寧游作之不幸，亦天下士之不幸也。熊笛江，羅三峯，羅健谷，李斗山，皆力學沈文者也。先是有梁辰者，見中州操觚之士，咸沈酣於婁東，虞山，松江三派，作風漸流纖弱，毅然思有以起之，所爲山水，一以渾厚樸茂爲宗，重骨力而輕神韻，初意非以沈文爲極致也。其志殆欲窺荆關而追李范，詎知末流之病，乃有陷於粗獷者耶。吾粵不乏明哲，曾力倡新羅一派以挽之，斯孔墨相用之道歟？吾家健谷，有時間擬雲林，樹石蕭疎，駁駁度藍田叔而前，有時略師北苑，山川深秀，蒼潤可肩程孟陽，至吾家三峯游戲之作，亦能擺脫習氣，別證圓通。讀留庵隨筆云：

曾見碧梧庵所藏三峯小冊，寫廣州名勝，紅棉寺，荔枝灣，白鵝潭，湖天縹緲，彷彿惠崇之江南春。李若農太史有詩記之曰：絕憐花埭柳毵毵，秋色空濛月印潭。頗是珠江真畫本，莫疑風景似江南。是則三峯之畫豈皆生強硬也哉。且艱澀生硬，寧遂不佳耶？宋半山山谷後山之詩，亦有以拗句澀韻，睥睨古今者矣。故笛江，健谷，三峯，斗山，寧陷於獷而不願淪於甜，甘涉於怪而恥比於俗，世雖以是抑之，諸君子不以世之所抑揚而稍懼，孤行其志，迄未一自矜損以弋時譽。諸君子之畫，亦以是獲傳，其矯落之氣，又豈今日南北操觚之士，狗偷鼠竊，揣摩氣向，百計以求見寵於豪門牙脣，其品節之高下，真不啻泰山蟲壤矣。

而吾粵藝苑，猶有獨行孤往之士，苦於爲古人成法所束縛，必欲打開窠臼，自證真如，傲然以造化爲師，似蘇仁山一流是也。李斗山，鄧青陽，亦極意自闢境界，而不知自陷詭怪，然亦苦心孤詣之士矣。夫仁山畫，空執著，純任自然，求諸古人畫蹟，無一可與之相提並論者。或曰，仁山平生不好觀古人畫，偶有所作，皆自以意爲之，不特超乎當世月旦雖黃之外，而世之人，亦孰得雖黃而月旦之哉。叔度汪洋如千傾波，澄之不清，撓之不俗，迄未任世之所抑揚，世之美惡爲美惡者也，仁山之賢在此，仁山之不朽在此，仁山之畫所以成其爲仁山亦在此。或曰：仁山狂者也，初不知世之有貧富，不知世之有貴賤，亦不知世之有賢愚，惘惘乎其若忘，吾昔於諸前輩聞仁山之所爲。曰：仁山晨興，則來隔山長松下，枯坐大石上，頹然若喪其形者，人與之言，則木然不知所答，故人亦無與之言者，人欲得其畫，則置繮素於其側，待其興到，則以筆蘸

墨，任意塗之，時漫題數百語於其上，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然其不可解者，非不可解，世人實不能解之也。吾家藏仁山畫數幀，余玩索其不可解者，偶於一二得其解，則仁山之道，有出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外者。

余昨述仁山之行，詢於仁山之鄉人，其鄉人云：仁山癡默過於禽獸，禽獸知有父母，而仁山則不知有父母也。以仁山之行，大與世忤，仁山之父母，斥仁山爲不孝，具狀於有司，乞收而繫繯之，仁山又昧然不知繫繯之爲繫繯，晝夜枯坐囹圄中，若坐隔山長松之下，迄不知世之榮辱爲榮辱，世之苦樂爲苦樂也。有司窮於法，呵而縱之，仁山脫獄，茫然不知有家，悵悵莫識所歸，有見仁山十日不得飲食，而其貌加腴，人又異其不知何術至是也。後久久失踪跡，有云：死於溝壑，有云：已跨鶴輕舉，與安期生游，是則仁山之爲仁山，益不可知矣。仁山後，粵畫人性行與仁山相彷彿，又有鄧青陽。吾聞古谿書屋主人云：青陽南海奇士也，性骯髒傲物，貧至不能具醴粥，完衣屨，而意氣岸然不肯下人，人與之言，必遭其謾罵，人畏其狂，多遠之，而青陽遂踽踽涼涼，塊然獨處，間則閉戶奮筆作畫，其畫之境界，乃迥出尋常之外，山川樹石，煙嵐雲水，無一不奇，識者珍之。但青陽憤世，不肯以畫贈人，畫成，張諸壁自玩之，始則大笑，繼而大哭，終則自裂其畫，或燒諸火，或投諸澗穢，好其畫者，多檢得之於澗穢耳。古谿書屋藏青陽山水一冊，洵奇珍也。若李斗山，則甚惜其畫不能超越古人，以爲古人與造化，俱不足師。其作畫時，展素繒於壁，冥心注目於素繒，久久，伺心中目中，彷彿觀山川林樹之形，隱隱現於素繒之上，斗山陡起走筆寫之，其勢如疾風暴雨。故斗山晚

年之思，遠勝少作，斗山自珍惜之，故其畫傳世無多，吾人所得見，皆其少作，不能據之以論斗山也。又有梁杭雪者，瘋後，畫多怪特，惜其不瀛不畫，其畫亦非瘋不佳。唯瘋人於畫，良苦不一，其佳者，往往出人意表，但不易得也。杭雪瘋時，嫉世如仇，客有造之者，杭雪挾牛刀潛伏戶次，客入突起砍之！初客不知其瘋，矚視刀光，魂魄爲褫，且號且奔。杭雪拔關，出尾追之，兇若狂犬，不及，又復大笑。返，又執筆挽袖作畫，或花或草，或樹或石，縱橫詭譎，不可方物。此三者，雲霄之逸翰，藝林之別派也。然余又聞於師曰：昔吾粵人之於畫，初無意見知世，山空水流，日長晝永，聊用以自陶寫，莊生所謂爲無益之事，遣有涯之生焉耳，非欲弋榮名於壇坫，求賞識於公卿，以冀顯達也。

揆其所爲，本無所用其心，故胸中皎然不爲習氣所薰，物慾爲擾，浮雲太虛，紆卷自如。鸞飛魚躍，各得其性。至率其性而爲道，狂簡斐然成章，以是粵之操觚者皆能發揮其稟受之個性，與中州之士，修持傳習，以成其巍巍，非有高下之分，乃易道先天後天之別耳。其間尚有一流，當明清鼎革之際，藝林之彥，湛淫於方外，浮圖諸大德，薰染至深。曾讀蘇軾觀道士汪永覺所跋海雲禪藻云：吾粵士大夫夙尚氣節，明社既屋，義師蹙起，喋血斷脰而弗顧者踵相接，天然老人，識燭機先，盛年披緇於雷峯之麓海雲寺。滄桑後，文人才士，以及仕離故宦，多皈依受具，其跡與起義諸人雖不同，而矢志靡他之心則一也。明代摧抑士氣之酷，爲亘古所無，乃士氣激而益奮，未嘗有所腹誹，巉然不淪其素也云。用是如大油，今釋，今無，今辯，今覘，函量，深度，湛瑩，德望諸老，於苦行勵節之餘，

游戲三昧，於翰墨，冷趣寒香，辟塵垢。今釋澹歸，詩與書皆能勘破本來，妙得自在；曾讀其癸巳六月六日，燈下作詩示世鎬之詩，因見明季士風之敝，皆奔競躁進，殉物趨利，自陷國家於滅亡，罪惡昭然，不可寬貸。其詩云：有兒許讀書，不許學千祿。傷哉天下人，空荒沒嗜慾。性命委妻孥，露壑填酒肉。間以讀書事，但取應科目。古之勸學文，云有千鐘粟。玉女顏如花，貯之黃金屋。父兄教子弟，見間穢積毒。以此失人理，亡身終滅國。夫澹歸和尚此詩，豈特痛心疾首於明之士習而已哉！今世之士，不乏明目張膽，盛倡功利之說，以蒙惑多士者矣。吾嘗述澹歸和尚之詩以糾纏之，深盼風之一變世之一悟也。至場中所陳書畫題跋，大半出於吾粵清末諸縉紳手筆。而其姓名科甲，又似大半多為清光緒二十年甲午特科翰林。攷是科大總裁為李蘭孫鴻藻，徐頤閣，江柳門鳴鑾，楊蘆農。殿試總裁，則為唐景崇，張之萬，翁同和；得士頗盛，狀元則張謇也。吾粵中式者，第九名為曾文玉式如，新會增生，三十歲。二十七名梁志文伯尹，南海附生二十四歲。四十九名范公諒，番禺附生二十四歲。六十九名程友琦，南海附生

四十四歲。壹百零二名李翹芬，順德廩生三十一歲。一百一十一名朱秉筠，新會副貢四十六歲。一百一十四名梁士詒，三水副生廿六歲。一百三十四名桂站，南海廩生二十八歲。一百四十五名陶邵學，番禺廩生三十一歲。一百八十九名徐變麟，東莞副生三十三歲。一百九十五名馮紹斌，順德副生。二百十六名李家駒，漢軍副生廿五歲。二百六十二名陳昭常，新會廩生。二百八十一名楊裕芬，南海附生三十六歲。二十六名歐家廉，順德附生廿七歲。三百零七名廖鳳章，南海附生二十七歲。九十名胡慧融，順德附生五十六歲。把卷流連，思是科諸老，或存或沒，或淪陷於鄉江，或流離於海濱。撫眉跋尾，或警歎如聞，念逝水飛花，我心如搗。至尤與余太息者，昔黃巾之亂，幽臺藏典，競共割散，大則連為帷蓋，小則制為飯囊，毀裂六七。及長安之變，遂焚蕩無餘。况今虜馬馮陵，甚於劉石！他日銅台之瓦，鴻都之石，恐亦能存無幾。幸而管幼安之度遼海，載經籍與俱，他日中原恢復，斯文不墜者，又賴此會之藏家保而全之者矣。

（越華報二月廿四至三月十三日「春秋」）

廣東文物展覽觀後記

楊千里

廣東文物展覽，自二月廿二開幕，至廿六下午，凡五日，參觀者人數達五六萬；惜會場尚嫌狹窄，廿四日以後，聞風而至者益衆，門以內幾肩背相續，後至者無立足地，遂不能雍容審視。又觀衆之中，不少攜帶婢僕，使提抱幼小，襁負嬰孩，盤礴勃窣其間，徒佔去空間與時間，使出入路徑，與觀覽先後

秩序，悉無可施行。吾知香港人士，關心鄉邦文獻，渴欲研究其精英者，均與余有同樣惋惜之心，此亦辦事諸君，所不及料也。

就此次展覽出品，搜羅宏富，部居審嚴，實不讓四五年前浙江吳中兩次文獻展覽。以余觀覽所及，諄以目錄所記載，其數

量與價值，當以典籍與書畫二類爲最重要。書畫占百分之四十五，典籍占百分之三十，太平天國史料與革命遺物合占百分之十，其餘古物及天然產品藝術產品亦約占百分之十，至金石則僅占百分之五，昔覃溪輩齋，所以有『金石兩天寶』之歎乎？此僅以會之輪廓分析其種類耳。至其精神所在，亦當在典籍書畫中求之。蓋文化之盛衰與其不變蛻化之迹，恆以國家民族之榮悴爲轉移，而廣東有其特異之點。卽自明以後，經有清三百年之薰染，全國風靡，文化已逐漸降落，理羣倫於館閣卷摺循行墨數之中；而廣東獨保持其特立獨行之精神，雖在咸同之間，而士夫服習，終未失遺民之軌範，卽使身膺科第，仍不沾沾自滿，必盡棄其帖括傳摹之習，而研求實學，求與古人不相甚遠，此其所以孕育革命之胎元，能爲民族復興之倡導者歟？

廣東文事，盛於明之中葉，粵十三家，幾膾炙人口。其後白沙崛起，從學者徧全省，同時屈翁山湛若水鄒滿若陳氏中洲秋濤巖野，均以氣節相向，與吳之幽亭林，浙之黃梨洲，陝之王山史，晉之李二曲輩，均以積學負人倫之重，身當板蕩，亡國之恨，盡寄託於著述書畫。清初文字之獄屢興，中原諸君，士類蒙其殺戮，畏其淫威，風氣遂隨而變遷，獨廣東遠居嶺外，幸未殃及。禁書中粵籍甚少，明季遺民，悲憤排發之文字，未遭湮沒。故雖歷乾嘉道咸數朝，科名已漸盛。而如馮魚山，黎二樵，張南山，陳蘭甫，朱九江，吳荷屋，謝里甫，李若農，鄧鐵香等，其筆下絕無館閣氣味。著書有理學有金石有版本有經史有地理，而無講詞章帖括者。作字有魏有晉有唐宋，而未有學趙書或乾隆之僞御碑或大篆白摺之體裁者。作畫則二樵可以代表，純以篆隸草書之筆，爲山水寫實，爲人物鈎勒，亦未有蹈四王之窠臼者。故余謂作家之多，及此次徵集之數量，未必過於他省。惟他省在乾嘉時，尙有如廣東之作家，在乾嘉以後，恐只有翰林耳。吾蘇有一汪容甫，已不能容於當代督撫之幕，浙江有一龔定盦，至京曹目爲怪物，當時之風尙可知。而廣東學者，獨耻爲時世之妝，以保持先哲之遺緒，此真所謂廣東精神，將永爲國人景仰勿替矣。近世長素任公二先生，皆能直接其薪傳，以其手澤使後人流連不忍捨去者，卽此精神所寄托耳。

中國文藝，在有清一代，未嘗無進步，無發明；然文藝之性靈，則乾隆以後，爲異族之奴化考試，加以桎梏，而汨沒盡矣！性靈云者，卽民族之精神也。故余嘗謂作書最低限度，當寫明朝人字，作畫最低限度，當寫明朝人畫，蓋自貳臣趙子昂字大行，而長江流域胥染其毒。自乾隆數度出巡，嚇其左右高江村汪退谷代寫御碑，徧疥山川，而天下士子，皆效其體。自供奉院如意館，發養畫師，而藝人競向臨摹。束髮就傅，卽學大篆白摺，卽使稍長覺悟，翻然改圖，而欲去其習，亦事倍而功半矣。故余又謂廣東有此精神，不僅民族復興，可負前導之責任，卽子弟之學書學畫，亦比任何省人，計程爲速，深造爲易，以其未嘗有歧途也。因評文物展，而泛論至是，世有同好者，或不以余言爲狂乎？

廿九年二月廿六日寫於香港（天文台二月廿九日）

李仙根詩紀文展會

馨園

廣東文物展覽會既閉幕，其盛況猶爲人所樂談，蓋自五代以還，中原文物，漸被南服。至唐宋以後，文章典制，燦然大備，蘊數十年之精華，陳於一室，誠爲大觀；况當國步正艱之際，鄉邦見踐踏於羊犬，殊方觀物，益不勝思鄉懷古之情，宜其劉覽之後，稱道不衰也。中山李仙根氏，爲賦絕句十四章，以誌其事，低徊感慨，茲爲錄之，以供先觀。詩云：血戰玄黃八表昏，可堪回首望中原，登臨亦有傷心處，零落新魂與古魂。可愛生斯復長斯，一花一木繫人思，衣冠重見高樓上，草草猶堪記亂離。風流不絕今如縷，文物能存是劫灰，觀覽漫嗟殘與缺，儘多辛苦賊中來。風雅陳（白沙）黃（泰泉）繼盛唐，南園猶足耀鄉邦，田家盛極真難繼，晚近遺民重九江。粵風千古芳塵遠，民族精神見一斑，瞻拜中庭肅遺象，瓣香前後兩香山。文教不存何況地，冠裳自毀更無言，我來亦有千秋感，重熱心香禮國魂（典籍室）。磊落畸人絕世姿，百弦心事七言詩，此生一物猶能共，想見從容就義時。豈爲憑空託杜林，神州不忍眼中沉，盤胸忠義文章在，猶是離騷屈宋心（明末方外）。自有文章回世運，誰言騷怨不經綸。飄零還覓藏書洞，未若亭林作偉人，三絕天姿數二樵，開來繼往不蕭條，寒家亦有書香在，話到名心意也銷。莫談上下五千年，人事滄桑在眼前，一室低徊餘涕淚，未堪懷古重山川（革命遺物室）。草澤英雄間代生，揭竿猶自託天兄，爲王爲霸皆陳迹，付與人間話太平，故家法物飄零盡，我撫遺徽感慨多，祖澤七傳忘不得，室名從此署秋波。春來何事妥詩魂，懷古思鄉淚有痕，車水馬龍裙帶路，不知人世幾黃昏。又李吹萬履庵，於文物展覽會中，出品獨多，所藏海內孤本，有伍瑞隆鐵山詩文存四卷，袁泉史屑六卷，何吾驥元氣堂集三卷，皆入清乾隆焚毀書目者；至履庵先代李孫宸所著建霞樓集二十卷，尤爲鉅製，聞大會皆付影印。又永曆語敕一種，華林寺齋盃一件，俱有關廣東文化之物，不可多得。履庵因爲律詩二首以紀其事曰：「沈沈風雨此高樓，（舉虎先生勝大會門聯云，高樓風雨，南海衣冠，）嶺學真當絕續秋，萬古曲江詩不廢，九天屈子涕難收。（翁山有印，文曰九天九地，）韓陵有石寧堪語，珠海投鞭倘斷流，不見老成徒悵望，闌干北顧是神洲。天南文物今重見，賴有羣公足起予，喬木祇今悲故國，中郎何處訪遺書？夢歸破碣齋糜盡，（余出品有華林寺齋盃），死抱孤琴劫火餘，獨念郊生戎馬地，楚庭回首但歎歎。」

（探海燈三月六日）

楚庭書風

並序

李仙根

赴廣東文物展覽會後作

楚庭書風，非論書絕句也，書風自與書法異也。稽其源流，析其支派，窮其變遷，審其嬗妍，積學而工，積時成藝，五乖五合，執使用轉，會於心而運之筆端，形諸紙上，皆書法也。或不足以視世運，察人情，斷時勢，別隆污，則風斯尚矣。楚庭昔邇中原，文明較後，然蠻夷大長，老夫臣佗，一代雄風，至今猶去古未遠；自曲江文溪白沙秦泉，以至近世，嶺學之盛，反若衣被嶺外。宋明遺民之衆，抗敵之烈，以迄我總理揭發主義，倡導革命，一代有一代之風，一朝有一朝之烈，民到於今稱之，此真所謂粵風也。於文章見之，於書尤足表之。猶之佳弱之筆，甜熟之態，剽滑之氣，或浮光掠影，或因應俗趨者，自宋至清，極不見諸粵之真能書者，非學有所偏，實風斯爲扇。今茲文展之會，南海衣冠，一堂畢陳，恣我觀覽，向之所感，誠足爲證矣。學書多時，毫無寸進，語冰窺井，豈敢步書林，浮藝海，今之所作，既非論列，實抒懷抱，寸心得失，自審而已。

真跡人間欲見難，宋元訛始亦叢殘，書風若溯千年上，斷碣猶同寶墨看。

侍親曾拜海珠詞，千載宗風念在茲，世事滄桑真到眼，墨痕深恨未曾窺。（遠祖文溪公，諱昂英，宋寶慶進士，累官吏部侍郎，不畏強禦，賈似道等俱爲所劾，衆奸憚之，卒諡忠簡，工詩，文尤深竒，有文溪存稿，文溪詞鈔，致仕後，隱居羊城海珠寺，後建祠於此，子孫歲時奉祀，少日常隨先公瞻

拜，公並工書，麥君華三近爲余言，曾見其真迹，書仿北海，極淵茂，惜未拜觀。）

人到能開筆亦仙，却難明末論諸禪，五羊壇上敬斜書，並代猶堪比玉蟾。（古成之，居五羊觀，後傳仙去，觀有碑，刻公草詩書一首。白玉蟾，宋末瓊州人，能詩工書，後不知所終，傳亦仙去，封紫清真人，有瓊海集，手跡僅三張，一存北平清宮，一存關伯衡家，一爲葉遐菴先生所藏，字似陳搏，遐菴近爲余言。）

三月紅杏宋荔枝，天王橋外侍郎祠，我曾剔薊尋遺蹟，凄絕孤臣兩首詩。（馬南寶，香山沙衝人，家饒財，讀書好義，宋景炎二年，端宗航海過邑，南寶獻粟餉軍，受敕獎，召拜權工部侍郎，帝幸沙衝，設行宮於其家。元兵陷廣州，景炎三年春，都統凌震克復之，南寶有詩誌喜，今不見。景炎帝崩於潮州，衛王（曰丙）二字合讀，）卽位走崖山，南寶悲憤絕食不死，元人籍其家，嘗作詩曰：翔龍宮闕已蓬飄，此日傷心萬國朝，目擊厓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黃屋匡扶事已非，遺黎空自淚沾衣，衆星耿耿滄溟底，恨不同歸一少微。聞者哀之！已而元兵欲屠潮居里，里人爲南寶危，不爲動，後開陳宜中占城奉帝，元主令捕之，於是招討使黎德梁起莘等，與南寶起兵運糧抗戰，及起莘失節降元，南寶與德討其叛，被執不屈死之。馬氏族人，謂侍郎極工書，二詩會刻於祠石，後

亦遭燬，惜哉。）

風雅鄉湖潮秦泉，小書命筆入唐賢，古人不見今何恨，猶有芳型在我前。（黃佐，字才伯，祖瑜，字廷美，號雙槐老人，父歲，字宗大，學者稱粵洲先生，吾邑三代鄉賢，一門風雅，佐選正德庚辰進士，旋試授編修，充順府副使，除江西僉事，改督廣西學政，丙申以翰林編修，兼左春坊，左司諫，尋進侍讀，掌南京翰林苑，擢國子祭酒，致仕歸講學禺山之陽，從遊者衆，學者稱秦泉先生，有秦泉集，書做唐賢，尤類永興，風神奕奕，真粵風也。）

白沙之學自中庸，落筆能開萬古胸，鶴石辨姦嚴一字，匡門風雨走茅龍。（陳獻章字公甫，萬歷從祀孔廟，世稱白沙先生，作書喜用束茅，名茅龍，別開挺健一派。）

黎家三鳳早飛揚，八法尤推瑤石長，我昔見書如見寶，明金書第十三行。（黎民表，字惟敬，號瑤石山人，黃文裕弟子，嘉靖舉人，河南布政司參議，與弟惟和惟行，稱黎家三鳳。惟敬工真草隸書，有瑤石人稿，余舊見其所書便面，字做十三行。）

督師自是奇男子，當代無人爲訟冤，敬从三行懷素草，何嘗一筆到妾妍。（袁崇煥，東莞人，字元素，明萬歷進士。崇禎初，以兵部尚書督師遼薊，被譴磔死。魏闕建祠，崇煥亦上頭，人以爲冤。）

狂俠恢奇海雪君，真行篆隸草爲文，一門義烈誰堪擬，父抱琴殉子死軍。鄭露字澗若，明南海奇士，少補諸生，試恭寬信敏惠題，五比爲文，以真行篆隸五體書之，其妙絕倫。以注邑令走粵西，爲孺女安單（從享）娘可記室，著赤雅一書，復刻

其詩曰：嶠雅，皆手自書之。子鴻字劇孟，亦不羈，丙戌之難，率北山義旅戰於東郊死之，贈錦衣千戶。戊子春起，擢中書舍人，庚寅奉使還廣州，清兵至與諸將戰力死守凡十閱月，城陷幅巾抱琴將出，敵騎白刃擬之，笑曰：此何物，可相戲耶，騎亦失笑，徐還所居海雪堂，環列古琴圖器，懷素真跡，嘯歌待騎入，死之。余藏其丙午所書畫錦堂記，做顏家廟碑又行書乙幀，銘鑄篆隸，奇肆瘦硬如其人，隸書宗夏承，實開獨漉一派。）

嶺南獨行多奇士，恣肆汪洋屈華夫，書在晚明真復古，鍾張餘烈入清娛。（屈大均，字冷君，號翁山，初名紹隆，番禺人，明末諸生，陳殿野弟子，國亡後禮天然爲僧，號今種，又著黃冠，號一靈，工詩，書做鍾張，隸法夏承，著作等身，爲明末名家，華夫其別名。）

元孝詩名天下聞，作書尤足見雄渾，夏金鑄鼎能開拓，形似何如到八分。（陳恭尹，字元孝，號獨漉，順德人，以父邦彥明末殉國，遂隱居不仕，工詩，與屈翁山梁業亭稱嶺南三大家，獨漉實爲之冠，書尤雄渾，做夏承，一時無兩。）

正色立朝梁仲玉，平平筆意見丰姿，吾鄉亦有桐封在，曠代風流更並時。（梁元柱，字仲玉，順德人，天啓進士，陝西御史。繼楊連（從玉）幼魏璫，歸粵以詩酒終，虛兆龍號本潛，香山人，天啓進士，掌計典，先後入諫垣，奉懷宗命冊封益藩。有桐封集，二公俱工書，但不多見。）

茫茫血海滾秋濤，一死夷齊莫比高，四十作書風乍變，不宗趙米惡柔毫。（陳子壯，字集生，號秋濤，萬曆翰林，官至大學士兵部尚書，永歷時與陳巖野張家玉黃公輔分路起兵勤王，失敗，被執殉節，公書四十前學來頗似香光，四十後改用

健毫，學北海，又宗山谷，與弟子升喬生詩書爲世所重。）

文烈航航千古名，詩書餘事見蜂蟻，若從當日論風格，不數大家梁與程。（張家玉，字元子，東莞人，崇禎翰林，黨東林與蘇觀生護唐王入閩，觀生擁立紹武，以侍郎召，不拜，桂王，授兵部尚書，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力戰死，贈太保，增城侯，諡文烈，能詩，以隸筆寫蘭石行草，氣勢如其人，程周量梁佩蘭俱工詩及書，明亡後，與清試，於三家中，不如陳恭尹也。）

建霞高迥真難及，詩思玲瓏筆有神，還董年前曾作記，通家後學託宗人。（李孫宸，字伯襄，小禮人，萬曆進士，授翰林，制誥再掌春坊左庶子進國子祭酒，崇禎初晉禮部侍郎，通薊陷，上方略七事，甲戌一疏乞歸，賦金陵思歸百韻，年五十五，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文介，有建霞樓集，書法嚴整，前歲曾以公書進還其裔孫李沈。）

壽考無如鳩艾翁，卽論餘事不凡庸，却從絢爛歸平淡，倒懸針入晉風。（伍瑞隆，字國開，小禮人，天啓授化州教諭，授翰林院待詔，歷河南兵巡道，明亡，隱香城南鳩艾二山間，因號鳩艾山人，著述甚富，能畫，書學二王，行草極見風致，卒年九十餘。）

開老名高在勝朝，飛雲遊霧見丰標，一門風雅稱變絕，往事淒迷有落潮。（何吾驥，字龍友，萬曆己未進士，崇禎初晉左春坊，充經筵講官，尋擢禮部侍郎，同王應熊入閩，唐王在福州召爲首輔，閩疆失，永明王以原官召之，爲金堡所勦，又與蘇觀生迎紹武，罷官歸鄉卒，著元氣堂集，書法晉人，曾石刻楷書二種，子堂道皇圖，孫栻太占，俱工詩書，皇圖名尤

噪。）

鐵橋提筆如提劍，畫有精神字有稜，直取宜官奔腕底，是真不學到難能。（張稷，號鐵橋，東莞人，個儻任俠，工詩善擊劍，恥章句，畫馬學韓幹，年廿七踰嶺北游，思立功邊塞，厥後屢不遇，遂不復出。少與黎逢球梁朝鍾鄒露遊，露嘗稱鐵橋呵筆而千言下，志投筆而擅美六書，薄雕虫而專精繪事，鈎欄飛白，咄嗟立辦，腕中有師宜官也，以布衣終。）

章草嶺南推伯起，八分爭得及朱完，北田五子皆奇絕，不去盧中會古歡。（馬元震，字伯起，明南海諸生，工章草隸，書與朱完爭名，完字季美，號白岳山人，何絳不借，陶瑛苦子，梁璉器圖，何衡蘿峯，與陳獨漉稱北田五子，以氣節相尚，皆工諸體書，不借尤得二王正派，苦子器圖工章草，世不多見，余藏苦子家書一通，極珍重之。）

入室元常王雅宜，楚庭還有一蒲衣，秋河世烈當時彥，詩寫無題託興微。（王準，號蒲衣。王說作子，工詩，有無題百韻，書法元常，似王雅宜，風雅獨絕。易宏號秋河，新會人，呂留良弟子，五岳發其四，詩格高邁，有無題三十章，與大樽堂無題並稱。陶天球字昭輯，新會人，所居號世烈堂，明亡後憤懷君國，悉寓于詩，皆善隸書，小楷，亦如蒲衣，同得元常氣韻，曩於羊城見之。）

三絕人稱獨善堂，森然天骨到開張，當年師友皆名士，運腕真堪入二王。（高儼，字望公，新會人，三絕有名，與陳喬生張鐵橋善，有獨善堂集，書世亦可見。）

自署村寮與俗辭，思親憶國淚沾衣，伴狂忤世書能見，竹本園根一派歸。（彭容壠，號竹本，順德人。父耀，桂王遺諭

事鏢，爲所殺。墮痛父難，復遇亡國慘痛，伴狂自放，文品並高，善畫蘭竹；工草法，筋節皆勁，稱竹本派，與張東海汝弼書闔筋，同工而瘦勁過之，間亦寫章草，余舊藏竹本書四五種，今僅傳千字文一卷，頗似懷素。）

語錄慈山手自書，編年紀夢亦如如，塗鴉後記圓機捷，深度開雲自卷舒。（粵釋慈山較早，光鷲字跡刪方氏子，工詩文，書尤雋拔，編年紀夢，爲所著紀錄。圓機捷，海幢僧，手書塗鴉集。深度，字孟容，號白水山人，南海人，書法出入長公衡山，有開雲卷舒之妙。）

國亡家破欲何之，身寄山顛復水涯，禪藻漫嫌蔬笋味，行間猶鬱萬千悲。（明亡後，士夫多有復國之志，事不濟，多託於道林，余所見諸僧詩翰雖平淡，而俠義之氣，於字裏行間見之，令人莫不悲其遇而感其誠也。）

海雲遺老拜天然，飄泊千山是比肩，垂暮不忘匡復志，只將心事託殘箋。（釋函昱，字天然，俗姓曹，番禺人，崇禎癸酉舉人，匡廬道獨弟子，歷主丹霞海幢芥庵華首，倡法雷峯，明亡後士夫多皈之，後開今古兩代師，詩書並茂，無纖毫俗態，愍山而後一人而已。函可，字祖心，號刺人，博羅人，俗姓韓，與黎逢球梁朝鍾羅賓王游，有康濟天下之志，復禮道獨，字函可，福王立，請經走金陵，居顯夢游家，國再變，親見諸臣死事，因紀爲私史，遲發，械送京師，後謫戍藩陽，其弟宗歸等及全家，皆抗節殉難，故爲詩多悲哀語，書不多見。）

墨線隔代結諸今，苦行窮書跡可尋，何日恩仇心事了，一窗晴日寫來禽，（余先後得今無阿字，今辯樂說，今印海發，今鏡臺設，今傲敬人，今觀石鑑，今壁切千今釋澄歸，今惜記

汝，諸師詩翰，皆天然弟子，明亡後，爲僧，其書各有所長，多以顏李爲根底，今釋今無尤精妙絕倫。）

殘叢獨愛尋遺逸，斷簡零纖驗淚痕，一度干戈一淪落，可憐還有未招魂。（龔在粵頗欲訪遺逸墨迹，所得如李在潤，梁無枝，李若灑，王雋儒，陳之瑤，顧光，李光大，袁登道，吳天華等手迹；或宗禧米，或寫章草，或臨夏承，其出處除梁袁外，多不可考，皆精絕，近年離亂，此興無有，羊垣遺劫，前有所見者，又不知流落何所，惜哉。）

章草必元堪繼馬，余吳書興亦蕭閒，石溪篆法傳東塾，筋健黃芳獨寫顏。（歐必元，字子建，習章草，體勢古雅，余志貞，吳山帶，亦從章草入隸，與北田五子同時。番禺黃子高，號石溪，篆法入古，東塾實傳其藝。黃芳，瓊州人，書學魯公，直是南園一派。與鄭淇若，方子谷，少異趨，亦佳作也。）

灑落風神廿七松，淋漓檢墨寫涪翁，書成退筆藏銘語，感物存誠誰與同。（廖燕，字柴舟，號所居曰二十七松堂，清初人，隱居不住，詩文雋拔，字學山谷，曾于韶州見之，燕有退筆藏銘，感物存誠，警語也。）

堂堂金竹希賢聖，書愛端方不愛圓，真草若從前代取，碎雲應許與隨肩。（胡方，新會人，字大靈，居金竹，學者稱金竹先生，康熙貢生，講求理學，教人以力行爲主，書端整而秀，頗似晚明文氏。）

鳳城五子石湖奇，託意閨情得句癡，擅帖記會山寺讀，天真爛漫是吾師。（羅天尺，順德人，號石湖，乾隆舉鴻博不就，與余錫純，陳紛，嚴大昌，梁麟生，稱鳳城五子，龔在香港隴泉寺見其所書擅帖，一片天真，余最愛之。天尺書閨情詩

云：美人情何礙，愛教鸚鵡語；鸚鵡不能言，倚欄淚如雨。不知何所託也，篆隸俱妙。）

盛極康乾古未遙，廿汪諸子各清標，風行祕閣昇元帖，傳寫家家不寂寥。（康乾之際，帖學大興，閣帖在粵，尤一時稱盛，幾于家置一本，汪白岸後來，廿天龍儕鶴，有名當時。）

近代書人重董思，吳興一派亦乘時，粵風從不趨甜熟，何物烏光方困之。（香光吳興，一時之盛，粵獨抑之，舉子業不得不習烏光方，率更直是津梁矣，嘉慶以後，漸爲所困。）

祭酒書壇黎未裁，張譚馮謝亦雄哉，芋洲還足稱前輩，吳呂黃方不易才。（二樵黎簡，三絕清高，無人不識，隸法時効獨漉。當時諸家，愛臨石經，獨藥房張錦芳習韓勅禮器碑，行草入鍾王。魚山馮敏昌，獨愛閣帖，筆筆入妙。康侯譚敬昭，畫雖做長公，而活潑神韻，獨步一時。謝蘭生澹甫，蓮筆閣帖，於褚尤近，自是名家。香山黃培芳，不與諸賢同功，八分書自超脫。子谷方天根，專工顏柳，亦習八分。風神頗類鄒淇若，先勾園公激贊之，有鐵城善八分，在昔推子谷，筋道石鼎遜，我時欲學之，若壽陵促語，盡心折之也。）

書似汀州有海驢，三山隸筆自稱豪，撥鋒得似春洲子，溫石招馮品亦高。（陳曇海驢，書近汀州，而頗學海雪。劉筆東三山彭泰來春洲，俱有汀州墨妙，非故宗之，取徑開頌故相近也，三山或更過之，明炳麟八分，亦有意態，溫汝適，汝能，汝遂，汝述，吳蘭修，石華九，招子庸，馮舉曠，均能書，馮尤多藝。）

熊潘蘇李近歐虞，惟有南山獨愛蘇，紅杏風流入不及，米家一舸落江湖。（笄江熊景星，南雪潘有爲，古儕蘇耶，花庵

李輔平，乾嘉時均工書。南山張維屏，獨學大蘇，仍是當時風尚。芷灣宋湘，宗海岳，亦往往入北海，故近吳興，風塵一時，不知其少時仍習率更也，芷灣曾爲香山豐山書院山長，墨迹流傳吾邑最夥。）

誰謂筠清筆太偏，率更胎息又蘇仙，蘭亭取勢尋波磔，金石淵淵入晚年。（荷屋吳榮光，初學率更，存蘇貌，及其中年，專事蘭亭，更窺大令，晚年北碑入行草，古樸澗茂，近代當首座矣，生平事功不掩學問，筠清諸作，自可傳也。）

南雪簪花格獨超，一家詞賦玉聯鑣，同時念我鄉前輩，曾鮑陳何先後凋。（南雪葉衍蘭，習歐虞，擅真書，作小篆，名貴一時。曾望顏瞻孔，亦宗長公。陳瓊壺子清寫北海而後追蹤晉賢，自從先實庭公遊，更愛勾園書法，不落俗韻。鮑逸卿俊，直宗北海，而結實有氣力，於吾鄉近代，頗與何小宋頡頏。黃紹昌最晚，詩書俱學玉局云。）

窮經白首尚鈔書，朱李陳梁一代儒，若以清時論風格，百年低首鄧鴻臚。（九江朱次琦，蘭甫陳澧，若農李文田，節庵梁鼎芬，皆一代儒林，詩書餘事，鄧鐵香承脩，集南北碑一爐鎔冶，剛勁之氣，盡然紙上，百年以來，無此作也。）

曼嶺村農迹未陳，山陰爲說董爲神，同光真足開新派，未詆吳興是武臣。（汪瑑美生，號越人，自山陰來籍番禺，工詩，書法吳興，寫蘭亭，亦愛董其昌，隸體習禮器孔廟諸刻。其婿朱啓連，子兆銓，俱有聲，又謂吳興書自是大家，更傳吳郡書譜，故其後一派，皆熟習之。）

檀帖曾觀石達開，王滔同是太平才，武夫不是無根柢，早攝芹香入泮來。（石達開，貴縣人，太平朝中與王滔同是第一

奇才，曾見其擅帖，書法魯公，氣雄力厚，誰知其爲叱咤風雲武夫耶？洪馮諸王書雖不佳，亦自成一派。）

晚近頹巢入北海，研深吳郡是蕭山，羅江曾自珍書格，雅愛兼葭一味閑。（陶邵學函巢，獨宗北海，筆骨俱到。隸坵朱啓連，執信之父，書法其丈人汪美生，獨深吳郡書。江孝通習蘇，羅椒筆習歐，與太華同，亦寫唐隸，曾剛父習黑女，亦寫瘦金，俱有獨到。晦聞黃節，大有唐人寫經神氣，曾語余云：我詩未足傳，我書閒淡頗自意，其然豈其然乎。）

光明正大垂青史，天下爲公寫至文，總理聰明自天賈，何嘗槩礪學烏雲。（總理孫先生，自謂平生未嘗習書，譚祖安云：其書不但似東坡，而往往有唐人寫經筆意，正直雍和如其人，真天賈聰明，凡夫躡學，而不能也。余奉侍久，尤敬識之。）

不置淵深是我師，十年珍重手書詩，河南海岳歸鎔冶，驅使曹全更一奇，（展堂胡公，功業彪炳，不掩其詩書之名，合褚米成一家，清挺峻拔，晚寫曹全，集字爲詩如己出，真絕詣也。）

直翁生硬早成家，史李修齡共可嗟，一度艱危成一絕，人書俱瘦比黃花。（直勉林先生，爲余書其所學云，初與李烈士文甫同習永興大令，喜擊窠大字，及參與革命，更習漢隸，尤喜石門禮器張遷校官鄱閣諸石刻，蓋南帖北碑，無不揣摩，以生硬瘦勁爲主，每遭遇艱險，書法必一進，天不與年，造詣祇此，良可婉惜。史烈士堅如，天姿明敏，字娟秀，不類其人。）

桐館秋間草草書，溥公得法亦如如，伍唐蕭鄧功名掩，難得

陳楊並廖朱。（湘勤古先生，少習曹娥，晚師吳郡，亦學史晨，規行矩步。澤如鄧公不諱少時失學，晚年專學其本家石如篆隸行草甚得其解。秩庸伍公，書極沉實。子梯雲，亦能書。佛成蕭公，詩書畫不學而能，且通梵文，人少知之。少川唐公，在李合肥幕久，故作字頗似山谷。仲元鄧公從軍久，三十後極力學書，亦有成就。陳公少白，楊公鶴齡，書均有法度。至仲凱慶公，執信朱公，學有根柢，天姿聰敏，於學無所不窺；朱公寫吳郡，猶是家學淵源，早成聲逸。）

北碑南帖日紛紜，萬木森森欲薄雲，簡岸亦多詩弟子，繙經袖史兩途分。（萬木讀書南草堂清李之傑，以及燕蓀卓如晦聞，亦卓爾不羣，皆學承九江者也。）

黑旗畫虎氣如虹，一戰名成一代雄，海日嶺雲心事苦，獨將知己屬黃公。（劉永福淵亭，真民族英雄也，寫虎字獨工，邱仲關仙根割臺之役，心事獨苦，黃公度稱爲其一生知己，詩稱雄健，書並蘇黃，餘事相同，氣類可知已。）

榜書尋丈見迎陽，得似榴花勢更蒼，濠鏡海門存史蹟，獨憐片石閱滄桑。（中山南門山下有石高十餘丈，大五丈許，傳成化間不倭都督張通以戟鉤迎陽二大字，字亦尋丈，氣勢雄厚。宋末東莞義士熊飛將軍興兵勤王，戰死榴花塔銀塘山上，有石鐫榴花銀塘四字，字七尺許，縣志載爲熊飛書，且評有亂而復整語，虎門島有石鐫對我來三大字，今不見。崖山奇石鐫宋張宏範滅宋於此八字。海鏡榜書，在澳門媽閣廟，傳翁山書。）

涵芬述德愧名家，奕葉芸香倘未涯，幸是祖庭良楫在，不將一筆入浮華。（吾家自惺齋公若城鐸響後勉村劍山菊水伯廉

公，俱能書，且書必宗晉唐，隸法以孔廟諸刻爲法，先嚴遜廬公，少年仍師祖法，晚年自號行素，獨愛懷素書，書啓往來，人多苦之，余承庭訓，漸能點畫，自惟委鈍，久習無成，先勾圍論書詩云，邇賢競僞體，委媚趁流俗，神通貴瘦硬，心正必端肅，意會手不隨，庶幾遠甜熟，祖庭良楷，不敢違

廣東文物

廣東文物展覽會既經閉幕，吾有不能已于言者，敢與文協諸子研討之，予于文物展覽之第三日，自小港馳車往觀，惜忘攜紙筆，遂使一般文學史料並名人好句，均不能一一錄出，獨繫系于腦際而不忘者，爲簡公又文之石灣陶器。予家古碑，與石灣僅咫尺之距，爲言陶匠，多諗其事。去歲經曾撰文述潘玉書事於本報，今簡公所藏，又多半爲玉書手製，如張敞畫眉，行脚僧等，雖未足言玉書精心之構，但殊有考據之價值在也。

玉書誕于有清，而終爲清官所誤，遂使此一代名滿南中之陶器名匠，鬱鬱以終，論其技不僅製土已也。其少習文事，以性靈獨得天厚，而偏癡于研討古人個性，學繪，頗能神似賢與不肖之容。習製工，時石灣冠華陶器在也。玉書初自出手裁，卽爲製行脚僧，成首，胸腹短束而足履不全，凡三月，苦心于人體下部之作，于是有成矣；初期作品，乏後期之神妙，以迄創製達摩，手持隻履，深得時人稱賞，一經品題，聲價十倍，于是名滿南中矣。從而成就者，爲陳炳，陳炳善製馬鳴，遂與分庭抗禮。

也。）

三沐三薰拜古魂，微微心火可重溫，眼中又見塵沙劫，一字將成夢一痕。

廿年撥拾意將闌，况有煩憂不可刪，敢與諸賢論絕藝，書風留取念家山。（探海燈三月十三至三十日各期）

王幽谷

廣州未陷前，萬國博覽會展覽于紐約，中國品物之與展者，石灣陶器其一焉；州中有記者誌陳炳手製作品，內有並列張敞畫眉于馬賽圖中，予嘗爲文力辯，且曾出家藏陶器展覽於故鄉，今簡子所藏者，似爲其初期製品也。

文物展覽中尤有足述者，爲吳榮光之字。吳于故鄉文化至有攸關，其退休時藏書多珍本，前人墨寶尤豐，晚年習書至勤，每于放浪形骸而外，引筆伸紙，故其遺墨至多。若會中所陳，絕不類退休後書，筆鋒未見開展，觀其最后握筆，當在佛岩灣之間，且在亭上橫額，幟幟兩字，殊有出塵入化之妙。家父苦心于亭上墨印之，今以陷鄉，原字不可見也。

葉恭綽言簡子又文喜集太平天國史蹟，觀其印鑑並當百當十錢，殊足欣賞；予祖藝初官兩湖時，得『太平天國秘鈔』原本，爲湖人沈百明氏家藏，先祖以重資購歸，今亦留見陷之鄉，擬設法從中携來，將或能爲簡公考據助也。

（中國晚報三月三日）

廣東文物展覽會開幕日側寫

黃伯飛

把幾千年的文化，無數人的心血，聚集在幾室之中，使人在數小時內可以欣賞個暢快。假如你是個廣東人，而又是個所謂智識份子，對於認識自己鄉邦文物的機會，竟然把臂失之，則不單愧對祖宗，且對不住自己，至於辜負籌備這個會的諸位先生的一番心意，倒還是餘事。

昨天是廣東文物展覽會在馮平山圖書館開始展覽的第一天，參觀的人很是踴躍。記者於三時左右進了會場，順路略為瀏覽，觀其大概之外，僅擇心愛的展品，欣賞一二，回來時已是將近停覽的時間。真可說得上滿室琳琅，目不暇給。入場之後，便被一股書卷氣薰陶着，使人觀之，賞之，贊之，嘆之，時而疑目睇視，時而悠然神往，佩服先人之成就，感愧自己的淺陋。在這其間，我發現一個感覺，就是藉歷史上的成果，傳播和感孕新生，人類的使命原不外乎是，而這次展覽會，遂更有其意義了。

人莫不愛其鄉土，也莫不愛其鄉土的文化，僅消極的愛則不能光大它，若是連愛都不愛，則將不保了。可是真個有誰不愛其鄉土和文化呢？只差在未能使他們有機會認識，常常把唔，發生深遂的感情。廣東文物展覽會的意義便在乎此。假如承認廣東真有所謂廣東精神，則更應該看如何培養陶鑄之而使其發揚光大。

會場佈置，分爲五室，觀衆對第四室特別感覺興趣，室中

陳列的：是太平天國的文獻和遺物，與及革命初期總理的紀念物 and 手澤等。觀衆特別感覺興趣的原因，因係近代史料，及廣東人充分發揮其革命性格創造歷史的偉大事跡。關於這一份，我個人甚感覺應該更充實些。假如能夠做到，我相信當能使此時此地所舉行的此會，其意義更爲深刻而偉大。

在第三室，正在欣賞葉恭綽先生所藏的漢代南越王塚掘出的木刻時，突聞響亮的踏聲，在拉着客套：

「你以爲那幾件展品最爲精彩？」一位這麼問：

「我以爲莫若這張唐代的古琴，和漢代的木刻了」我不認識簡琴齋先生，因爲提到琴，使我陡然的想法，這位莫不就是簡琴齋先生？後來果然不出所料，被我猜中。

當我繞了一個圈，不知怎樣又繞到第三室的時候，無意中聽見極道地的北平口音，正在考究畫上的印章，回過頭一看，再看，覺得這位像是梅曉華博士，經我再三的辨認，纔敢確定這位就是名聞中外的名伶梅蘭芳，他全神貫注的在欣賞，似乎不曾留心到有人窺看。

參觀者之中，學生很不少。很有幾個拿着筆在記錄，採撰論文材料的。大體上，雖不會對各部分都表示興趣，但相信這一次展覽會所給予他們的印象，諒不會是過眼雲烟。

西方人蒞場參觀者，約佔全體觀衆百分之五。他們對於墨硯很感覺興趣，古董次之，書畫略略一寓目而已。他們之所

以未能用心欣賞，缺乏英文說明，亦未嘗不是原因之一。

簡又文先生倒背着手，和幾位文士在閒談着，會場中學者通儒，互相見面問訊之聲，頻頻傳入耳中，真有如蘭亭中，修

廣東文展會開幕日花絮

競競

禩相聚的盛況。辛苦的是各位幹事先生，在會場服務，由十一時至六時，記者在這裡，謹代觀衆向辛勞的各位順此稱謝。

(中國晚報二月廿三日)

中國文化協進會所主辦之廣東文物展覽會，經四閱月之籌備，已于昨廿二日開幕矣。是日天高氣爽，般舍道上，車馬喧闐，展覽會前，衣香鬢影，中外人士之慕百粵衣冠之盛而翫然蒞止者，絡繹于途也。上午九時，該會主持人葉恭綽簡又文海外部長吳鐵城許地山徐信符陸丹林李應林等名流，均參與開幕禮。開幕後，參觀人士相繼而進，門前架彩棚彩門紅燈籠，另高脚牌兩個，上署「研究邦鄉文化」「發揚民族精神」查彩棚彩門等封建遺物爲廣東所獨有，該會之所以用以標榜于門前者，以示廣東特有之各物也。門聯曰「高樓風雨，南海衣冠」，爲葉恭綽手筆。上聯出李義山詩，「高樓風雨，感斯文」句。當此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之候，登斯樓而觀文展者，其有感斯文未

喪乎。查全會出品共二千餘件，分七室展覽，尙不敷容納，有三百餘件未及陳列者；後此或隔兩三日輪流更換，務令觀衆得窺全豹，內容分圖像，金石書畫，手蹟，典籍，志乘，文具，器用，古迹，製作，太平天國遺物，革命遺物等十餘類。最古之金石，爲紀元前五千五百年前香港出土之石鏃石斧等物，爲陳公哲年前在香港附近所發現者，因此考証本港五千五百年前已有人跡矣。全會以字畫爲最多，康有爲鄧夢湘之字，黎二樵之山水爲出色，太平天國遺物及革命遺物爲最得人歌頌，其亦革命思潮日益澎湃所影響也。此外歷代名人圖像作品，各縣風士誌等。琳瑯滿目，足有令人嘆觀止者也。

(春秋報二月廿四日)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以後

清流

廣東文物展覽會以去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開會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會期中赴會參觀者肩摩踵接之盛，值祖國烽煙，鄉邦殘破之日，睹物懷人，豈徒發思古幽情，據懷舊蓄念；有志之士，其將益增其擔荷澄清，還我河山之感矣。五嶺以南，開化較後，然吸受中原之教澤，亦遠在秦漢之前，中經

元胡清虜之變，中原賢俊，江浙名家，流寓嶺南者益衆，而嶺南人物，挺秀出奇，輝耀史冊者，乃所在而有。自海通以還，以地濱南海，接受西方文化獨先，於是人物衣冠，文明教化，蔚然稱盛，源遠流長，由來已久，使謂南蠻鴉舌，不足以語於中國文明，斯真坐井觀天之見也。斯會所搜，品物甚富，列室

而陳，雖排日更易，尚綽有餘裕；其中所列，若太平天國遺物，革命偉人手澤，均為不易多見之品；自餘秦瓶漢瓦，寶硯名琴，亦足供好古者之欣賞。所徵致憾者，搜羅者雖類別門分，廣徵博集，然蒐藏者類多着重於書畫金石骨董，遂致展覽

者什九屬此；且有以一人作品而佔絕大之面積，有若個人展覽之會，縱少魚目混珠之弊，亦不免瑕瑜互見。然於倉卒之時期，集少數人之力量，為是一會，而展陳者如此，既已大為不易矣。

（探海燈三月六日）

革命遺墨

袁錦濤

中國文化協進會主辦之廣東文物展覽會，予以社務牽纏，人事延阻，於開幕後之第五日始得赴會，予本為文協中人，竟遲遲其行，中心孜然，耿耿不已。

芳先生之遺箋，其詞曰：「人生朝露，富貴浮雲。生死道理，最為重要。研究有得，儘多真樂」。寥寥數字，而做人哲學，盡在於此，畢生可以受用不盡矣。

予于會中首先得見先祖公顏卿先生手稿一本，題為「袁吳史篤」，吳，先祖公之名也，手澤依然，愛不忍釋。收藏者為李履庵先生，經黃般若先生介紹，始悉先生為同鄉前輩，與家君交誼甚深也。顏卿公書畫，予家亦藏有數幅，並有聯云：「投漆投膠非足擬，逢花逢月便相招」，以終日勞役過忙，未及送會陳列。據先生云，渠收藏顏卿公詩稿，約得百首，洵屬難得，予自幼即離鄉，飄洋異地，目睹先人遺物，散逸不完，實有無窮感喟。

胡木蘭先生送陳展公（胡漢民先生）集曹全碑一冊，並浣溪紗詞兩闕，墨跡猶鮮。予前月過木蘭先生家，承其見示所藏紀念手冊，冊中俱為名流手筆，珍貴異常，展公有詩數章以題其端，為民十一年由韶而贛而閩時作，其第一首云：「城狐社鼠未曾除。撥籌諸賢計本疏。紫色蛙聲今竟爾，白龍魚服定奚如。桓溫已分甘遺臭，趙盾何由避直書。猶幸六師能討賊，秦庭不待哭包胥！」老成人謀國至忠，慮事至誠，而失言真者，（精衛論詩，先求其真，容求其美）吾不知其真究何所得而言也，天良喪盡，遑復有真，他日九泉相見，將必為展公痛責，永不復輪廻也。

昨日參觀，以觀衆過擠，陳列品又極豐富，細事瀏覽，環境實不容許，祇得走馬看花，略略看之耳，殊覺遺憾。

民廿九，二，廿六，香江客次。（越華報二月廿七日）

革命史料館中，有總理遺墨，有仙翁所藏伍老博士（伍廷

秋波琴話

黑翁

春來屏居僻出，去星期六日，始俱友人赴平山圖書館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因得見香山李仙根蟠所藏之秋波琴，琴長

國尺三尺強，烏漆，首鑲長方形白玉，凡七絃，頗婀娜；考為南宋楊誠齋萬里所製，流落人間，逮晚明懷宗之世，有盧本潛

者，天啓進士，歷官御史，奉懷宗命，冊封益王，王賜之一毯一金印，以酬其跋涉，琴即誠齋故物也。後盧公道遺愛女出閣，以琴爲媵，所適李劍山先生，即仙根遠祖，劍山先生妙解音律，哲嗣曰菊水先生者，以詩名於時，有傳見香山縣志。歷數傳，至蔭田先生。當咸豐初年，因田產爲強族所侵，賴同鄉何某之力，得平反，欲厚報之，謝不肯受，但請借琴一弄，緣是久假不歸，蔭田先生得於情面，因有秋波歎之作！臨終，語家人，倘後世子孫能以琴歸者，泉下乃無遺憾。仙根曾人達廬先生，至使人列木爲琴形，懸於廳事，以誌不忘。比逝，亦以歸琴詔仙根兄弟。民國九年，仙根初令本邑，則何氏衰落，秋波

琴齋論書

近日，葉遐蕪簡又文陸丹林諸君子，有廣東文物展覽會之動言，和者極衆。各大收藏家，理董爲忙。吾友馮子康侯，爲應此會之徵，舉東官林直勉先生所作隸書冊以應，屬志數言。曾爲文曰：審古之工隸者，元常而後，逸少隨之。太傅隸分，猶散見於碑拓。右軍隸法，後世無存焉。自茲以降，寂無所聞。迨乎明末，則有吾粵陳獨漉先生，清季則有汀州伊墨卿先生，古皖鄭完白先生。夫三子者，皆能繼往開來，久而彌健；論獨漉則幽閑澹遠，翰逸神飛；墨卿則古茂雖容，舉止恬暢；完白則精嚴謹密，渠範工深；俱能妙入神奇，窮自然之妙理，有非世俗所能詳，良可據爲宗匠，誠隸分之至聖。至萬九沙，鄭谷口，黃小松，朱竹垞輩，皆博學多優，而萬有奔放閑雅之超，鄭有適麗險奇之妙，黃有簡古方平之趣，朱有輕鬆流暢之工，

琴已兩易主，得之者爲小攬繆氏，因使人說繆氏，請返琴，不惜鉅資，弗允。二十四年，仙根再爲中山令，又泥之，亦不允。二十一年，仙根爲政務委員，繆氏請提挈彼子，仙根亦申歸琴之事，繆諾而未踐。二十四年，仙根爲粵漢鐵路局長，繆氏適易服，戴黃冠入道，所居道院忽違官禁，有司勒令封閉之，繆急欲仙根爲之緩頰，事得已，繆大感激，始歸琴於仙根，以爲謝。問其價，本六十兩白銀得之，償其值弗受，仙根報之以玉仙杯，于是秋波琴復歸李氏。茲琴固不知易主幾何，然自南宋元明清以迄民國，閱世幾千年矣。

（越華報二月廿六日「紙筆語」）

簡經論

雖不能與陳伊鄧三子同工，亦可自成門戶。至如金冬心，雖筆勢精熟，究不能逃怪野之譏。而畫人清湘，反得隸分之闢奧，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憶余志學之年，嘗問字南海。彼謂隸分，可學而不可行，並引松禪爲喻，謂松禪學隸三十年，不惟外人寡知，即其家人婦子亦莫能見，蓋其習隸，必在夜深，非至目昏手倦，稿焚迫逼不止，如是者三十年，故外間得其隸分極少，而南海則云沒之年，猶未嘗試。以翁康之書學，雄於一時，猶畏難至此，余於此議，未嘗不竊竊疑之，及今思之，實有其理。余於書道，雖未相成楮則，亦曾三折肱焉。篆楷草書，涉獵相等，唯隸分之學，迄以無成，習隸之難，於今益信。民元之間，林公直勉，脫穎而出，同門中如展堂胡公，顯齋陳公，陪齋胡公，勤勤古公，皆以能書誦於時，獨對林公，莫

不相借揖讓，咸斬代興。余與林公同友善，嘗問書其門，自分書字，積時不短，所涉碑帖，動臨寫百通，獨苦隸分不得窺見竊屋何也。公曰：「余與君書，途徑不同，在於張弛，緩急，謹放，峭微之間，似有別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林公在日，不敢問隸，猶小巫之見大巫，優劣差分，相去遠矣。細味公書，似無他法，而於古論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之秘，公得之至深，故點畫之間，益見寸楷皆味，豈非資學兼優者，可以語此乎？

若以全場書品論，則以霍炎昌所藏之明代遺民十二人書爲全瑜無瑕。就中如陳恭尹，如屈大均，如梁佩蘭，嶺南三大詩家，人固知之矣，卽出品亦可散見各處。獨余志負書章草之奇，爲古雅適勁，從知明代書人。工草草者，未可以數計也。又如梳山王準之行書，直入晉人之室，鄭際泰之行楷，簡古處奄有衆長，寸楷皆味。他如何絳，朱海，長壽大油，張德桂，屈修，吳文煒，皆屬能書者流，珠聯璧合，難能可貴也。

南海阮氏所藏陳獨漉恭尹詩軸，勁秀間雅，必爲晚年之作。一種不屈不撓之氣，蘊于楮墨行間，其隸法固工，款識行書，尤臻古茂，每見之輒低徊而不肯去。伊墨卿馮魚山，皆著有觀款，異曲同工。

秋波琴館所藏六釋詩合卷，年前於館主人李仙根家中，曾捧觀再四，不能去手。今復會中重見，益契勝緣。一種山林雋秀之氣，閱之令人氣爽，挹如清風自外來也。

鄧仲果家藏鄧鐵香承修七言行書聯，文曰：「雲裏引來泉脈細，雨中移得藥苗肥。」一點一畫，皆具仙骨，未可以言語形容。余嘗臨嵩高靈碑廟，及鸞龍顏碑，猶知公曾致力於兩碑

中，而其秀逸處，則有過之無不及。世所謂銀鈞鐵畫，於公字裏盡表而出之。從知公書，書外有物，精神所蘊，譔譔以骨體取重，而不爲描摘炫名傷雅道者，一如公之爲人，豈可以皮相觀之乎？會中所懸，不少公之真迹，獨無愈於此帖。

鄧爾雅所藏濟歸和尚書唐琴絲綺臺歌卷，寫來古澹飄颻，而其致則甚婉，自屬名作，不可多見。

南海阮氏所藏屈翁山大均書便面三則，詩人之筆，自是不凡，而其精神厚實，觀之足以官閱導餘。夫然後知屈公之書，別具神妙。

六一山堂所藏黎二樞簡字軸，畫人之書，別具神韻，此幅淋漓瀟灑，尤異尋常。此會所懸公書不少，此幅獨見精妙。

周文治所藏吳荷屋榮光所書禮帖，文曰：「月皎夜携三雅爵，花深春采五經鋤」，是寫帖而有碑味。世論荷屋得東坡筆勢最深，此或一時之興，書人摹寫，嘗與世推移，公藏書最豐，平生於金石拓本，題識良多，南帖北碑，縱橫馳驟，豈止一家一體，故其揮筆便有金石之聲，良由所學者優，所得者博。晚年嘗愛碧溪書，然信手書來，只落神似，不斤斤於外貌求之，夫如是以爲大家也。

張菊生所藏今釋書軸，大有書譜所云絕岸頓筆之勢，臨危據槁之形，亦猶枝幹扶疏，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良可貴也。

梁棧芳所藏海瑞書軸，康先生及樊樊山二人皆有跋識。觀其書一如其人，剛直耿介之氣，常盤紆楮墨之間，於張弛進退之際，有妙運焉。其驗取目前者，詎可同日而言語哉？

紅樹室主人陸丹林所藏蘇珥字軸，甚得奇逸，帶燥方潤，

將濃枯，泯規矩於方圓，逆鈞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能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於此幅得之矣。

聞雲閣所藏梁節庵鼎芬寫便面四幀，秀雅絕倫，內容簡麗，往往見其險筆，捺撇之間細若毫髮，而其古勁之氣，不因此而衰，其恬靜流暢，近代太史公中之能書者，恐未易出其右也。

秋波琴館所藏陳白沙獻章書幅，瘦硬通神，信有奔雷墜石之奇，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公是茅龍之創作者，故能善取。譬之秦豆登車，造父爲御，進退履繩，旋曲中規，無論夷險原隰，而二十四蹄若一，如公書堪稱曰化。

春雷閣所藏清湘寫羅浮山色，畫中題詠，極致淋漓，分書與行書相間，內懷清虛恬淡之衷，而出之以紆徐而和易一掣百順，一舉百張，距顯顯於一丘一壑，一丘一壑孰非日月，不假金石，厥有表儀清靜之化，所以爲書畫大家。

鄭詔覺所藏南海書屏八幅，蔚爲大觀。其自跋謂張廉卿嘗寫此銘，甚奇偉，試戲書之，廉老善作勢，吾則雍容，付錢藏之，錢卽其子也。又小跋曰，詔覺弟好之屬題，故歸爲詔老所有。余觀康書夥矣，無如此八屏之雄奇而勻稱。惜其用墨不講，其乾筆，尙能帶燥方潤，得盡飛白之能，獨其濕筆處反呈枯澀，所謂因濃遂枯，可知用筆以氣足爲先。緣其濕筆處，卽是其起筆處，未能以力鎮之，益以長鋒羊豪，寫極生之紙，難處加難，故濕墨反枯，尙小疵耳。公謂廉卿善作勢，實廉卿之術筆，而非廉之藝筆也。公又謂吾則雍容，觀者不覺失笑。公書之力，足以拔山，其氣足以蓋世，雍容二字，曷足以盡之。公每頌廉卿，公書實勝廉卿遠甚，其所以頌廉卿者，自頌耳。公偏重碑學，所以有尊碑之論。碑帖本同源而異派，何事偏倚

重輕？書家貴能博涉多優，博學如公者，尤不能脫好溺偏固之習，審古之善書，悉能碑帖兼通，獨其取捨有殊，未見如公之爲碑左袒也。余常謂公書如北劇之黑頭，自有其獨到處。獨缺溫和，稍悖中庸之理，非大家所宜出此，觀公所論尊碑，首推顏門諸品，就中以鄭長猷造像而不忘情，造像之妙在生辣，此僅爲書學好處之一，不得極臻善美。宜公書秀麗閒雅不與汀湖同也。

吾家馭繁氏，十餘年來，全功蒐羅太平天國遺物，煌煌文獻，人既知之矣。獨其得竹居家夫子之遺墨與拓本，難能之貴，何遜於若者。竹居先生不以字名，蓋其一代大儒，常爲經學所掩，憶余齟齬之年，隨先君祭祀於闔族祠內。先生治經處，介在東偏，故嘗得侍几下。驟見之其顏赤亦然，而髮玄玄然，而形翩翩然，而行冷冷然，猶乎其無有外營也。而其爲人，則疑重不洩，沈毅而悉於事情，辭受取予，競說若厲。至於推和煦物，獎借後進，氣誼懇惻，訓詞雋永，雖戾夫薄子，不自知肺腑之無餘也。夫物可得而重者，猶可得而擬者也，惟無得而重，然後能高出雲霄之上，而與天爲徒，公之懿行，其類是也。十年前馭繁請書於先生之門，得「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十三字。在理，宗人請書數行，等常事已。惟公書則不然，蓋公本九江先生之訓，予人一字，猶嫁一女，故公之字，所以難能也。觀公書，如公爲人，深得魯公心正筆正之理，故足以與經文共千秋百世也。

又觀其所得先賢陳白沙先生字，則憶先生之爲人。側聞先生苦學，好書字，惟家貧不能得筆，扎茅而代，故後人稱之曰「白沙茅龍」。余日之所用者，猶受其賜。夫秦倍之爲嶽至尊矣，然必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而後能龍從霖雨而膏潤羣

生，長江大河，亦資豁谷，何以故？相承焉故也。高以下爲基，大以小爲承，夫然後見先生勞其心志，從苦迺得甘也。論世考德之士，猶推本其切嗣之所從出，故其書字如鴻鵠因風而翔乎寥廓之上，非獨其所託者殊，其志異也。

又其所藏先賢鄭澹若字，適麗奇雅，髣髴如其人。驟觀

古物與寫字

穆英君：公哲先生在港掘出許多古物，據說是一千五百年前的東西，你問我用什麼方法證明？我不是考古家，當然不敢荒唐，馬馬虎虎的答你，但我可以拿我的常識做根據，來貢獻你一些意見，供你參考；譬如將來在二千九百四十年的時候，你的第幾十世孫在地下發掘出一個香港銀幣吧，那當然祇可以說這是千年前的泉幣，斷不能指爲是千五百年前的東西，因爲那時固然還沒有香港這地名，而且也沒有銀幣！陳先生說他掘出來的古物是千五百年前的物，當然有他的根據，有他的證明。不過如何證明，還是請你問陳先生吧！你問廣東文物展覽會第二室內鄧承箝寫的對聯，寫的是什麼體？你很愛它雅麗，你想學，買那一種帖來學。我告訴你吧，那展覽會我還沒有功夫去參觀，所以還沒有見那對聯，但你要知道寫字的妙法是千

之，猶臨百仞之淵，足外垂而不懼，神氣揮八極而不變，蓋其純氣之守也。夫心淡則神寧，神寧則氣完，氣完則不妄自洩越焉。故雖險絕，其穩重依然，而結構若莊，又不失其奇雅。書法之要，深得之矣。

（華僑日報）

變萬化的，比方寫顏體，譚延闓先生是寫顏，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寒雲也寫顏，可是他兩人寫起字來就各有各的風調，好似大家的筆法不同，其實大家的筆法是一樣，神韻是一樣。字體不外篆，隸，北碑，王，顏，柳，歐，蘇，趙幾種，任你怎樣學都不能跳出這些範圍之外。不過學寫字不能呆板的學，前人對於臨帖有句話，「不似何必臨，太似恐無我」，所以臨字帖先要求其似，似了之後，就要融化；使其不似，但留其神，有其神自然可以如天馬行空，隨意寫來都是「那一種」了。我們做文學好，做其它的藝術好，一定要有自己的個性在裏頭，不能祇做到似某一個人，這樣你然後可以算得是成功。

（大公報二月廿六日「大眾顧問」）

廣東文物展覽會之舉行

廣東文化見於史籍者，雖較中原爲後，然以比年地下之發掘，實物之參稽，已證明此邦文化之進程，具有深長特殊之歷

史，由秦漢以迄近今，據中外交通之樞紐，結東西文化之胚胎，神州舊德，多賴留貽，寰宇新機，端資創闢。其間偉人烈

士，文豪武略，任舉其一，足資千古，惟以烽烟遍野，水火為劫，凡諸文物，或捆隨蕃舶，或蕩作灰矣，既所痛心，當思援手。中國文化協進會葉恭綽氏等，有感於斯，因發起廣東文物之展覽。陳列目錄共分十二類，（一）圖像；（二）金石；（三）書畫；（四）手蹟；（五）典籍；內分著述，批校，鈔刻，典藏四項；（六）志乘，內分通志，府志，縣志，鄉里志，書院志，山志，水道志，寺觀志，族譜，年譜，傳記與輿圖雜品等十三項；（七）文具；（八）器用；（九）古蹟；（十）製作；（十一）太平天國遺物，內分書籍，文件，印章，

廣東文展會巡禮

廣東文物展覽，以月之十五日，開會於般合道之馮平山圖書館。館前高搭牌樓一座，大燈籠一對，高脚牌一對，門聯一對，十足國貨，無可非議，其有譽之為十足地道土貨者未免諛而失實也。何則，牌樓高脚牌門聯之三事物，非廣東出產之專有品也，入其門，則有嚶宛之聲，高唱參觀來賓簽名，殊得腔調諧和之趣。所陳各品，琳琅滿目，詩書，畫，畫像，玩物，無一不備。所可惜者，陳列各物，過於迫密，而又無出入來去之一定路徑可循，使參觀者能秩序化，遂致亂龍，欲覓其參觀之功而不可得。擠擁之情形，但見人頭洶湧，玩賞無從，走馬看花，無從辨別，是真不能不謂為美中不足者也。會中最惹人注意之出品，則為香港出土各物，會前出品人曾大事宣傳於報

兵器，金石，錢幣，及照片等七項。（十二）革命遺物，內分總理遺物，先烈遺物及其他史料三項。經兩月之籌備，已於二月二十二日起假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展覽五日。藉此以鼓勵學者，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其所裨益，至為重大。又該會並發起徵集有關廣東文物之研究文字，於擬定之若干題目中，由專家自行認定，或個別發揮，或分類述評，將來彙刊專冊，俾傳久遠，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云。

（圖書季刊社新第二卷第一期）

陸 沉

章，以各物有在三代秦漢者，於是赴會之人，特別留心，或更聚訟紛紜，謂吾粵在陸賈開粵以前，尚為南蠻駘舌之區，當三代時，中原人物聚於偏北，而且交通困難，南北之來往，甚有問題。此物適從何來，人物交通，都有研究，抑為後人得此珍品，故意藏之以待他人之發掘亦未可定。說者諄諄，余聆而頷之，然竊以為此杞人之憂耳。何則？文展會中，聚諸名流以為審查，經若干時日，則所准許其出品者，當必具有把握，吾人以信文展會諸公之心而信之可矣。余因之有感，遂作歪詩一首以嚴吾文，詩曰：「世事何須咄認真，真到假時假亦真，雲烟過眼人朝露，百年世事歸暗真」。人生如此，何有於一人之哉。

（循環日報二月廿八日）

簡竹居之書法

陸沉

名儒簡竹居朝亮，爲朱九江之入室弟子，學宗九江，遠繼程朱，以道自任。袁世凱之當國也，曾派人南下以禮爲羅，將羅而致之幕，其禮伊何，則湖絲二疋，簡氏不見，而袁氏之禮，使人不敢以復命，惟貯其物於司後街之廣府中學，其後乃不知其去向，然袁氏以不得簡氏之來，心志恹不安。簡氏修大同譜，族人簡玉階，歡迎竹居先生至中，爲主其事，故簡之詩文集，不少爲在春申江畔之作也。簡氏抱道自重，不以世人之毀譽爲重，生平書法，尤不多見。有將軍山石題署，及所書聯木刻，不過寥寥數件而已，日前廣東文物展覽會中，有簡先生之冊頁一張，詩刻稿本數張，其冊頁一張，爲簡又文出品，上書立身行道揚名聲以顯父母數字，下署又文請書，再署朝亮二字，其款識之老蒼有如是者，亦別開一格也。考又文不與竹居同里，年前因建祠事，入謁其家人大儒，僭行者尙有同族諸

張麗人詩畫

王幽谷

文物展覽會裏有張麗人寫的墨蘭，友人們至今還把這作爲談話資料。因此，我就想起了張麗人的一些故事來：

麗人張二喬是明高曆年間的五羊名妓，死後埋香於白雲山麓，稱百花塚，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當她在去死之年還很遠，有個做兩廣督府的禁軍教頭，曾經以武力要脅過她，幸而這教頭留百粵不久，便被調回京師裏去，他在愛麗人時，也曾

子，既而竹居，乃因請事，故所書文字與署款都有所寄，又文曾與簡先生同拍一照，拍照之地，乃在簡竹居之私宅一天台上，竹居坐，又文侍，甚爲肅穆，此次文展會中，祇陳列簡之書法，而不見以像者，殆以定例會中不參與生人物也。簡氏雖不以書名，而骨氣之遒勁，大氣之磅礴，確有其獨到之處，迥非徒以規矩爲法之書匠，所可望其項背。且生平深居簡出，潛心著述，尤與斯世不相聞問，惟弟子輩以其師之著述，不可以無潛逸靜致之所，因就廣州市西之永勝寺，購而有之，卽爲讀書草堂以奉先生，而竹居遂歿於是。其歿也，又諸門人弟子爲之經紀其喪，亦近世儒林中之足述者。簡之著述，多已付刊，板存於佛山家中，雖淪陷已久，幸尙無損失，此亦吾國藝文之一幸事也。

（循環日報三月三日）

要求過麗人替他寫頁扇面，麗人再推辭不過，在討厭之下，發憤揮毫，替他寫了個竹林景，却是凋零萬狀，題曰：「昨夜狂風落葉多，樹鳴豈爲作哀歌，摧殘不復唐生夢，贏得官家□□。」予忘末三字，不復得憶，然其譏諷自傷之意猶存，彼教頭乃視同拱壁，有布衣者昔爲所凌，後獲賞斯繪，在北京時四處揚其事，教頭得到了消息，才憤然想南歸斬麗人，但不久教

頭竟不疾而終，麗人始安然無事。

荷屋吳榮光嘗語先祖，謂在江浙間曾得見廣東名妓詩畫，那便是竹林圖了。墨竹不少前人寫得好，只是要他有凋零意，

領獎的一天

聖保祿女中 陳斯馨

(中國晚報三月十三日)

此實難得。據先祖「在官偶筆」的記事中，且謂荷屋所見斯畫，乃撕毀後補縫者，意該教頭洩憤所爲也。

中國文化協進會月前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同時舉行徵集學生的參觀論文，經各位閱卷員評判結果，定期頒發獎品。我僥倖地列入第三名，所以這一天午學放後，休息一下，便踏出校門，趕到會場去——溫莎餐室——不知怎的，那天我是特別的高興，這不是爲着得了獎金的緣故，實在是心情有點太興奮了。所以第一個到會的就是我。接着到會的有文化協會的幾位理事人，俞叔文老師也帶着滿懷高興的情緒到來參加，他還說是特別早些來看看誰是文化狀況，誰個是文化榜眼呢！不一會兒，入選的準備領獎的相繼來了，簽名之後，很多人都向着那八位（本來十位有兩位沒有到）得獎的握手道賀。寄寓在港九的學術界文化界的首腦，也都紛紛的赴會，主人來賓，有六十多人，熱鬧得可說是極一時之盛。

三點二十分鐘到了，主席葉遐菴先生便宣布開會，把開會的意義簡明的說了幾句。跟着簡又文先生報告編印「廣東文物」的計劃：他說這本書印成可以訂成六百頁厚的巨冊，文字有五十多萬，圖片有四百多張，內容豐富得很，對於廣東歷代文化有着極大的開發和貢獻，實在是研究廣東文化的唯一基礎。現在已經推舉七位委員擔任編輯工作。文化協會當前還籌備編印「廣東叢書」，這也是一件巨大工作。葉主席在簡先生報告

後，他像有所感觸似的站起來，把叢書的計劃來詳細的報告一下。他說廣東叢書，大會預算要籌集三萬元國幣做基金，書籍是分期出版，大約每年出版一二集，賣到相當程度，再印第二集，那麼經濟的困難，便可以解決。至于三萬元的基金，廣東省政府所撥助的二萬元，昨已匯到，還有一萬元，將要發動向各界籌募。所以這一件廣東文化界的偉大事業，在最近的將來，是很逼切的需要外間的精神和物質的援助。

各種報告完了，最後輪到陸丹林先生宣佈這次徵文的經過。他說這次徵文，共收到了一百多篇，根據徵文題目，是要述而且評，但是其中有的是評而不述，有些祇寫了一兩首律詩絕詩等，就算了事，還有的沒有學校蓋印的證明，不得不照章把它割愛。所以實際合格論文，祇有九十四篇。這些文稿，送給三位閱卷員——葉遐菴、馬季明、馮百礪評閱，是異常慎重，卷上所有作者姓名地址校名等，都分別剪出貼存，另行編號。并列三表，先後分送三位閱卷員，等到各人個別批明分數之後，由會綜合三表的分數，來定等第，手續雖然麻煩點，但是非常公允的。本來照定章是取錄三名，可是爲着佳作太多了，結果理事人決定取錄十名，一至三名，照發獎金，四名至十名，屬名譽獎。這樣的報告一番後，便由葉主席按着次序頒獎，

一時熱烈的掌聲，紛紛四起，領着獎金或獎狀的青年男女都愉快地面面顯露着勝利的笑容。頒獎完了，得首名學生的校長張瀾洲先生代表致詞感謝大會，接着新從重慶歸來的廣州大學校長陳炳權先生用常委的資格代表文化協會感謝這次粵文物展各

位籌備員的辛勞，最後南華大學校長鍾魯齋先生也是以常委地位來一篇謝詞。這一個盛會，便隆重地在品香茗啖紅綾之餘而結束了。五時半，全體還拍了一張照片，準備刊在他日的「廣東文物」裏留作一個紀念。

（華僑日報）

『文協』會頒獎紀盛

信修女中 胡鳳兒

中國文化協進會月前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閉幕後，跟着舉行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的論文比賽，評判結果，取錄了十名，于日前假座溫莎餐室舉行給獎典禮，我很倖運的得和一個入選的舊同學參加這一個盛會。是日到會的有，葉恭綽，陸丹林，張瀾洲，簡又文，鍾魯齋等先生，真個是濟濟一堂，極一時之盛。

砌成一個凹字形的餐桌，圍擺上文化戰士一大羣，大約是

三點半鐘的光景吧，開會了，沒有甚麼儀式。首由葉恭綽先生主席致開會詞，大意謂「今天這一個集會的意思，重要的目標當然是為頒發學生論文比賽獎品，同時也是向各位報告『廣

東文物』出版的計劃，和『文展會』結束的經過……」。葉氏簡單地完結了他開會詞，便輪到陸丹林先生發言了：這次徵文一共收到了百多篇，根據徵文題目，當然是述而且評，但其中有的祇寫幾首七律，七絕古詩就算了，有的沒有學校蓋印證明，這些和徵稿條例有抵觸的作品，不得不忍痛割愛，所以實際參加比賽祇有九十四篇。本來照定章取錄三名，因為佳作實在太多，結果決定取錄十名。

跟着由葉主席頒獎，熱烈的聲掌紛紛四起，持着獎狀的青年，他們都愉快地掛上勝利的微笑。五點鐘的光景，大家茶會拍照之後，都愉快地離開溫莎餐室。（華僑日報四月廿四日）

石灣出品陶器之迷信傳說

朝 朝

廣東南海石灣瓦窰所出陶器，人物玩具，純以手捏，尤以黃炳所製者為有名。在昔民智未開，石灣陶器工匠，迷信故老傳說，謂凡遇佛山北帝巡遊之日，如能捏得北帝鬚鬚者，則技術必有過人之處。故每屆北帝巡遊之日，全石灣製陶器工匠，皆出佛山祖廟，爭向北帝神像捏其鬚鬚，雖被祖廟中人管其體

致殘傷，迄無悔意。但求手能觸及北帝之鬚，即沾沾自喜，歸而誇示於人。而一自捏過北帝鬚鬚之後，是年所製出品，果較以前大有進步，遂認為確得神靈祐助矣。不知此特心理作用使然。蓋大凡得捏過北帝鬚鬚之人，心中既有一種信念，對於工作，未嘗不加倍留心，故其出品，自較平時精良，乃竟歸功於

北帝，其愚蠢實至可笑。又俗傳石灣各陶器窰，每年必有一件寶物出現，如祖廟之長明燈盞，即屬其類。但必須該窰有人被燒死在內，始有靈驗云云。不知此說亦純出附會。原來石灣陶窰，隨處皆是，一至嚴冬天氣寒冷之時，石灣附近乞丐，無地棲身，且無被褥禦寒，遂多寄身窰內，以陶窰終日生火，溫氣長留，乞丐遂視為天然之寒天宿舍也。而該處工人不察，謬然相信窰內有人被燒死即可出寶物之說，視人命如螻蟻，不特有傷人道，抑亦迷信之尤矣。聞之石灣故老云：黃炳所製陶器人物之所以得名，固有其獨得之秘，唯一要訣，在不肯相製濫造，黃炳每成一物，必刻意經營，如欲製一鴨，則先購生鴨多頭，縱諸庭上，靜觀鴨之動作姿態至數日之久，然後手搓泥團，隨意捏之，稍不當意，即棄去勿取，故其所製之鴨，無不栩栩如生。最難得者，厥為舌薄如紙，上下俱無依附，此則由於技術純巧，工多熟熟使然也。黃炳製鴨既精，而製馬亦無人能出其右，但因其不輕於為人製，故馬之出品極少。至今留傳世間

者，已不多觀。黃炳自享盛名，即懶於工作，且染阿芙蓉癖，凡有欲得其製品者，惟有以偽藏公烟為餌，始得其親自動手製作耳。黃炳每製馬，亦須至馬欄注視久久，每成一馬，必經過數日工程，最初捏成馬首，然後捏出馬之姿勢，其得意門徒有潘玉書與陳祖二人，皆能傳其技。惟所製之鴨，終不若黃炳之舌薄如紙，眼目傳神，陳祖其後且曾赴法國巴黎，入雕刻學院習藝。歐洲人士，皆許為雕刻學之帶有神秘者。蓋陳祖幼從黃炳學技，所捏之石山公仔，雖小如糯米，惟以放大鏡照之，則每一公仔之身上肌肉無不依照人體之構造捏成。至其所塗油彩，明明為紅色者，一經入窰燒出，則顏色輒變，歐西人士，不解其理，惟有目之為神秘而已。日前在本港平山圖書館舉行之廣東文物展覽會，簡又文氏嘗出其所藏黃炳所製之鴨送出陳列，但因搬運時不慎，竟將瓦鴨碰碎，殊為可惜。惟潘玉書所製之張敬畫眉人像，見者多流連不忍遽去，可知強將手下無弱兵一語，信非虛矣。（香港朝報三月四日「榕樹頭講古」）

二、各報之評論

廣東文物展覽會

中國文化協進會主辦之廣東文物展覽會，經三月餘之辛勤籌備，搜集出品達二千件，經名家審定，均屬有關廣東歷史文化之文獻寶物，假座般含道馮平山圖書館爲展覽會場，定今晨九時隆重開幕，十一時開放參觀。祖國在抗戰時期，香港有此盛會，殊屬難能。

按該會宗旨，爲「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出品包括圖像，金石，書畫，典籍，志乘，文具，器用，古跡，製作，太平天國遺物及革命先烈遺物等十一類，如此歷史文獻寶物，古香古色，當值得研究觀摩。我們贊成把中國過去古董下一番整理功夫，發揚光大，一則可以粉碎西洋人以繡鞋及長指甲代表中國文化之觀念，再則可以啓發人民尊崇國粹之心情。中國手工藝術之天工絕技，如古代磁器，細雕等等，雖近代科學文明，亦有所不諳，然而我們不能踏士大夫意識之後塵，時代進化，我們需要大砲與飛機，甚於磁器細雕不知若干倍。這一點大家應該不會忘記。

其次，關於文化的地域分布問題。中國的文化主流，大抵係由北而南。梁啓超丁文江二氏，曾統計過中國的歷史人物：在清朝以前，廣東的人物特少。然而人物的地理關係，常遷流不居。譬如在南宋時代，人物多數在閩越，當時朱熹嘗嘆曰：

「豈非天旋地轉，閩越反爲天地之中！」到了太平天國以後，粵桂及湖南，纔人材蔚出，此脈一直繼承到現在。這種事實有種種原因可以解釋，不是偶然的。但目前抗戰，我們所要的是不分畛域。將來交通發達，全國統一，各省的差異，亦勢必漸泯。我們這些話，只是說：廣東文物有值得贊揚之處，但若擴大大爲全國性的，豈不更佳？

中國文化協進會乃領導文化機關，目前應做的文化工作頗多，廣東文物展覽會也算是其中之一，我們希望該會繼續努力。

（大公晚報二月廿二日時評）

愛與獻

你在廣東文物展覽會回來之後，對於你的廣東，必然更覺得可愛，更覺得要保衛。

那末，請你把你能力所及的一切。都獻給祖國吧。

（華僑日報，二月廿二日「街談巷議」）

不會有

廣東文物展覽會雖然在昨天閉幕了，但還有演講會和劇曲音樂方言種種表演，還有紀念集之印行。這樣，展覽會中若干缺憾，就可以在這裏彌補一下。

況且，這展覽會，既可以舉行一次，就可以舉行二次三次以至無盡次，所以，可以斷定這展覽會是會有所謂缺憾的。

（華僑日報二月廿七日「街談巷議」）

廣東文化

人家要毀滅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化就更輝煌。

譬如：他們要摧毀廣東的文化，我們就有一個『廣東文物展覽會』，使大家對廣東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

現在，中國文化協進會更編一部偉大的『廣東叢書』，第一集就是廣東民族英雄遺著，使大家對廣東文化的認識，更進一步，發揚『廣東精神』。

（華僑日報四月廿七日「街談巷議」）

香港閒評

廣東文物展覽會今日開幕，這自然是有意義的一個集會。

遺憾的是：據一位先生說：「……現在，如果日本人來開一個這樣的會的時候，他們所有的東西一定比我們自己所有的更多……」

於是，我不能不想起一句口號來：「收復失地！收復失物！」

（星報二月廿二日）

文展獻賀

廣東文物展覽會，經於昨日隆重揭幕。「士夫嚴夷夏之辨，小人存恥格之風」，（引吳部長詞）吾人于觀賞先民遺物

廣東文物 卷四：報章之紀載

之餘，深覺手澤之寶貴，尤懷後死者責任之重大也。

吾粵地處南邊，而稟受正氣陶養，實有其甚至至剛之獨特性格，慷慨悲歌之士，固未稍遜於燕趙也。佗城聲威仍在，（趙佗）黃花碧血猶鮮，（七十二烈士）革命策源地之光榮，永垂不朽！

即就學術文化而言，嶺表才華，南天垂譽，如張曲江陳白沙諸先生，其學問文章皆足千古。他如歐西文化之接受，新聞事業之啓展，亦較他地爲先，追念前賢，益慚後死，同人等今日欣逢斯盛，謹獻蕪詞，申申賀意，並願追隨諸君子之後而努力。

（越華報二月廿三「短評」）

粵文物展的涵義

聖保祿女中 陳斯馨

葉譽虎先生所撰粵文物展的緣起有說。「一國之盛衰強弱，不能以兵力財力爲斷，往往取決于文化程度之高下深淺廣狹，此已成近今一致之定論」。觀此，使我們感覺到文化對於國家之重要性。記得公曆一八七一年的時候，普法戰爭，法國大敗，當時有法文學家都德，寫了一篇「最後一課」，描寫亡國的慘痛，激勵同胞們永遠不要忘記。結果，不失他們所望，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歐戰，法國前次失去的亞爾薩斯及洛林兩州，居然重樹法國三色幟徽了。看了這，便可以知道文化對於國家的重要性。

閒話文物展覽

其敏

最近本港「中國文化協進會」籌辦一個「廣東文物展覽會」，開定于二月廿二日開始舉行，至廿六日截止，地點在般舍道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爲着普遍起見，參觀不收門券。這個會的目標，是以「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做宗旨。所陳列的是廣東歷代文物，例如書法、繪畫、著述、手蹟、金石、圖像、製器、藏器、文具、服用御器、拓片、攝影、鈔校本、精印本，及所有著名古蹟古物等，出品一千九百多件，這個會設立的原因，「一以表文獻的菁華，二以動羣倫的觀感」，這是一個極偉大而極有意義的展覽。「使一般人士，對於先民貽衍的文化，有真切的認識」，搜集全省的精華文物，來證明華南文化的進程，同時又可以表白我國深長特殊歷史，一方面使人看了有愛國思鄉的觀念，等於精神動員的發動，在這烽烟遍野的對外抗戰緊張時期，我們對於文物的收藏，異常重要。地方失了，可以收回，屋宇燬了，可以重建，可是文物一失，給他人掠去，就如石沉大海般，永遠不能夠恢復的了，尤其是幾千年來的重要品物文獻。

此會對於我們學生界，更有極大的裨益，不但給我們研究鄉土史地的珍貴實際材料，增廣見聞，同時激勵學生參觀與研討趣味，定了「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做題，徵集學生論文，首名獎三十元，二名二十元，三名十元，其他酌給獎品。論文將來並在紀念專集裏印出。這麼一來，可以令人看後，盡量地申述感想，發揮意見，那麼，我們學生界對於這個會更該有深刻的認識了。

（華僑日報二月十八日「學生園地」）

廣州失陷年餘，省內各境又備受蹂躪的今日，「廣東文物展覽會」之出現，是一件值得重視的事情。

因爲這些「文物」是「捆隨著船，蕩作灰哀」之殘餘，對之便倍生感慨。不必說什麼「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僅僅把它一一指示給每一個國人看，告訴他：「這是我們祖先遺留下給我們的寶藏然而，已經是被人劫奪以後的「殘餘」了。」那麼，意義也就不小。

連日到會的人誠然擁擠，但可惜大多數人祇是抱着「玩賞」和「娛樂」的心情。他們會欣賞書畫金石的琳瑯滿目，會讚嘆珍玩古藏的佳麗紛呈。但你若告訴他這並非一個尋常的藝術展覽會或考古陳列所，也許他還不以爲然。

有人說這次的展覽是「文」多於「物」，這是皮毛之見。

其實這個會裏，最值得重視的還是在「物」之一項。其中有不少是珍貴無價的，如太平天國的遺物，革命遺物，中山先生遺物，都不是全國各省所能有的東西。記得從前國內舉行先賢文物展覽時，曾國藩的一隻破靴曾經出過很大的風頭，比起上述種種，實在就不算什麼了。「文」呢，跟其他各省一比，那倒還應該是「瞠乎其後」。但，像張九齡，陳獻章，屈大均，陳澧，以及康梁諸人的著述，批校……也的確有着它們的不朽的價值。

遺憾的是收集太過局於近代一期，宋元以前的尤少之又

少，（也許能力時間所限）而且所有陳列品物，一律標以「請勿動手」之告示，於「研究」之旨，未免略有抵觸了。

（星島晚報二月廿五日）

看文物展會後談幾句話

高貞白

我從百忙中跑去參觀一下廣東文物展覽會，劈頭看見會場展門外最著目的是：竹搭的牌樓，大紅燈籠等物，還有葉玉虎寫的「高樓風雨，南海衣冠」的聯子。未入會場已令人不禁有思古之幽情了。只要看到門外這些道地中國色彩的東西，也許立刻就引起崇拜「功利」，「西洋文明」的「志士」們大大的反感，譏為毫無意識。但「志士」們終是黃帝の子孫，這種觀念決不會損壞五千年中華文物的分毫。這是我未入會堂，在門外站立多時的感想。

慚愧得很，我對於廣東的文物，絲毫沒有一點研究，到會參觀無非是乘此機會學些東西，與來會的學生們相同，學生們之中，我相信必定有很多人對於廣東文物認識比我更清楚的。入門最先看見的是前賢的遺像，這真有意義，先看到名儒烈士的容貌，然後再來觀賞他們精神所寄的遺物。我真佩服會場佈置人的聰明！

參觀的人們，擠擁不堪，比爭買電影的票子還熱鬧，即此一端，可見人們對於此會的重視了。人羣中尤以青年男女學生為多，更使我們歡喜到了不得。我想學生們多數是廣東人吧？看了鄉土先民的遺物，誰不想到日騎正在我們一部分的故鄉蹂

躪？我們任這些日軍污辱我們先民的閭里，墳墓，宗廟麼？我們有血性的青年，並非看了會中的東西只驚嘆它們的精美可愛，看了之後，回到家裏應有一番感想，不要以此會為普通的展覽會或電影戲院也。

外省的同胞，逃到香港避難的有些是相當有些錢的人，在玩膩了跑馬跳舞嚮導之餘，換換胃口，來看看廣東文物，也許會引起思鄉之念，誰敢說這個會沒意義？

有人也許說中國文化協會眼光太小為甚麼不主辦一個中國文物展覽，而只辦一個關於廣東的呢？須知廣東也是中國的一部份，在此抗建時期，廣東精神尤亟於提倡。中國之大，文物之多，在香港不易於搜集，要舉辦全國文物展覽，在目下恐不容易辦到，只可俟諸他日了。

元人耶律楚材詩有云：「一寸河山一寸金」，可見國土不能隨便失掉一絲一毫的。文物是我先民精神之所寄，無分畛域，國人應視之為中國之物，不必限諸廣東，文物之一絲一毫其價值高過寸金以上，保存文物，發揚愛國精神，參觀的人們都具有此感想吧。

（越華報二月廿六廿七日）

循 循

閒 客

一在香港一曲江 人家槍炮已文章
同時展覽成佳話 無疑這正是南強

中國文化協進會主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籌備多時，已於昨廿二日，在本港平山圖書館開幕了，真是衣裳濟濟，觀者肩

摩踵接，爲春節中未有之盛。不謂事有湊巧，粵北勝利品展覽會，也於昨日在韶關開幕，電訊傳來，觀者二萬餘人，誠可謂勝會不常，遙相輝映也。

廣東文物展覽會的意義，是在乎整理鄉邦文物，發揚民族精神，在這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之時。我們應當更加發奮自勵，南海具有衣冠之氣，這個會自然並非爲欣賞骨董而設。

至於粵北勝利品展覽會，其宗旨在使民衆增加抗戰的信心，所陳列的，盡是俘獲的槍炮文件，和香港這個會，琳瑯書畫，似乎有點分別。但歸納起來，何嘗不是一樣表現南方之強呢。一則鑑古，一則衡今，雖取舍不同，靜躁各殊，然所以使人觸景興懷，聞風繼起者，實無異致。

我們需要上馬殺賊，同時我們也需要下馬草露布，五嶺北來峯在地，甲兵雄偉，內地的民衆，宜得一個戰勝品展覽的觀感，以資浮厲。至若香島，九洲南望水連天，絃管昇平，海外的僑胞，也宜得一個文物展覽的觀感，以資薰陶。長衫同志，武裝同志，分別動員，聯同一氣，乃武乃文，乃聖乃神，中華萬歲，薄海同欣。

(循環日報二月廿六日)

我粵縣鄉皆有志 東鄰特別關心記
派人四出事搜求 此舉知非懷善意

日人在淪陷區中，搜括我各種資源品物，正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最近廣州日軍，忽又向市上極力搜羅粵省各府志縣志鄉志，不惜賤使歹徒，出重資在內地購買，聞已有大部份，

轉運到東京去云。

近代新學家，對於國故舊籍，每視作廢物，絕不珍惜，尤其是所謂志書，政府當軸，在承平無事之時，也未嘗有注意度貯保存，或完整徵集。不謂這種久已受人唾棄的東西，竟一旦蒙東鄰垂青若此，其志書之幸歟，抑中國文化之不幸也。

語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詩尚且要論世，何況侵人之國，掠人之土地，而不知其風俗山川之美，人口道里之詳，其可得耶？日軍搜求志書，不遺餘力，其用心概可見矣。

廣東文物展覽，頃方開會於香江，揭發大義，爲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不謂在此提倡吾粵文物聲中，而吾粵各地志書，乃爲他人輩昇而去者，不知凡幾。吾既爲此懼，益以爲文物展之宜多所啓迪，使社會人士，知文獻之足徵，而國粹之宜共圖保存矣。

(循環日報三月一日)

文物展覽 一文

廣東文物展覽會開幕後，我在會場盤桓大半天，因爲值得觀賞的物品，實在太多了。如果要我寫一篇東西去細說他，我真不知從何說起。但我總覺得，如果這些東西還留在廣州的話，一定完了，不會復爲我們中國人所有了。這裡的東西至少有一部分是搶救得來的吧，幸得搶救而保留了的東西，你要多麼珍視。

會裏特別能夠吸引我注意的部份，却是那幾十塊端硯。說

我對於端硯有特別鑒賞的能力和愛好麼？不然，因為從廣州來的朋友曾對我說，日本人最喜歡端硯，現時留存在廣州的端硯，已經給他們搜羅淨盡了，甚至價錢也抬得高起來。由此可以見得，但凡我們稍稍有好處的東西，他們無不注意，無不想悉索以去，正是遷其重器，繫累其子弟。如果任他們盤據更久，我們將會成什麼樣的狀況呢，因為我知得廣州的端硯已經無所子留，到於這個會裏的端硯，我便不覺更增加其愛好了。

尋常的藝術品展覽會多是清幽的，你會在鑒賞之中得有一種閒趣，但是在這個展覽會裏，我反而得到熱的感受，此時此地，這個展覽會畢竟不是尋常的展覽會啊。

（華字日報二月廿四日「話齋」）

耳雷鼻火

霞菲

廣東文物展覽會，前後開會八天，可以說是香港開埠以來（否，不只香港，簡直是華南。）的一個空前偉大的盛會，無怪觀衆的肩背相藉，和一般輿論的頌揚。

獨是有些人去參觀，他們所見到的，不是大部分的廣東歷代文物，而是文物以外的事。那麼，他們所去參觀的，似乎是虛此一行了。

張三看到的，只是因陳列搬運時打破的石灣陶俑；李四所看到的是廿六日那天會場門口觀衆的擠擁情形；秦七所見到的是保護畫畫的玻璃紙。

雖然，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但是到一個展覽會去參觀，不注意他的主要陳列品，觀摩研究，却着眼在那

陳列品以外的事物，而還沾沾自喜，寫文批評，這些人，似是別有會心人不解了。

開得這個展覽會，是欣賞研究的性質，絕不是比賽和買賣的古玩商場，故到會的只可欣賞研究先民遺留下的文物，而惹起我們愛護國家民族的情緒，再而好好的整理保存，不要隨意的把文物漂蕩，或給牠人掠奪而去。這是主辦的動機與期望。若果說保護畫畫的玻璃紙不是廣東的文物，那就何不說「這個展覽會爲什麼不移到廣州去舉行」，說來更澈底，可是在目下的事實上是不可能。

（真光週刊第二期）

廣東文展閉幕感言

廣東文物展覽會，已於昨日閉幕；該會係中國文化協進會所發起，徵集出品二千餘事，公開展覽，連日參觀者恒逾萬人；睹先民之手澤，見民族之精神，必有油然而生其愛鄉愛國之念而不能自己者。吾人認爲此類組織，今後實有繼續舉行，推廣各省之必要，願乘此機會，一述廣東文物之地位，以及收藏展覽之作用。

中華民族之文化，自北而南，故長江後於黃河，嶺南後於長江。廣東地方之設治，始於秦漢，擴於六朝，廣東人士之通籍，肇於唐宋，盛於明清；此在時代上，似較中原爲晚；然而近百年來，中國之大政，民族之大經，例如鴉片戰役，太平軍事，戊戌變政，辛亥革命，其事大都發源於廣東，或以粵人爲主幹，迄於現代，廣東在各行省中遂列爲最主要部分之一。蓋

廣東之與南洋印度，六朝時已有商舶往來，所惜南洋文化較低，僅知接受中國文化以資傳播移植，而無以酬答補益於中國，廣東雖藉中外交通之樞紐，其所獲於番舶互市者，僅有珠玉玩好，啓官吏誅求之漸而已。十八世紀以後，歐洲因新教民治汽機三大改革，突飛躍進，廣東得風氣之先，思想不變，優於各省，由此胚胎革命，肇興民國，此固地勢使然，亦由於人才世事之互相湊合，所謂時也，勢也，亦人也。

我國地兼三帶，熱帶文物，應推廣東爲代表。廣東民俗，由於氣候風土之殊，環境觀感之異，語言、禮俗、飲食、衣服、宮室、舟車以及工藝生產、商販組織，與內地頗有差別。今後建國之道，一方須力求主義精神之統一，以臻同軌同文之盛，一方亦須因地制宜，各適所適以發揮各地地方之所長，故文物展覽以及民衆教育館之所採集，更宜注重於當地民俗，以察其特殊精神之所在。此次展覽事屬創舉，又當抗戰烽火之中，運轉維艱，徵集匪易，故應徵地點不免側重於省會，而出品類別又側重於書籍字畫，是足以覘道一風同之盛，未足窺殊方異俗之真。惟太平天國遺物，革命遺物，二者爲顯異彩，其次則推專家著述，猶有以見古人之心得耳。

我國不善保存古籍古物，此點大有愧於歐美。自咸陽一火而後，繼之以赤眉、黃巾、五胡、五代、元明兩季，以泊最近之抗戰，先民文物，屢遭大厄，以致數千年之典章文物，大半付諸殘缺淪亡，古人之學術思想，真相多已不可復睹，歷來妄人曲學，又欲以僞亂真，以致數典忘祖，雖懷尊先存古之念，而不知其何以尊？何以存？侵略者更從而殘夷之，可攘者則攘爲己有，不可攘者則付之一炬，雲岡龍門萬千佛像，久矣殘肢斷

脛，備受五刑；東方圖書館，南開大學，先後均遭毒手；淪陷區之官私收藏，被捆載以去者不知凡幾？彼蓋欲毀我古籍，遷我重器，以沮止我民族之復興，此其陰毒險惡，更有甚於炮火之摧殘矣。嗚呼！我民族既往徒具有民族實體，而缺乏民族意識；今者，民族意識，始見萌芽，遂致橫遭嫉妬，重被侵凌，於此更可見保存文物，與抗戰建國，大有關繫，固非玩物喪志所可同日語也。所幸保存古物，久矣列入法章，而現代保護，大有進步，此次被燬古物，爲量固屬甚巨，然其特出精品，早已移存安全地帶，猶得保護，而收藏家方輿未艾，遇有散佚，則收藏者亦即從之如市，抱殘守缺之功，未可沒也。

吾人於此，更有希望於收藏家者二事：其一，收藏古籍古物，所以供考古之研討，所關於民族文化者至爲重大，非僅以供私人玩賞而已。由知之而好之，由好之而樂之，乃收藏研討者所必經之階段，三事出於一貫，由淺而深，由表而裏，不可分割，亦不可超越。如其不知而好，則近於浮慕，不好而樂，則類於矯情，概非賢達者之所爲。即如此次展覽中，有順德李文田先生批校元史等書數十種，先生於政事文學之餘，專精朔方西域之歷史輿地，關於此類書籍，收藏最富，批校最精，用能成其專家絕詣，所以昌明史籍，啓迪後學者，不可限量；又如崔師貫君因藏有石水寬記拓片，而考及水寬之制作異同，以供後來之研讀；黃詠琴君因藏有廣州部曲將印，而考訂部曲將之出處掌故，以訂志乘之訛漏，是皆可爲收藏家之師法。李之獻身元史，視爲終生大業，此等精誠毅力，或非尋常所易仿效；若崔黃之偶有所獲，輒爲考其本末，以昭示於來茲，是即「子入太廟每事問」之用心，而爲收藏家所不可少者也，收

藏本重在研討也。此其一。

其二，收藏研討，宜於衆不宜於獨，蓋獨樂不如衆樂之爲真樂，獨思不如集思之爲廣益也。即如此次陳列出品二千餘件，旬日之間，觀衆且數萬人，假使終歲度歲一室，秘而不宣，安得如許同志，與之共欣賞耶？欣賞愈富，衡鑒愈真，不僅出品身價日高，即出品人亦與有榮焉。且私人收藏，本屬暫局，身且如寄，况屬身外之物？古物展轉易主，不知幾經滄桑？而於不知不識之中，損失毀壞，不知凡幾；雖以唐太宗之賢明蓋世，猶不免以蘭亭殉葬，徒損盛德，究有何益！海內藏書家，羣推范氏天一閣爲魯殿靈光，然亦久矣失其故觀；宗子之制既廢，宗廟重器並無專守，於此而期其奕世永保，誠戛戛乎其難矣；故達者嘗捐諸寺院而不遺之子孫也。以私情言之，既愛其物，則欲其寄託之得所；以公誼言之，古物乃先民精神之所寄託，本非一姓所可私有，惟有獻諸社會，共爲保存，庶爲長久之計也。且考古之事，並非吉光片羽一知半解所能貫徹，必須集其大成，辨其全貌，乃獲考其變遷次第，而爲之分別部居；與其私人各據一體，以爲家乘之光，毋寧聚爲全璧，歸諸公有，使得璧聯珠合，爲效愈宏，然此又非庶政休明，風俗醇厚不爲功。有公共之監守，有完善之保存，與收藏家之慷慨捐施，三者相需甚殷，而所以呵護古物裨益研討者，爲功蓋無量也，此其二。

中國文化協進會本以徵集展覽爲初步工作，而繼之以研究之計劃與行動，今初步已告成功，研討工作更爲艱鉅，願國人之有志有力者共與成之，是亦吾人應有之責也。

（大公報二月廿七日社評）

香港的史地學者

鳳子

昨天報載：陳公哲氏避難香江，在香港附近各島嶼，發見史前遺蹟。於是自置「一芥」小舟，往來其間，從事探求，並用科學的方法作有秩序之考古發掘。民廿七年，費時八月，共發掘史前遺跡十六處之多，收穫甚豐。計得：石環，石珥，陶釜，陶簍，陶碗，陶碟，陶鏃，銅矛，銅幣，玉圭，玉璋，玉環，玉珥，和瓷器，鐵器，銀器等。

自然，這是很夠令人注意的事。

香港九龍是粵南海隅之一環，這兒古跡不少，研究香港史地，是非常有趣的。

說起研究香港史地的學者，也有很多知名之士。

首先我們得提起宋學鵬氏，他曾做過視學官。他研究香港的史地，很有心得，現在，他隱居元壘，對於香港史地，著作頗多。（中略）

考古方面，香港大學的許地山氏，是著名的。幾年前的暑期裏，他和港大中文學院的幾個學生，在大嶼山（即爛頭島）一住多天，天天在一個海灣裏發掘古器。結果，也有頗多的收穫，那些珍品，都陳列在他的府上。

陳公哲氏這回掘得古物的地點，也是博寮洲（即林馬島）的榕樹灣，大灣，鹿洲，和大嶼山的東灣，沙崗背等處。可知大嶼山和博寮洲各灣之內，蘊藏古物很多。陳氏在陸上發現古物的地點，是九龍的打鼓嶺，和新界青山道上的掃管笏和屯

門。可見九龍新界各處，都仍有古物藏留着，等待人們去發掘的。

研究香港史地，有這些古物做根據，我想一定增加許多興趣。聽說陳氏已著有『香港考古發掘』一書，無疑，這是一個偉大的作品。

廣東文物展覽會今天開幕了，陳氏將把那些古物一部分送展出展覽，給衆觀賞。

如果能夠集合以上那幾位香港史地的專家，開一個研究會，那是最好不過的，而對於香港文化界，一定更有偉大貢獻了！

（華僑日報二月廿二日「特稿」）

觀廣東文物展覽會

布衣

廣東文獻在，一室盡琳瑯。人物推忠烈，家山念破亡。衣冠存上國，時代屬珠江。托地惟增感，歸來未肯忘。

廣東多忠烈之士，但觀茲會，卽有明證，丁文江所稱珠江時代之言，洵爲不謬。然化城未復，狐鼠尙爾縱橫，對於茲會，正有深感耳。

（春秋報二月廿四日）

閱報得讀吹萬題粵文物展

近作敬步原韻

何覺

淒迷風雨滿山樓，雖亂春光寂似秋。十載搜藏煙外散，萬方辛苦望中收。衣冠海嶠成嘉會，氣節文章挽倒流。行篋光芒

先澤在，瓣香展拜痛神州。

投荒千里衣冠異，飄泊無家豈獨余！何處煙波懷舊侶？從知烽火抱遺書。海天風雨鷓鴣聲遠，邊徼孤雲虎口餘。多難興邦明訓在，先生何事但歎歎。

（復興報五月八日）

與黃苗子論廣東文物展覽會出品書

顧齋

苗子兄鑒：吾粵文化，與中原溝通較遲，但接受海外文化以廣東爲最早，所以廣東文化，係一面接受中原文化，（由黃河流域而至長江流域，由長江流域而至珠江流域。）又一面接納海外文化，而成爲廣東文化。唐以前廣東與印度南洋已有海舶往來，至明便有大西洋之通商，廣東因爲雙方接受文化，就影響到人民思想之變遷。至近代而胚胎成爲革命的種子，突飛猛進，與世界思潮並驅爭先，故山川，人物，地理，歷史，是互相關係的。這個定義，任何人不能否認。廣東有此寶貴之地理歷史，又接受雙面文化，因而代產偉人，左右政局。今觀文物展覽會許多端人烈士名將通儒之手蹟，琳瑯滿目，此爲吾粵所特有，不容假借者也。

此次展覽會，有蘇仁山山水人物，精采絕倫，合唐六如陳老遠清湘八大而出之，遠非六朋輩所能比擬。人物在二樵之上，其用焦墨乾筆而栩栩欲活，並不覺其板滯，又不覺如黃纓瓢之率，且饒士氣。廣東有此畫家，而我輩不知寶貴，殊可耻也。

二樵作品最多，連日張掛，不下二十幅以下，但精品不到

五幀。鄙見以梁任公所藏墨筆山水爲最，（有葉遐菴跋亦以精品許之。）此幀全不落四王一筆，而取法北苑，元四家，而至六如，行筆逾韻，絕無北派悍霸習氣。次爲淺絳用色山水，則以敝齋所藏大鳥峯，似無出其右者，餘外八屏十二屏等，非失之軟媚，則覺板實。大抵爲賣畫時作品，（聞二樵山水潤格每十二屏一百兩以一月爲限）或爲門徒代筆。同是二樵，其作品之分，有如此者。總之廣東人性氣硬直，不屑隨人俯仰，卽書畫徵事，二樵蘭生以降，多不爲四王樊離所縛束。有如清初中葉，言理學家，大都誦讀程朱，默守高頭講章，朝野成爲風氣，下焉者亦爲爛調八股，以取功名。惟廣東人言理學則祖白沙陽明，言八股亦耻摹陳腔爛調，當時所謂文風，遠不及江南者，亦在此。若言夫詩，則二樵愈乎遠矣。實足掃袁趙等輩而空之。他如九江主六朝，蘭甫競魏晉，雖不足言創作，然其不隨俗轉，誠有可稱者。蔣蕪湖北派人物，頗見工夫，出品中亦有佳作，所見肥蕪先生跋題各家不少，惟無專集，聞有手寫詩文集，在某君處，希注意爲盼。顧齋白。

黃苗子復書

顧齋仁丈：奉示敬悉。嶺南先賢名世之作，親接甚詳，不敢妄加論列。獨於蘇仁山較習悉耳。憶昔年隨先君子在羊石，得瞻仁山徂徠人物圖，卽尊札所示以焦墨乾筆仿老蓮者，神彩妙絕，心印至今。在滬見大千居士藏中華人物圖象，則以濃淡墨作衣冠人物滿幅，如神驥行空，飄逸無比。大千附之淺子，謂漫畫之初祖也。前歲返粵，數得仁山所作人物，其中尤以冊頁四幀，以枯筆作行雲流水描，筆墨之妙，又異於前。此後所

見用筆用墨，乃如春雲蓬委，層出不窮。大抵長春畫天稟既高，工力尤到；加以諸子百家，典墳野乘，無所不窺，腹笥既豐，人格益大。一點一畫，矯然超凡。其所作獨以人物勝，殆非無意。抑上至盤古，下迄隆萬，引車賣漿，以至王侯。楮墨之間，無不包容，證之諸家所無有也。長春行事無所聞，野老相傳，知係邑諸生，博學名於鄉，有異品大志，嘗與人謀覆清政府，事發，父與邑令權禍作，誣其狂，置之獄。長春亦以伴狂終，書畫皆獄中作云云。然於史無聞，未敢據信也。昔八大山人亦以明室後人闔屋清社（按八大傳係洪門會創始人），志未逞，因伴狂隱南昌青雲圃中爲道士，誦八大人覺經，與所傳長春事何相類也。士生叔世，身歷國家民族之慘變，慨然以飢溺爲己任，一旦道窮，奔竄幽囚，悲抑之情，無以自聊，托之丹青，固非得已。八大題畫詩，有破碎河山顛倒樹，不成圖畫更傷心之語。然則其一點一畫，固以眼淚以心血出之，曠然生光，下照千古，豈尋常啜菽展素沾沾於大師畫伯之漆匠人可得而比擬哉！無情者不可以語藝事，惟大志勇斯有情。長春題畫語多不可解，吾知其有沉哀矣。聞事變前狄吏須磨任粵領事，以重金搜長春畫數百幀歸其土。五羊淪陷，諸君子以嶺南文物展出香港，用意至善，良見苦心。邀得官家猶北顧，未曾亡國是西湖。仁山之畫，與西湖有同幸焉。長春生卒未詳，但於其題跋中知爲嘉道間人，順德籍，別署之多，不亞於清湘八大，曰仁山，曰長春，曰棲篁，曰人山，時而姓李，未審其故也。先大夫手寫詩詞文畫及先君子遺墨，均堆存舍間，未及整理。前此抵家，曾檢點一過，日以周旋於是非牙角中，終未及此。捫心良夜，五內如煎，所謂數典亡祖者，不能不汗顏矣。街塵

促取，鼙鼓初完，署中多暇，幸恕絮瀆。苗子拜上。

（國民日報四月廿八日「文化界」）

評廣東文物展覽會

寶筏

這真是一件怪事！以門首揭着「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十二個大字，而且加以「所以徵求收集出品，皆以此爲標準。凡與此十二個字無干的，不論什麼貴重希罕的東西，我們一概不要；凡合乎這十二個字的標準的東西，一草一木，片紙隻字，會中都極其歡迎。直到現在，會中所有的東西，敢說全部合乎這標準的。」的強調聲明之廣東文物展覽會，開幕後所陳列的出品，其違背這個標準的，居然有五十六件之多！謂余不信，請看看下面的統計：

一 關於何吾驕的共八件

二 關於伍瑞隆的共一十五件

查何吾驕曾做過崇禎、隆武、紹武三朝的宰相，伍瑞隆曾做過崇禎朝的河南兵巡道，但是清兵攻陷廣州的時候，兩人都曾降清。他們降清的事實，見於明史及明末清初各種野史的，實在舉不勝舉，我現在姑就手頭所有的書，抄示三則如下：

何吾驕，字龍友，香山人。萬曆己未進士，由編修官

禮部侍郎。崇禎六年十月，陞尚書，與文震孟同入閣。明

年亦同去位。乙酉七月，隆武立於閩，以原官召。丙戌五月入直，位首輔，加少傅太子太保，賜銀章曰輔佐中興。

上將幸汀，吾驕有足疾，遣內臣臨視，賜以御餌藥金，及

八月圍破，吾驕倉皇逃歸。蘇觀生之立聿錫也，吾驕與其事。十二月，李成棟破廣州，觀生竄，吾驕降。明年，龍部尚書陳子壯起兵而敗，修養甲礮之，命吾驕率諸降臣觀焉。戊子，成棟內附，吾驕亦來歸。永曆三年春正月，大學士朱天麟罷，命吾驕與黃士俊同入輔政。吾驕三朝元老，不能以死報國，乍叛乍臣。廷臣咸鄙之。給事中金堡，丁時魁等，劾其老不知止，顏甲十重。吾驕意都御史袁彭年所使，亦使其黨參彭年，章日數十上。閣臣擬票稍有

左右，輒亦入白簡，閣中至數日無人。上使文界侯馬吉翔解之，不聽。太后乃垂簾召吾驕及堡諭曰：「邊事方殷，先生不失公協和，乃同鞭水火耶！」吾驕前引罪，歸而杜門，至十月竟去。（南疆逸史卷三何吾驕傳）

酒，子壯談笑引滿如平時。至廣州，養甲謂曰：「我與公，年家也，何苦而叛？」子壯曰：「若知年家所由來乎？若叛本朝，乃名我反？我國之大臣，豈爲汝屈？」養甲怒，置子壯高座，設祭三壇，集諸降臣何吾驕，黃士俊，李覺斯，葉廷祚，王應華，伍瑞隆，關捷光，陳世傑等令拜之。祭畢，嗣子壯。子壯垂盡，罵不絕口。養甲舉酒屬吾驕等曰：「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嘆者曰：「真忠臣！真忠臣！」軍中皆指目罵之……（同上卷四陳子壯傳）

十五日，（作者注紹武元年十二月）清陷廣州。清將修養甲，李成棟遣遊擊龐起龍僞爲援兵，求入城，城內信之，遂蜂擁而入。內兵登城，戰一晝夜，擒斬清遊擊王士

選，清兵欲退，會有內應，遂陷。唐王被獲自盡。周益諸王俱遇害。蘇觀生自縊死。許德生降於北。紹武守臣惠忠伯王之臣，大學士何吾驕及顧元鏡，洪天擢，潘曾璋，李綺，曹燁，耿獻忠，毛毓祥等俱降。其在藉剃髮降者，為李覺斯，王應華，梁應材，伍瑞隆等。又葉廷祚曾道唯陳世傑關捷光等俱降。（行在陽秋卷上）

照上面的幾則記載看來，何伍兩個，實可謂民族的罪人，也就是當時的大漢奸！該會主持人及審查諸公對於類似上面的記載或傳說，斷不能諉為未知未見；但是該會出品目錄所附載的廣東名人小史，竟將他們兩人的降清事實，略去不提，這實在是故意為他們隱諱。查會內關於他們兩人的出品，不過是些詩文集、書、畫像、遺物之類，並不是「什麼貴重希罕的東西」而且內中還有一部分是贗品，我真不解該會的主持人及審查諸公，為着這些東西，竟這樣委曲的以求合乎他們所聲明的標準。

三 關於梁佩蘭的共一十五件

據該會出品目錄所附載的廣東名人小史，梁佩蘭的小傳如下：

梁佩蘭（清）字芝五，號藥亭。孝友博學。順治解元，康熙翰林。官知臬，乞假隱於仙湖。與屈陳為三大家，海內推重，能畫。有六堂室詩文集。

讀者從這小傳裏面的「順治解元」四字，就可知道梁佩蘭也是一個民族罪人。因為是明末的士夫階級，查明讀書人最重氣節，當滿清入據中國的時候，他們有志氣的，大都積極抵抗，圖謀恢復，事敗則以身殉；其他消極抵抗的，也大都不肯

與滿清合作。因此「不應仕，不出仕」的兩句說話，差不多是當時讀書人的道德信條。倘違背這個信條，便為社會所不齒。而且當時與梁佩蘭齊名的屈大均陳恭尹二人，都隱居不仕，但是他則熱中利祿，却出去應考和做官，這當然要罪加一等，作者於去年冬間，曾着手編一部「歷朝漢奸傳」，該書裏面所定明末漢奸的標準，曾有「凡明亡年在十五歲以上，後來出而應試或做官者。一的一條，因此，梁佩蘭也佔了這部書的一頁。標明「發揚民族精神」的廣東文物展覽會，把這等漢奸的作品畫像等陳列出來，恐怕不足以資觀感吧？

四 關於張國樑的一件

查張國樑原名家祥，起初在廣西做强盜，後來投入太平軍裏面，最後因為和洪仁發不睦，又叛降滿清，盡力攻打太平軍，卒在丹陽戰死。他的事蹟，和李昭壽很相似。兩人都是太平軍的驍將，兩人又都叛降清朝。張則受向榮招撫，李則向勝保投誠。向榮替張改名國樑，清廷替李改名世忠，當時太平軍之所以不能向北進展，大半因為受了他們兩人的阻遏。故論者說他們兩人的叛降清朝，其影響於太平軍之成敗者最為巨大。因此，太平軍裏面的人，都切恨他們兩人，都欲得他們兩人而甘心。那末，張國樑也是一個民族的罪人。但是那個時代，民族主義，尚未昌明；而且他是一個未曾學問的盜魁，我們也不必去苛責他，但是關於他的東西，就斷不能在該會陳列。

五 關於康有為的共十七件

康有為在滿清末造，提倡過保皇，入民國後，又曾抱過薄儀復辟，他便是一個民族的罪人！關於他的東西，那就更不能在該會陳列。但讀者談到這裏一定要起一個疑問：以為康有為的

東西不能陳列，那末清代順康兩朝以後的凡應過試做過官的廣東名人的一切作品，都要屏出會場之外了。我對於這個疑問，却有下面的一個答辯。我以為自滿清入據中國，經過了雍乾兩朝殘酷的文字獄之後，一切所謂悖逆的書籍，大都焚燬淨盡，民族意識，日漸消滅，那時候的人民，馴伏於異族統治之下，久已習非成是，因此，當時應過試做過官的名人，我們都可以寬恕他們。就是與康有為同時的梁鼎芬、陳伯陶等，他們生在民族主義昌明的時候，却死心塌地的去做滿清的遺老，這因為他們腦筋頑固，眼光短小之故，我們也不去苛責他們。甚至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曾倡過保皇，曾做過「光緒聖德記」，也會反對過革命，但我們也可以恕過他，因為他後來已漸漸覺悟，與其師貌合神離，無形中已向革命陣營投誠了。但是康有為就不同了，他對於民族主義，早已深切了解，又曾派過他的弟子陳千秋、林奎等和革命黨商量合作，又曾倡設過保國會，聲明「保中國不保大清」，實在是一個有志革命的人物。後來因憧憬於富貴利祿，才有變法之議。及至戊戌政變後，逃亡海外，又倡設保皇會鼓吹立憲。那時候，他曾發表過一篇「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說中國可立憲，不能革命，又極為滿族辯護，援引匈奴列傳，以為上系淳維，出自禹後。又有「西光鮮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略、越、閩、廣，今皆與中夏相雜，恐無從檢閱姓譜而攘除之。」衣服辮髮，漢人已化而同之，雖復改為宋明之服，反覺不安。」揚州十日之事，與白起坑趙，項羽坑秦無異。」「國朝之制，滿漢平等，漢人有才者，匹夫可以為宰相。自同治年來，沈、李、翁、孫，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為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持成。卽

今除榮祿慶邸外，何一非漢人為政，若夫政治不善，則由全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制也。然且舉明世廷杖、鎮盜，大戶加稅，開礦之酷政而盡除之，聖祖立一條鞭法，納丁於地，永復差，此實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萬國所未有。他日移變，吾四萬萬人必有政權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的種種謬說，藉以搖惑人心，阻撓革命，及入民國後，頑抗如故，還串演了一幕復辟怪劇，這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十足大漢奸！但現在他的作品，居然琳琅滿目的佔了該會會場最顯著的一個地位，這真是一件怪事！

以上關於何、伍、梁、張、康，五個人的出品共五十六件，我以為都不應該在該會陳列。我到此，還得附帶聲明幾句：我因為愛護該會，故不願意該會陳列着他們的東西。至關於他們的東西，除了一小部分贖品之外，我却認為都有保存的價值。卽如「張忠武公事錄」可以考見太平軍的史蹟；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偽經考等，也都是不朽的著作；甚至他們的書，畫，遺物等，也可以供愛好藝術者的欣賞，和有志考古者的摩挲，因此，這些東西，倘皮藏或陳列於圖書館和博物院裏，我並不反對；但是聲明以「發揚民族精神為標準」的該會，而且開會期間，又適值全國正在和異族拚命及漢奸大肆活動的時候，竟把這些東西陳列出來，我們就「一期期以為不可」！因此，我很盼望該會於將來編印專刊的時候，能把這些東西剔了出來。至於該會這次給予我們研究鄉邦文獻的資料，實在不少；又該會諸公的關心文化，和他們對於該會所費的時間和精神，都令我們非常感佩！謹以十二分的誠意，附此致謝。

廣東文物 上冊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卷五 學生徵文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 | | | |
|-----|-----|----------|
| 第一名 | 張聘渭 | 西南中學校 |
| 第二名 | 蘇肇鑿 | 私立嶺南大學 |
| 第三名 | 陳斯馨 | 聖保祿女子中學校 |
| 第四名 | 黃福海 | 知用中學校 |
| 第五名 | 王偉明 | 華南中學校 |
| 第六名 | 梁耀揚 | 漢文中學校 |
| 第七名 | 伍仕強 | 漢文男師範學校 |
| 第八名 | 辛桂成 | 私立南華大學 |
| 第九名 | 陳家祐 | 漢文男師範學校 |
| 第十名 | 胡漢輝 | 中國新聞學院 |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一名 西南中學 張聘渭

民國廿九年二月廿二日，中國文化協進會主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開會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這個展覽會的宗旨是：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使我們在觀摩先人遺物的時候，引起了我們愛惜先人手澤的情緒，激動了愛鄉愛國的精神。從各方面看來這是多麼有意義的舉動啊！

這個展覽會引起了我無窮的興趣，因此我一有餘暇便跑到馮平山圖書館，總計由廿二日起至重展閉幕日止，共參觀過十四次，仍恨時間太短促，不能把各種展覽的東西一件一件的細心觀察。這確是一件憾事！有人曾作過這樣的幻想說：假如把他關在那裏壹月兩月，他也不願意走出來，在我說來，若果能給我在那裏慢慢的研究一年二年，而我的興趣還是一天一天的增加着呢！

當我踏上圖書館的石級時，第一個印象是兩塊紅地金字的『高脚牌』，分寫着：『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兩句，煌煌揭發展覽的宗旨。正門上面懸着兩個大燈籠，門的兩旁有一對紅箋楹聯，聯文是：『高樓風雨，南海衣冠』，這是葉恭綽先生的手筆。單是這八個字，就包含着無窮的深意了，一入門便是簽名處，簽完名，買了出品目錄之後，循着樓梯，上到那陳列着光明燦爛的廣東文物的所在，最先觸目的是香港出土的古物，卡片上寫着的年代是五千五百年前。不過：這是否史前之物，必須經一番詳細的考據，纔能確定。其次是廣東先賢的遺像。當我看見歷代先賢的遺像時，不禁肅然起敬，嶺南文物

之所以能抗衡中原，都是先賢先哲盡畢生之精神力量，然後有此種成就。

陳列室有箭頭指示參觀方向。五個房間，陳列着書，畫，文具，典籍，志乘，手蹟，金石，名人遺物，琳瑯滿目的，都是南海明珠，而且因為地方不敷陳設，還有不少等待更換陳列的東西，雖然出品之中有精粗之分，真贋之別。然而古物真贋的考證，并非隨意瀏覽所能澈底辨別。但因這個展覽會的宗旨，并不是比賽書畫的性質，而在於徵集全省某時，某地，某人的遺物，以表示文物的全貌和特色，兩者之間，相去甚遠，所以對於這一點也就不必多說了。

連日參觀之後，自嘆眼福不淺，有如蔡元培先生所云：『眼界從今頓不貧』。茲將管窺耳食所得，紀錄之而成此文。

甲、金石

會中陳列的金石：最古的有商朝的詠尊和漢代，三國，元朝，宋，元的銅器和碑碣的拓本。又有晉代的碑，碑上刻有字寫着：『永嘉世，九州荒，如廣州，平且康』和，『永嘉世，九州凶，如廣州，平且豐』。由此證明永嘉時代，九州凶荒，獨廣州豐而且康，這可見得廣東文化的進程，實在有很深長的歷史了。又如六祖的銅像和十餘個印章。雖然數目寥寥可數，却能夠見得廣東的金石在近代纔興起的大概。金石之類，祇佔陳列品百分之五。覃溪所謂：『金石而南天寶』一語，並不說得過分。原來我們的祖先，當離亂的時候，僥倖能夠休養生

息，於此便努力於學術的研究，企圖獲得更大的發展，因此對於比較次要的金石製作便忽略了。所謂衣食足而後禮義興，等到各方面都奠定相當的基礎的時候，便漸漸的有人注意到金石的研究。金石之製作，晚年纔興起，自有其中的原因。

乙、著名產品

廣東最著名的天然產品，是端溪的硯石。這是書畫家最珍貴的東西，所以會中所陳列的端硯有三十餘件。聞說當廣州淪陷時，日人之搜索端溪硯石的很多，這是我們文物的一種損失。

廣窯，陽江窯，和石灣窯的陶瓷製作，也是全國有名的，火力均勻，色彩鮮艷，是他的特色。而象牙雕刻之藝術，是廣州特有的製作，不特全國知名，即外國人見了也驚嘆不止。會中陳列象牙球及象牙宮室，可稱匠心獨造，精緻異常。

丙、典籍

前兩段所述的不過是物質方面的。這當然不能不承認那是廣東文物的特色，然而真正的精神的表現，性靈的寄托，與及樹立廣東文化特立精神的基礎。完全在那光芒萬丈的典籍。典籍的陳列佔全數百分之三十。例如：張九齡的『曲江集』，張曲江爲唐朝一代詩宗，聲華藉藉，實爲廣東文學的先導。這裏有些佛學典籍陳列着，如六祖壇經，按六祖惠能得五祖傳衣鉢，爲佛法禪宗的第六世祖。他悟性極深，是廣東學術界中之一個最偉大的人物。又如宋版的『白玉蟾集』的紙質，雕刻，楷法，三者皆妙，可稱爲精美而有價值的刻本。又如陳白沙的經學，於紛亂之世，人心浮動之時，力主爲學『必由靜中養出端倪』，結果，漸漸成爲嶺南學術界的大流，以文章風節，彪炳

於明朝，粵東人士聞風而從游的極多。同時代的洪若水著的『經學格物通』，內容對於科學的研究已有相當的認識。丘濬歷史學，據經立體，揭發治亂興衰的道理，能以一個人的學說而激動全省的人心，開廣東史學的先河。和他同時的海瑞，清廉剛直，而他的研究學問態度也以剛爲主。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三人皆以詩著名，號稱嶺南三大家，爲海內人士所推崇。記得桂坊有一首詩題陳恭尹詩卷的：『早歲披吟獨漉堂，而今重見墨痕香；承流十子君無愧，難得詩名並屈梁』。他如鄭露，陳子壯，陳子升，陳邦彥諸公皆學識淵博，崇尚氣節，當明末的時候以身殉節，他們的心情，盡寄托在著述裏，這不屈不撓羞事異族的精神，實可以爲民族性的代表，這令我們多麼的欽仰啊！

當滿清入踞中原的時候，因爲看見漢族人的學問和氣節，不禁駭然！爲堅固他的統治，便大興文字之獄。中原的人遭其殺戮的甚多，既迫於淫威，因此黃河長江流域一帶，風氣爲之一變，而且因爲科舉的制度便埋頭於館閣卷摺詞章帖括裏面，應付那奴化的考試，文化便逐漸降落，僥倖廣東遠處海隅，殃及甚少，因此明末遺民的憤懣文字，不致湮沒。雖然在清代也經科舉的薰染，而廣東的學者，始終保持着特行獨立的精神，即使有些人高擢巍科，但是仍然研究實學，鑽紹先賢先哲的遺志，不專事模倣，與世俗共浮沉。例如：馮敏昌，他的詩極爲著名，有人稱他的詩說：『由昌黎山谷直追李杜，旁貫諸家』。他曾任端溪和粵秀書院的主講，是廣東提倡古學的第一個。看見他當時講易經的榜示，可以像想他當時教學的方法多麼的認真！示上寫着：『掌院示，本日辰升堂講易經卦內六二

一爻，諸生各衣冠執經，齊集聽講可也，五月初一日早示」。聽講的時候，要衣冠執經，那是多麼的嚴肅，多麼莊重的講授！還有他的手卷有一張大約也是榜示之類，內容是詳論讀書的方法，這對於我們的求學的態度有很確切的指示，原文是：「夫讀書之道，先要虛心，心不虛，則終身無明白之日矣。故古人云：『讀書先且虛心』。心果虛，然後繼之以勤，既虛且勤，而又得讀書之路，口（此字缺去，想是「無」字）或作或輟之弊，則博通經史，貫串百家，以造於賈，董，匡，劉，韓，柳，歐，蘇名顯當時，文法後世之地不難矣，而况高厚厚祿之下焉者乎？况於世俗毫末之名乎？故欲求明白者，先自虛心始，曾子嘗稱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夫以顏子之聰明容智，與聖人相去只在一間，猶且已下人如是，矧吾輩之耳目心思，遠夫聞一知十者萬萬，可作此無而為有，虛而為盈之醜態哉？茲愚與吾兄，吾弟，吾叔，吾姪輩約，自今以後，無論與吾黨中人，不宜作此醜態，即為樵夫牧豎，亦當虛以受人。詩不云乎：『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又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一字，在六爻之中固無虛不吉，而歷觀古之聖賢亦莫不皆然，然愚未暇悉數也。愚所以區區於此者，誠以汝父，汝兄，欲汝讀書明理，學問長進，不肯使汝輩從無益之師，以誤盛年之聰明材力，特延愚為汝輩池（他字筆誤）山之助，愚雖素無見聞，無益於人，亦不敢不稍盡區區之心，冀其相與有成，無負汝父兄之厚望，故特以此勸。抑愚於此道，素欲從事而未能，因是筆之於書，且揭於壁，不惟汝輩之為，亦將聊以自警焉」。這樣的一個和藹而謙虛的導師，諄諄不倦的訓誨，的確是教育界

的典型，一代的師表。又如陳澧的『東塾叢書』，『東塾各種著述凡數十種，可知陳澧是專門研究漢宋之學的。還有朱九江的學說，也是融和漢宋，這都是近世的有名學者。後來他的子弟簡朝亮，秉承師訓，鄉舉以後，無心仕進，以講學著述為志，道德文章，可以說是南國的冠冕。還有陳伯陶雖然身膺科第，後來他的著述中却有『明遺民錄』等，可見他仍念念不忘於明朝先賢的。會中又有陳列李文田手批的史地書籍四十餘種，大使我歎服古人讀書的用心，與及讀書方法的周密。他對於濂，金，元，的歷史，和西北地理研究得深遠，的確是用了很大的功夫。此外如康有為的文章，也是極一時之盛的，又如葉英華，葉衍蘭父子對於詞和詩很有研究，他們的著述有『花影吹笳詞』，『秋夢齋詞』，『海雲閣集』等詩。

以上所舉不過是由記憶及筆記裏大略敘述一下，還有很多粵東名士的著作，都是窮他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學問，創造獨特的風格，保持着先賢的遺志，不受滿清奴化考試制度拘束。綜計所著有理學，金石學，經學，詩文，史學，地理，而沒有講詞章帖括的，這可以說見廣東民族的精神了。因為當時雖然在滿清勢力之下，可是我們究竟是黃帝的子孫，錦繡的山河，和喬皇的文化，要永遠的保守着，和努力把他發展。一旦滿清乘機侵入，我們的祖先殉節的很多，然而力圖恢復明室的亦不少，因為有文字獄的關係，中部各省屈於威力，同時也因為奴化的考試制度的桎梏，風氣大變，民族的性靈便漸漸的泯滅，然而廣東學者，因山川靈氣所鍾，崇尚氣節，始終不失原有的精神，沒有被染着奴隸化的風氣，這種精神是別省所少有的。所以能夠掀起革命的思潮，產生復興民族的義士，為全國人所景

仰的，就是這個原故。近代的文學家如蘇曼殊，梁啟超，可以說是一代的大作者，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

丁 書畫

書畫方面佔全數百分之四十五，但其中書法的陳列品以行草佔多數。因為我的見聞簡陋，不能看出原字的頗多，如陳白沙的草書，力量縱橫，有如天馬行空。海瑞的草書，非常雄勁。他寫的一幅立軸，其中的文字是：『書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菜樵人識，前朝楚水流。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春草茫茫綠，王孫舊此遊』。陳恭尹的隸書，筆法從夏承碑出。有一幅立軸寫的是一首七律：『傲骨雄心豈易消，爲花不逐歲時凋，入林高士能同醉，前度劉郎尚可招。色映朱蘭添個個，聲兼紅雨共蕭蕭，他年更有天台約，短杖相尋過石橋』。

鄭露的遺墨，有草有楷，聞說他的書法師承顏平原。他有一幅楷書，據說是晚年寫的，筆法秀勁，有魏晉人風格，很是可愛，宋湘的行草書，用筆豪邁非常，有一對聯寫着：『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朱九江有一對長聯，懸在大堂，寫着：『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頌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善，尚論古人』。筆致虛和，與鍾元常相近。李文田的書法，出入於率更北魏間，有一對聯寫着：『因逢淑景開佳宴，孤負香衾事早朝』。沒有署名，旁邊有葉恭綽先生的小跋寫出此聯是與甲午戰役有關的，更是掌故的好資料。

陳澧與鄧承脩的書法，致力於秦漢籀篆，鄧承脩用篆法以爲楷行，清勁非常，別標新格。陳澧有一聯寫着：『長哦綠竹詩三疊，小酌黃花酒一椒』。吳榮光有一聯寫着：『月皎夜携三

雅爵，花深春采五經鋤』。他的行楷極妙，氣韻俊爽，有爛蕪之稱。康有爲寫的宋鮑照飛白書勢銘，筆氣浩瀚，有人說他的書法是學張廉卿。這幾大幅可以證明此話是很有見地的。繪畫方面有張穆的馬，吳青的魚，名妓張麗人的蘭等。但在嶺南畫界稱雄的有謝蘭生，黎二樵。黎謝二人畫法，名聞南北，作品之中，有蒼勁淋漓的，有淡妍清逸的，各具神工。而二樵的詩書畫，都很有名，在蔡元培的詩裏，有『世稱三絕黎簡民』之句，當時的名氣，可想而知。

在書畫方面說來，廣東各家有學魏學晉的書法，也有效法唐宋的，而沒有效法董其昌的一派，或者乾隆的御筆，大約乾隆的御筆，大都是他的臣子張照一輩人物寫的。當時長江流域一帶的學者，都摹做着這種軟媚書法，可是嶺南的名士。匡岸自高，不願做奴隸性的摹倣，而從事碑帖學的臨摹，自成壁壘。這種氣節，當然值得我們景仰與效法，至於二樵的繪畫，可以說是廣東畫的代表。他的作品完全以篆隸草書的筆法，寫山水與寫人物，並沒有一點當時供奉院如意館的畫師的畫法，先賢的精神，始終的保留着，所以後來能有革命的思潮，都是這種精神孕育起來的。至於近代畫家高奇峯，高劍父。把國畫和洋畫的藝術，綜合起來，兼得傳神逼真的特點。他們可以說是把國畫藝術發揚光大的導師了。

戊 太平天國遺物和革命遺物

太平天國的遺物，除了中華書局出版的『太平天國史』和劉體志的太平天國遺跡照片外，其他全部的陳列品，都是簡又文先生所收藏的。簡先生研究太平天國史，下了很多年的功夫，令人佩服。關於太平天國的史實，何以值得我們的注意的呢？

這裏我只得略略的說一下。

太平天國是清朝的一個革命運動。因為全國人受了曾左李彭等諸人的宣傳和蒙蔽，留下一個『髮逆』或者『粵匪』或『長毛賊』的印象。自從清室傾覆之後，很多學者認為這個運動，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大的意義，尤其是在研究民族主義的立場，關於這個運動的真相與本質的研究，便感覺非常必要了。

太平天國的起因，是自乾隆時代，至嘉慶道光時代，清廷方面，因連年用兵，和乾隆帝的南下，騷擾百姓，又有鴉片戰爭，戰敗的賠款，所需浩大的費用，完全在人民身上壓榨出來；苛斂誅求，達於極點。同時官吏貪污，又向人民剝削，還有少數的資產階級，集中土地大規模的剝削農民，人民在這重壓迫之下，生活窘迫，各地引起暴動，而鎮壓暴動的官兵，搶掠殺戮，魚肉良民，於是人民憤恨萬分，加以鴉片的輸入我國，我國的資財源源流出。銀價昂貴，和頻年的水旱災荒，在我這不堪想像的窮困環境，在這生死的關頭，當然起來拼命，打出一條生路，於是太平天國的革命便在這光三十年間爆發，由洪秀全在金田村起義。關於他的經過，自有歷史上的專門著述去記載。他的組織甚為複雜，其領袖有落第的貧士（如洪秀全，馮雲山，）有農工，（蕭朝貴，楊秀清，）富紳（韋昌輝，）地主（石達開，）雖然是階級不同，而對付共同的目標，（即反對貪污政治和反對異族的統治，）却在統一陣線之下。雖是利害衝突時時爆發，終於在一個大目標之下：時時克服容忍，而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佔領南京）。這是當前民族解放戰爭的第一個大教訓。不過可惜自此以後，內部起了階級的分裂，因此失敗。而且曾國藩輩當時誓死效忠滿清，清廷又抱『甯

送友邦，不給家奴』的辣毒心腸，和外國人的勾結，利用常勝軍的堅甲利兵，來殺戮我們漢族的同胞，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樣我們永遠不能受異族人統治的！否則我們祇有受苦而已。

這次革命的影響在政治方面有兩種：①從滿清人統治的政權移到漢人之手，②從中央集權漸轉到地方分權，軍制方面：由國家軍隊轉為私人軍隊的制度。經濟方面的變革有：①厘金制度的興起②外人管理海關制度的成立，③貨幣制度的變動，④長江流域的減賦，⑤開借外債的嚆矢。而最重要的影響算是太平天國的幾種改革對於後來的文化運動和革命運動，有很重大的影響。例如提倡女權，禁娼，放足，有女官，女軍之設，使女子有參政權，這是對婦女方面的解放。又如禁吸鴉片，禁飲酒，賭博，施行太平新曆，剷除宜忌吉凶的迷信，頒布天朝田畝制度，易服飾，是社會革命之偉業。至于提倡通俗文字，主張刪去浮文而用實言，這是文學革命的一個先聲。由這幾點看來，太平天國的革命已經開民主制度的先河，對於後來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有深重的影響。雖然這件事已經過了七十年，但是遺下根亥（草頭），却永遠磨滅不了的。這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自然是值得我們萬分的注意。這裏陳列的太平天國的遺物は供給我們研究這史實的重要材料，可是我們不祇是研究罷了，必須保持和發揮這種民族精神才不辜負前輩先生的苦心。

至於創造中華民國的革命史實，這是誰都應該知道的，這自然不須作甚麼的敘述。不過當我看到史堅如烈士供狀的照片時，聯想到我們的先烈，毅然的犧牲一切，為民族求解放，憑

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奠定了中華民國的基礎。我們身為國民一份子，當怎樣的警惕？怎樣的負起我們的責任？此後應怎樣的努力？纔對得起我們的國父，和無數的烈士呢！

當我參觀完這展覽會之後，覺得有幾點意見，在這裏提出來，算是參觀後的評語。

①因為有這個展覽會，使我們有機會見到這樣豐富的廣東文物。雖然這一次未能盡行包括廣東歷代的文獻，可是因為時地的關係，而有這樣的質和量，是很難得的。所以幾日之間，參觀人數有數萬之多。有人說：這個展覽會太擠擁了，對於細心研究的人有很多的不便，不過這是一個空前的盛會，當然會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我相信每一個參觀過的人，一定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同時很多的同學，他們獲得不少的知識。最低限度，他也知道廣東文化的大概，而引起他研究的興趣。那認真細心研究的同學們，所獲得知識更多，無形中這次展覽，對於學生們有很大的裨益。

②自從七七事變到現在，我們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經過了兩年零七個多月，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全國上下早洞悉日人狼毒的野心和堅定的信念。我們爲着保存國家的生命，保存民族的精神。不論如何艱難困苦，我們都應該努力奮鬥，慷慨的犧牲！爭取國家的自由解放，發揚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在這個時期日人在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的攻勢，我們的政府，都有嚴密的對策，使日閥無所施其技。然而日人的心腸狠毒，因此牠的侵略手段便層出不窮。牠對於我們文化的摧殘和掠奪，也有很多顯明的事實表現。例如向我們的圖書館，學校，文化機關，教育機關，施行轟炸，同時在淪陷

區搜索我們古代的文物寶藏。捆載以去，實行「遷其重器」的陰謀。因為我們古代的文物，是有歷史性的，而且是我們祖宗的心血精神的表現，文化藝術的結晶，和民族精神所寄托的實際寶物，如果一旦失去了，便是埋沒了歷史，埋沒了我們祖宗的心血，埋沒了文獻，埋沒了我們民族精神。而亡國滅種的危機，就近在眉睫了。這真是令人不寒而慄。凡是中華民國國民，尤其是知識份子，應該愛護中國的文物，和保護領土主權同一重要。在近幾百年來，因為時勢，地域和人材的影響，廣東的文化，日趨蓬勃，在中國的文化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是誰人也不能否認的。自從廣州淪陷之後，先民手澤或成灰燼，或被掠奪，文物上的損失，當然不能以數字計算。中國文化協進會同人，念及嶺南文物，不可不發揮而光大之，於是發起徵集，把劫後餘珍，檢點一下，整理一下，廣東文物幸得保存一部份，雖不能盡窺粵東文化的奧蘊，但亦可予民衆以認識。這樣便是研究的開始，希望將來對鄉邦的文化有更深切的研究，和把牠充分的發揚起來，這是每一個知識份子，對於抗建工作關係極重大的文化事業，應盡的責任。

③聞說這次展覽會出品二千餘件，到結束之後，沒有一件遺失，這是辦事的委員可引爲自慰的；這點的影響非常重要，因爲以前的藏家恐怕出品遺失，所以不大願意把收藏的古物拿出來展覽，這次中國文化協進會舉辦的第一次展覽會，對於陳列品保護周密，從今以後，藏有珍貴文物的人家，會很放心的拿了出來。在再舉行展覽的時候，徵集的工作，一定很容易的進行。這點對於文化事業的影響多麼的重大！

④這次展覽的陳列品，關於宗教的方面，頗感缺乏。例如基

督教的聖經室家，佛教經典極少；道教回教的典籍文物沒有見到，這當然是一個缺陷。但是我們沒有什麼理由，歸咎於主辦者，因為主辦者祇是負徵集之責任，沒有人把物品拿來陳列，我們自然看不到。還有陳列品中，不能夠加以簡單的說明，使研究的人們很感不便；同時，外國人瞻仰廣東文物的，使委員先生費很大的唇舌；或許外賓少到的理由，是因為未有外國文字的說明罷。但在出品目錄的序文裏，我們知道這次展覽，因籌備時間匆

促，以上所說的缺點，大概都出于不得已的。我們為着研究鄉邦文化祇有希望於將來——希望將來有一個更完備的廣東文獻展覽，有寬大的地方，有次序的陳列，有系統的編排，每件東西都有中外文字的說明，這樣不特使外國人有機會瞻仰我們的文化，同時研究的人也感覺到非常便利，自然研究的效果也隨之而增進。那麼研究鄉邦文化的工作一定很順利的進行，而發揚民族精神的事業也蒸蒸日上，結果當然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二名 廣東
大學 蘇肇濤

廣東文物展覽會，經四月之籌備，於二月二十二日假馮平山圖書館開幕，出品凡二千餘件，分十二類而編次之；舉凡有關嶺南之史蹟，文獻之典籍，種類極盛。雖以國事嫻嫻，烽烟遍野，未能綜合吾粵過去之菁英，詳陳祖德。然於「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則誠多矣。抑我廣東文化，稽之史籍，雖比中原略後，然繫於地理歷史者，向極鉅大，矧為革命之策源地，則對於國家之演變盛衰，更與有密切關係焉。誠如是，則研求因果，追跡往跡，以重振遺烈之德，而發揚國光。

能專心留意，誠為憾事。况以地隘人繁，品物迫近，名貴者每易疏忽，或任其異而勿考，當無不可，而心輒覺歉然！轉念執事者之功高勞苦，意志深遠，則誠可感耳。

或沿前而奮發，或改舊以達成，際茲抗戰軍興，國家之倚重嶺南子弟者，實非淺鮮，則斯會之意義，更為重大矣。要之，紀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斯會之鼓勵青年，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按是次陳列，蓋有關於歷史及文物之本身，而不計較通俗之價值與精粗；抑金石書畫器用諸類，倘非體通性達，鑽研有悟，則評述之道難。且研究者，類專一學，故嗜藏書畫者，未必遂研金石。愛好不同，品述自異。若妄加揣度，豈非大誤？况先賢手澤，非盡臻妙境，或崇其道德，或欽其忠烈，精神所寄之遺留，有足為吾輩模範者，則固不論其珍貴微妙，雖片言隻字，亦覺其輝明卓犖也。茲從簡就，而略述其綱維，非敢斷斷言其體要，然屬雜之中，豈無歧異？倘好學深思之士，剖晰證誤，則子稍得參會之機也。豈不然乎？

此次陳列展品，其編列之次序，從分類分人及分年而編號。此固便於閱者之按號觀賞，然基於地方之狹隘，故品物之先後編列，未能歸類，所以書畫之中，間陳器用，而流覽者未

簡又文兩先生蘊藏獨富。考據亦較富。茲謹列數軸，以言其甚豐，而此次畫展，黎二樵之作品不少。全部繪畫，以孫仲瑛

詳，未敢云考也。二樵之筆機變化，皆深藏美妙，如「天池瀟翠」，「鼎湖龍湫」之圖，同稱名貴，而予意則以為「教子圖」反觀而上。至夢詩廬所藏之青綠山水十二幅，閱者嘆為工緻，然細加剖晰，僉謂失之贗品，蓋證以往二樵之作，則橋樑之俯曲，略嫌太整。昔黎二樵曾講學於南海之夏教鄉，（按：夏教鄉不同紫洞鄰近之夏瀝。）故里人藏其書畫特富，而熟讀者莫不謂然。至謝里甫之山水軸，淋漓蒼古，又不失二樵之作風。何深原善寫竹。而此次之展品，僅見孫仲瑛氏所藏之江亭秋思軸，筆法老到，直追黎簡筆意，並為佳品。石濤南遊之羅浮圖，着色稱妍。昔鄭板橋曾謂其畫法，千變萬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秀妥貼。比之八大山人，殆有過之無不及。則石濤之畫，自成奇品。若孫氏之「小鳥圖」，「大鳥圖」，前曾欲譽，但予意則竊有疑焉。馮敏昌之畫，並無精品，而此次之所展覽者，更為式微之作。若在馮氏顯達後，作品之精妙，當嘆觀止，又豈祇此乎？予殊惜無緣一觀於斯會也。此次畫展，敢謂頗少佳品，而文物之展覽，作如是觀，則未免可惜，若言代表廣東畫展之美作，去之彌遠矣。

論者每謂善畫者必善書，而書法之愛惡，視人不同，或以端正神韻取，或以流動性靈長，而先賢之墨蹟，則更重其德而不論其書，藏其書者敬其人也。故此先賢之遺蹟，非重其珍貴，如朱次琦之遺墨，而祇得「入則孝，出則弟……」之一聯為大料，其餘則祇墨稿手件，意在於斯也。抑尤有進者，予嘗聞之：觀其書，知其人，誠如是，則海瑞之筆勢雄勁，定必有如其人之忠勇，無可諱言。如略秉章，梁啓超等之聯軸，雖正神韻，又不失彬彬然儒者之風也。然則李文田之手筆，謂非純

謹之學者乎？朱次琦之遺墨，又以道德而見取，當同別論耳。

以言典籍，則關於文學史詩經典，各具特長。明清之孤本原版，宋代之刻本，以時代稱。「皇明通紀」，敘洪武開國之艱辛，所謂創業垂統者也。「皇明通紀」，敘永樂至正德年間之史蹟，所謂垂德守戒者也。兩書皆見禁於清代，而獨傳於今日，尤為可貴。志乘之本，藏於北平圖書館，今以故都瓦解，香島奔命，得與斯會，喜何如也。而「廣州志」等之重履故土，誠使有知，當作如何感想耶。洪若水之「聖學格物通」，則科學之思想，早已孕育於中明時代，誰謂廣東之文物不廣備耶？梁松年之「心遠論餘」，蓋萃其生平之精力，以底於成也。述疏類有晚清簡竹居之名著。簡先生一生致力於經學之著述，嘗以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晚清以來。嶺表文獻，遠逸千古。晚近道德淪亡，邪說暴行又作，則吾賴夫註疏之振發民族觀念也。理學之貢獻者有陳白沙，詩史有張曲江丘瓊山，皆稱樹立嶺表之學，而激發排遺之詞，則陳丘二氏尚之矣。專論金石之書，則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梁航雲著之「麟枕集」同為罕作。圖書之校批者，有李文田氏，走馬看花，靡學未詳，然著述之豐富，可稱國學之大流，未讓中原專美也。况岫然屹然，各立系統，顯赫於後世，被瀟於士林，後之學者，知所舍取矣。

以言金石，廣州近郊出土之銅器，尚足證我百粵對於歷史之關係，如後梁清泉禪院銅鐘拓本，後漢東吳之官印，於中國文化之淵源，足徵長久也。至香港之石器銅器，更遠在五干餘年，證之以往史蹟，廣東不為荒蕪不毛之地。端倪之陳列，尤稱各項出品之最精良者，惜予未諸何為精貴，然於「黃龍壩

精一端硯，則感其雕刻之研細，噓精之美妙，已覺徘徊不忍去。其他佳品絕多，而予獨愛於是，非以其他不可取也。碑碣之古者，以漢之欽州分茅嶺石刻石印本爲最，次則推王秋齋所藏隋代之徐智棟碑初拓本。按謂此拓本先後發現光緒末年及在廣州城北，此皆以年代稱矣。然模稜雖不辨，安知不見稱於當代耶？

以言革命遺物，如太平天國之遺蹟，都關史料之研究者，簡又文先生萃其精力，以編纂保全當代洪氏之精神，於歷史上之貢獻，不爲不多矣。至孫總理創造民國之艱辛，史堅如之忍苦犧牲，奧定國基，先烈之舍己爲國，觀物思人，直可啓人愚夢，發人深省。須知，比者國難未已，國家之倚賴忠勇者，以資衛國，殊不負先烈當日之壯烈犧牲也。相信此次之展覽，當可啓發一般迷夢者。而燈紅酒綠，笙歌滿夜之香島，更宜多所展覽。誠使人人寸心不愧天，則我中華民族之精神，將重振國光，而照耀世界，而先烈之壯志，永與日月而不朽也。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三名 聖保會 陳斯馨

渴望了幾個月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在二月廿二日（卽上元節）的早晨，便告開幕了。當時的我，帶着興奮的心情跑到會場去，同時參加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典禮。

會場是在馮平山圖書館，門外的佈置，結彩張燈，像有慶典似的搭了一座大牌樓，兩邊高吊着古色古香的大燈籠，兩旁挂着硃聯一副，是葉玉甫先生的寫作，曰「高樓風雨」，「南海衣冠」。門中最高處，懸着藍底金雲邊綠的直匾，寫着「廣

以言圖像，此次陳列，類皆名儒烈士，追維先賢，令人肅然起敬，流連瞻仰，景行行止，不禁感慨系之！而先賢遺容，讀其書，誦其史，鑒道德之遺留，昭輝彪炳，不禁懷然自傷也。

其他器用古物，珍貴者殊多，而於史地之貢獻者亦不少，如石灣之瓦像，栩栩欲生；綠綺臺琴，古色斑斕；而陳公哲氏之五千餘年古物，更於研究史地之資料，添益不少也。然何足

以證之，則有待諸稽考矣。

要之此次展覽，籌備諸公，任重功高，况徵文評述，更足以開發一般學子思古之興趣。人能考古，則國學昌，而嶺南之光，行將重照大江南北也，又豈一區區之文物展覽會而已乎？若徒品評文物之精良，而掩蔽先賢之顯迹，竊以爲未之思也，亦徒虛負冀望者之熱誠耳。倘斯會能繼續廣爲展覽，則收效自必有成，而裨益於抗戰前途亦不少。所望不憚辛勞，島勉後之學者，策立新機，而五嶺文物，豈不倍加顏色哉？

「東文物展覽會」擬金宋體字。連着便是金紅的彩門。大門的左旁，矗立着一對高脚牌，分寫着會的宗旨：「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當你一踏到這裏，你便會感覺到這是充滿着廣東特有的色彩底氛圍中了。

簽名以後，買了一本目錄，所有陳列品，多載其中，并附有廣東名人小史，使人們看了某一件品物，即可查着作者的小史，這是很便利觀衆的參觀。我揭開目錄一看，知道所有的陳

列品，分類陳列，因為太平天國和革命遺物，時代比較近些，同時這兩種文物，能夠十足表現廣東的精神，我就先去看看。整個革命室裏，所陳列的，不外是這兩部份。太平天國遺物，除了中華書局的一本書，劉體志的幾幅洪秀全家鄉照片之外，其餘的都是簡又文的出品。他搜藏得這般豐富，真不愧是太平天國的學術權威者。當中所有書籍，文件，印章，兵器，金石，錢幣等，足以反映出洪楊時代的政治，軍事，財政的實際情況。最可珍貴的，是實物和圖書，有許多在本國老早已經絕版，却能夠從倫敦博物館攝影回來，或是由外國人的著述孤本中從新繙譯來的，這些都是研究太平朝的絕好資料。洪秀全故鄉的照片，也能夠設法攝影，同時陳列，無論在縱的橫的，可說是異常齊備的了。可是洪秀全等的人物遺像，却沒有見着，或許是有而附在書裏，可惜不能夠把書翻開瞻仰他們的遺容。

革命遺物中，孫總理的史跡特別多，初期革命四大寇——孫總理，陳少白，楊鶴齡，尤列，和關心焉的合照。當時所謂寇，現在却已成爲民國開國的元勳了。孫總理的墨跡著作，和他學醫時的書籍，與行醫的廣告器械等，分別陳列，使人看了，知道他一生行事的大概。關於奉安的刊物照片，也充量搜集。大堂當中所掛的孫總理遺像，雍容肅穆，聽說是孫公館家藏了十多年，後來送給簡又文做紀念品。看到紅樹室陸丹林的出品，中華革命黨成立時，孫總理的親筆誓詞，撫今憶往，實在萬分感動。現在不漏一字的，把它抄錄下來：「立誓人孫文爲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身命，自由權利，統率同志，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

謹矢誓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貳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省香山縣孫文。民國三年七月八日立。」是的，現在中國危亡，民生困苦，百倍於民國三年，我們該要學效孫總理犧牲一己身命自由權利，至死不渝，這樣，國基纔能鞏固，世界纔得和平啊。

接着又看到史堅如烈士的口供，和三月廿九革命史等，對於當時排斥異族專制的革命志士的壯烈犧牲，也是令人心裏起着一種特殊的感奮。從許多革命黨先烈的墨跡書畫，深知道他們平日有着豐富高深的修養，纔能夠有這些好的藝術表現，真堪給我們做模楷。

平日在各書裏敘述孫總理在香港學醫，都說他是在雅麗氏醫院，但從這次所陳列的孫總理畢業文憑副本看來，便知道當時發給文憑的中文名字，是叫做「香港西醫書院」，而不是雅麗氏，由此可見得實物，是歷史最可寶貴的了。

還有一件可以反映出民國十三年時，革命軍中，也有不肯軍官。如孫總理給青雲旅長的手書，便知道這位旅長是拘禁婦女，孫總理得到這個情報，馬上寫信給他，從速釋放所拘留的婦女，否則軍法從事。孫總理當時怎樣地處理不法軍人，怎樣的愛護民衆，事必躬親的處理，在這寥寥幾行書信裏，充分地表露出來。

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革命元勳烈士產生獨多，但是這一次的革命遺物，除了胡漢民的遺墨幾件，是由他的女公子木蘭小姐出品之外，其他文物，都是戚友或同志的藏品，那許多先烈偉人的後人住在香港的，却沒有把他先人遺留的文物送來陳

列，給觀衆們流連瞻仰，這是令人很難解的。「顯父母」，是子孫應做的一回事，他們却一點沒有想到，這未免有點說不過去。

出了革命室，我便循序到各室瀏覽了。現在把看後的感想，隨意地寫些出來。經崖山觀奇石碑所刻的詩，是：「忍辱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鐫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下面是寫着晉江趙瑤的。讀了之後，聯想到今日的一般賣國賊了，他們也都不是日兒而是漢兒啊。我又看到汪兆銘的詩冊，他就是汪兆銘的哥哥，是前清的遺老，死了不久，他的遺墨居然在粵文物展覽裏佔一席之地。他的弟弟兆銘，在電報未發出之前，人們多說他是革命先進的黨國要人，可是現在呢？投降日閥，出賣祖國，雖不等到蓋棺，也遺臭萬年了。要是前幾年他在中央黨部被刺時死去，那麼，革命室中，必有他的豐富的文物陳列，流芳千古；可是現在却讓他不同宗旨的老哥的遺詩，給觀衆欣賞了。於此又聯想到另一陳列品，黎召民詩卷了，當太平天國時，有人傳說黎已殉難，黎便做詩紀事，有云：「談何容易作忠臣，縱不修來也有因。事繁千秋論福澤，天留一命苦風塵。……多少糊塗成富貴，何緣義烈到疏狂」。這些詩句，可惜汪兆銘沒有看到。還有李文田的門聯：「因逢淑景開佳宴，孤負香衾事早朝」。葉玉甫題跋云：「此爲李芍農先生手書京邸門聯，其時方毓光緒甲午，中日開戰。先生被命爲團防大臣，無械無兵，先生告親友，敵至唯有殉職而已。時臺諫有勳先生遺妻子出京者，先生不之辨，但書此以揭于門，過者咸屬目焉。余少時即知有此聯，得觀真蹟，曷勝欣幸！」這和中日戰事有關的，而與黃公度的「入境廬詩」裏，關於甲

午中日戰爭的描寫，都可以做今日我們的一種回憶與惕勵。這些都是符合這個大會的宗旨「發揚民族精神」的文物了。

照着目錄所記書法最古的，是明朝，陳獻章，湛若水，海瑞，陳邦彥，陳恭尹，鄭露，陳子壯，袁崇煥，張家玉，黎民表，屈大均，薛始亨等，他們的貞忠氣節，剛直耿介的性情，都可以從墨跡裏充分的表露着。如陳白沙，海剛峯，鄭澗若，湛甘泉們的字書，更是別樹一幟的了；梁佩蘭，莊有恭，蘇珥，黃丹書，馮敏昌，張錦芳，甘天寵，黎簡等，也有好的作品。宋湘的飛舞，吳榮光的秀逸，彭泰來的沉着，陳澧的樸適，鄧承脩的棉裏包針，各有他的面目。朱次琦是一代經師，片紙寸牋，人爭愛寶，他那十五字長對：「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頌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善，尚論古人。」雖是集句，而却是很好的格言。鄭韶覺出品的康有爲畫屏八幅，筆勢雄奇，確是大觀；與陸丹林出品的五言聯，似乎同一時代。他如上攝政王奏稿，致教育部信稿，祭德宗文稿，致徐勤信等，均屬近代史料，有研究的價值。康寫篆書不多見，這次有篆書挽詩，寫得很雄渾，可見得能者無所不能的。梁啓超的字，也看到兩件，聯字是寫碑，立軸是寫帖，面目兩樣。黃節的八言聯，飽含書卷氣。林直勉的漢隸，在廣東數十年來，要算他了，此次有屏五張，各張所臨的不同。還有方外的，如函墨，光鸞，今釋，今觀等法書，都有山林氣，表現着他們的性靈。張維屏，羅天池，葉衍蘭，李文田，梁鼎芬等，也是有着他們的個性表現。這些墨跡中的屏聯和扇冊小品，作風也各有不同，這是中國特有的美術，百看不厭啊！

說到繪畫，那真是琳瑯滿目了。時代最高的作品，是元

朝，即孔伯明，明朝林良的花鳥，陳獻章的墨梅，平時是不易看到的。張璠的馬卷軸有幾張，但我最愛的，是「八駿圖」。高儼的山水，高劍父出品的大幅，最爲生色。黎二樵畫來得最多，有工筆，有粗筆，山水人物都有，我最愛的是「鼎湖龍湫圖」，可算他的妙品了。謝蘭生的畫，書卷氣最飽滿。居氏一家，兄弟子侄和弟子輩，應有盡有，可說是一門鼎盛。張錦芳，黃培芳等作品，純是文人畫。郭適，張如芝，羅天池，蔣述，呂翔，都有代表作。蘇六朋的民間畫最好，這次却沒有，不知何故？而所看到的，却是人物指頭畫居多。高奇峯高劍僧兄弟的畫，雖然不多，但也可以見到他倆的劃時代佳構了。招子庸的蟹，何丹山的小鳥，婦孺皆知，這次也看到。當我欣賞張二喬畫蘭時，旁邊有人說是靠不住的，究竟是否真跡，無從查究，也等於有一張黎二樵的山水，余紹宋和張大千的題跋，已經是打起筆墨官司來。於此可見得鑑賞書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手跡是信札，文件，詩稿之類，容易表現作者的個性，這多半是一時興到順手拈來的文字，其中有給戚友的信，有關於國家大事的，有是家書，有是詩詞稿，有是寫經，有是委任令，有是課藝，種種不同，而屬於史料的也是不少。

著述呢？真是洋洋大觀了。從各珍本裏，可以證明廣東文物的真實性，最古的是張九齡的曲江集，和法海大師的六祖壇經，葛長庚的白玉蟾集了。其他的書，都是先賢精神心血的結晶，數百年來的大成，有許多是孤本的。馬禮遜所譯的聖經初稿，是西方文化東漸的史料，也公開陳列了。聞得前年廣西失陷前，幾位藏書家，把善本珍本的書籍，事先運出，大部分得

着保存，否則給日閹掠去，那真是國家的損失，是不可用數字來估計的呢。

批校本，要推李文田所批校的幾十種比較的最有價值，這些多是關於西北和邊疆的史地書，如果把它整理翻印出來，我想給研究史地的當有很大的裨益。聞得葉玉甫有發起編印廣東文獻叢書的建議，希望他早日能夠實現，那真是邦家之光，文化之幸！

其他各類志書、年譜、傳記等，也是研究歷史的珍貴材料。雜品中如廣州市和各縣市各種定期刊物的攝影，廣東郵票集，和考試榜，戲班表等，都有着他的歷史性和趣味性。

以上所寫的，都是關於文的方面。現在可以談談物的方面了。端硯，是名聞全國的，它雖然是文具之一，可是研究文具的人們，必定先講究硯台。這一次，有幾十方硯，質地都是上品，有的是名人所製銘的，有的是先賢所藏用的，有的是具有特殊品質的，使人一看再看，也不忍遽去。圖章、臂閣、筆筒，雖然不多，可是却和先賢有關，或是手刻，或是自用的，看看也感覺有點濃厚的興味。

器用，個人出品要算是陳公哲在香港所發掘的最大宗了，雖然他的年代，沒有確實的年度可以推攷，但是從這些實物中，最低限度，可以知道香港附近一帶在很古的時期，已經有了人跡，或是由船舶的失事所漂流沖積在海灘裏的。至廣東各處出土的石，銅，玉，陶，磚，瓦等器，也很豐富，便可以知道廣東古代的文物，埋藏在地下實在不尠。

木刻最古的，全場中要推葉玉甫出品的南越王塚黃腸木三塊了。這三塊木，是黝黑色，上面分刻着甫五，甫七，甫十等

字。目錄封面，就是市五的拓本，斑駁撲動，古色古香，配着葉先生的題字，真是二難并。這又是十足地道的廣東文物，和別種圖書所用美術字圖案畫做封面，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廣東的製作，實不在北方人士之下，潮州，陽江，石灣，廣窯等的陶器，從唐代一直到最近，在華南方面，都是獨標一幟。象牙雕刻，技巧工精，更是世界聞名。如象牙宮殿，象牙球，瓷陶器等，博得許多觀衆的贊歎。

有幾張古琴，都有歷史性，值得欣賞的，如鄧爾雅出品的綠綺臺琴，是鄺露的遺物，附着今釋和尙的綠綺臺歌。李仙根出品的秋波琴，是楊千里舊藏；黃詠雲出品天響琴，是海山仙館的舊藏，都是唐宋遺物。夢詩廬出品的廣州近郊出土鑲玉鐵劍，雖然沒有文字，但從他的製作看，算是很古的物了。瓊州的椰殼茶具，和黎人的服裝，也有地方性，如果能够把苗傜等特種民族的衣物，設法運來陳列，那時更加好看；可惜內地交通不便，不能夠如願，這是受了誰的所賜與呢？我眼看着，我心默想，心頭的恨，更難平息了。

從許多圖像中見着無數的先哲鴻烈高僧列女的遺容，或是莊嚴，或是安閒，都是使人們肅然起敬。其中有理學家，藝術家，革命烈士，民族英雄等，他們都是百世流芳，萬人瞻仰的，和那些妄談和平賣國賊們，自然有天淵之隔了。

石刻也有不少的精良拓本，如南海王夫人墓志，醫聖大師碑，隋徐智疎墓志銘，宋徽宗玉清宮詔，端州石室記，簡竹居詩屏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廣州城太平橋額，筆畫寫得很深厚。還有一張欽州分茅嶺碑，字跡是看不出什麼，有沈曾植康有爲等題字。更有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黃節等墓志銘，敘事字

體，各有不同，爲着觀衆擠擁，沒有把它抄錄，今日追思，還覺得是一件憾事。

我一連看了七天，爲了文物太多，同時觀衆又異常擁擠，真是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有幾天更換品物，觀衆更多，後浪推前浪般肩背相擠，想着細心研究和多記錄些事物，也不可能，然而因此可以證明這個集會吸引觀衆力量的偉大了，真是一個應時的空前盛會啊。

閉幕以後，使我有無限的感想，如果廣州和附近幾縣，沒有淪陷的話，品物必定增加十多倍，有些是給日閹掠去了，有些是被焚毀了，有的是散失了，有的是寄存別處，更有的是爲着交通梗塞，沒有法子搬運出來，因此只有這二千多件的文物。然而這二千多件，也可以算是大部份的屬於精品的了。主事的能夠有這樣普遍的徵集，他們的毅力熱心，已經是值得欽贊到極點；品物雖是只有二千多件，可是會場地方也不夠分配，布置自然感到困難。許多東西，沒有陳列，每天間或更換，但間沒有陳列的也在不少數呢。會場原是圖書館，不是適合做展覽用的，因此對於觀衆的出入往來，都感着有些不便了。關於陳列品也不能分類集中陳列，如黎二樵的畫，一共有三十多件，分開陳列在幾個室裏，使研究的不能夠循序逐一欣賞比較，這，我相信也是爲着會場的關係，無可奈何的事吧。

總之，這一個盛會，算是破天荒的偉舉，給社會人士一個極好而極深刻的印象，「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這十二個字的宗旨，已經深深地實現了。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還有第二次，三次，而至無數次的舉行，那時「南海衣冠」，聲名文物，更加發皇光大呢。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四名 如用中學 黃福海

粵以庚辰之年，戊寅之望，廣東文物展覽會肇啓香江。高樓風雨，李威斯文，南海衣冠，郭知望氣。時則胡騎憑陵，狼烽煽熾。血浴黃灣之日，海水皆飛；手捫朱明之天，吾頭尚戴。少陵野老，聽啄屋之飛鳥。典午名士，紛過江其如鱗。信國之丹心可照，洋欵零丁。慈元之塊肉誰存，殿空官富。舊時汎地，峯峙香爐。此際洋場，路環裙帶。鶯花如笑，風日水濱。裙履相逢，騁駢上路。爾乃適華館，躋崇阿，誦清芬，尋陸緒，吉金樂石，右史左圖。南越王塚，黃腸題湊之刻；東吳將官，白文部曲之印。咏嶴銘於日戊，荷屋藏珍。朱鏡造於永安，雲山出土，清泉詞林之揚，雲門石室之鐫。烏紗緋服之朝儀，垂笏垂紳之道範。朱紱疏越，琴有綠綺天璽秋波之名；紫石晶瑩，硯有青花冰紋火燎之別。廣窯陶器，垂蚯蚓之袖。明福道冠，燦瑪瑙之色。圭璧儲廊廟之選，木石秘文房之玩。坡老椰冠之服，谷生櫬核之剛。凡名匠之巧工，及先民之故蹟，大端萃萃，畢集林林。若乃四部分題，累朝著作。曲江賢相，奏金鑑之封章。紫水異人，記白沙之講學。宋龔玉蟾之集，明刊亦雅之詩。楚庭耆舊，咸有遺書；海雲高僧，別編禪藻。綜填典之流芳，錯緜細而絢彩。鑿檀藏後，硃印猩紅。賸稿批餘，香薰麝墨。復有銀鈞鐵畫，筆虎篆龍。粉海丹山，豆人寸馬，茅龍飛舞，人重文恭。草聖臨摹，世推漢若。獨漉肖夏承之隸，東塾網李斯之篆。人兼四體，陣掃千軍。畫院元魁，施朱唇之一點。鐵橋道士，鬪雪鬣之空羣。林錦衣之蒼鷹，朱白岳之墨竹。美人心事，託蘭蕙於二喬。遺老襟懷，寄梅花於裕子。鍾雪勃

忘憂之草，伍鐵山國色之花。狂簡丹青，小癡墨水。四家說秀，二謝蜚英，儘多三絕之名，各有千秋之業。此則王介州之書畫苑，亟待重收，張青父之清秘藏，共為欣賞者矣。或謂草木狀之所搜，禽魚經之所載，天球河圖之儀，火耕水耨之具；宗教之製作，工程之型模；蘊山之藏，產海之用；付闕微嫌，觀摩未飲。須知塵蒙板蕩，阿故里而更阻梯航，待將灰劫燼餘，與斯民而同登旌席。至如五嶺喬木，鬱起風霜。百粵先賢，愴懷第路。新民紹作，盤銘革命之勳，上帝居尊，履認太平之國。三月黃花之血，白日旗張。一坏黃緞之尸，金陵瓦解。被羅帶蕩，呼鳩鬼以為雄。剩水淺山，問蒼天其已死。手澤有風雲之氣，精神爭星日之光。感締造之艱難，勵休明之鼓吹。莫不金輝玉映，霧列霞標。如觀黃屋左蠶之制，凜大長之威儀。如朝珠翠鐵柱之宮，挹媚娘之顏色。百靈恍惚，如禮祝融之神。五更煮微，如置羅浮之日。如詣風旛之座，拂明鏡而無塵。如逢雲母之仙，變荷花而更豔。如飛葛洪五色之蝶，如塑張詢三時之山。山川壯麗，如讀黃泰泉粵會賦之篇。人物豪華，如披郭篤周粵大記之作。煥乎有文，於斯為盛矣。所冀大賢星聚，俊彥雲從。樹盟坵之風聲，導懸巖之津逮。守先待後，修粵雅之叢殘，遠紹旁搜，闡嶺學而光大。雄直之氣，振南方之強。橫決之秋，作中流之砥。燦越華之藻綺，壯學海之波瀾。蔚為大觀，其茲盛會。他日者甲兵洗淨，高挽銀河。日月光華，永澄珠海。聲明文物，表上國以稱雄。禮樂詩書，率萬邦而為憲。豈不懿歟！豈不懿歟！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五名 初中 王偉明

大地回春了！到處充滿着熱鬧的氣象，尤以各式各樣的娛樂場所，擠滿了追尋熱鬧的享樂的仕女們，而在另一角落裏，也舉行一個富有時代意識的展覽，以趁湊熱鬧。這個富有時代意識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在二月二十二日開幕了。經連日的觀覽，總覺腦子多了許多東西。現在把記憶所及，心中所感，筆述出來，以誌鴻爪，為便利起見，分成下列八點：（一）旨趣，（二）概況，（三）出品，（四）說明，（五）時間，（六）地點，（七）秩序，（八）佈置。

（一）旨趣 葉遐庵先生說得好：「一國之盛衰強弱，不徒以兵力財力為斷，住往取決於文化程度之高下深淺廣狹。文化的源泉，就發生在歷史上的文物，而歷史上的一切文物，都是祖先鴻胥心血精神的具體表現，文化藝術的結晶品，民族精神的寄託。他能夠表露着當時各方面的人生和時代的動向，從這點，就可以發現某時期最光明的和最幽暗的實際，甚至隱蔽的部份，一一探求出來。那麼，在這抗建的期間文獻豈能漠視嗎？」

我們廣東的文化，就歷史上看來，雖然略後於中原，但二千年來豈無名儒烈士，藝者逸民？他們的遺作流風，自足够後人聞風興起了。但廣州失陷了，公私的文物損失，是不可用數字來估計。為了愛護文物，「藉觀摩鄉邦之文化遺跡以激發愛鄉愛國之精神；次則在於鄉邦淪喪之後試行檢點所獲保留之文物，記錄而整理之，且加以系統的研究使為新中國文化進步之

階梯也。（見簡又文著：文展之概觀。）廣東文物展覽應時而生了，誠如大會所揭櫫的宗旨，「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這意義實和現階段整個抗戰有深切的關連。

（二）概況 這個文物展覽，決不是某種藝術品的展覽會，也不是某人的書畫個展的狹義場合了。而是把幾千年的文化無數的心血聚集在幾室之中，使人在數小時內可以欣賞個暢快的機會。從二十二那天起，一共展了五天，還有局部開放呢！人數不下有五六萬人。從開會天起，真哄動了整個香港的人士，不論老少男女大家都熱烘烘地到會場觀覽，尤其是一般有歷史癖，書畫癖的人們，更一手抓住這個難得的機緣。委實香港人士對祖國文物之愛護，提高不少。我們應該深深地感激，感激該會的執事先生們用心之苦，籌備之勞，加惠吾人之厚，所以我們至緊不要忘記該會之所期望，「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可惜的！一小部份人，徒去看看書畫，玩玩骨董，於文化研究，絕無所得，沒有完全了解這展覽之意義也！

（三）出品 這次出品的徵集，雖然未容盡包文獻之一切，但入場之後，便被一股書氣薰陶着，只覺得那裏東西太多了，太好了，意識上儘在忙亂，就好像劉姥姥初進大觀園，直樂得眉開眼笑，手足無措。說一個幻想，倘能把我關在那裏慢慢地觀賞，那怕是一月兩月也不願意走出來呵！計全部出品編入目錄者有一千八百一十二件。（另有補遺出品二百餘件。）計分圖像，金石，書畫，手蹟，典籍，志乘，文具，器用，古

造，製作：太平天國遺物，及革命先烈遺物等十二類。出品數計

圖像（畫像，石刻，攝影。）五十件。金石（金屬器，碑碣，磚瓦，木。）六十六件。書畫（書法。畫。）六百九十八件。手蹟（函牘，文件，其他。）五十八件。典籍（著述，批校，鈔刻，典藏。）五百三十四件。志乘（通志，府州縣志，鄉里志，書院志，寺觀志，山志，水道志，族譜，年譜，傳記，輿圖，雜品。）八十六件。文具（墨硯，印章，臂閣，筆筒。）六十二件。器用（玩品，日用品。）九十三件。古迹（圖畫，刻本，照片。）一件。製作（名人作品，著名產品。）八十八件。太平天國遺物（書籍，文件，印章，兵器，金石，錢幣，照片。）三十四件。革命遺物（總理遺物，先烈遺物，其他史料。）等三十一件。（上列統計，根據二月二十二日華僑日報。）有關歷史之人物，計四百餘人。出品之年代，自三代以前以迄近代，故實包括我國五千年文化全部歷史。遺憾的，是收集局於近代一期，宋元以前的尤為少之又少，（也許能力時間所限。）茲將其要點分述如下：

（子）圖像 圖像則有張曲江，霍渭先和尹先，陳白沙，鄭洪若，高奇峯，潘闈史，朱子襄先賢先烈之遺容，令人肅然起敬。在可能範圍內，最好能夠盡量收集各作品人之圖像，以資瞻仰。

（丑）金石 金石方面最有歷史價值的要算葉遐庵先生收藏的漢代南越木刻了。據說這些木刻是從南越王趙胡墓掘出來的，木質十分堅實，和紫檀木差不多。

論年代當以吳榮光先生所藏商朝的詠尊為最古，高約八寸，圓身大口。其次是漢代的銅鐘銅鏡陶鼎等東吳的廣州部曲

將印。

古碑拓片有孔林二墳壇殘字，是篆文，與吳天發神識碑略相似。次如花塚銘拓片，書法深得漢靈台碑筆意，文尤哀艷，因為張麗人二喬而作也。其他造像有唐朝佛教六祖惠能的銅像和清人梁保三的大理石像。

（寅）書畫 書畫之多，真是琳琅滿目，書法有陳白沙，海剛峯，鄭洪若，朱九江，康長素，梁任公，胡展堂；等作品。雖然這些作品未必能夠表露其優點，但給我們的印像是美好的。其次使我們感受刺激的，要算杜其章先生所藏之明代袁崇煥中堂真蹟，詩句是：「三尺銅劍扶社稷，一把鐵槍振乾坤，先生不識子名姓，赤肝黑面老將軍。」書法勁健，語意雄壯，在這抗戰期間得欣賞忠義之哀將軍墨寶，實使人興奮不少。

關於繪畫方面，首推黎二樵的十二屏絹本設色山水，我們可以見到他的藝術手腕的高強，尊為粵中畫壇盟主，可無愧色。其次如張鐵橋的馬，黎民表的山水，高奇峯的雙牛和高劍僧的花卉。精美絕倫。

（卯）手蹟 手蹟中以康有為上書攝政王痛數袁世凱罪狀的草稿，最引人注意的，從草稿中，可以探出，清室帝皇的庸懦無能，同時更可以認識袁世凱，在清室時已經是個亂臣賊子；在民國，不消說他是個民族的罪人。

（辰）典籍 典籍中的版本，大部份是文集與詩集。其中有一部份經過李文田親手批閱的，用硃筆圈點，細得好像蠅頭，由一這點，可見到前人讀書的苦心。其次如馬禮遜入粵繙譯之聖經原稿，計至今已歷百三十餘年，富有歷史價值。

（巳）志乘 志乘中最惹人注意的，就是陳建明所著的皇

明啓運，與皇明通紀，爲萬歷粵省刊本。前清懸爲禁書，因富有革命思潮也。因知我粵之科學思想，在明中葉，已很興盛了！

(午)文具 文具最多的要算端溪石硯了。其中最引人流連的是題名「黃龍嘯精」的那一個。從一塊有斑文的黑石彫刻而成的大硯。硯的上方盤着一條栩栩欲活的龍，一條黃色的石紋緊接龍口，自上而下，自細而大，在那漆黑的石硯當中活現着煞像橫跨在天空的長虹；無疑的，它是被一般參觀人嘆爲「精美絕倫」的珍品。

(未)器用 陳公哲先生最近發現的香港史前遺跡，因爲是最近發現的古物，同時經過報章的介紹，所以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和研究。委實關於吳越文化進化之歷史影響極大。不特如此，同時證明此間之有文化遠在紀元前五千五百年上下，因牙章爲我國周商以前之禮器，至石珥玉環，已比虞夏間之璇璣玉衡，制度相埒也。

其次如唐朝的天璽琴與綠綺臺琴，皆爲難得的珍品，尤以綠綺臺琴富有歷史價值，因它是明末殉節的鄭洪若遺物呢！

(申)古迹 這類的出品，只有二種，羊城八景與石灣六景記，只有觸景生情，痛恨敵人的殘暴，願望故土重光，觀此天然的美景！

(酉)製作 製作中，關於廣窯陶磁出品，爲數甚少，而對於宋明代製作者尤夥。其中最精彩者則有陳靜濤先生之唐代廣窯彩蝶。夢詩廬主人之宋代陽江窰兔式花盆，及陽江窰月白釉梅瓶等。古色盎然，色素美結。其他有鍾錦堂先生之宋代廣窰陽磁出品約數種，中如盤蛟芭蕉樽，榴紅變油樽，三足鼎等，色素與火力之勻調，堪稱雙絕，爲不可多得之品。

(戌)太平天國遺物 陳列太平天國遺物，異常豐富；如書籍，文件，印章，兵器，金石，錢幣照片等百數十種之多。最惹人注意的是洪秀全的兒子和干王洪仁玕的供詞。而最值得研究的是糧米執照，完銀串票，漕銀執照等各種文獻，這實在指示了我們研究太平天國各種制度的路契機。

其次簡又文先生出品的資政新編，欽定軍次實錄，太平天日，天理要論，誅妖檄文等，國內已無存本，原本存倫敦博物館，這次所陳列的，乃由英寄回的影本也，是多麼的珍貴。

(亥)革命遺物 革命遺物中，最能動人心絃的是陸丹林先生所珍藏的孫總理手書的中華革命黨誓文，孫總理的偉大人格與不屈精神，充分地表現出來，誓詞原文說：「立誓人孫文，爲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身自由權利，統率同志，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誓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貳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省香山縣孫文，民國三年七月八日立。」

次如馬小進先生珍藏之先烈史堅如先生被清廷捕獲在光緒廿六年九月十三日受鞫時之口供影本。回想先烈拚了熱血頭顱，換回河山的正色！這種轟烈功勳，這種偉大精神，我們後死的人們，便應該如何熱烈地取法呢！以竟成先烈建設自由中國的願望！

至於孫總理畢業文憑副本，及就任臨時大總統佈告，中國同盟會雜誌第一號，民誼雜誌第一號等文物，對革命歷史，有很

重要的價值。

(四)說明 雖然每一件出品均有很簡單或詳細說明(中文的)。使我們方便了不少。可惜的，在一羣觀衆裏面，不少是西方人士，沒有英文說明，他們是無從欣賞的，然而看到古色古香的物件也夠他們鑒賞了。

(五)時間 我們知道此次陳列之文物，目的絕不是給人觀摩與玩賞，而是供予參考與研究之機會。但五個七小時(雖有局部展覽。)之展覽時光，委實供全港一般人士之觀摩與玩賞則有餘；以供全港酷愛文物者之參考與研究則不足。所以有許多人士，咸望能略為延長展覽日期。

(六)地點 展覽會設於馮平山圖書館，出品分置七室，但地方還嫌小，未能將全部出品同時陳列，因此就要將一部份出品更換了！爲了這點，使人許多不便——顧此失彼。

(七)秩序 有一天在赴會者十分擁擠時候，維持秩序，委實費了一番氣力。但越是阻止羣衆入門，羣衆就必然要爭先進去，羣衆越是爭先進去，門口就越發擁擠，結果便反而弄成入者爭入而不得入，出者爭出而不得出。這種現象概因地狹人多而發生，可謂無可如何的了。

(八)佈置 會場的佈置，可以說是充滿廣東化，尤以門

首的佈置，那印象就感到不尋常，兩塊紅地金字的高脚牌，輝煌地寫着十二個大字：「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那門首的大牌樓，畫有彩色人像。有「綵盤」和大燈籠，懸在它的上面。門的兩邊，標貼着一副紅箋楹聯，聯文是：「高樓風雨，南海衣冠。」只這一副聯，就夠你想，夠你玩味了，書法剛健老到，一望而知是葉迦庵先生的手筆。這倒是煞費負責佈置者的心思。但有人主張這種佈置，莫如用古式圖案裝作爲佳。

入門最先看見的是前賢的遺像，委實是這真有意義，先瞻仰名儒烈士的顏容，然後再來欣賞他們精神所寄的遺物，真佩服會場佈置人的聰明。

至於出品的陳列，亦須加以改良，應該將每一作者的各種作品，無論其性質屬於何類，均宜集中一處陳列，使赴會的人能同時比較觀摩，減了顧彼失此之慮。

統觀上面所述，雖然是找出了一些遺憾，但利用三月餘的時間，能夠達到這美滿的結果，委實是件很滿意的收穫。同時很希望能夠明白，這些遺憾，絕對不是對任何方面的指摘，不過是心中一種感覺的佈露。這種鄙陋的見解，不知文協諸賢以爲如何？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六名 漢文 中學 梁耀揚

廣東文物展覽會門首楹聯曰：「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其言涵蓋深遠，將大會意旨，闡發無遺；蓋執事者苦心焦慮，痛力殫精，萃百粵之菁華，稽千載之文史，豈徒期求

同氣，藉作觀摩，渾括鑑藏，以博識者一粲乎？原以祖國方敵寇憑凌，妖祲瀰漫，故鄉文物，半陷淪胥，開會之意，實欲乘盛舉，使僑居海外者，觀郁郁之鄉邦文化，而加保存擴展之功。

嗟先烈創國之殊勳，而竟發揚光大之任。嗟夫！百代之文物珍存，皆民族精神之所寄，今敵氛未泯，滋患無窮，求永垂而遠拓之功，此斯會所以懋勉吾人者耶？吾知觀衆獲視該聯，將必體會殊深，而愜然改容也。大會門前，更搭架彩棚，燈籠高吊，鄉土風味甚饒。左右聯曰「高樓風雨，南海衣冠」，詞意均佳，而書法勁若蒼松，儘堪迴味。

署名後，拾級登樓，則陳列物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目匪暇給，頓如著手無從；而佈置整齊，編排條達。觀如雲之冠冕，感盛會之高逢，毋除鴻爪之留，敢誌豹斑之見。

全場名人圖像，如霍子衡高奇峯等幅，皆繪工惟肖惟妙，具見逼真，奇峯畫像，更栩栩欲活，石刻及攝影，前者所陳不多，自難見精采；後者藝術成份略少，亦不多述。金石類中，咏尊出自商代，誠屬古色古香。廣州近郊出土之銅鏡銅鐘等，亦皆珍品。漢鏡年代最遠，銅緣媽潤如玉，皎皎無瑕。其餘雖屬三國六朝，反剝削甚多，較漢鏡爲失色。碑碣蒐羅未算豐富，其中以花塚銘石刻拓本爲最佳。至於磚瓦木類，則六祖惠能，爲釋門宏法之表表者，展覽會中，其銅像頗有價值。廣州南越王趙胡塚黃腸木刻，木質歷久不化，則其名貴可知，然字畫則已模糊難辨矣。

陳列品中最蔚爲大觀，莫過書畫，煊煊傑構，足以炫耀千秋者，比目皆是。有明一代，草書當以陳文恭獻章爲巨擘，其梅花詩卷，草書軸等，均下筆如神龍矯天，風雨疾來，飛軒絕跡，一舉千里，蓋白沙書法，已臻化境矣！會中滿若水之行書，亦淋漓盡致，氣宇不凡。海剛峯之草書軸，則剛直旣旣，如凌霜雪，忠耿之氣，盡溢毫端。陳恭尹詩軸，則勁削渾雄，其

隸書軸亦極悅目。鄭澐若與陳子壯之字軸扁而，則縱橫馳驟，擲地作金石之聲，此其精忠所蘊歟？黎二樵字軸，則跌宕奇逸，瀟灑絕倫。真如書中出畫。吳荷屋書摹歐蘇，觀其「月皎夜携三雅爵，花深春采五經鋤」一聯，旋曲進退，適符規矩。吾粵篆書，苦無工手；會中較值欣賞者，黃子高長聯而已。明炳麟之隸法，匪獨雄壓嶺南，大可睥睨中土；其「百鹿臺吉羊（祥）壽考，雙魚洗富貴侯王」一聯，筆法登峯造極，有如鐵畫銀鈎，字字盡然紙上。朱九江書法，可讀其批卷及長聯，長聯高標堂中，詞曰：「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墨跡渾厚而淳醇，諄訓誡之意，未嘗稍離，先生洵理學名家矣！李文田之「因逢淑景開佳宴，孤負香衾事早朝」一聯，細膩可誦，苟無遐菴先生跋注，則其慷慨激昂之歷史價值，將無由而得知矣！文田書法人謂出入率更北魏，得宋元人之意，由此觀之，信不誣也。鄧鐵香之「雲裏引來泉脈細，雨中移得菜苗肥」行書聯及行書四屏暨立軸等，可見其書法韶秀，纖細清麗，而氣脈剛勁，不流於弱。康有爲之書屏八幅，卓然雄偉，颯然若天馬行空，書採飛白，有雲章爛然，輝映日月之妙，其筆力挺拔，大可橫掃千軍；惜其對於所謂因濃途枯，未能傳神；其實康氏遠邁廉卿，而又自謂雍容，實令人軒渠不置也。其他書法名家如近代之胡展堂陳少白等，遺墨亦見會中，毋庸喋喋矣。

至於吾粵畫法，泊乎明清兩代，爲全盛時期，陳列品中，名畫可稱豐富。元孔伯明開粵人顏頤中原畫壇之先河，其松廬圖軸，用色奪目，隱隱松濤可聽。張喬之蘭軸及明金畫蘭扇面，均精妙入神，氣韻流暢。康熙舉人汪後來，畫臻化境；展覽

會中，白岸出品雖不多，然其秋山圖，及山水小幅等，允稱傑作。秋山圖章法極工，布景疏落，煙霧迷離，層巒在顯晦之間，肅然有深秋之氣，且勝在不假如椽大筆，而挺拔盡露，山水小幅，則勝於墨法濃淡得宜，白岸畫格，蓋取北派也。張程之八駿圖，尚見傳神，惟其中一二匹，稍見呆滯，能臻神態畢現之境者，當推其獨駿圖。至於鷹軸一幅，寫驚濤駭浪中，一鷹俯然掠過，筆勢若隨而翻翻也。吳章名追白岸，其作品如甘竹灘景軸等，格調均見高逸。馮敏昌之行書畫蘭合軸及墨竹等，均為得意之作，其妙處在墨法工而氣脈貫。韓校之山水軸，韻格天然，畫中煙霞未散，朝景逼真，墨法純和，觀其歷數百年，猶潤如初繪。黎二樵畫工，已盛名久享，其作品中之山水軸，氣勢渾雄，上溯元風，新柳唱耐圖卷，則用筆細膩，青山隱隱如障。十二屏山水則纖毫中矩，布局巧妙，氣韻均佳。畫冊則色澤悅目，殊堪擊節歎賞。居廉雖名噪一時，然觀其遺作，尙未能脫略小家之風。獨其山水冊間用淺綠色點綴，甚為悅目，蓋效法宋藕塘者也。藕塘賦色得體，實為名家，其冊頁及花卉軸，綉爛淡薄，均極勻稱。吳青之游魚圖，勝在水生意中，數痕墨跡，即覺漣漪一泓，水極清冽，洵妙手也。至於高奇峯之雙牛，則色澤醜態，均足稱道。劍僧之花卉，筆法奔放擅揚，更得劍父上撥蜻蜓，有錦上添花之妙。總之展覽會中，書畫類出品極豐，佳作之多，有如雲興而霧涌也。

手蹟類中，富有歷史價值之函牘文件，尙如鳳毛麟角；獨總理之手批遺墨，康有為之奏摺稿章，及朱次琦之詩文批卷，最惹人注目。至於典籍類則以名人著述為最多，然以密蓋透明紙，未能盡窺全豹，不無遺憾，然為重物主故，斯亦不得已之

果也。考吾粵理學，至宋即盛極一時，其間名儒迭出，今著述手蹟，未能徵求陳列，不亦引為憾事？理學典籍出品中，白玉蟾集出自元明，陳白沙集則為廣東理學之精構，皆有研究價值，著述中最高為充斥者，首推詩集。如梁佩蘭之詩選，黎簡之五百四峯山草堂詩鈔，張錦芳之逃虛閣集，馮敏昌之小羅浮草堂詩鈔，及康有為之南海先生詩集，均堪誦讀。著述中之最古者，厥為唐張九齡之曲江集。如是冊籍，古味甚濃。餘如屈大均之皇朝四朝成仁錄，明季南都殉難記，與梁啓超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飲冰室合集，戊戌政變記等。均能發論動聽，而民族精神，可賴以養成者也。批校類中，頗多李文田之地理交通志，然皆注意於發展西北交通，對於東南及海上發展，極鮮提及，雖曰聊勝於無，然商航不振，於此豈無影響哉？

此次展覽會最大缺點，厥為志書之徵集過少。縱因交通阻塞，或蕩為灰燼；然全省九十餘縣，歷數朝之變遷，則各種通志縣志等，何祇二三百？而坊志，鄉里志，山志，水道志等，更屬無可勝數。今所列者，未免過稀。通志較齊，而縣志則不過卅餘，其餘亦寥寥可數。山志較多，惟繪圖粗糙，琴亂無章。廣東河流，密如脈絡，而水道志所存者祇一而已。雖間有羅致未及，然當時人士之不注意於水道之開游改良亦可見。水潦頻仍，蓋有由也。

會中石硯，自以端溪出品為最著最多。黃龍嘯精硯，甚能吸引觀衆。硯邊滿鵝雲龍，龍首高昂硯上，曠視龍口一縷黃紋，有若嘯氣。他如何吾錫遺硯與瓜形墨硯，亦頗值揣摩者也。

在香港出土古物，因為史前遺器，而發現地點，又所距非遙，自為場中雋品，凡石珣環石斧石鏃等，皆石器時代器

用，而玉俑猶爲罕見。據謂皆五、五百年前古物，其實不過約略推測，若斷其爲紀元前五、五百年物品，則未敢置信。民元前四、五百年之銅箭鏃銅斧等，皆古色古香，更可見粵人數千年前，已知用銅器，文化孕育，未爲晚也。古物年數臆斷，時而自紀元前時而自民元前，似見混淆不清，爲便利及通行計，則紀元前略爲適用。唐代玩物，以綠綺臺及天璽琴，最有考據價值，明末鄭淇若嘗抱綠綺琴殉國，觀物思人，公之忠烈，殊令人肅然起敬。天璽琴爲海山仙館珍藏，絃線仍在，琴型較綠綺臺琴爲完整。至於宋之秋波古琴及李孫辰所藏之海聲琴，亦值珍視。鄭淇若之瑪瑙冠，略呈黃色，磨琢完美，又屬忠臣烈士遺物，洵稱至寶。

會中陶器，渾括言之，有漢，晉，及陽江窯，石灣窯，并潮州高州等窯。漢晉陶器中，又可分爲手畫圖案器，模製光身器，模製附圖案器，及手製而用麻包印紋器等。據觀察所得：廣州出土之漢代陶甗陶鼎及古陶器，多色澤紅赭潤滑，泥質結實均幼，晉代陶鼎陶碟及其他陶器，色澤趨淡，泥質稍覺鬆弛，漢則線條嚴整，晉則略呈散漫。陽江窯總而言之，則較勝石灣。如三足爐四合大吉瓷瓶等，皆釉色均勻，匠心妙運。石灣之寶石紅梅瓶，石榴紅碟等，亦使人流連揣玩，大抵陽江窯之優點，在瓷粉纖幼，搓法得宜，釉色勻滑，表裏底面，皆能揉遍。矧陽江窯出自宋代，石灣則著自有明，今由陳列物品觀之，百粵陶器，元代產品極少。夫陽江興前，石灣繼後，中經元代八十餘年，所以出品無多者，想因窯工當時大半由陽江而遷

石灣，故工作遂無形阻滯，產率較差耶？其後則以粗糙器具，價格略廉，易向羣衆推銷，故石灣窯普遍言之，則較遜於陽江窯，潮州窯則粉質色如蛋殼，高州窯所藏不多，毋庸多贅。

展覽會之陶器，固若堆金砌玉，而廣州製象牙球與宮室，亦覺藝術淇深，彫鐫精細，球層廿五，有鬼斧神工之妙，會中彫刻出品過稀，得斯二者，亦可聊作挹注。

太平天國遺物，搜集至爲完備，如忠王干王及幼主植王昭王等供狀，最爲動人感慨。而觀其執照詔諭官銜名稱等，均屬梟雄之見，殊不足以威儀天下。中國禮義之邦，以宗教驅策人，亦豈易言奏效？而民族精神，藉是發軔，則其功亦不可泯也。

孫總理手創民國，功蓋昊天，其遺照用物，誓詞墨跡，自爲全場增輝。其革命黨誓詞有云：「爲救中國危亡，拯生民疾苦」；噫！四十年之殫精瘁力，慘淡經營，所以自勉而深期於國民者即此矣！至於先烈遺物，與革命史料，皆感人極深。如史堅如掌模及口供照片，誠足以驚泣鬼神，永垂千古，廣東精神，開發無餘，蓋燦然耀目，而可與日月爭輝也！

綜而言之，此次展覽成績，可稱美滿，使非阻於兵燹，則徵集出品，當更爲可觀。漪歟盛會，尙屬創舉，偶有小玷，不掩大瑜。而采集豐富，涵蘊珍奇，所謂凡先民手澤之所留，皆民族精神之所寄，水變五色，山輝白虹，五嶺以南，精英盡萃，今之望氣者，亦將言榮光起而燭天也耶？！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七名 漢文男師 師範學校 伍仕強

廣東文物展覽會諸公，本「研究鄉邦文物，發揚民族精神」之主旨，萃集廣東文物，類凡十數項，品過二千餘，陳列一堂，公開展覽，予聞而往參觀焉。流連數日，不無感想，爰書如次：

(一) 書法——會中書法，燦然羅列，然多屬明清兩代，自明以前，則如鳳毛麟角，研究鄉邦文物者，想亦引為憾事也。書法中行草楷隸篆書俱備；其占最多數者，厥為行草，行

類稱峻峭，深得漢隸之神，「詠夾竹桃花」一幀，乃從夏承碑變化而出，允稱極品。至明炳麟之隸書聯，則平整勻稱，力健筆圓。其屬楷書者，鄭露楷書，出入於歐柳之間，運筆空靈，筆氣清健。莊有恭格近顏趙，古雅渾厚。吳榮光得歐蘇之氣骨，筆法雄偉，卓然成家。鄧承脩變化六朝碑碣，挺秀可喜。其屬篆書者，幀數有限，姑從略。

(二) 繪畫 大概論之，廣東繪畫，當元之世，與中原繪

畫，極有淵源，而質近簡樸。自明以後，即可自樹畫風。殆乎清季，以至民國，漸能翻陳出新，故新穎之作常出，此大概因海外文化輸入，互相融合而成也。至吾粵畫家，以繪人物著名者，元之孔伯明，所畫人物，栩栩如生，而以精細見長。清之蘇長春蘇六朋二人，描寫人物，惟妙惟肖，各擅所長，難以伯仲。其以畫山水著者，則當以黎二樵為傑出，所畫「靈湫吼瀑」一幅，石壁巉岩，急湍巨瀑，氣象萬千，而亂石狂瀾間，則有二老，優悠自得，與天然景物，渾成一片，大有使人頓興歸逸林泉之感！真奇品也。至筆墨之健舉，著色之秀麗，尤推卓異。餘如「春山隱居」「雲山涉臘」「谿山平遠」數幀，更能將山水情致，表現靡遺。至汪後來山水，則格高筆妙，頗得山水之神，足與二樵先後輝映。謝觀生謝蘭生山水，亦有奇緻，疏宕自如，惟較之二樵，似有遜色。其以花鳥著者：則林良居巢居廉，皆為一時之傑，下筆之輕重，布局之謹嚴，各具妙處。至郭適之墨菊，唐材之墨蓮，皆筆簡而能顯，自創作風。

以鳥獸著者：則張程之「鷹軸」「白鷹軸」「八駿圖」等幀，奇態神情，浮於紙上，且筆墨飛舞，濃淡都宜。趙彥所畫之「古木寒鴉」一軸，森森古木，千百寒鴉，飛噪而上下，神態一不同，可稱獨精之作。高峯之「雙牛」一幀，著墨鬆勻，光陰適合，用淺顯之筆，便能表現物體全神，可謂別創一格。其餘名畫亦多，茲不細談。

(三) 書籍——論及著述，陳列亦繁，予以注重書畫一邊，未能顧及，不敢罔評。其餘批校一類，陳澧所評李義山詩集等書，評頗詳悉。徐灝所批之說文，其版至精。然批書最多者，則莫若李文田，對於各種史書，俱能下詳細評論，尤以遼史元史，考証詳註獨多。似我國歷史中，錯簡如遼史元史，居然能補苴罅漏，誠屬難得。至於志乘一類所陳書，則深感缺乏，全部州府縣志聯合，亦不過五六十本，夫以廣東分縣九十餘，即每縣一縣志論之，已達九十餘矣；矧著名之縣，三四縣志不為多，若番禺等縣，三四縣志，實猶未足；予嘗聞之他省，不特州志縣志而已也，縣志之外，一街一卷，屬著名者，亦且有誌；由是觀之，可見吾粵縣志之缺乏矣。

(四) 遺像及遺物——至於遺像之陳列，共數十幅，類皆神采豐饒，精神奕奕，孰為清高，孰為慷慨，都一望而知。唐

名臣張曲江九齡，道德文章，俱足為粵後學所矜式，遺像容儀使人瞻仰。明屈大均精忠慷慨，遺像清高，民族精神，使人欽慕。至孫氏家藏總理遺像，狀貌奇偉，英氣溢於眉間，鑒矚精神，與生時無異，誠有令人不勝景仰之至者。追憶總理，初以一介平民，竟能行出驚天動地之事業，古往今來，亦頗難得，即此觀之，總理不特為廣東偉人，抑亦為中國大偉人也。有粵以來，想亦必以總理為第一人，今者會中有此遺像，民族精神，當亦因之發揚不鮮矣。至遺物一類，綠綺臺琴為明末鄭澗若殉節之遺物，高風亮節，與此琴而共存，亦足資紀念也。其餘關於烈士之遺物，忠貞之碑文，皆足使人愛物懷人，頓生景慕者也。

綜上觀之，文展會諸公，當此吾粵亂離之後，竟能集合如許珍奇，何等難能可貴。且當此抗戰之秋，使僑居港地之人，與夫流落異邦之客，重視南園文物，發揚民族精神，而認識鄉邦文獻，是亦一大美事也。由今而後，所深仰望於諸公者，稍有機會，再度經營，以開一較有統系之文展會，分門別類，使好研究鄉邦文物者，作一有統系之研究，此則裨益不鮮矣；文展會諸公以為然否？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八名 南華 辛桂成

嗟夫！國粹淪胥，外侮猖獗。且在抗戰時期，海宇騷然。烽火彌漫，滿目瘡痍。北方文物薈萃之區，已成腥穢之地。數千載之國粹，行見一蹶不振，而歐美風雨之東漸，將一躍而

代替我國矣。固綠中原多故，倡導無人。毋亦國人自棄，鄙視國粹。每念及此，聲淚俱下。噫！我國文粹命運，豈至此而永沒耶？否？曰：運會興廢，人事盛衰，此循環之理，古

今皆然。國粹至此，乃駁復之曰，將見起文事於既廢，倡古德以再揚。觀於本港所舉辦之文展會，可知也已。嶺表文化，烽火餘生，閱粵兩先賢之遺著，觀其人之遺容，撫出土之遺物，賞書畫之遺光。寸衷馳結，流連瞻仰，歎嗟感慨者再矣。誦江東才子楊雲史先生題詩曰：『炎方難德鬱嵯峨，華寶千年在網羅。大好名山並石寶，先民文獻斗南多。劫火飛來文物銷，衆擎收拾認前朝，滄江靜夜生虹月，猶照流人慰寂寥。』爲之氣壯海天，舞劍餘閒，爰將此次觀感，撮管評述之，良以今後故國文粹之復興，此其嚆矢也。

庚辰正月十五日，正文物會展覽之期。余乃偕同學兄林君溥倫於午後往觀焉。觀衆異常擁擠，會中書畫，典籍，金石，古物，目不暇給。茲將目觸先後次序列下，以本人有興趣者爲限。

會中最先余注目者爲蘭史先生之獨立圖二軸。各長可四尺左右，寬尺餘，右軸左上角上端，有約三寸隸書八大字。書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闔雪』。中有詩詞甚多，或草或楷不等。有冒廣生詩云：『五年兩度見君面，人事恆沙不可言；獨上高樓一回首，九天西北是中原。沉沉大地有時陷，夢夢彼天何日醒？亦有狂詞謾不得，祇留雙眼看新亭』。又有李寶森題句云：『是真名士自風流，少壯才華冠十洲；豪氣凌雲身玉立，教人神往漢留侯』。右軸題字甚多，中有李東沅集唐句云：『獨立蒼茫自詠詩，風流儒雅亦吾師；懷君又隔千山外，渡海傳書怪鶴遲。曾會諸生聽莞絃；東風沉醉百花前，獨憐一鳳飛南海，知得清名二十年』。書法與趙體稍似，余甚愛之，因錄以歸。

歷代名人遺像畫件，計約三十餘頂。明季吾粵大詩人，以忠烈風概見稱，爲東南巨子所推服之屈大均翁山先生。天啓解元官至河南巡道之伍國開瑞隆先生及民國番禺畫家高奇峯等均有遺像。鄙意以伍國開遺像一件，最爲精細周密，非粗心暴性者所能描寫。而高奇峯遺像一件，則阿堵傳神，又非鈍笨庸才者所能至。

攝影類計有八幅，名小說家蘇曼殊大師之遺像在焉。曩余在菲律賓華僑中學時，最喜誦曼殊詩句。讀其名著斷鴻零雁記二十七章，想見其落葉哀蟬之身世，讀至該文將結束之際，有詩二句終其篇曰：『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處葬卿卿？』則獨匿斗室中，愴然淚下。夫曼殊乃日本之僑生子也，天生聰慧，漢學造詣固深，而於英文梵文，均有所長，於國畫亦甚有創造，筆致超妙，脫盡窠臼，惜乎早年夭折，卒時年僅三十有五耳。曼殊最佩服英國大詩人拜倫，曾譯其所作爲漢詩，至今傳爲不朽，曾以詩叙其佩服拜倫之至懷，詩曰：『丹頓裴倫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嗚呼！余之佩服曼殊，殆亦如曼殊之佩服拜倫者歟！』

書法方面，如明朝釋函是之建海雲寺疏卷，釋今釋所作之緣綺臺翠歌卷，塔銘卷，祭今錫卷，清宋湘所書之荷花神賦册，李文田所臨之皇甫君碑卷，康更甞所書之集定庵詩句聯，祭德宗文稿卷，上攝政王奏稿卷，梁鼎芬所書之寫后山詩册，朱啓運所臨梅溪小幅等約共三百餘件。

康更甞先生有書聯一對，長五六尺，聯曰：『天地埋憂畢，關山拭劍行。』每字盈尺，體如八分，壯健峭拔，氣象欲飛。梁任公亦有聯軸兩幅，其一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

飾。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其二曰：「清風滿懷，朗月在抱。萬慮皆息，一塵不驚」。梁任公才學淵博，其所著飲冰室一書，發前哲所未發之言，說人人心中所欲吐而不能吐之事，全書包羅萬象，無所不談，文墨淺顯易知，其有功於我近代文獻上，顯赫於史乘，廣被於庶士矣。公有志編著中國文化史一書，不幸天不假年，使此書不能實現，吾不僅為梁公惜，亦為吾國學術界惜也。嘗觀梁公對中國文化史之全部計劃，而服其著書胆力之宏偉，足以「吞半牛」矣。

梁任公道著，飲冰室一書，余幾讀全書之四分之三矣。梁公有一首似謔非謔，似詞非詞，題為志未酬，詞曰：「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衆學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悶亦不斷如亂絲。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塞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吁嗟乎！男兒志今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止，吾志已酬便無志。」余甚愛之，端居得閒，就朗誦之，本人對梁氏如此服膺，故見其遺墨，每喜錄而存之也。

向有大聯軸，長約丈餘，高懸於廊中。聯曰：「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頌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善尚論古人」。氣勢如虬龍天矯，恣肆奔放，渾逸雄勁，書法非凡，惜其所書之款，遠望不清，余愛其書法之佳，因亦錄而存之。

詩卷佳者甚多，姑撮余最所適意者，錄其一二。有黎兆棠致其七兄方振詩云：「談何容易作忠臣，縱不脩來也有因。事繁千秋論福澤，天留一命苦風塵。金戈鐵騎皆前夢，去馬來

牛當此身。他日戰場重遇敵，問將何語謝鄉人。瓦全玉碎總茫茫，位置身名任取將。多少糊塗成富貴，何緣義烈到疏狂。愧無世補生何益，轉有人傳死亦光。苦累鄉園老兄弟，宵宵聽雨夢沙場。」余竊愛之。

詩扇亦甚多，舉一為例，如張維屏夢天台山五言律詩一首云：「一醉乘風去，翩然踏紫霞。春山三百里，萬樹碧桃花。魚鳥都忘世，神仙却戀家。洞門有人出，招我飯胡麻。」余頗愛之。此外尚有明世宗賜梁文康公歸田勅諭，字字楷書，極臻端正美麗之致。

至於繪事方面，約計有四百餘件，粵人以丹青頡頏中原之先進者，當推南海孔伯明。孔氏當日應試畫苑，嘗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詩意作畫，膺第一選，故粵人推為魁首。降至明初，則以南海林良林郊父子為大家。明中則以黎民表為中堅，明季則以朱完，朱崖，趙焯夫，釋深度，張穆為後勁。清初，吳山帶筆意超致，與汪白岸，俱稱當時高手。乾嘉間，則以黎二樵，張藥房，謝蘭生，為最著。而尤以二樵能於清季風靡一時。

吾粵名家之榮華大端已如上述，至於會中諸數百畫件中最適作者之意者，共有三種，曰：釋道濟所作羅浮山圖冊十二頁。曰：高奇峯先生所作之雙牛圖。曰：元朝孔伯明所作之松廬圖軸，此三者為最。茲申述其由：羅浮山色圖冊，計十二開，繪有孤青峯，雙鬢峯，桃源洞，蓬萊峯，鳳皇台，君子巖，玉女峯，雲母峯，幽居洞，上昇三峯，青霞洞，飛雲峯，等十二景。各頁均附題字一篇，琳瑯可愛，惜時間所限，未能將各篇錄存之。余以畫中有文，文中有畫，故特愛之。

高奇峯所作之雙牛圖，未有染色，一牛垂地而睡，一牛翹首觀望狀，而憑其頸於睡者之首，作者作此圖時，未知有意分牝牡否？若然，則甚妙趣，牛向如是，人而不如者，觀斯畫，未知作何感想耳。

孔伯明之松廬圖軸一幅，余意較其所作之山水圖，維摩說法圖，仕女圖爲冠。何也？蓋此圖之用筆，較諸圖爲精彩，設色之工，令人尋味，久而忘倦，惟覺冥意松意磅礴於軸墨之表，而週翔自如，聲光潑潑，氣景躍躍如生，畫法之移情，乃至於此，實難得之品。圖中附有七言絕詩一首，詩云：最愛山居又水居，喬松千樹是吾廬；携槩時有高人至，一曲流泉午蔭餘。余愛之甚，恨不得據爲己有。

硯類大小約半百之數，品皆屬宋明清三代之遺物，諸硯中，鄙意以黃龍嘴精端硯，爲清張想建所銘爲最佳。

玩品方面，亦約半百左右。如石珥，水晶珥，石英珥，石英胚料，石英料片，石英圓心，陶環，銅環，玉璽，玉環，玉璧，玉珥，玉牙璋，玉俑，石豚，註云：乃紀元前五千五百年及商、周、秦、漢時物，從香港掘出者。夫香港自有史以來，爲時不久，國史無名，志書不載，遠在草萊時代，究竟香港有無文化人類往來，實成問題，似尙待考究。玩品以晉時大刀山出土之陶屋，唐時之綠綺臺琴，宋時之秋波古琴，三者最足瞻仰。

日用品，亦約有半百之數左右，如以石所磨成之鏘，杵，斧，錘，廚刀，鏟，矛，鏃，圭，刀胚，及銅製之鏡，銳，箭鏃，戈，斧，魚鈎，等。註均爲民元前五千五百年，商，周，漢之遺物，香港出土者約佔全部三分之二，究竟何以斷其爲五

千年物，惜石不能言耳。

名人製品，計亦有三十餘件左右，如廣窯李太白像，石灣窯之蘇武牧羊像，李鐵拐像，瘦骨仙像，伯牙像，張敞畫眉像，行脚僧像，仿哥窯劍仙像等。

歷代著名之陶瓷窯類，計有五十餘件，據鄙人觀察，以宋朝之潮州窯塔，明朝之石灣窯彩毛釉陶器，綠釉方瓶，彩毛釉海棠碟，四者爲最可愛。

太平天國遺物，計書籍（有英文漢文）文件（如詔諭供狀）印章，（如詔天福苑參軍木印，天王二玉璽等數件）兵器（如竹帽，大旗尖等四五件）。金石（如嘉興兩炮台碑）翼玉石達開祖墓碑），錢幣（如大中小聖寶錢數十種。）照片等亦約有半百之數左右。夫太平天國者，乃清道咸間一種反封建之大鬥爭也。以太平軍皆蓄髮，故清軍呼之爲「髮匪」「長毛」。又以其起事於廣西，故亦呼之爲粵賊，史乘通稱爲洪楊之亂。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發難於桂之金田村，清軍進剿，均爲所敗，及破武漢，陷九江，安慶，蕪湖，定都南京，大行封爵，重定朝制，一時聲威大振，復卒軍北伐，乃爲清軍所敗，於是此轟轟烈烈支持十五年蔓延十七省之農民革命運動遂淹沒於血海之中矣。茲觀其遺物，閉目懷想，思若流波，黯然爲之神傷矣。

孫總理遺物數拾項，如總理當日在香港雅麗氏醫院求學時之課本，行醫時之廣告照片，初期革命照片，總理手札墨蹟幾種，他如總理親筆所寫書翰橫披等字跡，至今墨色浮光，宛然如昨。

其他如石刻畫像，金屬器物，碑碣，磚，瓦，木，歷代名

人手跡，兩楹，等約百餘件。著述類起自唐迄民國，不下五百種左右。批校類有一百餘種，典藏類計四種，通志類計五種，州府志計十餘種，縣志計三十餘種，志乘類亦計約三十餘種，其他瑣屑零碎不下數百種。

夫文展會所陳列諸物，爲數以二千計，鄙人僅得兩午之機會，參觀展覽，匆促時間，欲作詳細之研究，戛戛乎難哉。加以觀衆擁擠，是欲作有系統之觀察尤難，遑論詳細之研究者哉！玉父先生說：「研究的事，本不是匆促時間和這樣沒有很好系統的資料可以着手的」。的哉葉先生之言也。將本人對文展會之印象，聊爲評論之。所以揚我國文獻之菁英，而有所觀感而已。

一、評文展會簡則第一條

文展會簡則第一條書曰：「本會宗旨在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出品概以此爲標準。」不佞以爲改作如此爲善，曰：「本會宗旨在研究鄉邦文化，激發愛國精神」之爲愈也。何以見之？曰：目下我國正當抗戰時期，國家之生死存亡，在此一戰而已，然欲求此戰必勝，共指山河，則非先使國人有愛國之心不可。蓋國人有愛國之心，而後始有保國之志，有保國之志，而後當夫國難之秋，始有捐軀爲國之犧牲決心，有爲國犧牲之決心，而後外寇爲摧，家國可安矣。苟無愛國之精神，其不被髮左衽，安可得乎。誠以目下我國形勢觀來，激發國人愛國精神，實有甚於發揚民族之精神者也。或曰：發揚民族精神，亦所以激發愛國精神，何異之有？此言固是，然所謂民族精神，範圍包括甚廣，古代專制，則君使臣死，臣不可不死，父使子死，子不可不死，此未嘗不可謂爲我國固有民族精神。

禮制方面，男女授受不親，七歲不同席。論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又如夫死則妻自稱爲未亡人。如此者，我國行之有數千年之歷史，亦未嘗不可謂爲我國固有民族精神。他如酷愛和平，寧靜安適，好講道德，尙謙善讓，則如常言曰：「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又曰：「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爲最妙。」等，要而言之，皆可謂爲我國固有之民族精神也。我非非難發揚民族精神，實以我國當非常時期，激發國人愛國心理，實較發揚民族精神爲重大矣。目下我國抗戰事業，進展無限，更宜加倍激發國人愛國心理，使民氣勃勃振奮，職如是故，文展會之展開，實亦激發旅港僑胞發生愛國心理之一種也。觀祖國歷代之遺物，先哲之結晶，瞻仰之餘，護國愛鄉之情，自油然而不能自已也。此人情之常，故云，應改簡則第一條爲「本會宗旨在研究鄉邦文化，激發愛國精神」之爲愈，蓋有以故矣。

二、參觀文展會後感覺國學前途無可亡之憂

吾國曾有人說過，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亦有人倡過謂凡是線裝書，祇值付諸一炬，未免過火之論。試問漢字若滅，則中國直成一野蠻無文化之國，線裝書燒盡，則中國古代一切事物制度，試問更從何處稽索。若論改革漢字則可，言廢書滅字則不可。我國人喪心病狂，反自詆毀，反觀彼西洋人對我漢學之崇拜，方潛心研討，稱之東方文化，我國人能無感慚汗下耶！教育雜誌載（第二十五卷五號）往者英大使朱爾典與吾華博士嚴幼陵相友善，嚴嘗以中國危亡爲慮，朱曰：「中國決不至亡」。嚴詢其故，朱曰：中國經書，皆寶典也，發而讀之，深入人心，其隆局固，豈有滅亡之理……吾觀今日東鄰，竊吾一

二，已足稱雄東亞，而爲之嫡裔者，反互礫視之，土塊棄之，且作此言者，其於線裝書，固未嘗目觸而手捫之也。可鄙可恥，莫此爲甚！夫學問之道，必有諸己而後責諸人，譏訕舊文學者，必新文學出人頭地而後可，譏訕新文學者，必舊文學工夫深湛而後可。必確有見地，抉擇其短長得失，方可發爲言論。若身爲中國人而國字不識國文不通，又以國學難精國文難做，遂老羞成怒，欲舉數千年之文化毀滅之，是惡饑而廢食，惡寒而廢衣也。雖亦有學而不學，而盲從拾人牙慧自翹趨時者，實舉國皆是。最近蜀人張善子遊美，以張獨着長袍馬褂，羣相敬重，名滿紐約，羅斯福夫婦，躬請宴飲，敬張之不忘本國也。然則舍己之田，芸人之田，啓人輕視招人非笑者可以慨然矣。

有人且曰：自經五四運動後，國粹已日趨沒落，新文化乃勃興，此說未免令人失笑。夫白話文之興，遠在唐宋之際，而漸盛於元明之時，並非始於五四運動也。唐李太白，白居易，等。宋楊萬里，陸游等。咸喜用淺白之句作詩填詞，甚更用「這」「個」「那」「了」「了」等字者，原文具在，可以展閱。

唐宋時禪家已用白話爲語錄，逮宋代理學家程氏兄弟及朱熹……等效之，如近思錄諸書，用白話爲語錄，後世學者宗之。及有明王守仁等皆喜以白話文說理，程朱王等門人，不特以白話爲語錄，並書牘亦喜用白話行文，有明楊繼盛，有清鄭板橋諸人之家書，尤能以明白暢快之白話出之，至如元明時之小說名著及元人百種曲納書檀曲以及明代清初上論，已純用白話文，何嘗是五四運動而後始有白話文體哉？爲此言者，不學無術，目未之見，夏虫不可語冰，自殺而已。

猥以新舊文化，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本不必相輕，言

通俗則白話新文化爲長，論垂久則國學舊文獻爲貴，無舊文獻則新文化無從啓發，無新文化則舊文獻無由顯其光芒。兩者相輔而行，各宜其宜，未可偏廢也。不然，冰炭不相容，全國自絕於文化，爲各國所輕，爲日本所笑所喜，其罪與汪精衛賣國無異。夫我國粹之潛力，誠非信口雌黃者能損其毫髮，今人好趨時髦，動輒曰打倒孔家店，推翻舊文學，試自問舊文化之經史子集見過否？試自問新文化之哲理文學程度如何，我知其必淺陋無知必矣。此乃如夢說囈語，瘋人說狂話，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梁任公曰：孔教者，懸日月，塞天地，萬古不能滅者也。又曰：夫梭格拉底，亞里斯多德之不逮孔子也遠矣，而梭氏亞氏之學，猶愈久而愈彰，曾是孔子而顛懼是乎？吾敢斷言，世界若無政治，無教育，無哲學，則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因是我乃曰：世界若無孔教，則國粹亡，苟有孔教，則國粹之風行全球，亦正未有艾也。我觀文展會之展開，覺先賢學問精神，可驚可嘆，於是而知國粹之必不亡，而喜而不寐焉。

總論

此次中國文化協進會主辦之廣東文物展覽會假馮平山圖書館作會場，展覽日期，本定自民國廿九年二月廿二日起至廿六日止，尋因各方之要求，故展期數日，業於三月二日舉行閉幕典禮矣。綜觀此會之成績，而所得之結果，可供討論者，蓋有一點，謂之廣東精神，亦無不可。其理由謹述如下：

夫廣東，在秦代以前，甚少紀載，故接受文化後於中原，而歐風東漸，則先於各省。故論文化之久暫，及其高深廣博，自不及江南河北之歷史，然廣東自有其一特殊之點以異於江南

河北者，可得而說焉。夫人事代謝，不得見矣，欲說其精神，則全憑物質，欲論其文化，惟求諸文章書畫而已。然典籍浩繁，非走馬看花所得窺究。惟書畫二宗，舉目可見，一望了然。

廣東人物，五百年來，明末氣節文章為最盛。清代書畫，會中陳列最多。固各擅所長，惟觀康乾之際，海宇承平，家給人足。清室假武修文，專重科舉，當時文章楷法，皆有式程，而天下人士，皆致力於詞章書法，字則大卷白摺，畫則院本館派，皆稱為臺閣體，涵濡既久，悉謹守法程，盡入繩墨，以取功名，此唐太宗所謂天下英雄盡入彀中者矣。今觀廣東康乾時代書畫，與此迥異，仍墨守前明法度，不受臺閣法程，殊少純謹之氣，而多脫弛之風。或則瀟灑自恣，旁若無人。或則桀驁不馴，睥睨縱橫。其不受拘束之精神，昭然如一。此固分別為衆人之個性，合則為廣東之精神也。所以然者，當時因處地邊遠，輜軒不至，而陳氏子壯獨漉，黎氏逐球，屈氏翁山之遺風，未有摧殘，流風餘韻，猶存前明之思想習慣。且未遭兵燹，未有文禍，故時代雖易，而士風未變也。學問如朱次琦，康有為，皆有革命之風度，此其大略也。因此一端，推而及於風俗習尚之個性，莫不如是，故廣東之獨立特異，不受拘束之思想，鬱鬱既久，發為事實，乃有洪秀全之太平天國與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焉。嗟乎！我於此而知文化關係之深且鉅也！既可說前賢之意態，又可測後來之事業。故無文化之國，愚昧暗弱，未有不亡，有獨立文化之國，文質優勝，未有不強。我中國文化，矯矯獨立，歐美友邦，至所崇拜。近來歐美學院，多注重東方文化（如峴尼拉之菲律賓大學有中國文字系一科，本港港大亦設有中國文學系一科，其他大學亦復不少），其譯誦探究，銳

志是學，反在我國學者之上，吾人對之可羞也已。因我國老儒，日就朽木。而青年之導師，創線裝書投諸火炬之說，狂悖鄙陋，可恥可憐。有西人朋友常以此見問，我實無言以對。蓋為野蠻動物，乃無文化可言，暴敵得我國一鱗片爪，已得立國千數百年，方自胡王道，侈言尊孔，販賣擁護，喧賓奪主，欲以其一知半解，而滅我之文化，以亡我之智識，其國有識之士，亦嘗訕笑我教育之自滅文化。今西人如此尊我，東人如此輕我，而我國學子，反從而自擱其類，是為助日人毀我文化，其罪十倍於漢奸！漢奸賣國，亡我一時，此輩賣國，萬劫不復者也。今粵文展會之意義，曰：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即推而及於全國之意，不獨專言廣東也。然則今觀此會，使學者知廣東之文物，如此如此。即推及他省，亦使知我國文化，如此如此。既知之後，則當知我國前賢如此，我輩後學亦當如此。而擇其善者精者有價值者。而我能否如此？且西人之欣慕我如此，東人之毀滅我忌嫉我如此，我儕青年，生此時代，苟欲做人，苟欲救國，又當如何？此即展覽會之深長意義也。我聞學生到會參觀者夥矣，未知往觀者，若干人有此文獻精神之觀感也？若不具觀感，不解意義，而以此為古董店，字畫攤，視為休沐娛樂場所，則誤解此會之主旨而又何必展覽此會哉？簡又文先生有言曰：『……在此國難正殷的期間，中國文化協進會乃有此舉，非為提倡風雅或粉飾太平也。其主旨端在藉觀摩鄉邦之文化遺跡以激發愛鄉愛國之精神。次則在於鄉邦淪陷之後試行檢點所獲保留之文物，記錄而整理之，且加以系統的研究使為新中國文化進步之階梯也。參觀者，若徒去看看書畫，玩玩骨董，於藝術研究與欣賞雖不無所得，然離

去此會所懸之鶴的甚遠，是未能善用此會所給予之機會，抑亦未盡獲其利益也……」雖然，展覽既竟，知我國有獨立文化如是，斷然知我國之必不亡，且必強，必有後賢繼起，踵我前賢，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九名 漢文男師 範學校 陳家祐

以負此大任。而決非今之欲投書於火炬，倡廢經籍，自毀國防（此亦可謂為國防之一）之時人，所得而知也。

比以強寇與師，南服淪陷，故邦文物，備受摧殘，荆棘銅駝，易勝愴痛！迨中國文化協進會，適於是時在香港馮平山圖書館舉行文物展覽，使吾人視砲火燼餘，輿懷邦土，在此兵革擾攘之時，從事網羅採訪，徵集尋求，其行事固屬難能，而用心尤見刻苦。文獻不滅，精爽長存，此我百粵同胞，莫不引稱慶幸，而深相致敬大會諸公之努力也。

此次應徵展覽者，人數逾百五，物數過二千，灑灑洋洋，蔚稱觀止。以此五日來之管窺蠡測，實不足以言述評。誠如徵集簡則第一條所載，此次展覽各文物，純以「研究鄰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二語為標準。現即根據二語，略抒所見，聊作述評云爾。

全場出品，大抵以書畫居多數，其它著述器用等次之，太平天國及革命遺跡又次之。

書法漢代至元，均闕出品，最早者首推明代陳白沙先生之行草軸，大字沉厚雄勁，有龍拏虎踞之勢，手卷詩卷諸小章，則精神飛動。洪甘泉行書兩軸，雖稍遜白沙先生諸作，然筆擅長鋒，氣脈均妙，望而知為明代草書矣。海瑞行草軸，老練雄強，不無精到之作。惜出品尚少，未能多所領略。鄭露草書，剛梗貞烈之氣，躍於紙上。所展陳恭尹多隸書，平實雄厚，漢

隸正宗也。莊有恭只楷書行書各一幅，筆法在平原松雪間，雖未窺全豹，亦可略見一斑。馮魚山草屏行聯，勁挺中而有秀逸之致，蓋法鍾繇而參以右軍者也。黎二樵論者雖謂其書勝於書，然與展各軸，筆法宋元，適勁中有逸致。隸書聯屏各一，尤能與黃丹書之隸，稱美嶺南。明炳麟隸書一聯，醇古樸茂，與黎黃堪與中原頡頏。朱九江先生字聯數軸，均蒼勁。手卷凡四，雄渾恣肆，比美劉墉。吳榮光行草，歐骨蘇神，游刃有餘，足以抗衡當代。宋湘之聯屏及扇面，植骨於柳，而得北海之勢。陳蘭甫隸書一聯，宏中肆外，規漢樸秦。康長素之字屏，擘窠大字，如老樹盤根。其遺稿數卷，高古宕逸。胡展堂書曹全碑一本，雜置革命遺物中，精謹遒勁，其餘佳品尚多，惜如走馬看花，不克一一欣賞耳。

至如畫之展品，亦僅起自元明。孔伯明仕女多幅，頗見纏細。張穆之「八駿軸」，及「滾塵圖卷」，栩栩有生氣。八駿軸為高劍父所藏，高氏亦以善畫馬知名者也。黎二樵山水軸居多，以「靈湫吼瀑圖」為最雄豪肆邁，而稱之者亦最多。「浮嵐暖翠圖」，筆致圓融。「春山隱居圖」，疏落有致。而「萬山蕭寺圖」則韻味蒼涼，各饒意境，堪稱集我粵畫家之大成也。蘇六朋人物，效法元人，頗饒深意。高崑劍僧鳥獸各二

幅，並皆佳妙。尤以奇峯之作，具有國畫洋畫之長，筆墨俱重，形色兩佳，我粵濱海，多與海外接觸，故西洋畫風之傳入，亦以我粵得風氣之先也。

書畫以外，器物則潘玉書所作石灣諸像，頗覺傳神。「張敞畫眉」一具，奕奕如生。「瘦骨仙」筋骨盡現，維妙維肖。其餘廣，潮，石灣，陽江諸窯，出品雖不足以比擬江西窯，然色釉勻調，製作亦並佳。

端硯陳展凡數十。以百壺山館所藏之黃龍噓精，最為絕妙。硯首鑄雲龍紋，龍頭上據，鬚向左右張，黃紋自口出，成神龍噓氣之狀。蓋依其天然紋理，雕刻而成。尚有一大方硯，已忘其名。硯面之四邊，刻有蓬萊仙洞景物，鑄工堪與黃龍噓精稱伯仲也。

出土古物，有遠在商周之世者，除大刀山，茶樹園之出品外，以香港出土者為最多。經大會徵得，參與陳列，增加我粵人考古物之興趣不鮮。

除器物之外，典籍志乘，展陳甚多，然如吾粵歷代著述，不及百一，僅一窺豹而已。以上各文物，或稽諸書畫，或攷諸器物，或參諸典志，皆先民手澤所留，文獻菁華，最足供有志

研究鄉邦文化者之參考也。

至於遺物遺跡，綠綺臺古琴，雖已絕絃破漆，然明末鄭淇若付抱之殉節。浩氣長存，英靈不滅，觀物思人，令人起景行之念。太平天國遺物展，吾人可於此概想當時之制度，及其革命之成敗經過。遺跡片數幅，所畫像甚肖洋人，可想見當時外國教會已深入我國，且參與政治之活動矣。革命遺跡，孫總理之革命誓詞，及文件一輯。及史烈士堅如口供影片，略見當時先烈之偉舉。除孫總理為我國革命領袖外，其它革命先烈，我粵人居多，此尤為我百粵同胞，引為榮幸者。凡此轟烈遺跡，丁茲國家多難之秋，最克發揚我民族之精神，啓人深省也。

嗚呼！錦繡河山，尺土寸幅，莫非先烈血汗之所創。文獻菁華，莫非先賢手澤之所遺。吾聞之，亡人國者，必先滅其文化史跡，文化史跡猶存，則楚雖三戶，亦可以覆秦也。興邦與國，實深賴之。深冀協會諸公，秉已往精神，繼續努力，使此會得以不絕繼開。尤望下次重展時，場內陳置，悉照目錄之分類，依序編排，則參觀者得以依類研究，獲益更深，實諸文協諸公，以為然否？

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

第十名 中國新學堂 胡漢輝

中國新學堂

正如會場門前的高脚牌所寫：「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廣東文物展覽會」在「中國文協」主持之下，是以不平凡的姿態和港僑見面了。會場門前高高地架着充滿了嶺南

色彩的牌樓，兩傍伴以紅地金箋的楹聯，一面寫着「高樓風雨」，一面寫着「南海衣冠」。字是那麼蒼勁有力，一望而知是出自遐翁的手蹟。上方還懸掛上兩個大燈籠。要沒有「廣東文

物展覽會」這匾額，我幾乎以為這是粵人結婚的禮堂。好一個廣東色彩非常濃厚的設計，使人未見先賢遺物之前，早就動了思國思鄉之念。

踏入了會場，人是摩肩接踵的擠擁着，炭酸氣當堂窒息了人底鼻孔。的確，它何止哄動了千萬個在外國人旗幟下呼吸着的中國人。這兒首先和觀衆接觸的是港僑所注目的陳公哲氏最近從香港發掘出來底古物，這些珍藏在玻璃櫥裏面的玉俑，玉瑛，石矛，箭鏃……和清晰玲瓏的照片，給港人以有力的明證，三千年前香港文化底興盛。

大堂中央，鮮明的黨國旗交織在孫氏家藏底孫總理遺像上面，兩傍還伴上九幅丈來長的廣東先賢遺像，我們面對着這些不朽偉人的遺像，心中不由起了崇高向上的思想。這肅穆的大堂底氣氛是表現得更爲莊嚴和偉大。

這一個感人底盛會，實在是太偉大了！你看，那豐富底底文和物，簡直像打開一部廿四史一樣，不知從何看起，從何說起才好。現在謹將堆積滿孤本奇珍的五個屋子，以個人觀感所得大概的分別述評如下：

在第一室裏，以那古色古香的綠綺臺琴最爲吸引墨客騷人底視線；這木朽絃斷的殘琴，證明它底歷史是代遠年湮。不知怎麼樣，輾轉落在明鄭洪若手上。考鄭公爲粵之南海人，永曆年間，奉使還粵，適清兵來攻，城破，就擁着這古琴殉節。這驚天地泣鬼神底壯烈史蹟，在「抗建」進行中的現階段，它是有力地刺激了每一個漢奸走狗和失敗主義者懦弱底心靈。蓋物以人存，這古琴已是希世的奇珍。

在封建時代的社會裏，統治者底聖旨，玉璽……根本就是

壓抑被統治階層的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工具。可是，自從民族解放底烽火推翻了統治我們式百幾年的滿清之後，從此，專制魔王的統治工具，是再也不能夠恢復其有過生人權威底效用。一輩子沒見過這神秘東西的我們，從這裏可以看見了明世宗御賜梁文康公（儲）歸田底敕諭，我們欣賞那有過尊嚴時代的敕諭，我們是欣慰着，我們已經掙脫了奴隸的枷鎖。

此外吸引着觀衆的，就是那些古香古色的古硯，它是多麼的精緻和講究。那大的，小的，長的，方的，葱綠的，墨黑的古硯，不知磨盡了多少文人底腦汁和血液，也不知成功了多少不朽的名著和佳作。我們於觀賞古硯之餘，不由動了人生在世，不立德便得立功，不立功便得立言的觀念。

步入第三室我幾乎以為置身書店之間，那線裝的古書是一本一本的陳列在檯上，我們看見這木版，石印，手抄的典籍，和在萌芽時代的報紙雛形，與今日釘裝輝煌的洋書，進步的報紙，和出紙敏捷的捲筒機比較一下，我們得到現實的教訓是：跟着時代尾巴跑的，結果祇有和這古書同其命運，徒供後人的憑吊和嘆息吧了！可不是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千百年後，又安知後人不這樣地批評着我們。因此，我們確信時代是不斷地前進的，人類是不斷地進化的，我們要是跟不上時代向前跑，時代便得拋棄了我們。

這充滿了血和淚的一個小房間——第四室——室息的氣氛是特別顯得緊張而嚴肅。這充滿了壯烈史蹟的先烈遺物，是深深地感動了每一個中華兒女底心靈。這兒有先烈被捕時不屈的供狀，有用血寫成的畫，有孫總理行醫時代的器具，廣告和畢業證書，還有那初期革命的四大寇合照……是興奮了醉生夢死

者萎靡底心兒。你看，他們底遺像多麼的年青啊！然而，這年青的一羣是幹過了不朽的偉業，到如今，他們已經是就義的就義，長眠的長眠，衰老的衰老了。他們像呼喚着正在年青的我們說：「我們是沒用了，新生的祖國底壽命，是永遠地寄托在你們青年人底身上……」

親物思人，我們緬懷先烈創業的維艱，我們不能夠讓中華民族到我們的手裏就輕輕地淪亡。在距離最後勝利之期不遠的今天，我們的工作是更艱苦的，更積極的。我們要作最後的掙扎，要作最後的努力，來迎接最後勝利的來臨。我們要踏着先烈用血和肉築成的大路，向着光明的前途邁進，我們要從艱苦中尋求中華民族的永生。

這兒——第五室——陳列着廣東歷代名人的手札，遺墨……這兒有康有為的奏摺，有朱次琦的文稿……不過今日的南海，九江已經不是康先生，朱先生時代的南海，九江了；它已經是給瘋狂底敵人踐踏着蹂躪着了。康先生，朱先生的故居那里也許灑上了殘酷底血腥。我們的康先生，朱先生……啊！你們都能閉着眼睛安樂地長眠在地下嗎？不！你們的靈魂是不滅的，我相信你們已經睜圓你巨人的眼睛，看着踐踏你廬舍田園的敵人在開掘他們底墳墓吧。

的確，這一個充滿民族意識，充滿了大廣東精神的「文展會」，是感動了每一個家園破碎了的廣東人——中國人！

當我們興奮地離開了會場，姑勿論一般的批評是怎樣文多於物，或者說物精于文。總之我們目觀先烈先賢用血肉和腦汁創造出來底遺物，我們一方面起了崇高向上的心理，一方面油然而興救國救鄉的觀念；這樣是「文展會」最初的意義和最終底目的了。

在「抗建」底烽火燃遍了祖國每一個角落的現階段，是時勢造英雄的時候了。古人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丹心照汗青。」我們想和先烈先賢一樣揚名於後世，我們不成功便得成仁；不然的話，浮生世上數十年，剎那間便沉寂地老死隔下和草木一同腐朽，生不能為國爭光榮，死不能留名于後世。那是多麼悲哀的一回事啊！人生是多末短促和渺小。我相信每一個從「文展會」出來的觀衆，最起碼都有過這麼樣的觀感吧。那麼，「文展會」所散播的種籽，就有了豐富果實的收穫。

這一個搜集豐富的「文展會」，的確是文多物博了。雖然這是短短的開放了幾小時，然而，它已經振奮了千萬人同仇敵愾底心。可惜得很，是地狹人稠，雖幸而得廣見聞的，也不過是走馬看花般來欣賞吧了，何況向隅的人正多着呢。為着國家興奮人心，為着社會教育大眾，為着自己增廣見聞，最後讓我熱誠地向文協的執事先生喊一句：「再來一個吧！」我們是期待「文展會」第二次的來臨。

著者 廣東文物展覽會 書碼 673·37
Author Call No. 8276
書名 廣東文物 十卷 4
Title

登錄號碼 120696
Accession No.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5 11	許登輝		

國立中央圖書館

書碼 673·37
2 8276 登錄號碼 120694

國家圖書館



000120693

